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九冊目次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明〕陳九德輯
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一

按遼疏稿六卷

〔明〕熊廷弼撰
明刻本

三四七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明〕陳九德輯

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青海省圖書館藏

刻經濟錄叙

鏡天民曰經濟錄者錄經濟也錄之者傳之也曷傳乎余聞諸夫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今攷周禮一書周官之政詳矣如儀禮司馬法政典九刑諸書無非方策則亦無非政其方策存則其政存不然何以傳諸後而垂

諸久是故以授於人有遺告焉受於人有遺聽焉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匪錄焉弗可也然錄以經濟匪是焉弗錄也蓋文不載道者擬之虛車其不經濟者同夫畫師月露風雲而無益理亂之數將焉用之茲錄斯錄焉之意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

不遠夫文何足以行遠凡所以遠其傳焉者亦經濟之文之為耳知言者取

國初迄正德末諸名臣所建白著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紀實而可鑒戒者咸編輯成書故以經濟錄名鑾城遜齋陳君得焉本于京師按吳携以行乃屬養齋太史正其紕繆令常熟令羅鴻壽諸梓以廣其傳既而悔之令以告余因而成之其錄也不亦文乎其傳也不亦遠乎雖未敢必其為文武之方策而亦庶幾乎一時之方策矣刻成因僭為之序如此

嘉靖己酉七月既望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
楚饒天民書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洪武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論中原檄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大庖西上封事

萬言書

革中書省對

（入經錄卷一）

黃壽生

宋濂

桂彥良

解縉

葉居升

許士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監察御史樂城陳允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開國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者儒李習率父老出

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入經錄卷一）

並爭攻城略地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

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

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

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

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

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黃壽生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嘗

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

賦詩公獨縱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予氣也應
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
郁離子

宋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
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
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欲悠悠安之
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
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會

上卜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批

入卷之三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
趙金陵泉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
世不輔真主詎能德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
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衆
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參
掌之且曰善守境上母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
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
八款

上從之中書省設椅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

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
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庸二陳
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代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旨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入卷之三

居多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偏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憤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
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廣洋
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嘗謂人曰使吾口不驗
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亦其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論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不學無文

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
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
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
弟鳩兄至以弟收兄妻子孫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
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
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

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
天下兵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
者骨肉不相保是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
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
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
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
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
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處中國祖宗
之性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主而假元號以

無澤錄卷二

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
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
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連蒼海南控閩越湖
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
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
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

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國背我者自塞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思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

（錄錄本）

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近雖今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私募民開耕願墾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

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曰牛之而不傷養之而自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于民猶父之于子則民之于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機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霧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

（錄錄本）

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人命眷顧之也秦隋革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體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舉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

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
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
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
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
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
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
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
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
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
舉賢良正五

八

知州知縣子民取親亦須選

九

擇宜令按察司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
舉不問已否不任但得人則有賞舉則有罰
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
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
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
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
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
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

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
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
人才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
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
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
而尚淳樸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
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
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
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
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

九

九

九

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
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
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盡起以唐
太宗之明知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
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
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道使以喻
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於遠
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
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

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誦成農圃醫士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日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

八經集卷一

民各備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開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觀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舉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惟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德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聞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八經集卷一

七

陛下嘗教臣云惡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厚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花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其非所宜也說花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潔

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除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蠹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舉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

經義纂卷一

三

以惠萬世以承唐虞等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魯曾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勝哉若復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以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

姦巧易置寺閣專天子之貴不近於刑入執戟押屏皆爲吉士虎賁越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幹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舉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馳之俾復于人倫經咒之妄者穴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

經義纂卷一

三

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慝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不以德爲政則衆志離而天命用否陛下鑒鑑遠矣異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此

華草手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
近年以來臺網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
能事以問因多寡爲助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
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
自以言爲諱倘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
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
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
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
細術

八經義卷一

四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
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
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寒淵衷也然誰
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愈
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
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
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
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
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

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囁於
州縣屈於下僚孝廉入第寔蹈聲燧而或布于
朝省驟歷清華推埋舊倖之夫聞其下愚之輩
朝揖刀鋸暮擁冠裳左乘筐篋右縮組紵剔履
之賤衣綉巍然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
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
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
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
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
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

八經義卷一

五

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愁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
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
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信義而
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
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被
而莫之顧長幼之民相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
節目無依勢使然雖良欲舉而效治家之禮睦
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

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
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
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
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
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
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桌絲有稅既稅于所
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
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
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

入鑄錄卷一

十一

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里胥不爲呈州縣
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
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
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
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
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
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粗于寔安墮名城銷鋒

鎮禁無譴武備廢太平且有不測之虞連郡
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聞武備廢
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
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謀之以
弓弩乘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
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
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
秦法李戡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
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之罪

入鑄錄卷一

十二

止於流竄而殛餘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
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
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
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
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
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
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
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
至是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攀奉此惡爲進
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

斯以長孝行厲節義。雖臣及爲尊。全非犯罪。遂解官。笞杖之刑。勿用。惟科者。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騰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

八景集卷二

二

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五百里。中五之。下小九之。更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

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國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

八景集卷二

九

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許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擣兵西向晉

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也。易世之後迭相推
兵以危皇室。遂成五陵諸墓之悲。由此言之。分
封制禍患立生。提苗誼各昭昭然矣。此臣之
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
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諱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
無七國之禍。願後漢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
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取待諸王之子孫
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
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八經海錄卷一

割一時之惠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
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
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
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
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
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
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

然則然而不亟。教者民。民之民。民之民。民之民。
其仁之愛之。屬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
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永遠
其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巳哉。
其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
置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胥小仁而滅大義。雖有
其位而不能守之。主淫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
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滂。使人知懼

八經海錄卷二

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
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
司命。可不慎歟。未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
非匠計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
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
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始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
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
升太公望。王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教使
治獄之吏。務從寬。刻以繩。害正意。深刻者多獲
勅。寬者多獲罪。至以賊罪多寔爲最。最欲

求治獄之平亮難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大做流徒律又剛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率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需棺之家欲歲之疾非欲

八鑑錄卷二

三三

官千人欲利千棺售故耳今法司嚴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言動半錄半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瑣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

八鑑錄卷二

三三

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實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懼勸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

率皆是也若果非此則變壞者平漢之世曾使
大族於山陵矣宋開國多功臣人也今鳳陽
望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
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奉宗廟意也近
今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
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和屯夫有罪之家長既
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
敵量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
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
鼠無窟可遁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

八編卷六

十四

四

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
能追跡之地曳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
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
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效而乃歸
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
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台前兵難流
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
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
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
年增戶口正謂此也然則豈不納稅輸糧之家雖承

特旨分釋遷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
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
不知所爲說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
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
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
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
遷徙舉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
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
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謬皆
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

八編卷六

十五

五

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
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
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
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
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
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
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
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
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
之治亂氣化遷移之趨向皆非一朝一

冬之故致治之道固極難至余國家既紀元
九年示茲便兵息民嚴肅大定綱紀大正法令
修行亦可謂安矣而隨地切切以民俗澆漓人
不知懼法出而奸盜益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
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違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
令下而尋政已赦而復曉天下臣民莫之適從
而不能相安者甚爾繩堂王求治之心也愚臣
謂天下趨于治也猶鑿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
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
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

入切實錄卷一

三六

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
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
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
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
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
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
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
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
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
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

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
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
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
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
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
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
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滂
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責之
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
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

入經籍錄卷一

三七

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履行取勘
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
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
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
而已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
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典廢之實
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
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
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黨事至

於聽訟獄獄集事以獄訟糾舉務以獲賊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闕舉也韓愈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妄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大學曰俊士大學

八錄卷一

三

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惟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本為盛今使吏部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縣錄要職使以事所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出清醇周家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數月選選官者間亦有之良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雖有衆顏回耿弇鄒魯者固未可拘於常制也

難委之開國以來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車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

八錄卷一

三

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寡言結於衆古比朋誼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做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為典章但慮

陛下日慮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
勲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
大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
請裁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
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八
漢書卷二

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夏原吉傳錄

王鏊

漢府之變

趙府之變

楊士奇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王振之變二

李賢

王振之變三

李賢

王振之變四

李賢

題建言事

劉定之

八傳錄卷二

于謙行狀錄

于冕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

監祭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執嚴 訥校正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夏原吉傳錄

王鏊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

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 齋

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若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

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涉晝夜經畫目為

八傳錄卷二

一 古俗易者或持蓋至曰果皆赤體暴日中吾何

足求涼大壅滯修陵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

海水不為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

種子與民兵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

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益以妨商

賈勿使官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

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

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

罪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竣

將由巡撫恐他者衆遽失感愧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餘轉導

金史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

之曰朕以處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昆

諸司章制公每旦入朝獨近

展前奏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此奏行在南齊

東官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

孫居守事安民安泰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入經錄卷二

性下之訓

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

天也乞蠲逋負及勸糴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

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

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詆之賸稱遵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選都賸吾與在風密議數月而行言者以解

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陳英言

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呼罵言官公獨奏曰御

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

不能協贊大義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千後

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

入經錄卷二

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

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

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

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北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唐人絕謀既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即銖銖出於後居臣何與臣敢

以百口保之十九年

親征北虜群臣無不願從臣我受國厚恩不
能起
來死罪約前書深蒙恩顧公但求吾自言之
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
況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滑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歸家
命錦衣官立取公腰至則方起厥理儲錦衣促
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
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

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

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計

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賞天公伏地哭

不能起

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
出 駕回命賜御厨銀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

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

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貢

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
各處開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

臣近 御座前或隨至或面議政務凡內諸
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

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
其可否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

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與兵討之公曰
兵疲矣譬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

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
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自

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漢府之變

仁宗實天夏忠靖公受顧命時

皇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以公東宮舊臣，公亦為太后所信用。

急迎出，公亦為太后所信用。

駕還京，公亦為太后所信用。

駕將至，群臣出迎，公亦為太后所信用。

太后密命公留佐，裏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寒少師等其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庶人謀反，

移檄誣輔臣奸邪，亂以公為首。蓋惡公等得

君贊治，不刺于已也。

入經籍卷二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

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典兵耳。休戚與卿同

之命，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

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

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

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

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

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置公罪人，既得

大赦，恩賞賜公關者三人，披公朝衣出入公固

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

趙府之變 楊士奇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道尚書陳山迎

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

入經籍卷二 七

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

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諸先遣

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之，可擒也。

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

欺哉？且

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何沮國之大事乎？今錦

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

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

曰汝不然吾言吾待與寒裏言之士奇往見

人言之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邪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後趙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八錄集卷三

楊榮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人宗皇帝惟三子今

綱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劾則其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起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沮二人不得入已而有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謠

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八月二

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見尼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謀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士奇曰今日宗室惟

陛下於趙王最親當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我亦思之

八錄集卷三

九

皇考與趙王最友敬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卿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別於皇親中選一人與趙王心相孚者皆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衣客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奏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肅陳山竟疎斥之蓋
上初雖爲山所感動知其非踰數月召出奇至南齊
官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言
自今勿以見忤爲嫌遂賜白金寶指文綺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晏惟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常臨天下謚爲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
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醜類世數莫考惟知

八條錄卷二

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爲可汗而彼自稱不知
意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
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驚駟鳳鳴者哉稱承
相二人曰和寧王魯阿台曰順寧王脫懽嘗遣
使者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
懽之子也先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爲太師君臣
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也先妹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都祀始遣人還然久而漸
狎驚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反覆告以中國虎
實也先求以其子結嫡子

帝室通事皆私也先進馬爲聘儀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嫡意也先嫻怒以正統十
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
日至遣驍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
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
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八條錄卷二

駕行命

邸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偕太
僕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鄭堃學士曹鼎等官軍
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
報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乃
勸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
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曠去懷來城僅廿里欲入休懷

來振輜重千鈐輶來至督待之遂駐土木旁無
水泉又當虜衝千圍計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
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
召曹錕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
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
莫能止虜陣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
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屍蔽野塞川
宦豎虎賁矢披體如蟬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
免者蓬頭赤身踰山陁谷連日饑渴得達關上

△經濟錄卷三

一二

虜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
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
懷來城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
二更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煩
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
歸瘡殘被體血汗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賞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
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 廊王權總萬機於午

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今施行衆皆謂行且即
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

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千
萬言讀訖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

罪惡滔天今日不即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
此夫不但已也因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閣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言令籍沒振遣指
揮馬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

△經濟錄卷三

一三

脫身入跪前勸解辭色稍遜給事王竑摔順頭
衆爭毆之蹶踏搶裂項刺而斃或就脫順韉擊

出眼血流閣門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
英使人摔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軍

士猶爭奮不已陳鑑等奉 令旨籍振宅井
其黨彭得清內使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

揮王山至跪于庭共唾罵之

令旨獎勵百官各回菽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
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

綉麗尚方不遠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

七共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嚮山千市其族屬

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

駕死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二十二口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索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叫

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

見獻茶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

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醉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竊軍物并以官郭敬等金

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猶兒莊九十海子

見蘇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

馬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率馬設宴出其妻妾

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率

一居于伯顏帖木兒營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

兒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

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

野馬黃牛之數來獻二十九日

太后命

王早正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

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請乃再拜三呼而出

王振之變二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

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

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

帖開某日中官某以某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懼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過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應山移斗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渰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

八經濟卷二

二六

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壘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內舉犯邊聲息急甚日報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幸師親征明日朝罷

上官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

日

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士皆勿勿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文武速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會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上武士之力梓而碎其首於

八經濟卷二

七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問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軍士已乏糧矣方欲入察過野所遇一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壁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兵五萬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鵝兒嶺明寇于山兩翼阻邀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

本明日已時舍爲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也將
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
泉寇見不行退營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
三四里寇復回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鬪俱解
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
貪得利不專於殺二萬餘人中傷居半死者三
之一驢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
獲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幾千
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入錄纂三

十八

王振之變四

李賢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脫管回者方
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謫詐不可信未可以
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致命之
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悉者田
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也虜于
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
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覓從

隨

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營修宇宇而巳何
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鋒如何不走雖然汝
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
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扮山過嶺越關而來若
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矢
頭錐子但係入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中傷即
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用一箇
不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

入錄纂三

元一

去近開數丈闊者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
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
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
死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
能射者演習習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看皮就死
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銃者祇有三四層
見放了則裝藥便放馬來衝躍若做大棟兩頭
銃裝鐵彈子數箇搭上火藥排千四層候馬來
齊發俱打穿肚曾試三百步之外者皆墜官如
實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

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荅曰兩家和好了好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定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何如荅曰比先汝又差使臣到我

大祖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計物件上其一二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入經濟錄卷二

三

官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準來的小廝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差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疑怪乃詰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定又

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荅曰者胡翰云者然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實今事已往都是小

入經濟錄卷二

三

人說壞因見說意思和子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剗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荅曰我不曾着殺他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可早出號拿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荅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荅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

位千弟正與堯舜一般 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
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要他
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
財了若空手迎去見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
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寫上着萬代
人稱養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
見

入德錄卷二

三三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奏樂奉酒也先曰都御史
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離居草野不敢失君臣
禮也先顧集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
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
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

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
獲一鹿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索隨

上命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
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退向非使臣負忠義之
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疎動觀聽陰折兇
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滯留以

入德錄卷二

三三

索利丁再四安肯一旦慨然肯肯無疑以回
要與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
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
人而已

題建言事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今日也先乘
勝入寇直抵京城幸

上皇以去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
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

雖非

陛下所能遣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曰戰陣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其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放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前一行刀槍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維持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崩騎之來奔

／卷之二

三

走馬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湖而進韓世忠破金人馬用五百人執長刀上砍人腦下截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一捷優寸火鎗之遲緩趨越也其二曰中者紫荊屠庸等關既不能備虜之入又不能退虜之出名爲關隘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實隊伍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

爲必有效驗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直之心外有言語之才其四曰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大非我俗頗具心必異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選從其衆老弱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自許自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化之其五曰練兵夫兵上受命於公門而習於私室於是手不釋弓矢戰勝則之不足不習者退退者不習日不讀地圖之兵

／卷之三

三

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商工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舉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報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其七日選將夫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

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
計策其餘公卿侍從宜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
之庶乎技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才由此而充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
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若非賞罰無以將其將
時者遣百官上諫等將兵禦虜未聞有摧陷殲
殲迎回轍輅但效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
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
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
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

八經錄卷三

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風
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自
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
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其九曰議政向
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臣之領不可
倒置太阿之柄不可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
決者宜日御

便殿使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
知糾彈又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

謀疇各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世故事

祖宗成法也

神宗奉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察于百官也

益以明

聖政益親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

本進入

肯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
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德
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

八經錄卷二

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
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
而能哉必本於學矣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
未易遍觀而況于人生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
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

而觀之則於爲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
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
臣也既知有呂彊張承業之患又知有仇上良
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

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
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

于謙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
益猖獗

上將親帥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鄭瑄上言

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

三日六師啓行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
山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溝壑爲

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

入經濟錄卷二

王九

上比狩報至京師大震公比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太后命鄭王監

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

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

不平衆怒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

將擊之彼此誼誼班行雜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凡請降

旨令群臣立班勿攬勳命紅盔將軍用爪擊二內

侍期亟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
進言曰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亦族侯啓

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

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

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

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

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

變興未回大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槩寬

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

武臣顧興祖等文臣王佐等

入經濟錄卷二

王九

王今法司議罪以聞時

親藩有上章願赴

闕勸王者

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冲幼未能遠理萬機

鄭王年長

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

王涕泣固辭

王使降旨

王不得已即位遙尊

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

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據隨征軍資器

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

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

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物料內

外局嚴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嚴

爲緊急令都督孫鏗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到營

陳陳煥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上鉉等分

抄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處若迫其脅

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徙城內居

住通州壩上等倉糧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開

支推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太

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剽掠者請

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

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樹人馬互

爲應接一切開墾機櫓墩臺據整務在挑修深

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材尤爲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輊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
者宜充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
則治臣之罪

不嘉綱悉施行之時邊報紛紜臣等侍講徐
瑁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

官而二三大臣復爾違其間公慟哭

山陵社稷在此百官宜各藏心儲成在此
此史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人勞

波之事可監矣

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車東自永樂以

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千數百萬計壩

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

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

面奏

開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

若小縱待

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畧主將石亨與公

謀誠願與只欲盡開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

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帶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

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
百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

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官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

端廷議惴惴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

謀知虜中移

人胡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

計也先大沮甯道仍奉

八經錄卷二

三二

駕以此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遂出境外

縱之自去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

景泰 天順 成化

軍民利病奏一

孫原貞

軍民利病奏二

孫原貞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石亨之變二

李賢

石亨之變三

李賢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平逆頌序

程敏政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八經錄卷三

題彈炎修德疏

姚夔

題政治終始事

姚夔

乞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狀

王恕

奏扶持國本事

林俊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

景泰 天順 成化

軍民利病奏一

孫原貞

一論馬政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為先如漢太僕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

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

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抹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

有兩院四監六房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

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

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匹只用一

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抹之田數不登餵養之

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

當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

役此皆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國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民間

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

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

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派順太等八府民開牧養後民丁不敷俟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謂其科賦使其征役及種馬倒死者駒有虧未免督責進陪其繯造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當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使羣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

八續纂卷三

二

官爲多牧民免再增率甚

爭民利病奏一

孫原貞

屯種者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籽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

民租不足餽餉欲金庫充實其可得乎且今國家營造已罷西洋不去四方無虞惟在京操備漕運備邊三事餘無征差前件如蒙

准旨乞

初五府該部行移在京在外衛所取勘軍士除前項差占及守城等項外餘悉屯種然軍貧乏者多半隻器具一時莫措耕種尚艱計其所收籽粒一二年間且宜寬減以後依例比較仍於農隙時月脩習武備則兵不至於坐食而廩有餘積矣

八續纂卷三

二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軫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蓋圖之徐元玉軫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軫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軾等曰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軾等時

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也而
輒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
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輒等皆肯
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
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
歸鬼也遂往會輒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起千人宿衛
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
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
貞取鑰投水竇并輒等莫爲知時天色晦冥輒

八經錄卷三

四

等惶惑有貞輒行輒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鈇鋼密扣不應俄聞
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
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
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黔無燈火輒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輒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
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導
密通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

武士以推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
鍾鼓齊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
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石亨之變二

李賢

八經錄卷三

五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荊闕謂左右曰若塞守
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
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
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
及守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
第私所親盛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
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
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
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
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

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
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
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
我撫之素厚今石彪任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
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
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
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
三月虜寇延緩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
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童

八經濟彙纂三

六

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
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的亨時
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還位露刃以待

石亨之變三

李賢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
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
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

之亨等遂以迎

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
封忠國公軾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
贖貨無厭方復立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
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甚出星變日暈數重數
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
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
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
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
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八經濟彙纂三

七

星

惡謀鎮大同選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檢察果皆虛詐置處於法人
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
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
以爲天道好還如此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
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
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

順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

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

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兄俱得大官又賣官鬻

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

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

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

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

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

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還景宅前遇景方出

斬其首碎其尸蓋景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部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

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擁入三鼓之時欽

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

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間呼錦衣衛焦

壽郭英等挈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宦名

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

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亦打一背助欽適至

見予不忍殺連呼導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

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還果譖毀反欲相殺提果頭示予曰

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

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卽請 命欽曰就與我

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斬房王翱處借

紙筆寫本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

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今持刀者同予尋

尚書馬昂得昂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長

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

解之忽有孫鏜令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

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害死予被傷

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

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

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

民休息吉祥已典正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

逆

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縱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被殺受其傷害多端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平逆頌序

程敏政

天順辛巳秋虜寇率來擁衆迤西

上命懷寧伯鏜帥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欽及其黨以靖難功擢領中外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志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謀入內爲

綱鑑纂要

十

亂推其黨之黠者爲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爲內援并結蕃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督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

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後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關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大振擣殺錦衣指揮景擊翰林學士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翺於東朝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深斯傷廣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莫知

所出達曉王師始集

卷之三

設會昌侯繼宗將逆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瑾及諸將臣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旌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鏜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鏜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扳策以馳瑾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街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鏜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胥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晚

綱鑑纂要

十一

章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尸籍其家以資將士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旌死節功追封瑾祭國公諡忠莊贈深少保諡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翺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賜爵胤侯而進完者禿虎爲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欽罪下中

外嗚呼不測之虞起於一旦若此伏惟

皇上聖德神武荷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

滅

宮闕肅清稽古考今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

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少見愛

君尊

上不能自己之誠于萬一云爾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臣等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仁惠

義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

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耶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聞陳而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循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

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忠也不忠不直臣罪大

矣故竊竊玉盤孟有戒鹿杖有銘鳳不親非禮

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就兢業惟懷永圖雖

在紛靡麗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

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之效者無所不用

其極誠以人生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

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

之色皆抵隙而入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

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

不役耳目百度惟真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

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

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

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

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

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

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舉

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

民如傷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

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

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

題弭災修德事

姚夔

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固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

英宗睿皇帝聖育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開陞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

八經集卷三

古

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官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府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勦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爲至論伏望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

朝之後依

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久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覩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

八經集卷三

一五

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難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臣外臣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切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減膳撤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

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
之故國富而民足祭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
之財以充貢獻之望豈有出凡物哉而乃水陸
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
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
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
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敢
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
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

以是施於忠烈使人人有所奮激若泛焉行
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容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
臣侍從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
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
不惟其官准其人則羣臣幸甚伏望

聖明察察臣等不勝幸甚具本謹題請

題政治終始事

姚興

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
天心仁愛之至警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
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
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
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
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
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侈奢斥
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

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
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持 詔天下正家之禮嚴
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妣
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天
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涇渭益為於此臣伏見
聖明至聖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諍言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傳不倫攸敘則陰陽不調不害不刊未之有也不戒不之不初不得不近不登不進不用不簡不防不微不之意不蓋有不班不突不因不於不近年不有不增不案不關不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吾未見其用那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不防微之意有未終者也謹題請

包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狀

王恕

前馬驛報有前路遇到欽差內官監太監不將而為公務事不始則以為

以玩好念難揚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不等奉

合不詳莫能盡販貨以致失所特遣內臣齋內帑錢物遠來賑濟既畢且懼當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贖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不第今太湖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不餓色野有餓殍不和轉於溝壑壯者數而至四五十不可勝數不奉

物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家再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際

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不奢不侈不抑不僥倖不爵賞

八經海錄卷三

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進俸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獻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銀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

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
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李際明時備員巡
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
於臯夔稷契伊傳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
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
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
幸甚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奏扶持國本事

林俊

臣伏覩

大明律凡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許諸人直
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
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
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闕鑒戒之
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
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
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
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

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罄罄拯救無法樹
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堪堪惡氣薰天道路聞
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
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重勢至若此尚猶顧盼

言大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
心危急之慮治之當如探囊取物不可少緩者
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員言將生員人等納米
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勢窮則彼地空

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因於劫掠道里難
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寬恤之詔重
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
屬廉能等官分齎帑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
處聽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接或郵封積蓄官
爲領軍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
民猶或可及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此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
一行則可渡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莫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性
肯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
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誣見

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抄僧

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最者狼指邪術

欺誑楚府及至事故挨拏却乃竄身逃罪不圖

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貨緣誣蒙

聖眷疊賜恩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

惑亂

續錄卷三

三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

之

陛下聰明齊聖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誣說

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唱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

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

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日且壞矣居民重

遷工役不息入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

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

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好似

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

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

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

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貴山積尚銘不足多所

續錄卷三

三

在風擾注直莫能過乃復荐進繼曉陰求益寺

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故

陛下逼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未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

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

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

之身不足償其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

熟視默然可以圖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僮

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斧鉞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榮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

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樂芳鑑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八經通考卷三

三

陛下者所出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陛下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

事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

問罪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

言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

上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誅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感激之至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龐勛元之末有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

八經通考卷三

三

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可詳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省以消弭之於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統綺錦繡之貴歲有常額上供六官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關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裁減誠恐民不堪命怨譴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

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
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
乎伏覲

皇上即位首頒

明詔特召蘇杭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
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歡心鼓舞以謂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
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為惠

八經集卷三

三六

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已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
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
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
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
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

保治弘治

正朝廷

丘濬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昇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昇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事

儲巖

會議災異陳言事

倪岳

應詔上書奏

李夢陽

八經錄卷四

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題

張元禎

劉大夏言行錄

皇朝名臣經濟錄卷之四

保治弘治

正朝廷

丘濬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先者光

首上一疏且以為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

竊以為光之此疏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

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

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舜以言為試人之

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言之所關

係其大者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

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為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

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

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小宏度以容之或

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

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

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

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

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

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

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

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

八經集要四

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於乎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私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常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題正心體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昇

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德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今主伊尹傳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況邇來各處不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應天以實而不

八經集要四

以文之際也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節寡然以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誦說大學衍義或講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辯析執爲道心孰爲人心某常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決萬機盡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背校淫

巧之獻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壘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而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

敕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敕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爲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

賜其寬貸大臣爲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之優

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

不繼錄卷四

四

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實所當賞而不至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至太濫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方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妄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九

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弭矣臣本以庸末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稱報伏望少寬斧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昇

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擢總風紀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已無以仰答

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少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

不繼錄卷四

五

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采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乞

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

知縣內從公推訪稟慎公勤政績昭

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

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

內行取如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

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

同本院考選具

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

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

一禁撫拾以戒臧官先年間巡按御史并

按察司官拿問貪臧官吏事無所枉
法俱不敢據拾具

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

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一

人具告貪臧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

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

八錄集卷四

六

民充軍者往往警怨原問官員撫拾

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

奏

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

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

謫虧損

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是以風憲官員互相効

尤各保職任坐視臧官不敢究問以

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

蒙至治之澤如蒙乞

勅法司今後凡貪臧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提問明白追有賊私律該爲民充

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據拾原

問官員者或令另行差官或俾巡撫

等官先行提弔一千人奉勘問明白

別無冤枉委係據拾該充軍者發極

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

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

情罪明白叅

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

八錄集卷四

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

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舉

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

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

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

不敢沮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

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

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

六經錄卷四

問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舉以年老監生除授目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吏人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為誤事如蒙乞

勅吏部今後接察司不分問刑管也整飭兵備等官

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舉濫除仍乞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

六經錄卷四

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一責成効以革奸弊臣照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守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今日

勅各處撫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每

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賊污官吏名數追過賊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給分守官將

催完錢糧撫安人民并一應合行事
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
具畧節總類開奏乞

約該部候二年考滿六年考滿之日據此黜陟若推
奸避事曠職尸祿不依期限擅自回
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奏奏究問若
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
議者不拘此例則官無綬曠而奸弊
少革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自古願治之君未嘗
不以守令爲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

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

雅凡遇

朝覲午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
考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

具

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
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
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
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選考試

之時甚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
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
一日之害耳堂堂

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選年月所以不得越期
除授誠恐豪傑之士坐淹歲月多至
衰老不得實用臣實惜之如蒙乞

初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

在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臨時於各衙門

辦事進士內相兼用不許將雜行之

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

經

二

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

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

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

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預先一年除

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

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

令之綱也所除甚大尤宜慎選臣用

布按二司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無

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再加訪

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

而政事脩矣

經緯集四

三

經緯集四

三

索

恤里人以防後患切惟思患預防有國
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
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涿縣
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十
間原安插上邊不下千戶百十餘年
生齒日繁雖同編民終係異類即今
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止憑俸祿
而俸祿爲有限存鄉者金籍田土而
田土爲不增況達官折俸銀兩比先
年不得闕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
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劫
邊方有警不無棄機剽掠事之可憂
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
後患如蒙乞

勅戶部兵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務覈

按季關領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累

一則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本

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

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杜覬
覷之念或選辛屯長使有統屬武拘
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
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先可以立永
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實從長計處其
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清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天下之事有當
緩而所係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
僧道也所係急者民食也若是僧道
爲急而不嚴加清查則游食日衆而
民食恒不足矣我

朝廷治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

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

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

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

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

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

度僧道不下二十萬餘共該五十餘

萬以一僧二道食米六石論之則該

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年歲

用之數況又不辦不贖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據判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

勸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各

人
編錄

若干除額度之外多若干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

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

各該有司具結起送照數開給度牒

敢有故違再言度僧者許科道糾劾

拏問仍通行各處府撫按等官督書

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

即便拆毀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有

原無度牒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

有私創基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

太祖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洪惟我

爲徒衆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費矣

太宗四夷入蠻因不來貢賜以采段衣服待以下程

人
編錄

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飫所以畏威

感恩贊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

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

遇四夷朝

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

見辭賜酒飯甚爲菲薄每臘肉不過數兩而骨居

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撓

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

食用全不舉筋且朵顏等三衛海西

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識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終言亦嘗具

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

八經解題卷四

累朝奏蒙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

貢到京或設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

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

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

攪水今後除筵宴外其

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看但有

似前剋減酒肉十分非薄者許將光

祿寺官并局長衆

奏摺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用以蘇民困切惟爲國莫先於愛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禮戶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

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鶩及棹柴

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

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

御覽斷自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

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

八經解題卷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

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脩造裁冗食之人員則

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弘

治元年 月 日題奉

欽依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此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弘治三年琴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弊時政得失詔言軍民利病有二

曰正近侍曰慎官爵終篇又言臣獲隨午朝竊

念日奏尋常頻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之典乞歸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謹

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

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刑部有緊急工

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

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

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

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請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入經濟錄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各官先行博議

於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

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

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達

天王之舅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

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

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觀

陛下儼然端拱明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第究聖

賢之與否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

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

入經濟錄

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

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

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

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

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

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

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

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涸
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
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
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官而黜之今
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
勞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
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
午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
之儒臣侍班進講

下書卷四

三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
詳詰講官或訥則待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
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
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辯知行
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
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
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
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故及
歷代諸史百官題

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

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
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
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愍寡而
心清感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開暇之際日氣清
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
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
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
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

下經筵奏

三

心常得其正事常流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
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
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
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
之事亦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

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凶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

不經傳奉

者輒試之其議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癡狂者則容恕之譽訥不能言者令具本

奏之但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近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此事不必與儒臣面議但知近世之聽日譚以示虛文飾一午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省批荅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求能歲不舉其綱而求

能張者哉

題救言官以光聖德事

儲壻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沅等監察御史劉坤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民刑知州劉隆震然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思變竊惟以爲龐沅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不經傳奉

三

意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沅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吏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且沅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逖之事意傷於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

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
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不可略也況科道官
乃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
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諫敢言之士以充職有一
言之善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
以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
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
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殉義

八經書卷四

三言

少趨利避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
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泮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署印盡委之人計
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
皇上臨朝之時視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
不測然有動於衷也欽惟我朝

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
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獻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

此不敬此詆謗罪當錄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寬疏中有足畧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啟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
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
數言事有言其實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
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

八經書卷四

主聖

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
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劾引過戈謙如舊朝參令
百官言毋以謙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縲絏
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
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
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

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

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其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

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等特罪大臣義同休戚

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惟

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會議災異陳言事

倪岳

一豫節

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主於屏翰

天朝強本固宗之道也

八經濟奏四

二六

太宗高皇帝福德高厚本文衆多當時慈愛均一是

以恩禮交隆

列聖繼統天演繁衍封建之盛殆遍天下然天下之

人民皆

朝廷之赤子也

親王之國車船人夫之費用分所當得未敢盡言

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難通州便作威福剋害夫役凌

虐有司經過地方勢同劫奪甚者方

面官員竊避管辱不豫有以節制之

則往過來續積弊益甚民將不堪將

來必大有仰屋

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

朝廷之租稅也

親王治國宮室祿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

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心占民房屋奪

民田土輒奏

朝廷誤蒙

准賜甚者侵城市鎮強取稅錢不豫有以節制之則

八經濟奏四

三十一

田土有限

藩府日增國賦日消將來必有大仰屋

聖慮者矣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

之日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

之伏願

皇上明

勅承奉等官務要輒

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件嚴加禁防之國之際不

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

計如有違越者悉如近該欽奉

聖旨是意許巡撫按官員指陳實跡奏提首事之

人明正其罪更置官屬庶幾宗固本

強民安物妥而天意可回矣

一懲究欺弊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況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爲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於欺也且明者見於亂之未形知者察於幾之未動豈可於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圖爲掩匿營護以苟目前之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本邦貴州之

經籍錄卷四

三八

青勾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南北三邊之地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剋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勦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任其事者展轉退托以俟遷官爲其民者流離虛害無所控愬夫隄防以障水小有罅隙亟宜築塞及其橫潰爲力尤難以唐宋之季率因姦欺之臣迷誤國事馴致禍亂不可不慮

也今大江南北歲豐而盜作糴賑而民貧武備空虛災異稠疊有識於此不無寒心伏望

皇上彰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特

勅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未靖而言已遂平定夷酋未服而言已聽撫安盜賊隱而不聞匿而不捕聲息蔽而不舉言而不實虛呈功捷冒請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庶幾將來人知所警早爲徙薪之謀不貽噬臍之悔

經籍錄卷四

三九

矣

一均平銓選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無內外遠近親疎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疎遠在所必取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爲定制自後肇建北京改爲南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移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兩京官職出身既同除授不異及其遷轉之

際乃相繼絕且如在京科道部屬官

員在外則陞食事參議知府副使參

政在陞陞太僕大理寺少卿等悉通

政司參議今南京科道部屬官員止

陞食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之久

而後得聞有一二陞光祿少卿通政

參議按察司副使者其他職稍尊絕

無可望以致各官退有後言以爲兩

京官員均爲京職均效勞勤若使其

不肖者黜降不異則賢能者遷陞宜

同今乃秦越異視爾我隔藩況南京

祖宗根本地位又非其他踈遠之比借曰兩京官員

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彼處

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

勅該部今後南京官員少均遷敘其間果係賢能之

人不惜處以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

平之歎而遷選得均平之理矣

一照例附選竊惟選固貴均平淹滯尤

當疏導則人無南北歛望之心事得

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南京國子監

監生俱蒙

朝廷作養其分辦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

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

事監生三箇月考勤之後即得

奏行吏部附名選簿附選之後仍行歷事一年聽

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

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

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京原

籍服滿方來補歷淹滯歲月駸奪衰

老其爲抑鬱不言可知矣以三月同

一考勤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

至一年之久雖稱南北人數多寡不

同亦不宜懸絕至是合無今後南監

監生歷事考勤之後一照在京事例

聽從南京吏部先將名籍

奏行吏部附選照舊例歷滿一年聽候挨次取用

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免淹滯

矣

一減造軍器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

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於無用尤不

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
廠連年成造盛甲鎗刀弓箭搬袋圓
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
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

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
今計該司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
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
水白硝黃牛鹿雜等皮三千三百餘
張綢毛絨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

八經錄卷四

五

萬其餘銅錫銀硃設青油漆魚線水
膠綿布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
百計軍民工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
名外領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
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剋減工料
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
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
週悉況南方地勢平濕收貯三五年
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
甲亦多繡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

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
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
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
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
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
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爲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

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
開堪用者如法安置臞瘠不堪者挨

八經錄卷四

十三

定年分逐時酌理有當添補物料止
於各庫會同支應用待修理完日
仍照前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
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
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
輳之處

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
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

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

見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

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

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委無知之人

則不敢自關干事動擾客商近年以

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

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

爲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

外又行巧立石色肆意誅求率皆借

名入已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

入

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

待以誼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

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

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願

聖明俯察民隱特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

舊制仍

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

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

氣消弭而

三意可回矣

一裁抑侵剝竊惟

舊制天下之商賈輳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

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

原設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

一有十分取二有二十分取二者取

之至輕用之有節遠近輻輳上下便

益近年工部奏

准於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

門差遣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

入

復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

但知增課以逞己能不恤侵剝以爲

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

一崇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

稽考因而侵漁入已難保必無及照

龍江大勝港抽分例有內官兼管比

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於抽分內

取鈔三十貫以爲茶果食用今乃借

此爲名百法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等

二根取銀二錢四分柴炭百斤等一

根取銀三分四厘計籌取錢漫無紀
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月每人約
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
下一二百兩因此抽分重大遂至客
商阻絕及至各工所關領竹木等料
又被索取起籌出廠等錢展轉刁難
不肯從公放支月益歲增爲害無已
如蒙乞

勅工部轉行各處抽分官員務要從公守法律已便
人不必以剋下奉上爲能但當以稱

大德錄卷四

王

物下施爲務其曾經抽分去處給與
執照不許重複抽分

應詔上書

李夢陽

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
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
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
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夫
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過得宜
之時使仍退縮以爲自全苟得之計是懷不忠
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具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
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
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
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
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喃喃不吐詞則目爲
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
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爲是者口無公是
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
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

大德錄卷四

三

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
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
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做官但要曲直明白耳
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
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
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
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
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

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曰腹心之病夫倉厥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三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撻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

不極深案四

三

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避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撻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撻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遺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闔閭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焉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

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試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厥禍以爲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某直某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

不極深案四

三

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撻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

神機二日三千三日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十數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家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換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

八經錄卷四

四

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勝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使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

地爲牙爪乎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燭婦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罪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欲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

八經錄卷四

四

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相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尸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盈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

科派必又倍也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
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
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欲日積償道不苦言
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
直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
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
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
臣伏覩洪武某年

經書卷四

四二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
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

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

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
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

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

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廢焚孔子

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

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

悲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

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

本業耽問其生理男不乘耜女不上機賣男鬻

女鬻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

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

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八經書卷四

四三

道

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

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

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

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故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

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裡奏內事理以前項田

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

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靡之也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昔也又

八錄卷四

四四

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就匪以鉅萬計謬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庾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

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貪即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食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紀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

八錄卷四

四五

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循節曰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三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

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備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顧者之累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多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變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

八經集卷四

聖六

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資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陞者陞黜其父者陞其子黜其祖者陞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陞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陞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調貪錄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董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陰此一官則所謂敵穉之賊

繁縷之惜者皆非邪惟名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奸與玩爲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入王禮擅槍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八經集卷四

聖三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外政外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廷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重覆之赦爲弛法令之漸臣曰法術貽誤甚漸矣方待曉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未功則議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

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帝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

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夫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地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經義雜錄）

甲八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資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

下邊報求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

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

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

則凌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經義雜錄）

乙九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額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

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盜謀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不可夫替

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

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題

張元禎

伏見

殿下逐日講讀尚書論語固足啓沃

睿衷養正作聖然後逐日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爲妨工欲乞

入經筵養正

五十一

皇上那殿下逐日習字工程將孝經詩經并小學等

書分日輪流同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溫背止是審聽默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挑誦一二十字以見

殿下之留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矣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

命內閣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於綱常治亂民生艱苦之大者及其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委臣等講解庶幾

殿下聽覽不煩而說皆有益仍乞講解之時命殿下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

殿下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辯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

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然領會矣

劉大夏言行錄

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

入經筵養正

五十二

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曰詔各衛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門策

應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軍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在外可到必此曹念不得私役此軍者

所爲耳及修清寧官有

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

督工中官有利而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

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

重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謂旨來切責劉閣老健

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言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以其言入告

一

上三

左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

重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謂旨來切責劉閣老健

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言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以其言入告

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

督工中官有利而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

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

重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謂旨來切責劉閣老健

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言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上稱美之

孝宗嘗召公問言天官何職公曰朕是時微服

之帝王公曰朕是時微服之帝王公曰朕是時微服

疑者即召內閣升執政大臣面議停實行去

然順理便是太平月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

言指斥政事之非者

李廟忽下夢陽錦衣獄一日比鎮撫具獄詞以獻有

言公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言公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一

五三

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之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

而下之獄鎮撫司奉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

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僭僭錦衣獄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使辱重責致其死以快

官中之怒使朕受殺重臣之名左右不悉如此

朕所以辱獲復職更部察察詞擬罪也公頓首

謝曰

陛下待此一事亮舜之仁也刑部尚書閔珪謝重獄

件 旨批答久不下言公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常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之明日 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

八經新錄卷四

三四

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餘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乃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弘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陽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寺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難後光祿寺卿父雙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寺銀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員

缺李某者求壻近戚以情干于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使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

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書官曰傳奉之詞彼豈

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知某人才望

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八經新錄卷四

三五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入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

公獨對

上乃用李某誠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所舉之人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

保治正德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劾宦官狀

韓文

李東陽年譜錄

秘錄

李夢陽

乞宥言官去權姦疏

王守仁

乞宥小臣以全大體疏

楊一清

諫獵虎疏

王恩

入彀彙纂五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江彬之變

黃輦

李紹賢墓誌錄

舒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

保治正德

監察御史臬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執嚴訥校正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一曰勸聖學二曰隆繼述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媾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

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

入彀彙纂五

保姆訓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而察之所以

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

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

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傳議

呂希範則言當采德閨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

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

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源選之不可不精教

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今

皇上聖德英明膚質純粹天命昭鑒必翳聖女以佑

宗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以所得必非一人伏望

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愚臣之言上思

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由德選

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

祥禪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故事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臺儀擇師傅保姆之賢修

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言

語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

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

萬草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

（經書錄要）

二

設帳于內成以六禮以定

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不顯休命則禮行告

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

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人於是乎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近日伏聞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卑容鞍轡二局添

設管事內官上請

裁減蓋奉行

詔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

臣愚以爲

陛下欲裁減內官既以形諸

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

常裁決即裁何必復有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

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

不變山可移判不可移況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

（經書錄要）

三

富

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

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

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

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

非但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

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

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

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

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
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迷

先帝已爲之事成

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

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

官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

朝廷之政具載

八經籍卷五

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

四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

英宗皇帝英睿之上但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

不軌

聖璽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

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

觀不勘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與聞

先帝官車晏駕之時親執傳臣之手而托以

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

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

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

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

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

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可

八經籍卷五

以立

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

陛下毅然而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尼於

近驕之人成一代有爲之名垂萬世無疆之緒

劾宦官狀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

故群小之蔽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

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待罪

服膺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

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

紀綱廢弛實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
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
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
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譏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
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
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也恭惟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
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

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

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
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
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
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讒違滿朝之公論而不
恤臣等明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政易累有論
列多不允比為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
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
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

而仍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
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
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
自明展轉千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
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膺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矣奉
聖旨卿等切切為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

若用心照舊輔導

十月府部科道等衙門有疏請急除群姦以保

聖躬司禮監傳云
聖諭已悟痛加修改而所劾太監某等姑示涵容全

與劉謝二公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
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陳救罪已難辭今事

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

聖德伏望

聖明剛斷術察群言今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

則

聖德光輝

聖躬安泰上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副天下臣民之望司禮監復傳

聖意欲將其等竄貨公等又上疏

上不允於是公等以去決之各自上疏求退

四川鎮守太監驛審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公

刀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

而不

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

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

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鑒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

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

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

而不專故

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

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

下府宣慰署其綜理夫以

親藩之隆重主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

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

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

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入

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

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二

方面已乃批出止便宜自餘如所議

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

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賊遂至大獄必欲寘

之死地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

人經

公曰某誠姑息臣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璘耳

璘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

孫皆免死豈可盡差傷天下武臣心瑾曰

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

子孫俱已革罷陳璘不從所殺有功當代豈更

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公功臣位以蕭何為

第一蕭何不曾斬殺但困棋給餽餉不絕遂以

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定兵使甯特餽餉不

繼雖百張長十韓信豈能助漢魏蕭何魏餽

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

萬石至京師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瑄不吝

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

事且言其事多不軌

上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

疏至

內閣公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違矣

公曰此

大綱錄卷五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

旨行之公乃援筆擬進

上降旨瑾罪幾百餘言皆合死律末云劉瑾所懷事

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異日科道列劉瑾罪惡三

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鞠于

午門前傳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

反於是降

旨極言罪狀特令爇邊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

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

是時籍瑾書籍傳

泰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公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

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

交通文書數千竟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今

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

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

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

礙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

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

大綱錄卷五

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

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

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

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

書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

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秘錄

上初即位青宮舊聞等日遺

李夢陽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棄萬機時號八虎而毆歟

黃偉雖舊聞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

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

教行下以聞故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

也義共國休戚從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

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閤矣夫三老者頑命

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殊死爭閤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力易為

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持鬚昂肩毅然改容

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

入經錄卷五

翌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

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

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

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

也剛厲而無惡亦頗惡其闊儕初閣議持諫官

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諸大臣疏又

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

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也顧獨曰閣議

是明日忽有

旨召諸大臣蓋人人揣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

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

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詣閣探動靜閣老劉

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其輕下

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執大臣疏曰有

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愛國者第奴

儕事

上又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泉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

入經錄卷五

舉本自出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

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

而

上始踐祚輒棄萬幾避宴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得

無言公言雖端而氣不動又辭中肯綮於是李

榮哂而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倬然而退榮入

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

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于途已而連斥劉謝

二老顧獨懸留李而韓公輩詢詢成拔茅散矣

聞閣議時使嘗推案哭謝亦專署閣休獨李未聞言得懸置云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彰聖德疏 王守仁
巨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適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拏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
其間必觸冒忌諱上千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

憲錄卷五

去

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其無愛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於

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東運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群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憲錄卷五

一

四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瘵寒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

親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敢昧

死爲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乞宥小臣以全大體疏

楊一清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禮部差監生

蕭捧欽奉

勅禮部三法司茲者新正在邇萬物咸亨在京及南

京見任文武群臣除職罪外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漸除俾圖自新故勅欽此欽遵仰惟

皇上體天道發育之仁垂陽德太和之慶特降

恩諭覃及臣下漸其罪過與之更新凡居覆載之

中悉荷生成之賜臣備員大臣所宜體仰

聖懷推弘化理切見刑科給事實明以陳言得罪奉

欽依拏問監禁月久未蒙

宸斷發落臣思此者臺諫論列多被

嘉納未嘗譴責人方仰頌

大

大

大

聖明從諫之美今實明所陳之事臣不能知必是迂

踈狂誕不達時宜所以上忤

聖意罪固難辭但人臣進言於君上大抵心爲于國

非爲其私給事中以言爲職有所敷陳皆其分

內雖涉狂妄猶勝緘默且近日京師地震蒙

命群臣同加修省況盜賊猖獗地方多事正當公

聽博納以匡不逮而使言者獲罪彼一小臣耳

誠不足惜竊恐中外臣工因而相戒以言爲諱

凡禦盜安民一切有益之事無復敢爲

朝廷言之其於治體不無少損其於修省似爲彌

文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當此泰開物亨之時

乞將實明罪過特

賜漸除早爲釋放以廣維新之仁以定修省之實

則

聖德益光治功有補人心悅服而

天意可回矣

諫獵虎疏

王思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

體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

大

大

大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上賴以承

宗社之統下賴以啓萬世之傳不可一日不致其

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于押驚及

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豈有

陛下聖神文武而不爲

宗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

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

朝宇不勤政

太廟不親享

兩宮曠於問安

經筵倦於聽講撥厥所自蓋由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忘于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移於左右政令出於多門紀綱弛國是不立志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戒日食地震

宗社之憂莫若朝夕今勇不可好

陛下薄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焉夫

荒志廢業惟酒爲甚而天下一日萬幾尤當有

節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入經筵錄卷五

亡其末流之禍如此

陛下露處外宮日酒于酒廡養雜侍禁衛不嚴其荒

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

臣所以大憂也伏望

陛下以天命爲可畏以

祖宗爲可法懲創往事克謹嗜欲預防外患還蹕深

宮又必親享

太廟孝養

兩宮總攬乾綱緝熙

聖學使俄頃轉移之間德業極其盛大豈不善哉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臣有一得之見非止四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微而潛伏也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肯一言甚或乘隙市姦以謀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言爲已地者焉斯亦可爲寒心也哉何也

陛下受

太祖

入經筵錄卷五

太宗

列聖之付託以君天下六年有奇于茲矣而地久天

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亦必如

祖宗有所付託如

陛下陛下乃無負

祖宗所託也不知

陛下今之將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賊瑾之謀遂

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

陛下諄留

榮王張綏雖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

肝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在肝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

聖衷卒殲滅之殲滅之後可保決無璣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明之凡以公呼璣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璣者事之乎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

列聖神靈俾璣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如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伏望

陛下蚤鑒神斷爲

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

八經集卷五

三十一

心然後爲斯衍慶麟趾肇祥舉先正歸藩之義正元良主鬯之規斯萬世之長策也亦愚臣垂死圖報萬分之一也臣言至此惟知重國

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姦雖陷致罪辟以致於死臣亦甘心分內事

也臣瞻望

闕廷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江彬之變

黃鞏

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太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武

選郎中鞏以其事出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曉六事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至急者爲

八經集卷五

三十二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

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而

聖學惟新

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聞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經義錄卷五

三四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柰

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

經義錄卷五

三五

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

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田

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

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

諸處所至費賄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

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

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

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

八續漢書卷五

三六

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詎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譴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寧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

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倣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八續漢書卷五

三六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太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

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矜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

示

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

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

固實

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纂其疏稿願出署

八卷家五

三八

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

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

獄廷晚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筆體極修靡

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

道固當然萬死不悔也

李紹賢墓誌錄

舒芬

崇德死予瘞甚伏瘳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

曰子亦弱喘餘寬其毋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

不能不動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

死處青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

皆叩啞不能與飲事將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

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巡

視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浮漢登

太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莫測

將相大臣多從吏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

館中汪子宿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

早報免朝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

固陸汝亨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

沮之晡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沮義予

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夫人之志其

八卷家五

七

今可奪三子是夕遂於吾寓連號入且以書諸

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則部路天爵號俱入

夕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慶和等行人司

余伯獻等俱連號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登

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威震怒以黃輦陸震夏長勝萬潮陳九川徐登下

獄衣笭獄以舒芬張衍慶姜龍孫泰陸係等有

有七人疏

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鑒之也

諸臣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庭璠等

俱下獄明日同黃輩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太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跪入明日俱下之獄亦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爲變故明效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曾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溢內海子自榆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

午門前打三十爲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是夕月食命黃輩等六人

經濟錄卷五

午門前打五十徐鑾邊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庭贊打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打四十降一級時死校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徐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敏之與吳崇德蓋十一人而瘡痍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

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於戲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得不慟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

經濟錄卷五

上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楊榮傳錄

王直

開經筵疏

楊士奇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上鑑古錄

李賢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革西殿疏

商輅

入經濟錄卷六

楊子器

商輅傳錄

楊子器

李東陽年譜錄

李東陽

誅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簡侍從之臣一

丘濬

簡侍從之臣二

丘濬

簡侍從之臣三

丘濬

論東宮官

王鏊

論內閣

王鏊

論史官

王鏊

論翰林

王鏊

論內閣官制

王瓊

入經濟錄卷六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公從征北虜師至驢駟河而還軍士乏食公請上命供御之廩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陪償衆賴以全甘肅守將西寧侯家琬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將爲邊患

勅封豐城侯李彬討之令公往經畧時草枯水凍士

入經濟錄卷六

一

二

馬不可動公歸奏小醜無能爲不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亦復歸附寧夏報虜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三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擄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爲莫若招撫便從之

果順服

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移多命公掌之決發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車駕還至榆林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入奉斂如禮以去京尚遠戒乃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大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

楊榮傳錄

王直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減其姓請於外書南

入經濟錄卷六

二

北二字當取百人則南六北四斗南北人材皆入於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于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即位遂行之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末有不學而成德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讀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定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
老成厚重識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
僕臣賢否係君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
使今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
皆宜擇選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
不正之言不正之事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

明此事關係最重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
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
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
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
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
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
盜如鴻毛復太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

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
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
故能剋削僭僭爲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
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
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
非至如漢唐卓犖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
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
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
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

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
書先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兼講尚書春秋諸史
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
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
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
爲何事而天下喪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
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
可日脩其職講讀官之職既脩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

亦有資於聖心聖德日明予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效予以懷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哉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英宗復位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權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身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

入藩錄卷六

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誠處之時崇仁處士吳

與弼以薦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

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

青宮爲宜與弼固辭

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

可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命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史李秉芮劍白圭王宇陳翌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復十年一度爲著令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

者必先造其門柰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不

移若

入藩錄卷六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之

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

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

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

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

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

不審公人公手執曰雖無此亦不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
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致
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入
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殉國不避讐怨
莫敢發言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虛應故
事無以示懲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吉祥從

入經筵案六

七

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
下 詔戒諭數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
謀不軌幽

上千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
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
於讒聞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
殺警儆終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尊既脫于難
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上急

詳天下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
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
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
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有內直
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役特復之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公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

入經筵案六

八

雖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
官

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下俱

奪爵蓋公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湧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
難惟成化初年有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
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
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內

府奏之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

萬兩公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
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藏辦金銀若以銀折金
亦足以充國用衆以爲便松潘羌叛亂

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頗煩牽制自不
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壬子帥師弟

子與尸不可不處

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

靖

靖

上鑑古錄

李賢

至賢尚慮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通覽
今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三君每君摘取所行之
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名之曰鑑古錄臣於每
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臣觀

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前古者若又以此二十三
君之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

而光

祖宗矣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
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桑維翰爲我
藩離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既被
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
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
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邇年點閱緣承
平日久未免忽畧合勅戶部奏遣歷練老成大

臣或歷練老成給事中二員請勅分投前去會

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子逐一檢視該脩理者即便差撥官

軍分工併力深濬溝渠以爲經久整點烟墩修

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

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法處俱要即

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

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敢緩不及事神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

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衰

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罪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著典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為志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自阿徇有負委任

革西廠疏

商輅

題為奉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等事

伏願

體

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良

自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同伺察之人疎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新贖賊探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公

聖如此時雖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

聖斷即賜施行

宗社幸甚

計開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令西廠專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鬧設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

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

一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拿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

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勸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

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嚴

自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員有

犯正身未嘗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

或寅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

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

同抄割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惶惶

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

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辯

一京營管軍頭目係俱

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於私勤情

八經濟錄卷二

三

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舉令

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

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

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

今聞西廠各處差人來聽事情彼其

聞知寧不應恐患及遂縮自保誤事

非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

司驚疑各

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

各處行事

皇上即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

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

一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

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

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

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云致往來客

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

八經濟錄卷二

四

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

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

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

禁止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

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

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龍迴避

如兵部尚書項忠常早朝鼓符伺候

之間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斗

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凌欺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平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江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

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

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緣資技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

不綱卷六

五

引進誦詐小人王瑛結爲心腹專一

許人陰私以圖信任凡前項拿人放

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

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

爲

一臣等許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

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

後妖物出自西北遠城傷人當時人

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

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

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柰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

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

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

瑛拿問以正其罪

不綱卷六

二六

商輅傳錄

楊子器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

公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繫天下安危

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其禍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案敢擅抄劄三品已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

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自收補諸近侍渠敢

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危矣懷恩聞之咋舌

而退即日撤去西廠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

致仕歸京兆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

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

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予嘗聞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

李東陽年譜錄

臣等備員保傳叨寄腹心先於三月二十四日

入學錄卷六

王

林

恭聞

聖體違和暫免朝參數日近於五月十三日又聞

聖體欠安臣等裊翼飛越寢食不寧犬馬私情莫知

所指再經數日乃得瞻拜

天顏不勝欣躍而喜幸之極轉生憂懼謹昧死上陳

仰惟

皇上英賁洞達聖性剛明直可超邁百王齊光

列聖但恐天時地利偶失其宜倉猝之間應所不及

蓋目端陽前後金鼓砲火之聲徹于都邑廢牧

廝役之徒充平官禁此皆衆耳衆目所共聞見

不臣畏懼而不敢諫小臣震懼而不敢言臣等

若緡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

祖宗分祚以設官

朝廷庶祿以養士亦將焉用之哉伏望

皇上念萬乘之尊思萬機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爲

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連勝有

特別元氣日盛予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

天下人民無不得其所者則

大廷奏事不過數刻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

樂矣

入學錄卷六

大

聖旨卿等說的是皆爲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了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

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戍邊每歲春

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閣議公力辯以爲不可

大用等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言牢

不可破蓋姑試之以俟再議公曰某等職在論

思預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

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難

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

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濟事

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遠未免驚疑臣等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通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卻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警備領邊軍近京住劄

入經義卷六

十九

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等乃具題本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無

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仁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羸弱

入經義卷六

三十

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

是滿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

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實宗仕萬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

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

簡侍從之臣一

丘濬

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

大經義卷六

三

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詔外此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爲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侍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

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任尤非他司比也永

樂初

太宗皇帝又東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言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爲

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簡侍從之臣二

丘濬

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大經義卷六

三

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

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編修修撰檢討屬之史局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目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

長曾輩所謂曉足以圖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爲一代之良史矣

簡侍從之臣三

丘濬

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殿肄業詔宋濂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

酒饌每食

八經錄卷六

主

皇太子親王送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

者得脩撰曾榮編脩周述周簡庶吉士楊相王

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爲二十九人俾

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

所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

得於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劄光

祿寺給飲食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爲居止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每遇開科開於進士中選其俊

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爲多用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之史冊爲儒者之榮是誠一代盛舉也

論東官官

王鏊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平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八經錄卷六

三四

國家之東官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沉和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爲天子矣執轡而餽執爵而酌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適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秘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聰繼疑則對揚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

大學錄卷六

五

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觀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

暗逐明之喻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

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

之儀教師友之分使官僚目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官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片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備復使舜監護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大學錄卷六

五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於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朋名惶恐後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今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

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官僚講讀當依敕講筵階殿其禮詹事以下至講

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官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論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東宮前後俱答拜

王鏊錄卷六

王鏊

王鏊

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中三師賓客論德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論內閣

王鏊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穰故欲媚王振以絲綸

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事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入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論史官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嘗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定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王鏊錄卷六

王鏊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聚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總制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論翰林

王鏊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使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實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賞責矣

八卷書卷六

三九一

明

論內閣官制

王瓊

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爲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世基朱异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爲

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爲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用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

八卷書卷六

三

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毋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

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

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舌送內批于

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門內

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
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讀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脩等事
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
三年纂脩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
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
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春坊
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脩之事未有
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脩之事也況永樂間胡

經濟錄卷六

三二

廣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閣殿大學士
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劄
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施行則
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
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
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
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
在閣辦事楊溥永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
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

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
楊溥丁憂起服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
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

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歷六
卿之意可見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

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掌鴻

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
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

經濟錄卷六

三三

莫之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
復改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七

吏部

題減省官員事

商輅

題用賢事

商輅

議都御史邊鏞保治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林廷玉陳言翊治奏狀

王恕

陳言輔治奏狀

王恕

覆大理寺寺丞楊澄鑒別大臣奏狀

王恕

〔經濟錄卷二〕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王恕

議徵王乞升鉤州爲府奏狀

王恕

議知府言芳陞用科道官奏狀

王恕

論工完乞恩奏狀

王恕

議選用王府醫官奏狀

王恕

議選用進士奏狀

王恕

扶持公道奏狀

王恕

論御賢王王不常陞俸奏狀

王恕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王恕

議御史馮玘圖治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王欽拾遺奏狀

王恕

題災異事

馬文昇

定職官之品

丘濬

公銓選之法一

丘濬

公銓選之法二

丘濬

論官制一

王鏊

論官制二

王鏊

封贈蔭敘議

王恕

議封贈繼母奏狀

王恕

〔經濟錄卷三〕

議封見在繼母奏狀

王恕

論奪情起復不可爲例奏狀

王恕

定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盧亨修明治道奏狀

王恕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七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義嚴 訥校正

吏部

題減省官員事

商輅

一貴州湖廣先因苗寇猖獗蒙

差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升參將等官統領

官軍往彼征勦即賊勢已息地方稍寧而總

兵等官在彼久住軍馬衆多供給艱難況聞

四川湖廣之民饋運糧餉不勝疲弊乞

入經濟錄卷七

勅該部將梁瑤等取回彼處止令都督方瑛陳友照

依原奉事理調度二處官軍往來捕撫相機

守戰其貴州方面并府州縣流官俱額外添

設之數俱乞取回庶得少甦民困

一臨清不過一縣地方先蒙

欽差平江侯陳豫往彼鎮守築立城垣開設衛分操

練軍馬即今已有次第切慮彼處巡按巡河

管關管糧收鈔收稅等項御史主事等官常

不下七八員不無官多民擾乞

勅該部將陳豫取回止令本衛指揮等官照例操守

巡按御史經過提督實爲便益臣又照得直

隸保定二府既有僉都御史祝暹在彼巡撫

兼守備倒馬關其易州鎮守又有參贊軍

務僉都御史陳泰近聞祝暹患病未痊合無

陳泰不妨參贊照鄒來學事例就令巡撫真

定保定及提督紫荆倒馬關將祝暹取回定

奪庶得責任歸一

一正統年間各布政司地方俱添設僉事一員

專管屯田而南北直隸亦各添設僉事於河

南按察司帶俸令其提督順天并鳳陽等府

入經濟錄卷七

屯種緣河南按察司與直隸有司無相統屬

行事之際不無掣肘誤事今後南北直隸屯

田合無照提督學校事例另設御史管理

復令一處清軍御史帶管將見在僉事革去

庶使便於行事

題用賢事

商輅

臣切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

正統四年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

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

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美職但政

務煩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閑散之地況今吏科都給事中張■久病不出如蒙乞降

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

恩出於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

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

坊官員多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

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於

事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

陛下誠於求言善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

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經濟叢書一

議都御史邊鏞保治奏狀

王恕

都御史邊鏞所言別善惡以昭勸懲一事誠爲

有理臣等又聞古人有言賞必自疎遠始罰必

自貴近始賞自疎遠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

自貴近則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陛下若納邊鏞之言用古人賞罰之法則善無不勸

惡無不懲而天下治矣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

朝或兩朝每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

人大臣於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左右之人亦

豈能盡察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於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是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

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

臣而隨材任事亦可以啓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議林廷玉陳言朔治奏狀

王恕

看得給事中林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多

經濟叢書七

彼既以財出身得官豈不拔本生民被其魚肉

要預先立爲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

題嚴加考試文理通暢者爲上文理稍通寫字

端楷非請客者爲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

者爲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

下等者填註衙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

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之各加勉

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如此庶幾臨時不誤士

子而將來官亦得人矣

陳言輔治奏狀

王恕

伏觀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諭年邁降蓋矯在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邁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邁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大綱錄卷七

五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

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進逐刺麻番

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

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數事皆壞名器

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

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

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機也可不慎歟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

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

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

大綱錄卷七

六

下失人心而爲

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覆大理寺右寺丞楊澄鑒別大臣奏狀

王恕

臣看得大理寺右寺丞楊澄所言乞要

陛下將內閣并在廷文武大臣一一重瞳鑒別果有

年力衰憊庸庸碌碌不堪任事者以禮罷去其

老於閑歷明達世故可備顧問計大事決大

疑者亦宜曲加庇覆而優容之少賜

宣召而寵異之勿因小嫌而阻其志勿以小過而挫其節經傳載之而有成說歷代行之而致成效非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可比也然所以體而行之在君而非臣下之所敢言也伏乞

陛下因楊澄之請將見任大臣再加鑒別可者任之其不可者罷去之既任之將以計大事也則小嫌宜在所略將以決大疑也則小過宜在所容人言當卹私讐而排陷之者不可不察衆論可采執偏見而非毀之者不可不辨機密之事賜以手詔激切之情許之面陳必如朱熹所謂任

八經集卷七

七

則勿疑疑則不任此聖君賢相所以承意交孚兩盡其道而以其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願

陛下大書於座右時加省覽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王恕

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爰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徐啓端仍復司樂其餘王福廣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內外奔競無耻之徒黃綠梁笏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千數有臣費耗錢糧濫占阜

隸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政觀人心無不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體方定奔競稍息今劉爰等却要將徐啓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

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黎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

嶽鎮海瀆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

八經集卷七

八

等處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引既退之小人然而此舉非真爲缺官供祀蓋是徐啓端夤緣劉爰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

詔旨所據徐啓端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爰等亦合有罪議徹王乞陞鈞州爲府奏狀

王恕

臣等照得肅府是在陝西蘭州肅府見在山西潞州

府見在湖廣蘄州。峨府見在湖廣武崗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率皆仍舊未嘗改爲今。徽府要將鈞州改爲府治。又要將汝州鄆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鄆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啓前四府改爲之端。況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各

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

王似無輕重。以此言之。不如仍舊。實之爲善也。弘

入續濟寧卷七

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不必改陞。還寫書與王知道。欽此。

議知府言芳陞用科道官奏狀。王恕

本部議得。推官知縣進士俱讀賢書。俱由科目出身。豈進士無練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競之士。願擇而用之。何如。爾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相應。學行優長。及聰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學官員相

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爲得宜。合無准其所言。令

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夫曾

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

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語

言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

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運人送部。其

不諳曉刑名。不堪爲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題

准。臣等切惟科道官之職。不職係平人之賢。不賢

不係乎新進之與久任也。人固有出任未久而

端重老成者。亦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

入續濟寧卷七

難驟以久任新進而論其賢否也。云以後給

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兼用進士除補

永爲定規。弘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

奉

聖旨是欽此

再論工完乞恩奏狀

王恕

且洪武永樂年間。營造兩宮城池。宮殿山陵。及文武衙門。有無陞賞。管工官員臣等固不能知。正統年間。營建三殿兩宮。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門工程。若被

大陞除匠官不過五六員今補修城垣橋梁此之前工不及萬分之一及陞官如此之多不亦異乎

議選用 王府醫官奏狀 王恕

御馬太監陳富於乾清宮傳奉

聖旨既親王奏討冠帶醫士張錡等二名照數撥與

欽此欽遵

意一聞 王言輕便依從者惟王一人情愛

王也然於愛之中亦不可不審處之設若醫士

張錡等二名醫術果高於一時 王所素知無

入錄卷七

左右爲之先容 王言

陛下自許之臣等將奉行之不暇敢置喙於其間

哉今 王尚在幼冲恐未知醫士之賢否蓋是

有求於 王之左右而討之

陛下許之則是屬累枉之門起奔競之風若臣等再

不言之則復之微焉

王解官者其不奔競以求之奔競者得之而守分

者不得則守分者亦將變而爲奔競矣竊恐士

風從此必日趨於下而不競也然而此事

陛下雖曰鑒玉實無益於王而竊恨於治體有壞於

風俗也不小云弘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具題次日奉

旨是張錡等不用仍行太醫院從公推選相應的

聖旨今後太醫院用人只照舊例行不許夤緣奏

旨此

議置選用進士奏狀 王恕

照得每科第三甲進士前七八分多選在外知

縣等官後二三分俱選京職所以進士該外選

者或告養病或因公差在家延住待不選除外

任方纔赴部希冀京職之除若不處置誠恐

入錄卷七

相倣倣非惟有壞選法抑且有壞士風合無今

後除丁憂起復進士仍照常例遇缺隨衆選除

外其餘養病公差回還者上下名除揀選給事

中御史中書舍人并王府官外如已選外任亦

選外任已選京職仍選京職庶人心得平而選

法不壞矣弘治四年八月 日奉

欽此

扶持公道奏狀 王恕

臣等竊惟

三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爲要緊常則人服否則

不服其可忽哉參看得都給事中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泰絃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

朝廷召還秦絃以正賞罰以爲勸戒

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

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泰該追賊又蒙

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絃則是爲地方軍民

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

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絃或處之都察院俾之

入續錄卷七

七

事事未必無補如此則賞罰攸當舉措得宜而

人心服矣不然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弘治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紱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秦絃改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論御醫王王不當陞俸奏狀 王恕

竊惟賞罰者天下之公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是

賞罰也君主之臣輔而行之君欲賞一人罰一

人合天下之公論爲臣者能贊襄以成之使天

下之善者以勸惡者以懲斯人也非良臣乎

欲賞一人罰一人不合天下之公論爲臣者不求正而阿徇以成之使天下之善者不勸惡者

不懲斯人也非佞臣乎今

陛下以堯舜之德居堯舜之位故臣等欲效良臣而

不願爲佞臣也且御醫王王相通醫術行不過

人由傳奉而陞院判人多不平

陛下嗣大位之初降爲御醫物議稍息茲者訪復院

判臣等論如前

陛下若依臣等所言將本官擢送法司問罪是爲懲

有罪乃法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爲宥有罪猶之

入續錄卷七

七

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二級是爲實有罪矣

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如王王者臣等又行

送問其何以服天下之心欲天下不謂臣等爲

佞臣得乎然佞臣固非臣等所願爲亦非

陛下所望於臣等也伏望

聖明俯察芻蕘之言收回陞俸之 命令王王仍照

今職辦事庶可以服天下之心且使後來如王

王者不待參問而自不來奏擾矣弘治五年二

月十二日具

奏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王玉著仍舊辦事欽此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王恕

有司禮監太監覃昌說稱

皇上欲著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參議臣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請臣悅等面至部中與臣恕備說前情臣等仰惟

皇上寬仁厚德爲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親之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

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參議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天下之物議累莫大

不經外繁七

一五

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

陛下之本心且高祿田舉人出身使其安于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遇跌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職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擢舉本官及累本官也有何益哉代望

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爲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後世得以窺其淺深非

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

議御史馮祀圖治奏狀

王恕

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

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

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

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來殿中間如有徇私不公

不經外繁七

一五

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監察御史馮祀奏要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替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貪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判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誑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聞

恩例免其來京委官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按
冠帶承襲是乃懷恭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
依監察御史馮珏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
朝廷之感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彼不便之

事有所不免不如仍舊

詔書事理今其保勘明白奏來就被冠帶承襲爲便

弘治五年六月 日題奉

聖旨是

議給事中王欽拾遺奏狀

王恕

今將本官所言逐一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八經錄卷七

七

補

聖裁弘治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 十一日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臣等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白昂等查得自

宣德年來至今都察院同僉書管事都御史

或一員或二員多不過三員未嘗有四五員

同僉書管事者正統末景泰初都御史陳鑑

王文輪流鎮守陝西回則在院管事其餘各

處地方巡撫并管理軍務都御史缺一員則

推舉一員其所推舉者多係曾經歷練老成

之人少有不稱厥職者今給事中王欽願要

照依諸司職掌原設左右副都御史二員左
右僉都御史四員選補充足是在院協同管事
以練達刑名如有巡撫員缺就便揆次差遣
一節其意無非欲巡撫官之得人且

祖宗之定官制都察院雖設左右都御史各一員左

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共

八員想當時在院管事并公差在外者不過

此八員而已今在院管事并公差在外巡撫

等項常有二十二三員不爲不多若再補足

員數在院管事以備巡撫差用非惟管事之

八經錄卷七

六

際議論紛紜政不歸一抑且典隸廩祿難以

供贍似爲未便今都察院見有右都御史白

昂右副都御史翟瑄又有左僉都御史李介

守制將滿儘可了事合無不必照依額數添

除官員今後遇有巡撫都御史員缺本部仍

照例會推相應人員請

聖旨簡用如此則官無冗設而法有定制

一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奏稱納銀聽衆

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指書筆法既以納

財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家之計奏要

今後或遇災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期賑卹凡百長策任其施爲不許再擬納財充吏永利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苦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

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思

八經義卷七

九

祖宗教養生員參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不別賢否一舉兩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識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民未嘗不論能否一舉入選也近來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傳生員絕不

分賢否有無學識一舉入監以圖出身將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歟民切切也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論市民與農民皆舉與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舉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止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雖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不下十

八經義卷七

三

七八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老例不入選且與冠帶間住又況此等難進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耻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事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往員吏典父等納糧等項事例始恐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王庸巡撫

南直隸左副都御史衛銑咨明知道并謝題

在再不許奏聞吏典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違王庸

既開端于前侶鍾又接踵于後戶部亦不查

照極便題

准是使後來雖進及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諸貢而

進者暗首不得出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

也凡吏部掌天下之官吏選授之政令戶部

掌天下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法不清吏部

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糧之不

入簿錄卷二

足遂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

任其咎也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

濟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

詔旨不信于天下其爲

聖政之累夫豈小哉今給事中王欽所言前因誠可

謂深知其弊所宜禁止合無通行就便停止

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

置再有奏開吏典納銀事例聽本部并科道

官糾劾治罪若該部不行查照朦朧覆奏准

行亦聽科道糾劾如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

銓曹免壅滯之患矣

題災異事

馬文昇

革濫進以通選法仰惟我

皇上以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

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

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

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貢生

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

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

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爲選用在部聽

入簿錄卷七

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

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

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

上生員送監讀書各生員養綠作弊有方三

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數

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馬

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

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

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

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入學讀

書既作監生須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無
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
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窮家道貧難未免負
債於公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貪人財物豈
能展亦節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
能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
才輟由於此本部雖存奏

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
免又要奏開沉瀾富民之需役以重困貧民所
損

入彙纂七

主

國備具人不可不嚴為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
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著落各該有司多存
預備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舉歲歉不敷軍餉
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并奏
開生員止細銀報許其入監項環選法以舉國
事如着故違制糾道官指責効奏坐以重罪庶
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壅滯官復得其人神心
民得蒙其實惠奏

定官職之品

主

臣按周禮每卿六卿六卿三而六卿六卿

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部
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
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令直隸府州每一司內
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
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
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
四科工部四司則管膳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
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總於
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
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賦事屬也

入彙纂七

主

根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舉貢
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
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誅鞠覆開禁之政
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總各司各
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細之有綱如絲之有紀土
丁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
其間脈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
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健見行於今日者
也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兼置

立丞相自秦始置不廢隨而亡漢唐宋明之興
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

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
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頗頗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
立丞相臣下敢有奏

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
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

（經濟叢書）

十五

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
卿佐與大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
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
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顯任於一人是以
百年以來朝廷無分更之弊臣等無專擅之禍
上安其政上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
必有所在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
下移之處維持察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祖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

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謀議既
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
自是以爲故事餘七十年于茲矣不予之以名
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
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
未有者也

公銓選法之一

丘濬

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
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

（經濟叢書）

十五

監生員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
年一人以公廩先後爲次則有學校者已有年
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鄉試者赴禮部
中式則授以官不中者送國子監肄業以俟下
舉歲貢不及第者亦以監生貢次入仕科舉有定
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舉貢與吏員選調其人才
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洪武永樂
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茲

初立法制已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

言者憫士子之在子校者多哀若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者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糧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歧徑選庸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生三閱月考過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實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歷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是以一時人才在監肄業

入經籍錄卷七

三十一

之數少在部聽選之日多臣恐積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數也

國家養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聩不能堪事之人此非獨人才之痛其爲

國家之累也大矣非豫有以消息調停之不可也消息調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時効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歎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權其輕重知其緩急決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爲辭則雖有可以消息調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如卿一哭哭而臣亦云一公繼

何千人怨總之一時者比之總之無勝焉者爲多乎爲今之計請勅吏部通籌本部需選監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總數若干人見到部者若干給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爲率大約計用過監生若干通計其數至某年方纔盡絕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縣查算聽選家居監生若干備細開具年甲日期造冊申部然後請旨選差卿佐有文學風力者賞

入經籍錄卷七

三十二

一道試之次日試時務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題通者爲上通二者爲中通一者爲下全不通者爲不中其中者造冊送部依次選用不中者爲民中者之中有不願仕者上等選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學者授以助教學錄之類有政事者授以監事序班之類免其戶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職名優免二丁下等者賜以冠帶免其一丁無丁者以本里內開丁給之其有未試之前告願免試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則仕者得以效用而不試者不致失所矣雖然此特

一時不得已權宜救弊之策耳自此以後凡科舉歷事一遵

祖宗成法於此二途之外不得別開入監門路以復洪武永樂之盛則人才不致於淹滯賢否不致於混淆矣

公銓選之法二

立濟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持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連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

入錄卷七

三元

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爵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揀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偽妄詐冒請托千求那移蒙弊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守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履職務之冗雜者不用

資格所以待才職之大者任資歷之深者履職務之要重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

入錄卷七

三十

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變更者也

論官制一

王臺

朝代之設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維繫於世猶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輔佐今則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參事中書省已去特存參事中書省已去特存參事

尚書不使...
秩一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同書少監少府同
其官異矣

論官制二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千餘人後二歲貢一
人通判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每歲養士科進
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千人進士多不過百人職
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出者多入仕者
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
選自後人才雖稍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

八經書卷二

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
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
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
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
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
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
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
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
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
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

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
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
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
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封贈廢敘議

都指揮使狄崇等言妻阮氏等沒乞封次妻何
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李善長等議以為不可
許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
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
妾正妻沒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

八經書卷二

為妻者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
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
當以長男襲父職推恩其母俱從之庚申
詔廷臣定擬文官封贈廢敘之制封贈例十一其一
文官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
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
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在任者不封
已致仕及亡沒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應
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
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嫡妻亡

三父母有滿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母原有官既沒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沒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如其六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父母父母曾犯十

／經義纂考二

三

章

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娼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毋因子貴封授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

誥命取自

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考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

勅再考稱職者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

恩者不比例廢敘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有等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旁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旁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廢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三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

／經義纂考七

三

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司局批驗鈐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敘用如通運所驛丞關渠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歲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

詔皆從之

議封贈繼母奏狀

王恕

駁封清吏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授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漸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為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勅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以後遇有應請

（經濟錄卷七）

三十一

聖旨勅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弘治元年 月 日奉

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人已是加厚了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他欽此

議封見在繼母奏狀

王恕

駁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看得主事唐錦舟係正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科給事中已闕

勅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孫人訖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一繼

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

勅命所封非本官請給

勅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准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其繼母穿着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旁為子者寧能自安為婦者亦何忍為似非

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

（經濟錄卷七）

三十二

照此事例討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

聖旨是唐錦舟准封見在繼母欽此

論奪情起復不可為例奏狀 王恕

切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而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為時制兄文職官吏監生牛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

以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守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

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奉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蓋謂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欲望。

陛下著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牽情起復者，許科道糾劾。本人以匪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

（錄錄卷二）

主

聖旨是欽此

定奉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主恕

本部節照例題

准俱限三箇月奔喪安葬畢，日照舊辦事，合無行令。

劉玉照例奔喪三箇月滿日，赴部送回本監照

舊辦事。以後凡遇該監官員人等，聞父母喪者，

務要照依前例，隨即具呈奔喪，敢有故託不奔

喪者，以違制論。堂上官知而不令奔喪者，亦治

聖旨是欽此

弘治二十年 月 日題奉

議給事中盧亨修明治道奏狀

王恕

看得給事中盧亨所言大意，以爲官不久任，則政多紛更；政多紛更，則民無定守。今後官員三年考滿，果有異政績，量陞一級，仍留管事。必候九年考滿，然後不次陞擢知縣。就陞知府，知府就陞布政一節，其意固善。但三年量陞一級，仍留管事，似非舊制。若知縣必待九年陞知府，又恐御史有缺，不得相應。老成官員，除補知府，必待九年陞布政，非惟參政有缺，少相應官員陞補，抑恐參政任滿無相應員缺轉遷，且以資格

（錄錄卷二）

三十八

處尋常之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材，古今通制

也。合無仍照舊制，弘治某年月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七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八

戶部一

資治策奏

王叔英

論均田

羅欽順

制民之產

丘濬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貢賦之常三

胡世寧

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彭韶

題乞恩分畱地土等事

彭韶

八經濟錄卷八

乞正谷大用罪

林俊

論邊屯

王鏊

後湖志序

楊廉

奏為黃冊事

楊廉

婚姻議

朱善

名臣經濟錄卷之八

監察御史學城陳允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

戶部一

資治策奏

王叔英

曰明利害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本甚庶未能從生之教者以富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大學

八經濟錄卷八

傳之十章言治國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粟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財則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在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略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歛未平而田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難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眾而失助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貧此三者生之末眾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

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上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至今不行故富強兼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而輸其收之半

於輸富民之租者抑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奪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歛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萊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未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衆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吾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其徒者足以獲福且服已之衣食

以奉之其感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
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於
此此僧道有污雜之衆可省除助農而未省除
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當厚之以
商賈爲末故當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
本之法每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
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
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
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
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

入經義卷八

四

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
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俾其一旦之售由是務
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誠爲務末恒勝
而務本者恒貧之故也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
之末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
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
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

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
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歛
之難平儲畜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夏商富倍亦克用矣後世事漸繁密故
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内外之官定制七百三
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内外大小
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有
素食者亦可知也天下賦歛之難平儲蓄之難
豐亦由於此斯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
古之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
後世事繁故徭役多然唐太宗制租庸調之
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
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

入經義卷八

五

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
役諸役不給丁丁當差亦有男子有故而役及
婦人者奈何而民不窮困者乎蓋由州縣有廳
併省而不併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
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
力又奪其時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
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
池而魚鱉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
共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欲息近利者衆故其

入濟池多以數畧由是材木常用之
常食之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
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
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
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之時以歲數
登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谷賤則增價
以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
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
良法也其法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
之此所謂民渠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

入經錄卷八

六

制民之川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
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
無釋道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
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
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
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
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適意至於婚姻之事
往往假借於人務為浮靡以資觀美者有之至
於齋醮則有累日之設費用至數百千緡者有
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以杜

外議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諸
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已資而致求食窘乏者有
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
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
之未舒之害乎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若其他故
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
於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之所以不
行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
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
年而可致教化之行不難矣

入經錄卷八

七

論均田

羅欽順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
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
職無時而舉矣今日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
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
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
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
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

人明與斷何如耳

制民之產

丘濬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議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所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爲得也必不得已創爲之制必也因其自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

八經義錄卷八

八

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於是以下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其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

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顧役之錢當者之家以可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一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爲仕宦優異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宋官上免四頃五品以上免三頃七品以上免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糧不配納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

八經義錄卷八

九

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堪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役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與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錦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弁之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爲獻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

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

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疆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弊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

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當年之得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畫之藩服補縣若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是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輸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備停事已即休所謂納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絀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

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當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倣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

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
脉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入一家之產僅
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
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
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
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
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
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又明年
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
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

不蠲蠲蠲八

十一

而居者難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
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
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
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
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
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
所分守之地親臨所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
本里民數逃出間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
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
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

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難逃之
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貢賦之常三

胡世寧

三代而下取民之制莫善於唐之租庸調以其
民有常產而國有常賦也至於歲貢之物出於
州府所市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如
則酌以代租賦太宗有詔常州所產則充廷寶
不許踰境外求考其所貢不過藥物食用真得
古人授田制賦任土作貢之義後經離亂戶口
消耗田不常授而丁賦日重又被藩鎮剝削貢

不蠲蠲蠲八

三

獻無餘民不能堪湯又因而秦立兩稅之法
一時區處節目或未周要亦當時救弊之宜日
不可少也嗣是亡國者不能當平定之例復戶
授田之制誠爲可惜若當中華民生日繁民俗
既定之後而欲驟變兩稅復古授田誠非易事
也但今田賦之弊江南則等則多端而里胥飛
走之弊瑣碎難革其間有等重租官田或因前
代舊額或係國家抄沒罪人之田小民儘力耕
種不穀辦糴事竊急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
戶賠納不起多致逃竄負累里甲攤稅之苦有

如唐李勣所言江地近京之地則官墾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糧惟是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所在闕狹亦甚不同有此不均致民貧者愈貧而漸至逃亡不能出賦富者愈富而日肆兼併不肯加賦識者謂宜立攤賠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爲率而均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廣狹不均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其若北方土曠收薄之處及南方或連江沙潰山岡易旱之鄉則宜做占人上田一大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之

入經緯

四

意而量寬其賦或令加半或令倍折或三倍折與亦不爲過至於

朝廷歲祀燕賞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計除每歲山澤關市之征勾用若干外餘所不足則宜均承州縣仍照戶計貧富令里甲出銀而貢之然富論土地出產而不可取有于無責多於少又富論道遠近而不可舍近求遠舍易求難至於額外無名之科率及中使得預因而詐害之弊又宜痛革之則貢富有常而民困得甦矣或以田賦舊額變更爲嫌者查得永樂十三年

勅諭許令官田拋荒無人肯佃者照依民則起科又查得蘇州官田原額尤重宣德年間嘗因府況鍾之奏而量爲減輕是皆不以舊制爲拘也況今不議減而議均有何不可昔在五代吳越王時江南之田畝稅三斗宋太宗後因王承之言以爲畝稅一斗天下通法至今減輕故宋民感宋恩深入骨髓雖以南渡衰弱之後而猶爲之力耕血戰以抗強夷豈社稷者百數十年豈有今日

聖明在上而宋太宗之事不可爲也在昔聖王行仁

入經緯

五

糧

政以爲實富分井授田爲急後世井田之制存難行而議爲均田限田之法今均田限田亦難驟行而惟均其田賦又何不可之有況貧戶逃竄糧累無干之里甲賠納又不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納爲當也然此是廷臣皆知無肯言者蓋因富民糧輕之家多係朝士親識而各人爲國之心不勝其私黨之念故也近年又有奸民通同里書推收匿糧之弊負累里賠納不可不革如一都某戶將糧三石開付二都另立子戶止收一石丟下二石趨甲賣田推糧五斗

與錢乙戶內正路五單主據三單之類是也

題會計錢糧以定異裕民事

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
一千一百七十九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
運二千五百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六石零馬草
存留四百九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
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
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
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
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

八經簿錄卷八

十六

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
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
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
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
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年支運過
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
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
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
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
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

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
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為處置
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
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
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
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
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
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君用之不誤厨料缺用

八經簿錄卷八

十七

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
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
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
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
求房馬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
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
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
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
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
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

件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等因弘治十五

年十月二十日本部尚書等具題本月二

十二日奉

聖旨是你每公同議處停當來說欽此

題乞恩分豁地土等事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

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奏地土緣由

除另行回

八續錄卷八

十八

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

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

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

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

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

鄙賤豈能少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

於

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

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

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

有間隙歲一收有間二歲而收者所以賦有不
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
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

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

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

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即竟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

八續錄卷八

十九

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瑄

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

畝蒙

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攬擾民

間方將前地并韓諫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

柰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

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

然地雖間有勞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

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碗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艱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阜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浮賴者顧總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

入籍纂八

三

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員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

國戚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況

聖朝上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卽失不忍重擾取具供

給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私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因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馬之至

入籍纂八

三

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謹題請

旨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這地覆勘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廝每既承委

差却稱不曾丈量妄引欺罔時事自比但知邀名

不顧方命好生不知大體錦衣衛拿來問欽此

乞正谷大用罪

林俊

臣竊惟

聖明所諭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

差踏勘太監李璽等見其提問俱已仰遵

聖意票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

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況今永旱相

仍人民十分饑困追其所侵賦銀之半足以少

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靈國之盜臣

孰若散於窮民以溥

朝廷之恩澤伏望

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十五萬愚以

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輒屯田其法取畝一鍾

當畝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

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

田之策自計度臨羌東至浩帶荒蕪故田及

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其地自敦煌至

東二千里下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房不

能容今當募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

望之便取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軍食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營田乃使韓通輩為水陸運使給米糧與士

耕傍便近地方建歲大熟軍不復饑又
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
堡東起振武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
收歲省度支銀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
獨不可行乎

後湖志序 楊廉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于後湖至
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

駕以此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

祖宗深謀遠慮始見於此故都司是而藏冊之所不

可改不然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

定之類何為而不之

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

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于其上由是而冊

于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為圖籍萬年之

計殆無出于此矣

奏為黃冊事 楊廉

仰惟 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
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多

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籍冊之獨全於後湖也今者一旦令其抄謄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永樂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里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爲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此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

八經濟卷八

三四

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宇定是改換其都高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以清軍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租名字不同也某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辯之辯之之術須從其民戶而查之假如某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爲新立矣誠於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爲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今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爲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伏望

聖明下臣所言

勅該衙門計議果見抄冊之爲無益而決有所害則斷然止之不許費紙筆而別生事端也戶部尚書葉洪等覆題看得給事中楊康素稱見今洪武永樂年間冊籍多有汨爛若使暴之於天下恐以民爲軍脫軍作民紛然而不定以爲有意外之患是誠有患也及稱止據軍戶執以清軍則凡人之改換名字飛出都高者皆無以辯之以爲無益是誠無益矣今爲無益之舉而反貽意外之患則抄冊之不便也明矣合無

八經濟卷八

三五

准其所言本部行移南京戶部轉行管冊官員今後後湖黃冊不許將等冊照舊全冊查抄果有一戶二戶軍民籍冊不明解入前來挨查者止許抄查本戶田糧軍民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泄事機如此則奸弊無從而生戶籍自然不亂矣奉

聖旨是欽此

婚姻議

朱善

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婦臣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爲父母之姊妹與已之

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
幼而匹之若以此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
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
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
擇婚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周之時
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
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
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
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
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
爲重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王鏡臺此以舅
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
張昞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
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
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事有取焉如果
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
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敝以
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
俗可厚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八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九

戶部二

漕輓之宜一

丘濬

漕輓之宜二

丘濬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漕河圖考

陸鉉

題折收俸糧事

彭韶

論祿米俸米

王瓊

鹽法對錄

李東陽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事

章懋

入經籍卷九

進鹽場圖詩疏略

彭韶

議茶法

市糴之令

丘濬

銅楮之幣一

丘濬

銅楮之幣二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恤民之患

丘濬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周忱言行錄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九

戶部二

漕輓之宜一

丘濬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臣按自昔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

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顧而所

用傭錢皆以監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充

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充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

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

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

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充及

所支給者而計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

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

造歇糧文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

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

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

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

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糴米

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

國弊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窮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支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允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罄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剥淺之費廣檢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旋暫昇岸上過淺而復昇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後出之不致全失

八續纂要

二

縱有泥爛亦可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之艀板之上護以竹篋簾席以殺雨水其後船毀非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篋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漕運之宜二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見唐制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

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白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年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梁旱時陸運至滑縣洪門一百八十里入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閩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大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

八續纂要

三

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塢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

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又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江浙蘇州松江常州布政司及常州府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登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而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

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州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云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爲決然可行也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僭運而海遇祿罷應濟海運猶不

廢焉然饋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平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君子重之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粮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粮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八經錄卷九

六

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粮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粮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

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粮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

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濬州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追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粮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粮蘇州并山

八經錄卷九

七

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粮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蘇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襄河民運多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充與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恭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文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

五曰改兌

八經集卷九

八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文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爲常例

漕河圖考

陸鉞

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腴邠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州方轉漕甚遠而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伍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遏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河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

八經集卷九

九

濟州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淤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埭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

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題折收俸糧事

彭韶

切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

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逐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借辦不得

八續錄卷九

十一

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重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兗宣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

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貢之家即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

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貢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除量留一二石

八續錄卷九

十一

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三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指實爲便益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

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比時奉何事例又於國鎮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

八續纂卷九

主一

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管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之不得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

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鹽法對錄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關中使有民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八續纂卷九

主一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稅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

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還

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

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

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

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應若思治如此

一 清鹽卷九

志

代題議定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

章懋

臣叨官臺察兩浙巡鹽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

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

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為業者謂之竈

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在所當

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

敷屢遭鞭撻之苦而盡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

又有追陪之患此竈戶之不可哀矜者也若蒙

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稍可存

活其有力者多家道殷富為總催大戶者煎

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冊事例

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鄰內丁糧高大者折

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

行折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

泛差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

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數千餘鹽

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

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咸上恩得鹽而納鈔

一 清鹽卷九

上

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

改為鹽糧惟市民仍詐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

又使之遠輸外郡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

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苦甚矣若得照依

市民一體納鈔固為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

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

賜

三曰申禁鹽害普我

鹽租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搬運勞費乃命商人

輪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利共

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說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失利爲害非輕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果餉兵受鹽于官外得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

入經濟錄卷九

十六

混同發賣亦有經銷開津地方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數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住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截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發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

五曰禁治鹽徒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坐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欵差內外官員及各處經過官員行

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十五爲群乘駕小船出涉江上其船多置篙桿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互維人等有不肯者則私鹽一包將弄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商即便擁衆搶掠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宋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盜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撫御史選

入經濟錄卷九

十七

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領帶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徧歷務使盜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

進鹽場圖詩疏略

彭韶

庶民之中竄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弊海鹽煎熬全資竄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家不蔽風雨租粟餽飯不能飽衣此居食之苦也上焉

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苦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汗如雨隆冬硬骨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煎者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敵難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

經緯卷九

大

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食

憲之迹

茶法

卷查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云退引累催不繳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進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地實名籍行進繳退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

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府廬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實慶府長沙府荊州府四川成都府保慶府重慶府夔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去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

經緯卷九

左

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遙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及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欲管賣引不行批實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

聖旨榜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與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連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今前項產茶府州縣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節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偽即將其人姓名籍貫赴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鈔造引仍具數領關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

入經錄卷九

三

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成化年題

計開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十文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

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斤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單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住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與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入經錄卷九

三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

一客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宜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客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
蘆二運司將盤引紙每張納鈔一

貫奏准

市權之令

丘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
置司而以市兼舶爲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
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
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
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
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

入編纂

三

趙

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
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
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

國家富有萬國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夷
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也私通溢出之患
斷不能絕雖律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臣
考

大明律於戶律拍賣匿貨之條則是

朝固計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爲當如

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
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
上諸番自古未有爲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
番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
本一國號爲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爲沿海
之寇當遵

祖訓不與之通儻以臣言爲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
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
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碍許其自
陳自造舶舟若干收販貨物若干經行某處等
國並無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
待其回帆至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
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入編纂

三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
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
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
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
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自
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

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國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富千或爲鸞眼綬綬或爲荷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十或以當百然皆行

入鑑錄卷九

廿五

之不久而遂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真而售僞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顓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曰每錢一十分爲重中

言者憫士子之在黽字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有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糧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歧徑選用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生三閏月考過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實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歷半年或一年即選吏部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是以一時人才在監肄業

入鑑錄卷九

廿五

之數少在部聽選之日多且恐積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數也
國家養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聩不能堪事之人此非獨人才之病其爲國家之累也大矣非豫有以消息調停之不可也消息調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時効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歎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權其輕重知其緩急決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爲解則雖有可以消息調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如何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哭

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必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值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藉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誑之患商出途買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六經錄卷九

共一

素

山澤之利

臣按金有五而黃金最爲貴重之物地之所生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飾迺至錄而銷之或以縷而爲衣或以嵌而爲器上而冠帽下而靴履與夫食用戲具無不用焉其尤費之多者官室之飾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興一神像之設靡費迺至千百兩焉杜鎬答太宗謂漢時佛寺未興故金多誠非虛

語也真宗禁銷金雖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所謂立法自上始者歟宜乎當時禁之更無犯者也不然上爲之而禁之欲其不爲豈所謂以身教哉

恤民之患

丘濬

臣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臣愚竊以爲唐太宗贖饑民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饑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爲養贍之計用其

六經錄卷九

壬七

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許勾丁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荒之政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

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其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饑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饑民募兵萬計史可考也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臣聞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

八經書錄卷九

二十六

項寧苑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草場并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空閒無礙田地如蒙乞

敕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住居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一面行

移各府巡按巡撫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居住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易於污萊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按巡撫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

八經書錄卷九

十九

周忱言行錄

宣德間公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貢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筆斗欠大糧長往往私造大小出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貯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貢欠之

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圍聚一處推糶
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
圍每圍設糶頭圍戶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
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
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
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
支置立網運文簿聽其博淺等項費用填註回
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
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
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

八經錄卷九

三十

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

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
民則自行顧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
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
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
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
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
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
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
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視墊蘆席折米五

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輓餘米
蓋倉二十餘版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
貯聽候交畢日量支餘米顧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
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
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
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
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
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

八經錄卷九

三十一

束

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
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
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
領布到官率因紗簾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
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簾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
價乃高乞不拘輕重務在長闊如式頭頭織造
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處走過馬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
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
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版收貯遇有死損驗馬

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判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公奉

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九

六經策九

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

禮部

總論禮樂之道

丘濬

禮儀之節

丘濬

進律呂元聲書

范永鑒

論律呂元聲書

楊廉

王朝之禮一

丘濬

王朝之禮二

丘濬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題傳奉事

倪岳

八經錄卷一

題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宗室事

馬文昇

提督學校條例

國子監禁革事宜奏

章懋

南京吏部均選擢以勵庶官事

明教

方孝儒

清入仕之路

丘濬

論制科

王鏊

郡國之禮

丘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禮部

總論禮樂之道

丘濬

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雖不行而

八經錄卷十

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一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爲闕也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折衷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竊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

爲經而以禮記及諸傳附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私輯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永樂間已載之性禮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義章於

聖世臣竊聞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爲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者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廢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上意者當時雖輯

入樂集卷一

二

成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六聖太平百有餘年于茲矣所謂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禮儀之節

丘濬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爲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爲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

命中書省將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

命集議又明年編纂徵章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

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

入樂集卷一

二

右七

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遠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進大樂律呂元鑑書

范永鑒

題爲正大樂以復古樂事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輒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及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科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

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纂成而天不假之年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

八紀家錄卷十

四

憫其志大而末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嶺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案廼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與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剽竊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燬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仰而音樂之正否治道之污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臚寫上

獻如蒙乞

勅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太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索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論元聲書

楊應

承惠寄校正兩上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其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

二紀家錄卷十

五

律

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蕤賓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

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唇舌齒唇之聲證官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指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

六經卷十

六

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

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官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

六經卷十

七

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枝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代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其所係豈細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廉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弁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我不宣

王朝之禮一

丘濬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

續錄十

八

朝自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

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左錦衣衛官夾

降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

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於鴻

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

臚寺卿對

於

御前面奏諸

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

次禮科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合奏

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銀鈔錠次鴻臚宣泰

藩府邊鎮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任官及在外

三使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

續錄十

九

群臣側身向上立鳴鞭畢

乘益往御

武英殿或

文華殿闕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

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

卿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

摠班放仗入閣等名或失於粗畧或失於煩瑣

惟今日朝儀酌古准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

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事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祭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傍觀者雖知其非而不復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司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

經筵

來事例詳加講究隱括節畧是爲圖式藏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朝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王朝之禮二

丘濬

臣按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

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

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

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

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

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

外儀

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

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啣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群臣

則殺其三每歲三大朝賀及

在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錫鈔以

經筵

二

代宴惟

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筵可也惟

萬壽聖節天下瀕服重臣親齎

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濡醉酒飽德之

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

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

左右宗人皆正一品以勲舊大臣佐之

上崇派演金枝廣踈立嫡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應

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之首哉在祖訓及大明官制也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可備考

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

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

正宗人諸員皆設洪熙宣德間

皇親武定侯郭玟專署事正統三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革去行在二字以駙馬

都尉西寧侯宋瑋掌之自是遂爲定制矣

爲傳奉事

倪岳

入續錄卷十

十一

爲傳奉事弘治八年七月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

時人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

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

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爲洶湧必異常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夫馬數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

入續錄卷十

十二

無保護之責誰敢當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

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容

總不捨之情既去必培增愛恩不忘之念他日

上厪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

成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

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

旨取王來罷欽此後復奉

八經錄卷十

十四

旨免王來

題選輔導預防閒以保全 宗室事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篤縱欲欺罔未有違

祖訓者

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

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

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

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段母寵愛莊公不早防

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為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

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

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武恕或譏此

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

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

八經錄卷十

五

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校繁衍亦非前代之所

能比封建諸王藩屏 王室藩王之子封為郡

王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為鎮國公將軍以

漸而降世為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官設承奉

正副各一員典實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

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

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

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實紀善良醫典儀

主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

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

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 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 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吉徽崇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 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官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府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專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

入續纂卷十

七

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鎖巡三司官懼其奏欺侮離間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畜異謀而蒸淫不道者有強擄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生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官闔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於人較焉全無徒步於市雖有祿米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

不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於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外官內官各得其人早得諫正 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府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具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

入續纂卷十

七

仍乞

勅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開支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 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官闔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

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學官除授若 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密切具奏

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輕者降

切責若干官聞重事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

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

罪輔導官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

閒自無過舉其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

講讀習禮若各王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

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

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著

入錄簿卷十

實具上

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

文定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內不許

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

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

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

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客

各府將軍賭博誑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

爲非者事發發遣遠充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

管事保全

宗室莫過於此叨任大臣每見

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弘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奉

欽依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提督學校條例

禮部爲學校事正統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浙江

等按察司各添設僉事一員南北直隸選除卿

史二員專一提督學校會同大學士楊士奇等

官計議到合行條例奏奉

經錄卷十

聖旨是都依這議的寫勅與他去欽此

計開

一學者不惟讀書作文必先遵守孝弟

忠信禮義廉耻使見諸踐履以端本

原

一士貴實學比來習俗頹弊不務實行

於已惟記誦舊文以圖僥倖今宜首

革此弊凡生員四書本經必要講讀

精熟融會貫通至於各經及子史諸

書皆須講明時常考試勉勵幾條

來

朝廷得用不負教養

一學者所作四書經義論策等文務要典實說理詳明不許虛浮誇誕至於習字亦要端楷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跋扈及怠於訓誨姑且誠勵使向進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量

經濟錄卷十

三

施決罰三考仍無進不改送吏部黜罷若貪淫不肖顯有實跡者不必考其文學即具

奏摺問吏部別選有學者補其缺

一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年卧碑不許故違

一師生每日坐齋講書及日逐康膳府學令有司發與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二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一名齋夫四名不許違誤缺役亦不

許數外濫設

一官員有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坐員有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為民當差

一官員有缺即於本處不問官員軍民選擇端重俊秀子弟有志於學者考試補充不許聽信有司及學官受私濫舉

一官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優免戶內二丁差役不許故違

經濟錄卷十

三

一巡歷水路乘驛舟陸路乘官馬仍於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乘官驢俱支廩給

一所在有司宜用心提調學校嚴求師生教讀不許縱其在外放蕩為非學校殿堂齋居等屋損壞即便令有司辦料量工修理不許在此坐事因而重擾百姓今後有司若恃按察尋覓便僉事或御史專理學校推故不行用提調及學校中一切可行之事

不整理者許指實行移合于上司通
知給由之日以憑降黜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
吏貪酷害人事干奏

請旨從實奏

聞

一所過之處有軍民人等許訴告冤枉
等事許受其詞狀輕則發下衛所府
州縣從實處治重則送按察司提問
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

入經錄卷十

三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
所取舉入名數已有定制近年奔競
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
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
舉應試所在教官僥倖以爲己功其
弊滋甚今後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
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一提督學校副使食事御史或往他處
其所在有經過布政司按察司及巡
按監察御史并本處府州縣官皆當

加意提督不許怠慢排故不理亦不
許侵越提調者貪淫無狀許巡按監
察御史指實具

奏不許擅加凌辱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
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
書有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學
舉業者亦聽就科舉

國子監革弊事宜奏

章懋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

入經錄卷十

三

陳寬傳奉

聖旨近來內外各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
干和氣深切朕懷合行緊要革弊事宜各衙門便
查議明白開具來就欽此欽遵今將本監各行革
弊事宜謹具奏

聞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爲附學
爲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至二
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
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

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五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糧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

入經濟錄十

三四

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爲上下造冊奏聞其才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

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用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錄久停掌饌一員已爲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南京吏部爲均選擢以屬庶官事

入經濟錄十

三五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本部尚書陸完等具題奉

聖旨是南京國子監助教博士等官着本監掌印官每年終開具賢否揭帖送部如遇考選風憲斟酌取用欽此

明教

方孝孺

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具素簡能使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閻族師不責之以孝弟端睦則教之以敬位

任恤其本固已善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具羈牧之場被之衣冠而納之郡邑之學終歲暮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典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觔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

八經錄卷十

三

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其成才也奚禦

清入仕之路

丘濬

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南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數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鑄定此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

八經錄卷十

三

旨遂爲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三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擇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

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爲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其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統體處反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

八經書卷十

三八

度前代治蹟當時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數也已提學憲臣爲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爲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相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兼總內外焉然惟莅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用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

者耳今宜勒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先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時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計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殺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對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投提調監試

八經書卷十一

三九

官至期此殊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差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數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

論制科

王鏊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

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起軼前代卒未聞有
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
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
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
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
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
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
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入爲盛名臣將相
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
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

八經錄卷一

二

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
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
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
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
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
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舉學究爲進士不意
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
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之
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
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矣

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
支離以希合上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
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
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
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設易也經義取
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
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
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
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
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

八經錄卷十

三

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
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士子一經俱不能
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
收天下之上以制科收非常之士如此而後天
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設易也

郡國之禮

丘濬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
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
正饗祭今世所行者惟有一鄉大夫飲國中賢
耆爾他如所謂州長習射黨正饗祭世不復講

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會雖謂爲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爲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有之然無定制我

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每歲再行永爲定制竊惟歲首之禮宜如常制合養在官在民之老以正齒位若六孟冬之月百穀告成農夫終歲勤苦始得少息請略效周人蜡祭之禮循雉醴以索祭鬼神聚民之老者飲以勞之遂禮其年高有德者以爲大賓而以其能帥子弟耕稼者爲衆賓庶合禮意

八經濟卷一

三十一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一

禮部二

總論祭祀之禮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一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二

丘濬

宗廟祭祀之禮

丘濬

論郊社

黃潤玉

題禮儀事一

倪富

題禮儀事二

楊守陳

人續錄

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一

禮部一

總論祭祀之禮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翰林編修常執嚴訥校正

總論祭祀之禮

丘濬

臣按孔子之言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蓋謂常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

人續錄

九

恐無感格之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崇尊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與祭而況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應以嚴事神之道而遠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玉帛與則攝位之文

郊祀天地之禮一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亨然大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厯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

大禘禘

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

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後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

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替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偏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

郊祀天地之禮二

丘濬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

大禘禘

又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宗廟享祀之禮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之制乎臣切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各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蒸嘗者春祠則植祭夏秋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

八經禮卷五

四

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

而毅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係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此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二世室神宗哲宗

八經禮卷五

五

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宣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禘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過行禘禮則請禘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大祫則太祖居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太祖名號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禘祖之心

矣。太人以其祖正東而之他以為太祖然宋之
不祭明乃是大祖。帝與廟號不相稱。祖去稱祖
事。不祭明乃是大祖。帝與廟號不相稱。祖去稱祖
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
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
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論郊社

黃淵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
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三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
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
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八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續纂

六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
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又曰祭帝於郊
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及接奉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云用牲
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
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為明白及考祭法燔柴
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理
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
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

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
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為群姓立大社而
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
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
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
祭地也草廬吳先王謂天地並尊似排易傳天
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會題禮儀事

倪岳

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
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續纂

七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
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
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傳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
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
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
道掌印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

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
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
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誣今謹按成周之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
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
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
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
後乎周則宋以禘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
不遷彼時禘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
頤朱熹皆以奉禘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

八
經義卷五

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迨至

英宗睿宗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大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宣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
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歲主況
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
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
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
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
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宣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大廟後殿未及營運合無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于

八
經義卷五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卽此所謂祧廟之主

庶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

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

帝學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在宋則

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

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

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茂陵所

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

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

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

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奉先殿旁近無宮室堪改別廟急還再議來跪欽此欽遵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禮部會議擬題奉聖旨你等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欽遵後於

奉先殿之東別闢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題爲禮儀事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

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

神主三歲一祔以後則是

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停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

以藏祧主而行祔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以言

八經纂土

土

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

可容若

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

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

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

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帝

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

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

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旣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

八經錄卷五

主一

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懷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與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旣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懷故高宗以來如董萊

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榘
綸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
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
始居第一室而祫祭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
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
百世不遷然后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
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

德懿僖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

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八經錄卷五

主

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

業之君爲太祖者也

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

一廟廟皆南向后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

桃

懿祖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

憾懷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

八經卷五

古

之天子從之卒桃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桃

德祖則異日三次以次桃蓋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

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廟審遷大廟而祫

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與

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爾遠隔別等神祇之

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

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

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

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初室曰疑

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

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桃僖祖不可下

祔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

已之辭耳然宋亦卒桃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

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

八經卷五

五

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

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

別廟亦不可也桃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

奉桃主無所謂下祔于孫者

德祖之桃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

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

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

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

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

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曾以朱子爲辭廟祀不
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

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
可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祧亦無不可蓋古

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祧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

一祭故會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

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

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

六經纂士

六

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

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右

至於歷代群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

復條列于左

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

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

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西夾室矣至熙寧五年

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

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

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學以上遵之以其

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

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

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

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

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

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時

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

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

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

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

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

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

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

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沂黃帝譜系甚

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

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

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焉可謂無異也若以僖祖

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

禮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后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述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異者倍祖難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特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

八經義卷五

大

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倍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附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倍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倍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倍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則

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倍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倍祖神主則宜畧倣

八經義卷五

五九

哀

周人廟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章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諸蔣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帝爲太祖諸遷處十王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群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諸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

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繇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

八續齊書

二十

得以有功加其祖者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未毀之主皆附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辯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二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

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繇於一時不廟繇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且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厯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僭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罔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

八續齊書

二十一

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奏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証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常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爲大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

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僖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強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

八經繫主

主一

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與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歷朝祿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

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闢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

八經繫主

主二

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后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宋也新法之行當時彼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茶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祔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暨紹熙五年寧宗即位太寺少卿曹三復言如普茶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以因大行祠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與聖

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櫟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

不經禮卷上

五

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主正當太祖神主之前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專祖而實卑之又群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典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

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傍徨踴躍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

不經禮卷上

五

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之尊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郃而不當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

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傳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

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嘉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傍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末

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荼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喜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夫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尊太祖則快天

八編錄卷上

三

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援安石故事又欲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受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

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以

八編錄卷上

三

文王爲太祖喜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稀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裕享東向則諸賢群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因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明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群議其於

諸書衆論皆不暇顧孔子之言亦不暇計
平昔之言抵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
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
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
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廟之主
則爲無祖然首廟旣非有功如稷則與大廟等
耳祧其主而不毀不遷居別殿且享祫祭
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
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
謂朱子之言敢不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

經義錄卷五

三

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知愚各有得失故
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意言
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
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
殫思耳熹小帖曰熹旣爲此議竊訪得元祐大
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
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
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
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
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

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乎今日天下
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
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
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
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
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
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
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
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

經義錄卷五

三

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肯
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
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
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
稷耶然則復立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違聖
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也頤之此說不載
於遺書外書或如喜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
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
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章玄成魏高堂
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古人

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豈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爭之不從也熹面奏劄予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聖

八經義卷五

三十一

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康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據奪僖祖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

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宜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后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室室自

八經義卷五

三十一

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禘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北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亡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即祧獻懿二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祫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

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替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上夾室而祫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祫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非特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厭則諸廟

八經義錄卷上

三

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南周起於契稷廟以契稷爲太祖莫有

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釐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

八經義錄卷上

三

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自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祫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已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實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祫也祫

德祖而以

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桃王藏於後寢衿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一

錄卷十一

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

禮部三

題廟陵事一

商輅

題廟陵事二

姚夔

題正祀典事一

馬文昇

題正祀典事二

倪岳

常熟縣城隍廟記

吳訥

國家常祀之禮一

丘濬

國家常祀之禮二

宋濂

孔子廟祀議

宋濂

孔子封王辨

吳沉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

禮部

題陵廟事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翰林編修吳執嚴訥校正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商輅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題陵廟事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

八經義卷三

二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附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

皇太后與

孝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

諸史冊增我

皇明之輝增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成化四年六月

題奉

聖旨是着禮部便會多官同翰林院計議停當來說

會題陵廟事

姚夔

昨日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

主於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

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

今

八經義卷三

三

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

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

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

禮義忘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

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

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

樂之和未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

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

在

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

母道虧

八經濟纂五

四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

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

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

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

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感今一旦

無故欲以 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

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聖義

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屢屢不絕臣竊觀

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

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

桃應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必執之

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

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

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

惟

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八經濟纂五

五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

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

理開諭易爲轉移耳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

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志而不致替焉則

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

慈懿於

皇太后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

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專

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

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入經義卷三

六一

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

慈懿今日祔於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

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專於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

之同乎況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

年事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

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

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此實出於

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

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

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何慕同此愛

入經義卷三

七

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

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膏膠漆之堅也何金

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

不可收拾矣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歡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

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

勝幸甚

題釐正祀典事

馬文昇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

濟源縣志

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

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

大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親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

經濟錄卷五

九

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

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

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

但係

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

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嶽神祠務在不

後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
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

勅翰林院撰文勒石堅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
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
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弘治六年
七月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

會題正祀典事

倪岳

禮科抄出本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

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

不經議奏臣

十

何神澤及生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欽此

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謹詳古制云今將

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書亭侯關

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官

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

聖明裁處

計開

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

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

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

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
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

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身耳

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

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

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

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

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

後鐵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

不經議奏臣

十一

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

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

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

釋氏失而又失者也况莊生明言老聃之

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

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

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有可謂

至矣卒之陷身虜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

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

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

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場好事

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

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

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

止其前項祭告俱各停免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

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

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

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

所拱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坐

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

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

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

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

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

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

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

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祀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十

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

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現鼓

火鞭惟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

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

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

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

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

妙用鬼神之神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

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

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况自二月發祭之

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

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係設名稱禮亦無

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

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

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

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相宗入蜀封濟

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先生

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朝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初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辰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爲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益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

續纂卷五

十四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日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臺雲臺舉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徽寧中加封三天扶教真君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副教真人之封秩二品歲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太德靈顯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感百姓從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特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計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

續纂卷五

十五

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

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展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齋新供奉雖寒暑無怠時又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湧出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

于龍潭之上春秋建宮祭青龍神

國朝宣

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

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

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

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

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輪亦

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

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累祭告祈

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輪蛇乃凡蛇耳蓋

妖由人興又自秦皇無足崇矣昔宋祥符

八經錄卷五

六

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

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

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崇奉

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

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

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

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嶽營之泰山

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

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

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泰山之神有

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

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

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嶽天

齊仁聖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

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

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

封而歲時已有常祭光每歲南郊大祀壇

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

八經錄卷五

七

告禱之祀與頒瀆無據合當罷免

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

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

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

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

後乃以玄武爲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

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

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爲靖樂王太子也

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過紫虛玄

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

當山修煉成功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訛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興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民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經緯纂主）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鄉常恩等上則焚惑聖聽靡費內帑下則撻撻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官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

朝廷崇奉之禮應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

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齋送不無太繁况已有內外官員領

敕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

（經緯纂主）

九

白綿布二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柱三萬七千八百四十四斤雖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艱弊亦宜量爲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

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大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

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下
樞天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
授符法

國朝水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
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官德中改廟爲大
德觀封薛真人爲崇恩真君王靈官爲隆
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
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官加顯
靈二字逾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
不續錄卷五

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
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
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
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真人之法因王靈
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
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
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
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江顧編之父
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
驗則其恠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

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
四時袍服宜令本官住持并庫役人等於
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
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
例仍乞勅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
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
術亦可以少貶矣

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
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官一所祀二
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

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諱封饒
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
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
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
於是大新闢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
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
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
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
官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壽真

君玉嗣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鬼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

八經錄卷五

三

年止因有功于闕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齋送道路搔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闕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闕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

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官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官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

八經錄卷五

三

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名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

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真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

國朝永樂中加封父胡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
具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
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
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
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
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
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
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
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
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
入經錄卷五 五十四

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
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
爲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
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次之象知險
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
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
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
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
小故

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
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
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
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
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
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
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
煩瀆無據俱各罷免

前件奏奉

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

入經錄卷五

五十五

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

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

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

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

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常熟縣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

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

綱淪法斁祀典清樸不經馴致禍災荐起民墜

塗炭屢勤

唐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爲萬世成憲若郡北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

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巳酉州改爲縣三年庚戌

詔定徽鎮海濱俱依山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閭閻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四年辛亥

八經傳卷五

五

特

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儀註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註出自

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剥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貲以爲衆倡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于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

政歸老相率調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水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豈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褻日甚

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遼更正予耄耄筆視久絕茲今弗拒衆請者蓋欲昭揭

八經傳卷五

五

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于違墜也

國家常祀之禮一

丘濬

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海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滑河爲界無緣至遼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況今北鎮薊無間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間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蜀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八續禮錄卷五

五

國家常祀之禮二

五

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祭始謂之蜡章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收相接吸氣清歡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五十年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者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耆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勤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孔子廟祀議

宋濂

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上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戶出入主人降立

八續禮錄卷五

五

于阼階上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香祝盥手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戶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受戶戶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戶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辛酉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光聖東向光師南向三獻皆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禮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禮者北而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還本上

以模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俵神土結茅爲菴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轉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權用鬯臭鬱合粢陰達於淵泉既濯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合蕭稷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竈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

禮記

三

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祭祀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莫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

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魯參子夏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義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貴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尊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入經禮卷主

三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魯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類路魯黔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佑初張坐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顏倒爨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制

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外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

孔子封王辯

吳沅

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

八經集注

三

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諸侯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

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哉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欺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

八經集注

三

三王蓋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

之以爲誇大矣。謂天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詬之以爲狂悖矣。呼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

不經義卷五

三四

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

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于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况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

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祖父雖編民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而帝王始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况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固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周之陪臣則雖公之

不經義卷五

三五

與魯公班不可况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生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後世尊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殺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

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

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岳鎮海瀆皆革去舊制止以山水木各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矣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

八續纂卷五

三十一

耳今有司沮言者適爲舊制而不肯更夫以

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愜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制果不敢邪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謠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餘亦安可置之如彼之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之禮樂蓋必極其至而定爲萬世武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陋者豈獨不欲帝吾聖

師然公之王之謠數加之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遵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拜揖其禮太重請求而北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明於久萬世之公論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加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尙爲闕典今若不加後世必有加之者聖皇良獨豈容有缺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越百王而億萬世也歟

八續纂卷五

三十一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禮部四

奏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曆象之法

丘濬

論正統己巳曆

喬正

讀元史曆志

楊廉

奏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舉贈諡以勸忠

丘濬

論謚法

張志淳

題齋醮進香事

張寧

題停齋醮事

張寧

譯言待賓之禮

立濬

止夷貢疏

倪岳

止番僧疏

倪岳

申明舊例以正禮統事

徐爰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監祭御史龔城陝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執嚴訥校刊

禮部四

奏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面而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于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而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鴻

若俯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歟特使典義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通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體詔集議臣愚亦存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笑之於心不敢妄為

異同謹畫一條陳上讀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

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

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

先師如許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

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

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衍之至今

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

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

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

不錄卷三

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

朔方自刺不死也又不拘儒者之節

前授生徒後列女弟爲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旦

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

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

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

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詞神仙

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

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校之獲免所著

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

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

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

織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

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

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

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

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

班之千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

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

不錄卷三

何武劾之而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

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

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人乃

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

爲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

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關陵

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

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中

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愚

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

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
 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
 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瘳之機
 盡收江陵之人以史則不廉以將則
 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
 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
 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
 然大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
 梁亦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
 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

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哉其
 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詞
 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領而老其奸
 誦淫邪貪墨惟妄之迹將自其於效
 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
 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虞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
 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
 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
 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肅注顏
 八人禘爵罷祀鄭衆虞植鄭玄服虔
 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何
 說禮數萬言韓后氏曲亭記載等
 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
 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
 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
 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
 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
 類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
 遽瑗林放申棧三人先儒謂後人以
 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
 語注疏申棧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
 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
 從祀申棧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
 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
 且公伯寮趙子路以沮孔子乃墮門
 之蟲虺而孔子稱瑗為大子決非及
 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
 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
 類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棧
 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棧
 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類
 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上
 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
 可無祀則乞祀瑗子衛祀放于魯或
 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具舊爵以見優
 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各實相符而

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斌建議
 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
 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
 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
 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
 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
 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
 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
 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
 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
 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
 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
 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
 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
 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
 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
 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夷以仲舒
 而純不及又曰贊于原道者

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慷慨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宅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迷著而不得比於濂洛

八 經錄卷三

八

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徵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

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啓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官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無下

九 經錄卷三

九

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寘安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

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
 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
 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
 神主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魯熙
 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
 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
 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
 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
 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
 程珦首識濂溪周子千屬採之中薦
 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
 章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
 時以朱子託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
 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
 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
 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
 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祠
 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間必先明倫
 之義不爲虛文矣弘治元年八月初
 三日奉

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欽此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
 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
 異教用之無足惟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
 始爲像云觀李元璵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
 已有矣嗚呼姚璉有言此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國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
 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
 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
 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朝洪武十四年首建大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
 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章鳴呼盛哉夫國學廟
 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
 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生而不起猶之可也
 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
 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

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廟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中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願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肯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

八經錄卷五

十一

廟以特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開木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悉於勞民無俟改革惟

六十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曆象之法

血淚

巨按洪武中刻滄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

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

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

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分秒辛巳至

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

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

間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間准分

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

八經錄卷五

十二

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

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

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

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

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

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

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

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

以爲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曆在躬之數承

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
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
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
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雷神聽察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
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慨其故退
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曆
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

經義纂言

西

先生曰予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
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
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
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棄除
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
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刻為
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
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者以曆名
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

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時
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
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先生掀然
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
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擬之能
無捷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
先生為忌也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
高識矣

讀元史曆志

楊廉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考自漢至元四十餘
曆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年更七造
曆宋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本朝大統曆
采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
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按
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曆
理又精悉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
歷代積年日法最為簡易瓊臺丘氏作大學衍
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歷
元年造數盈漸差天道擬令修改改之統所改
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訛

不經義纂言

主

今去元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未論焉
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
又何得而疑之哉

奏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奏爲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
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創自前往觀
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
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奏報外竊
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
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

經緯纂要

其

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
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
天復定以一百零五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
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元許衡王
炯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光經數十人
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
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
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
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
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

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
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
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
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
十一分前後爲朧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
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
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
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
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
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

經緯纂要

其

章

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
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
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
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
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
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
分刻刻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
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
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
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

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
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
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
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
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
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
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
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八經濟纂主

八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
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
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臣代之臣承君命而
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適於人
刑其如天道何唐宋擬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
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揅定謚文移文吏部考
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
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
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臣切以爲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應

得謚者未

賜之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

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

屬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

夫豈細哉

論謚法

張志淳

八經濟纂主

九

周制謚而王秦廢謚而亡此不待辯說而見然
自漢以下周之制雖存而畢盡其義者亦鮮矣
我

高皇帝跡行定謚至謂不容私諸子而謚以荒成周

制謚之義於斯爲盡

文皇帝表章性理以謚法繫諸治道且歷載宋儒之

論殆以是夫然以今考之古之用謚美惡並也

近專美而無惡豈人皆善而惡謚無所於加抑

亦惡不復謚而謚者得以掠美也竊謂周官以

賞罰惟一時而欲久以美惡之謚其用不容必

命討其公殆不容於私諸君父固不容第有美而無惡也

題齋醮進香事

張寧

適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璽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

入經齋卷五

五

其非巨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愆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栢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題停齋醮疏

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詭誕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專奉無所不至一則鉞死臺城一則累繫金匱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招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皆得其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今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卜經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

入經齋卷五

五

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皆至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

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哉

宸聰下詔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

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修設齋醮靡費財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賑窮困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

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

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

八經錄卷五

五

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

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

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

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

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成敗之而

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其情

失屬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止夷貢疏

倪岳

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泰都御史秦欽安遠侯

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

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

剌加國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

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

今撤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

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并

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固不肯依從亦合

以理阻留在此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

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

八經錄卷五

五

今當參究弘治二年十一月日題奉

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由正

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

治罪且都統他這遭還行文與也每知道

止番僧疏

倪岳

爲傳奉事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該司禮監太

監韋泰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

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

九月內該禮部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

監察御史陳穀等具題爲糾劾事內開法王額占竹等俱以西番牌牆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船體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聖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准

皇上獨斷乾剛人彰天討將法王額占竹等全送法司明正典刑等因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及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陞賞耗錢糧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

不經錄案主

王五

職事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欽此欽遵悉宥其罪從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爲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

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伏望

皇上俯察愚誠暫展

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申明舊例以正體統等事 徐瓊

夫我

朝建立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分一職不相統屬而太常寺光祿寺之屬禮部太

僕寺之屬兵部自

國初至今行移往來名分一定非獨縉紳士夫知之而庸人孺子亦無不知何崔志端等立

朝廷之上不爲不久居官不爲不深而獨不知哉

不經錄案主

王五

所以辯論不已者何耶正以崔志端發身道流纖行彰聞累經彈劾未蒙黜退遂揚揚自得罔知止足乃敢愈無忌憚忍爲欺罔直欲扳援六部頭頭九卿小人得志一至於此其餘僚佐又皆依阿朋比釀成此舉物議雖多莫敢誰何且以見行事例觀之

朝廷每大事會議止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況本寺乃祠部中之一事與光祿寺爲膳部之一事太僕寺爲駕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

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以專之
耳今太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獨
太常寺與禮部齊可乎崔志端等乃謂本寺與
光祿太僕事體不同不係禮部統屬悖謬妄誕
莫甚於此云云合行都察院行提崔志端少卿
馬宗遠黃賓寺丞趙繼宗王甫廣周序鄭常容
并查提首領官吏問擬如律首領官吏先行發
落崔志端等通行奏請定奪弘治十二年九
月初三日本部尚書屠等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崔志端等并首領官吏本官究問且都饒遠

遣

八經錄卷三

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四

兵部一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三

丘濬

宮禁之衛

丘濬

察字通衢書目

虞驛遞過關米糧疏

馬文昇

題獲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題為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入錄卷十四

一

閻仲寧

陝西馬政一

楊一清

陝西馬政二

楊一清

陝西馬政三

何孟春

陝西馬政四

徐蕃

牧馬之政

丘濬

參不肖與虞謙和疏

于謙

題為邊務事一

于謙

題為邊務事二

于謙

題為邊務事三

于謙

題為邊務事四

于謙

題為邊務事五

于謙

入錄卷十四

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四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兵部一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臣嘗按陸贄疏見唐一代賞功之格有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有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有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有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寺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故在今之勳階散官隨事職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哉

經濟錄卷十四

章

朝異姓爲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公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休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推以任事則終其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

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覲敘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

經濟錄卷十四

二

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嚴重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非

祖宗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爲

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固不足以爲崇彼何足惜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

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

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世其官乎有異能者且不可況無異能乎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者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選

八經纂卷十

三

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材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官禁之術

丘濬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勲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寧宇通衢書目

洪武二十七年庚申修寧宇通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儒臣以

八經纂卷十四

四

天下道理之類總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程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十驛一百有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二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距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東南至福

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
五千四百比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五十
五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二百四十五驛
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馬
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十七百二十驛九
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
一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
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
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
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西北平湖廣雲

八經緯纂古

五

南之道各二河南水驛二十一爲里二千八百
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七百七十五陝
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
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一十九爲里
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四百八
十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
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九平水馬驛四十七爲
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
百六十四湖廣水驛五十三爲里四千四百六
十馬驛六十四爲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

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爲里五
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爲里
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
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
十里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處置驛遞過關米粮疏

馬文昇

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馮允中題內一件處置驛遞過
關米粮臣查得舊例並無過關名色訪得先年
爲因公差人員各王府進貢到於驛遞一時無

八經緯纂古

六

船裝載或有濕漏不堪若候守換不無稽悞要
將前路船隻打過從宜每開一紙出米三四斗
貼與打過不意流弊至今勒要數石要乞議處
一節切惟驛遞衙門所設有繁簡之分故夫役
船隻有多寡之異且裏河一帶驛站設立不過
五七十里通運所設立不過一二百里之遠夫
船有數而使客無窮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
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并巡按巡河御史及咨工
部行令管河郎中各嚴督各該所轄府州縣掌
印正官一除偏僻驛遞外中間果係衝要去處

如係裏河一帶兩京各省往來公差人使客商多船隻不倒換每驛站五七十里者如遇打過站船每隻止許貼過關米二斗每遞運所一二百里者紅船每隻止許貼過關米五斗各於輪該走過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查得弘治六年內兵部題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

八續續錄卷四

七

養驛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驛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驛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驛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筭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

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題爲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寧

兵部題云該雲南道監察御史王齊題臣於

正德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欽蒙差往直隸山東河南印記弘治十七年分孳生

馬駒竊念

祖宗立法種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今雖

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

無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爲之痛心也先時議

八續續錄卷四

八

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

固可革時弊但

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

歲取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驛馬揀選四尺五歲

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

區處買補湊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

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是點視務要

臚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陪補永爲

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逐年有無孳生不必

追究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

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有十萬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於五項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願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興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群蓋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逐年起俵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

八續齊魯書

九

見諸載籍豐於民而蓄於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縣絕喂養科罰之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捷而求其好孳生決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捷而求無好孳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臣廣詢博訪虧民損官其弊如此如蒙

皇上俯察臣言

勅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自壯盛免官府查筭印記之煩絕管馬官

吏書筭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正德二年本部尚書閻

覆題云奉

聖旨是

勘定種兒驛馬定數

南北兩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衛額種兒

驛馬一十二萬五千匹兒馬二萬五千匹

驛馬一十萬匹太僕寺所屬府州縣種兒

驛馬八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一萬七千五

八續齊魯書

十

百匹南京太僕寺所屬府衛州縣種兒驛

馬三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七千五百匹驛

馬三萬匹

北直隸河間等府二州十三縣種兒驛馬

五千三百六十四匹兒馬一千七十二匹驛

馬四千二百八十八匹

大名府一州九縣種兒驛馬一萬八百八

十四匹兒馬二千一百七十六匹驛馬八千

七百匹

保定府二州十三縣種兒驛馬七千九百

四十五匹兒馬一千五百八十九匹驃馬
六千三百五十六匹

順德府九縣種兒驃馬三千七百一十五
匹兒馬七百四十三匹驃馬二千九百七
十二匹

廣平府九縣種兒驃馬三千七百七千匹
兒馬七百五十四匹驃馬三千一十六匹
真定府五州二十六縣種兒驃馬一萬七
千六百三十五匹兒馬三千五百二十七
匹驃馬一萬四千一百八匹

不經錄舉古

十一

永平府一州五縣種兒驃馬四千六百七
十匹兒馬九百十四匹驃馬三千七百三
十六匹

山東濟南府四州二十三縣種兒驃馬一
萬三千三百四十四匹兒馬二千六百六十
八匹驃馬一萬六百七十二匹

兗州府四州二十一縣種兒驃馬一萬四
千六十匹兒馬二千八百一十二匹驃馬
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八匹

東昌府三州十五縣種兒驃馬三千三百

八十四匹兒馬六百七十六匹驃馬二千七
百四匹

河南開封府一州六縣種兒驃馬一千三
百二十五匹兒馬二百六十三匹驃馬一
千五十二匹

彰德府一州三縣種兒驃馬一千一十五
匹兒馬二百三十三匹驃馬八百一十二匹
衛輝府種兒驃馬四百一十五匹兒馬八
十三匹驃馬二百三十二匹

南直隸鳳陽府四州十四縣種兒驃馬九
千五百一十一匹兒馬一千九百二匹驃
馬七千六百九匹

不經錄舉古

十二

揚州府三州六縣種兒驃馬五千五百九
十三匹兒馬一千一百一十九匹驃馬四
千四百七十四匹

淮安府二州九縣種兒驃馬六千三百一
十四匹兒馬一千二百六十二匹驃馬五千
四十八匹

廬州府二州五縣種兒驃馬四千三百七
十四匹兒馬八百七十五匹驃馬三千四

百九十九匹

應天府七縣種兒騾馬四千六百四十四匹

兒馬九百二十八匹騾馬三千七百一十

二匹

鎮江府三縣種兒騾馬二千三百四十四匹

兒馬四百六十八匹騾馬一千八百七十

二匹

寧國府南陵縣種兒騾馬七百五十匹兒

馬一百五十匹騾馬六百匹

太平府三縣種兒騾馬一千四百六十五

匹

匹

章

匹兒馬二百九十三匹騾馬一千一百七

十二匹

廣德州建平縣種兒騾馬八百匹兒馬一

百六十四匹騾馬六百四十四匹

滁州二縣種兒騾馬七百八十五匹兒馬

一百五十七匹騾馬六百二十八匹

和州一縣種兒騾馬六百三十七匹兒馬

一百二十七匹騾馬五百一十一匹

滁州衛種兒騾馬二百九十五匹兒馬五

十四匹騾馬二百四十五匹

陝西馬政一

楊一清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

仍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

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

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

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

規畫處置皆遵行

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

經義錄

十四

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

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

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此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

之政勢不能及悞墮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

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

茶馬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

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

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

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

苑之所製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

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爲益實多

陝西馬政二

楊一清

八續纂疏

五

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卧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塩課貨賣疏曰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政看得靈州大小塩池所産塩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酌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互相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

馬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故有填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塩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塩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泰宏苑馬司卿車震先後論奏皆欲增廣行擬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塩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塩一市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贖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塩廠所卸每引仍照舊收卧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塩却依車震所奏就池招人納銀與給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早滂塩生不及或邊報緊急塩路不通除舊額塩課外新增塩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塩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塩相兼發賣兩不礙阻所收塩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塩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塩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塩數造

八續纂疏

五

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開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有裨矣

陝西馬政三

何孟春

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

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

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為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

續纂卷十四

十七

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奏非河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具已效廣為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為便

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麗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入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攬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陝西馬政四

徐蕃

續纂卷十四

十六

給事中徐蕃疏曰臣等切惟威遠之策莫先於修武備而武備之修莫要於蕃畜牧臣見往者陝西茶法馬政提督未有專員羣牧或兼於都堂茶課則委之御史體統病於分合之庸常弊端滋於交承之不一今我

皇上專命都御史一員併付以茶馬之事蓋欲盡復祖宗之良法收監牧之實效但恐舉於廢墜之後非改絃易轍終不足以成務非權任專久終不足以有為謹以馬政切要條為五事其一併茶馬以期實用切見茶馬招易濟邊良策但恐茶御

史止是一年所定之馬解發於監苑者雖有成數而不及查其虧耗所督茶課積貯於官司者雖有定額而不暇救其美惡是非不肯用心蓋緣職任不久耳況先後交代陞轉不常稽考難行事勢掣肘伏望

皇上念官多民擾權分責輕將巡茶御史暫且取回而茶馬之事併付本官整理待其事有成效不須大臣之日仍差御史巡茶照依清軍事例三年一換則久任成功矣

牧馬之政

丘濬

八經義書

五

苑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

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

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

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

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

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

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倚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苑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牧馬之制大略如此

八經義書

三

參不當與虜講和疏

于謙

兵部爲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參將都督僉事許貴奏乞

勅在廷内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

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

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齎

勅與賊假以和好爲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飾墩隘廣

積邊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具

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刊部查得先該福建

道問刑監生陳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即是姦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逃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人上呈等因本部參係重事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

欽依廣情論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賊議和誓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審定討伐之計一節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

八經濟鑒七四

三十一

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謂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定道及季世徽欽此特中國名將如張瑄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訓

地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尊號其爲含垢忍耻屈已以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成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鬼啓其衆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

國耻不出犬羊之下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八經濟鑒七四

三十二

聖旨是欽此

題爲邊務事一

丁謙

都察院咨刑科抄出山西行都司大同後等衛老軍吳淮等將左副都御史年富不法事情開生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開僭越職級事本官職居三品

欽差提督軍務自合以禮守職其定襄伯鄧登係伯爵先承

勅命掌征西將軍印鎮守總兵今年富自倚風憲不

遵職級到任之日就與並坐僉押公文凡發號施令不容定襄伯啓口妄執已見意在專執盡政開咨到部臣等參照年當係副都御史三品之職受

朝廷勅旨令其提督軍務凡軍中一應大小事務悉皆提挈綱維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況都御史爲風紀之官與侯伯無相統屬既係

欽命提督當居總兵之左豈有不許並坐之理臣又看得武臣總兵文臣監督從古爲然昔春秋之時齊之田穰苴以布衣監莊賈軍莊賈違軍法

八經濟錄卷十四

二十三

首

穰苴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之裴度以御史中丞督視淮西軍馬卒平淮蔡事有明驗

朝廷酌古準今選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軍務等項皆便宜從事而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遼東等處軍務亦坐總兵官之左凡發號施令軍中賞罰皆係王翱等處置此係

朝廷舊例軍務事宜體統已定而吳淮等以一介老軍妄言變亂沮壞軍務中間必有主使之入合無行移都察院嚴加勘問聽信何人教唆主使問擬明白奏

請究治及行年當依王翱等事例施行景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題爲邊務事二

于謙

兵科抄出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題云今將永平山海直抵密雲一帶邊情開坐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今將所言事件議擬開立前件謹題請

旨

八經濟錄卷十四

三十四

計開

一永平山海薊州等處地方會同鎮守右

少監都督總兵官都督僉事王藤泰將

胡鑄馬崇計議得自山海關至猪圈

頭止沿途路經一千二百餘里新舊

堡三十四處每營分委指揮一員管

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挑把總指

揮一員提督數內揀選精銳勇敢之

人屯聚四處四駐操營無事之時不

守關隘分爲一等等專一操練有

警之際某營策應某關俱照平日定
操成規不致退托又選擇輕健善能
遠走便於藏伏素知地理者聚爲一
營專聽截殺劫營緊急調用原設并
新增大小關寨一百一十七處每關
修砌甕牆闊外又置圍馬石牆深挑
溝近整理簽榨廣置井木自關至二
三十里之外陡峻狹隘兩旁俱植木
石其有總路險要處所又重別行設
備一則可以爲關外之藩屏一則可
以遏賊人之歸路沿途一帶地方除
十分陡峻全不通人者不必用工其
餘平漫并崎嶇頗容往來處所通削
偏坡雖有高低頑石亦必用火燒燬
砍成墻壁間有深溝小口難以披削
者則以火灰石砌塞大關用指揮一
員小關用千戶等官一員職事守把
另選把總指揮一員分投把守有事
則守勝地無事輪流燒造甕灰增添
防備新舊墩臺五百二十座前後懸

絡烽火相望關外至五十里止各有
接連架砲七卒五里之外至百里
止各有哨夜不收推選熟知地理官
員不時來往點視自營而下關自關
而外至千居之日各司其事卒遇邊
警各而爲一又必略行踏勘等處及
賊寇何路而來何處而去來則何以
禦之去則何以邀之此平日設法之
方大槩如此使其賊寇小至誠恐聲
東擊西分兵誘我棄隙而入各該關
營照舊操守不必調遣只調原定策
應營堡官軍協同本官相機勦殺大
至則遇調見在官軍俱各赴受敵處
所左右屯駐臣與總兵躬親當其前
分調參將挑選精健士卒從關出關
控採險隘之所以遏其後驍勇向日
又各分兵埋伏乘機而勦伐之兵力
雖寡有險可恃彼之人馬鉅暴無計
可施使其進無所得退無所歸地系
雖毒已投於陷穽幾何而不致於覆

亡也哉然兵家情狀變態不一倘彼有兵相繼設伏以餌我無可爲之機無可乘之勢則當整慎勿戰固守要害不可輕動以隨其計彼之人馬乏食漸至罷敝必不能持久而自退矣我則萬無一失何邊患之足慮哉看得官軍頭目總兵參將而下皆可隨機應用把總提督營堡指揮李濟等十員頗有驍勇堪以出戰把總提調關隘指揮陳宣等八員處事勤慎堪

以守關都指揮僉事劉輔等僅可以固守山海永平薊州遵化等處城池其官營軍馬沿邊墩臺等項俱以區畫增那停當各處倉驛糧草見勾支用

前件看得所奏保干邊務既以鄒來學會同彼處總兵鎮守等官都督僉事宗勝等計議停當俱合准擬仍行鄒來學等照依所處事理逐一施行務在提督有方用求實効不許虛應故

事徒爲文具仍嚴加禁約各該關隘把總都督指揮等官將所部士卒加意撫恤訓練聽候調用毋得假公營私役占虐害以致軍令不行士心不附遇警不能守戰致悞事機

一密雲地方會同鎮守內官張溥協贊軍務監察御史張斌鎮守都指揮同知趙致指揮僉事張興計議得東自黃河口起至西墓田峪止路經八百餘里關塞七十四處墩臺一百五十六座營堡八所操守軍官全餘四千八百一十六員名沿邊一帶平漫去處俱以修削偏坡開口修砌堅厚墻城關外重置圍馬石牆挑掘壕塹斬廣置簽樁又有軍民夜不收輪流加砲出哨關內營堡官軍常川操習聽候調遣無事之時都指揮趙致分管占兒口迤東署都指揮僉事張興分管占北口迤西內官張溥御史張斌鎮守古北口通行提督密雲中後二衛古

北東西二路軍馬如有聲息賊少各照地方調用附近營堡之人策應賊衆通調東西二路官軍於受敵處所駐劄可守則堅壁清野控據要害分布官軍翼其兩哨奪其高峯使之勇無所施衆無所用人馬罷救將不戰而自退矣可戰則鎮守內外協贊官員躬自率領以禦其衝突密切選委驍勇頭目帶領精銳官軍潛伏險隘以遏其歸路挑選敢勇之夫長戟巨斧火器短兵長弓勁弩齊力奮勇或晝而摧其堅陣或夜而襲其營壘臣等之經營圖畫設險守備不過如此切詳都指揮趙致等固可以領軍出戰指揮劉崇毛顯亦可以守城緣要害數多兵力寡少有一官軍止十餘名者小則五七名者平居之時畫地分守尚且不敷遇警之際將何調用如有古北口潮河川并龍王峪五寨俱各寬漫平坦路通大小興州沙漠

賊巢可容千萬人馬往來墻子嶺乾梁子四馬等關俱已曾經賊寇侵犯之處雖有貼守海運之人全無武備兵事生疎不過因循日月懸望輪班而已倘有違調豈得實用今照石匣驛正係東西地理適均之處水草利便可以照依永平山海等處建立駐操營一所乞勅該部計議取回海運官免致徒費糧賞將密雲中衛并附近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操備官軍摘撥二千員名委選驍勇都指揮一員管領前去駐劄使其往成家業不必輪班專一操練聽候策應仍聽內官張溥協贊監察御史張斌節制如此庶使首尾相連緩急得用其邊備之謹嚴可以與永平山海等處同一無虞矣倘臣言無足取直待報有聲息臨期奏請定奪雖調京軍前來必須往復固守一時應援不及貽患非輕番照本處見在馬草頗

勾支用倉糧數少已經具題乞

勅該部急爲處置便益

前件看得密雲中衛并營州左興州後

等衛在京官軍係比先年間選取赴

京操備之數即日多已揀作團營操

練聽候警急出口殺賊而彼中事體

比之各邊及京師頗緩難准撥去守

備又前項撥去海運官軍比先原有

此數京師暫時增添候邊事寧息亦

當取回況差撥前去已久操習有成

入經緯卷西

三十一

且在京各營亦有此等淮安等處退

下運糧官軍有等操練既久弓馬熟

閑多有選作團營頭撥之數口可盡

謂徒費糧儲所撥前項官軍亦難取

回況兵無勇怯之分法有激勵之道

若所在鎮守等官能將前項軍士設

法訓練用心撫恤自然衆心歸附武

藝精熟則軍威必致於整肅武事不

至於生疎合行鄧來學將前項發去

相兼彼處原有官軍如法團營操練

守禦地方不許親營官旗私役虐害
以致衆情不服遇警債事奉

聖旨是欽此

題爲邊務事三

于謙

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

俗性既勇悍尤耐寒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

迤南衛所充軍役者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

有五千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

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遙遠中途死者有

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

入經緯卷西

三十一

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

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

又歛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戶

又不足數民戶因而靠損其本府州縣官吏里

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大同

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食舊

勇殺賊以圖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難於改更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有緩有緩今者北

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

不同其實事機緩急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
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
道未見其可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
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
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
者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
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
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
行原先衛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

入經錄卷五

三十一

既免離鄉背井之苦得遂安家總工之情若使
撫卹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
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不無心懷
敵愾樂於戰鬪此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
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
衛獲有用之兵所識一舉而兩得也

題爲邊務事四

于謙

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等官于謙等題該
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

聖旨卿等使同各營頭目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

可以出戰勤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
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
以防不虞務在的確毋事虛言欽此今議得各
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清出
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
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毋
三五千入立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
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
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易操練之
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

入經錄卷五

三十二

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
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
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
面上原開寫姓名衛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
管隊管軍等官量情責治仍比較弓箭牌刀長
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
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士之
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
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十萬合爲一營分爲五
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合營俱動賊少則分

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
選充大小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
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
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機會管事之人易以
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
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
逐漸聯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
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
未免再發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
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

大經義卷四

三五

章

以待賊若求緊急列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
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炸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
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砲火銃飛鎗
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充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
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
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死
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
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
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除團營之
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

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
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管走陣以爲戰聞之方
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
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
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陣鹿角器具賊
衆勢縱可以固守無虞惟臣等愚見如此但用
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
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健去來之間如飄
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
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

大經義卷四

三六

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
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景泰
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

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
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卹士卒
養其銳氣遇警易爲調用這等不負朕委托之重
欽此

題爲邊務事五

于謙

兵科抄出貴州布政司思南府蠻夷長官司土
官安逸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今將所奏事
件逐一議擬開立前件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件安邊事有鎮遠府印水一十五洞蠻夷長官司十四寨反叛苗人原係前思州田宣慰管承樂十年內本官調領各寨苗人攻破思南地方後政府治將前長官司撥隸新設鎮遠府其性兇惡得肆奸謀累蒙總兵官都督

經濟錄卷四

三十七

梁福等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據調官軍勦滅豈其鎮遠州土官同知楊政麟妄意招撫總兵官信其惑亂不曾征勦連年滋蔓宣德年間有湖廣都指揮何貴往來備禦見得縱橫奮勇生擒賊徒斬首擒獲是以地方寧靖本官與按察使應履平日不和被其排奏革去自此鎮守不嚴仍於前歲糾合播州宣慰司草塘貴州平越等處兇苗出境謀殺軍民放火燒破

大小衙門今經三年未曾寧息苗賊聞知大軍數多面從心異雖是靖遠伯王驥招撫不過一月又將石阡思南二府人民重復殺擄乞

勅兵部定奪調遣江西都司衛所軍馬湖廣江西四川雲南四布政司民壯兼同各處宣慰宣撫長官司勇猛蠻土兵土軍通行總督軍務都御史總兵等官調度將前項爲惡兇苗盡行勦滅勿聽招撫仍於四川播州宣慰照舊除授軍

經濟錄卷四

三十六

職副使僉事協同土官宣慰撫治其湖廣貴州邊衛分撥總兵參將守鎮如此則地方可寧矣

前件看得貴州地方先因苗賊生發欽命總督總兵等官右副都御史王來等統領官軍在彼撫捕且區畫賊情撫捕殺戮二者相須爲用若專於殺戮不聽撫捕非惟賊內數多不可勝誅抑恐鋒刃所及擄僮無辜合行王來等務在整頓官軍人等前項苗賊上緊設勦撫

入經濟錄卷之十四

三十九

章

捕其間若有悔過遷善誠於降納者則開以生路使之復業怙惡不悛終於反復者則振以兵威俾其授首既不許一於招撫使賊長姦亦不許果於殺戮濫及無辜必須處置合宜而患害蠲除地方寧謐而經久利便其稱要於播州宣慰司除授軍職副使敘事協同土官宣慰撫治查無事例難准又況各處土官衙門已有都布按三司官員分巡整治再難濫設及

稱湖廣貴州邊衛要分撥總兵參將湖廣邊境已有都督陳友等守備貴州邊境已有都指揮張仕守備兩處總兵參將又有保定伯梁瑄都督方瑛都指揮安順等難再差遣重為地方之擾

一件戶口糧馬事照得本府所屬五長官司一縣戶口多有隱瞞漏報秋糧驛馬高下不均以致遞年差役靠損貧民比先開設府治止憑黃冊朦朧僉

點官府不曾稽考中間里分多而糧馬少戶口增而差役輕今被苗賊殺虜冬冊燒毀兩無查照難以分辨若不從長編造不無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乞

勅戶兵二部照清軍事例各遣主事二員會同有司

官員親詣各長官司縣不分殺虜與見在人戶從實取勘見在編冊量力多寡註定糧差驛馬攢造黃冊備照及將消乏畝里照例歸併其死絕戶

入經濟錄卷之十四

三十九

章

下糧馬明白開除以避民困

前件看得奏要差主事攢造馬冊緣彼處自有三司等官理辦難再差官其要將死絕戶下馬匹開除緣彼係是極邊地方又兼屢經擾攘宜從寬緩令貴州布政司委官查勘明白徑自分豁所據攢造黃冊合行戶部徑自查照定奪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四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五

兵部二

題預防虜患事

馬文昇

題刊印武書作養將材事

馬文昇

題修飭武備事

馬文昇

題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事

馬文昇

題預防點虜奸謀事

題慎選擇以重民兵事

劉大夏

題武舉事

八錄卷五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五

兵部二

題預防虜患事

馬文昇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校
翰林編修常執巖 訥校正

臣切聞事貴早圖患當預防易曰履霜堅冰至
書曰制治於未亂此皆防患於未然圖事於未
萌也凡事固當防患尤甚故昔魯侯征徐戎之
亂吉甫伐獫狁之侵莫不先事而慮內修而外
攘也載諸書史昭然可徵切照甘涼地方古胡

八錄卷五

號

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
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
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
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和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
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地之重也漢唐
以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

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有

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事屬千城後
正統初年虜酋朵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

王驥定西侯將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字米毛里孩等侵犯此地

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賊入於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靖近日自成化二十年以來北虜知彼將不得人生蓄養自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虜出者不可勝計官軍失事被降調者亦難悉數況先因

入續錄卷五

二

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日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其奏

有挫衄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虜

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虜掠者亦不知其幾何邊將畏罪懼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缺兵寡即目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孳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使賊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患應預防不可不慮如蒙乞勅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擁衆犯邊有無足勾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

入續錄卷五

三

就

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往來來不常久住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官計議賊若擁衆侵犯有何方略挫其鋒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預濟務使比虜大遭挫衄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於必行仍乞

勅戶部查算甘涼各城見在糧草若干可勾彼處軍

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如或不足
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
若再令腹裏人民饋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然
蘇後襄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瘠
瘠本復尤非所宜弘治十年四月日具題奉
欽依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欽此

題為刊印武書作養將材事 馬文昇

古之為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

八續卷五

四

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有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詢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大臣武職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

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廉或愛人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之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

為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 馬文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戎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

八續卷五

五

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常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糜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

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

江北之兵亦有運糈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額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

八經緯錄卷五

六

糧糈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肯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放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

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雜支料豆一石軍士糈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箇月止開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

八經緯錄卷五

七

甚於此時也況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盛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間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堅全不合式盛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闢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力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

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
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
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其
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太半損壞那移抽
塞有名無實況去歲

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現在者不知幾
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
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
京營總兵俱蒙

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

八
經緯堂主

兼資操持可取一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
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
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
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
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輒略操演
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
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
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大使軍馬甲
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度又習
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外

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
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
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
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佳操所
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比而南欲東而西求
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鞭轡銜勒
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
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
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

九
經緯堂主

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
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守各路
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
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
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
廢弛不無有誤

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軍乃

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
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園營軍

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置之干法更乞

天語丁寧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由加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内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章泰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

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揀營前去免致

八經鑒五

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

皇上念戰馬爲

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

勅齎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止明

白就爲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

親王管業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内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

八經鑒五

十一

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

更乞

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與草束三箇月一
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銀三
錢尤望

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

勅工部通查

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

勅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盛甲腰刀斬馬刀長牌等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

（經濟錄卷五）

十一

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銃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額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衛衛委官照依織造段匹事例案問降給

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畧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可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才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其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

（經濟錄卷五）

十一

意

聞揆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實才不許一舉濫舉有辜

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

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

奏行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操法五日之

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
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
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
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
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
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
破敵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
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
二十四名應付口粮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
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

入續纂五

十四

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
本營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
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各本營操軍
除神機鎗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

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至歲造官弓內每
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
要日逐用力開張時加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
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
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拘勒轡之數
俱要堅固齊整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大敵者

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
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弘治九年六月 日具題奉

欽依卿等所言切中時弊都准行欽此

題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

馬文昇

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考之史冊若
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
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
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

入續纂五

十五

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

無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

神謀睿筭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

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

所以胡虜款塞入

貢闕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繼繼收併部

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

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

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年既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承

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

陳

計開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

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

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

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具州明

鑄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

而具州遂平我

朝遼東三衛遂賊爲寇

欽命都御史王翱俾往鎮守重以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靖兩廣猖獗久叛

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

方亦寧戍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犯

陝西

欽命都御史王鈞爲總制總制之設前代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已來東則侵犯大同西

則剽掠延緩往往以詐欺我官軍去

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

待賊人期通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

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木遭人

挫以致勢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

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鈞事例伏

望

皇上命使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

等三關及陝西延緩各路將官凡軍

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

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緩賊若過河

即回大同隨即所在調度勦殺候虜

賊遠遁地方寧靖具

奏回京

一將者三軍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

將爲首務云合無兵部通行各邊

總官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

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畧曾經戰陣者

敦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

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已

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

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

入經濟卷五

十八

勇爲壯而畫策以過人每以貪生爲

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畧備射卓

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可日益矣

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闕

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將遊擊

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成

其功以圖任用不可苟安下品

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實勞

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

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而

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豐於用度豈

能養其銳氣況去春虜賊入寇將官

恃勇損折軍士數多入多畏怯少有

戰心仰惟

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養之用

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

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

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

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

在銀不過百萬兩

入經濟卷五

十九

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

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雜

買糧草或犒賜軍士或遇災傷賑濟

百姓俱於府藏開支此時未知從何

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必資

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樽節愛惜

不宜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

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

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

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休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靴等項歲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泥輪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綠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糗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饋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萬例該京衛八

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以壯

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即今除

欽命聽征總兵官朱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二萬步兵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況京軍又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白來不當役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空閒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蒙乞

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算若干名通前九操之數共轄一萬名就在本營分為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

一將官奉

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實平協和行事和則謀慮

愈同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多有偏執

已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

徒勞王師遂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

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患

云通行

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

邊務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

不輕犯

三

心懼人心懼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

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於効死

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

治效者也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

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知營幹

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

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

誤事視爲尋常伏望

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留嬰城自衛

縱賊不殺者必明正典刑以警

不宜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
各要仰體

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

揚威武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

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

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虞凡百

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

等官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聞得

實明白叅奏以憑罷黜如此庶使法

令大行人心知懼內治邊防不致廢

弛

三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

否則官軍怠玩而多致敗績昔虜侯

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

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

將必曰闔以內寡人治之闔以外將

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

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

之命係於一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

捨死赴敵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

聖明於聽征總兵官朱瑄等并凡欽命總制總兵官

制勅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惑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

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事多不濟用蓋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欺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

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雞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橫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

不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橫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速遁遠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勞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兵節如驚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

不講韜畧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禍源況今虜賊謫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

八 經義五

三六

遭挫衄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擾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壤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過河仍復侵犯迨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老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

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被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謫詐聲東寇西或故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擁衆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平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

八 經義五

三七

章

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姦計此則勝虜大畧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等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克敵致勝因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設

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爲驗況近來官軍遇敵殺布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人分目爲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

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違者照例論罪功亦不取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爲前鋒且絕冒功之弊

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閑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旌幟耳熱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爲可用故兵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軍王果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於赴敵

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循致誤邊事

國典且存決難輕宥

一足邊儲臣等看得鹽法一事在

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販有禁例是

以商人開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

充足事機不誤近年以來各

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匹皆於此取給并兩京

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

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

八續纂要

三十一

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鹽法阻

壞邊儲缺乏弊皆坐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

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計引鹽一切停止非邊報緊

急不聞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

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

史及管河管閘等項官員但遇公差

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

賣就聽各官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

礙內外官員指實奏奉置之於法客

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難矣

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

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

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

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

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照管若以兵

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

調度弘治十四年正月 日題

題爲預防黠虜姦謀事

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三衛達子與虜西也

八續纂要

三十一

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比虜大衆卽目

俱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

切疑此虜姦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

邊牆重復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緩游擊官軍在

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或被朵顏衛

爲彼嚮道引領太衆俱到本衛地方剽掠或留

虜衆在於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

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章峯口或從燕

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卽係腹裏居民

稠密人口頭畜頗多彼賊朝入搶掠夕可計歸

彼處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魯由此處而入拾去至永平地方如踏無人之境若北虜熟知此道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畿民爲之驚擾其爲

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如蒙古

勅兵部一面點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前赴永平府再選步兵三千員名前去密雲各營點器械齊備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差軍營舍人或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

入經錄卷五

三十一

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武俱在宣府地方爪探的確作急回奏如果東行即將原定二處軍馬就便啓行前去所擬地方操守遇賊侵擾相機截殺務在度力審勢不可輕率誤事又恐此虜諱許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控御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將及半年合無兵部參差爲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限八

月初起程取便俱赴永平聽候

欽差武臣一併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仍乞

欽命知兵武職大臣一員前去往來提調防守務在安養存恤不許生事科擾若大同宣府府縣緊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軍遇有賊寇入關相機戰守若大虜俱

入經錄卷五

三十二

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賞京師如邊方無大聲息不許遠散有警一聞調遣即赴前擬各城堡擇守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不可空虛若只依前擬或又調遣赴邊征勦未免京師兵少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思得順天并保定等八府原有選定民兵八

千餘名比先真定府知府張琬大名府知府李
瓚俱能操練儘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
一賊勢猖獗再無應援之兵若將此等民兵用
心操練臨時亦可調用就合令兵部差去官員
一員在於真定等四府一員在於保定等四府
將各府所屬原僉民壯俱從宜調取赴府督令
本府掌印或佐貳能幹官逐一操練分爲二等
一體操練一則可以振揚威武一則可以守護
地方亦可以爲京師之援揀選單日造冊在官
仍毋名免戶下三丁專一供給盤費其馬匹盛

八續纂卷五

三

三

甲子前什物宜從兵部設法整理此外再無增
添之法如蒙乞

勅兵部將臣所言參詳斟酌

上請定奪弘治十七年 月 日具題

爲慎選擇以重民兵事

劉大夏

計開

一嚴燒荒以安邊每年霜降例該榆林
寧夏二鎮官軍分出燒荒訪得俱各
虛應故事十分燒不及一止是捕生
打草而還以致芻草茂盛得日久往

爲患邊方合無行令二鎮各差勤能
官三十員各帶人馬二百餘名委副
總兵等官分管各齋五十日糧徑自
河邊分與地方埋立樁木各將一半
深梁一半點火燒至邊牆務要盡絕
并差官把入守口搬槍牲口草束完
日撫鎮管官各帶軍馬查驗

修城堡以固邊

揀將才以鎮邊

一教騎射以禦邊臣近於各邊軍士比較

八續纂卷五

三

賞罰步軍者百中不過一二馬上者
全無彼知虜之所長乃我之所短故
見之先怯怯則潰無疑矣若操練精
熟自發我之技能足以勝之何懼耶
各鎮軍官知挫剋而已虛使而已及
至教場不過下營走隊放砲飲酒虛
應故事知訓練之者誰耶合無兵部
定以遠近馳驅之法行令各鎮等官
今後務要依法嚴加訓練該操時月
本鎮詣教場遠處委能騎射官員每

日比較十隊或六七隊量加賞罰周而復始其下營等故事十日半月一舉至將歇操之時該部仍奏差知兵兵部郎中等官將各官軍逐一批驗一隊之中以十分爲率能騎射者有六分之上將管隊官量增文俸一級不能六分之下量減文俸一級官亦如之如數內軍士果不堪教則退別選戶丁應當無戶丁者改與別差明年再驗如前而賞罰之及各撫官亦

經筵纂注

三六

視官軍能否具數請

命於上則士馬精強而虜聞風知懼矣

節工役以免違

一用精銳以助邊臣在各邊虜中累見走回人口詢問詳細皆言被虜男婦多有思歸流淚但管束嚴謹懼怕者不敢走愚魯者不能走及走被賊趕及殺死者亦不知其數幸而至墩下實出九死於一生且又有能取其馬同來者實非精壯乖覺之人有不能至

今止量給衣糧送回其家甚至有貧無所依者不無沮其來歸之心臣思此輩日與賊接膽大氣壯又頗有識始爲脫身收而爲兵必精士也合無今後有走回前項之人在虜過一年之上者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與糧賞觀其才而進用之則未來者聞知而動心既來者知感而思報矣前件查得各邊遇有虜中走回人口審有的確鄉貫者送發家完聚免其

經筵纂注

三六

章

雜差係見行事例今本官奏要令彼收入隊伍與糧賞是亦選用精銳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虜日久任意骨枯草野不復與父母妻子面見幸而遠死生還情難一槩強留合無移文彼處鎮巡官員今後被虜走回審有鄉貫之人若果精壯情願在邊殺賊者是給賞勞與遣軍一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照舊例施行

一分地方以理邊

一慰死事以勸邊

一分賠補以恤邊

前件查得官軍騎操馬匹除追賊燒荒

等項公差倒死者免追其餘槽下倒

死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主出

備椿頭官為相通買補此係奏行事

例其朋合之例每年終止今六箇月

按月每都指揮指揮出銀一錢千百

戶鎮撫出銀七分旗軍出銀五分椿

頭倒死馬主都指揮出銀三兩指揮

八續錄卷五

元

出銀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二

兩旗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

銀五錢今御史金洪因見各邊騎操

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

分別追免一節最為有見既查有前

例相應通行遵守合無本部移咨各

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

官行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

操馬匹用心愛惜喂養臚壯以憑調

用內有因公追賊等項致死者免其

贈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

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椿頭銀兩貼

助朋合銀兩買補其有為因私事走

死及諸般作事踐倒死者查勘酌實

即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

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

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

題武舉事

切惟文以輔轍太平武以戡定亂亂文武並用

試濟世之良圖保邦之要務也洪惟我

八續錄卷五

元

朝開設武舉每三年一次俱求之於武弁一途謂

名武臣者便可以為將于凡受錢推轂其出於

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

舉將材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

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稅強引重者日為

勇敢談說縱橫者日為謀略及委重兵臨以大

敵憤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

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識者不

知無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

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繇於文者武俊於武

亦不以遠而蓄不以賤而限如儻生於寒微
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賈布維於典臺
衛青廢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凡此數人當時
乏有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
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
若斯人者在千側陋之間乎非在上者搜揚而
駕馭之其錮一生於無用之地者間亦有之此
臣等議得武舉之設將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
距弛之才其事不可以不重者此也夫武以用
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

八經濟卷五

四

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
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
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唐室之功宋知求將
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
延平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
傑士感奮而興負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兩
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
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
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臣等議
得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其事不

可以不重此也茲者適當武舉開之時臣等
見得法制未稱禮儀未隆上未足以稱

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

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離敝未能致豪傑之士

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

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給今欲依倣唐之增

置宋之詳定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

益並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

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

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

八經濟卷五

四

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
學校或羈於戌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
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
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從巡撫都御
史并巡按御史其南北二京亦令軍衛有司送
南北直隸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材如果
謀略奇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萃
殿前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
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
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

者爲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并照先年舊例在於教場內試策但地方闊曠源散雜處耳剽目竊難於關防今令文場席舍內試之差撥官軍防守先期請

翰林院官二員爲考官給事中并屬官四員爲同考試官監察御史二員爲監試官臨期陞辭入院試卷皆彌封謄錄編號上寫馬步中箭若干送入內簾看詳分配等第其策策有能洞識韜

八經錄卷五

四三

略謀猷宏遠作論有能精通義理文法整齊泰以弓馬俱優者列爲上等策論頗優弓馬不及或弓馬稍次者列於中等之前弓馬頗優而策論但能粗知兵法直說事狀文藻不及者列於中等之後其或論策雖優而弓馬不及或弓馬偏長而策論不通俱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考試日期若遇風雨恐騎射不便隨時改移及照例請考官該用表裏下程入院管待茶飯并試官兼外執事應試官生人等飲饌等項合無本部於缺官柴薪皇隸銀兩支給五百兩順天

府領出銀兩兩平買辦供給造冊繳報其紙劄梨板刊字表背人匠行三法司并順天府開領應用試單一應有事於場屋官員并中試之人照依文舉事例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演成帖題曰武舉錄刊進呈上

奉覽仍出榜於兵部門首張掛臣等次日早引赴御前叩首畢預事官俱赴部中用樂筵宴亦照文舉廷試事例預行光祿寺設辦宴席預行酌欽定并請

八經錄卷五

四三

命內閣重臣一人主席宴畢該營備鼓樂職方司官二員送武舉第一人歸第其中武官生陞級加俸作論一道策策一道馬上中四箭以上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官員於本職上加署二級其第一人若係百戶以上官員照例加陞若係百戶以下合無不爲常例授以千戶職銜就送團營發遣以示崇異其第二名以下總旗授以試百戶小旗生員舍人俱授以試所鎮撫軍民人等授以各衛試知事俱月支米三石作論一道策策一道馬上中三箭以上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官員於本職上量加署職一級總旗授以

署百戶小旗舍人俱授以冠帶總旗生員授以
各衛試職知事軍民人等授以試巡檢俱支月
糧二石過送京管總兵官處量用把總等項聽
候調用中間有愿回籍咨送巡撫官處照依品
秩奏用此制一定庶法昭宣足以備彝憲禮崇
重足以教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
起應詔而來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大者
建立功名次者攫取榮顯是驅天下之英雄而
入於吾之彀中矣

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憤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

六經錄卷五

四書

雖鞭撻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
假附驥而冀思借才於異代也哉正德三年五
月日具題奉

聖旨准擬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五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六

兵部三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上禦戎事

李賢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董越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東陽

論西北備邊事宜四

謝鐸

論西北備邊事宜五

李傑

經濟錄卷十六

論西北備邊事宜六

吳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六

兵部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執嚴訥校正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

經濟錄卷十六

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

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消消不墜將戕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

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穉穉生於丘壑不復知
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不易以別識之也惟
米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日耕
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
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與賊
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鄉導者此其
已然之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時臣制目其言
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
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

八經緯卷十六

二

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
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
其故俗爲中國偶害今况入中國未有百年
其衣服語言循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化之故
尚當爲之遠慮况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
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蔡章歸王之人
又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逐
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
附者除已達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陞
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也

常伍加多

初兵部銓撥於迤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
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
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聖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
之金日磾唐之阿使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
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
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信其不當然耳何者
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

八經緯卷十六

三

宋

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
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
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
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
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
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
我之志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
志不幸我弱彼彊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
成敗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
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

一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品番將爲正將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上禦戎事

李賢

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

八續纂要

四

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寇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中有蓋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

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錯雖能發鎗不暇取

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入下留銳眼上開上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

八續纂要

五

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之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董越

曩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勲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規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况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營巢是習而鞬矜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固恤夷狄虐

此其一也曩時

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輟怯體不耐寒飢風沙刮面輦致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鬪輒爲所輕夷狄啓黷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犖車輓其數有

八聲卷五

六

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也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黷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有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放奉天征討有罪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況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視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望慕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

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踈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

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爲越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厲在

八聲卷五

七

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略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報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塞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此非臣之遠談也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威退却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

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戮力今二邊之兵數非不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臣亦不敢遠引齊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

朝廷命將出師討之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士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日視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驍勇者或樂偕行老者弱者皆

不續錄卷六

八

何

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鄉導計畫效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搗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則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今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

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非臣之臆說也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成臣聞千里覬糧土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三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爲邊

不續錄卷六

九

史

患宣帝命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蘭縣相去河西一帶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成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有

不同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關縣之故蹟具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此亦非無據也漢魏錯諸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寶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

八經纂要

十

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天下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

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証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張虛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類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貪冒之風由之頓

消臣愚以爲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以責

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

杜權貴募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

師辱國者則實於法不爲已甚者則肆赦而責

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

此亦非無證也漢文帝赦一颯尚而雲中以寧

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

非其明效歟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

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疎於控制不

八經纂要

十一

狀

隱於

上聞又在平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所擇將帥之善操

予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

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

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

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

綠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路

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輅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諸路輅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進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有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男婦悉被其虜畜蓄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挑者以無謀而出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庶平少酬委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主僭爵以優游於朝行輦車與金以充物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與溢施官爵輕校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撥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輅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

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樞門之屬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焉致其死力哉况京營之兵素爲輅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噬邊兵之功功毀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輅於出禦以瀆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陞楬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穴擣虛兵家之算精銳盡弔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勿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京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池兵馬屯聚

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徙涉千里夫進而寡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關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塩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而鬻而

不經錄卷去

古

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齋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

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聞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芻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

不經錄卷去

五

疏

形之險易不同況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鎗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崇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官

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微幸於萬一運糧遠窺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億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逐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頽壞遺

八經濟纂去

十六

孽旣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識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秦東勝今之延緩不易守不若棄延緩兵民可以息有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憂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緩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緩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據此實秦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令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仗以白而

之書生謬司戎兵之大計以甕中之小兒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已意而不回處置平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旣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排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鑿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方

八經濟纂去

十七

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壁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閭閻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聽其言若迂疎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

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將之參戎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逕申文移於軍前以逕邀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算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

六經錄卷六

六

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適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甯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更緩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閹關之勢蓋東控延

綏之咽喉西負夏寧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詔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畧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

六經錄卷六

十九

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止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聚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竄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

亡夫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窩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聚則非所賴況有二龍墩寨距城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延南靖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大人民在田牧畜徧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閒暇之時

八經籌策去

壬

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徒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武使直取近或添置密屬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倚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

本之有也

其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番上廼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

八經籌策去

壬

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後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膏犒勞糜未睹於一清軍廩每至於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驍心於是及其強銳則

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病則罷遣而復於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悲念家容怨毒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

不經鑒六

村墮熟於採捕動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又聞比歲用兵梓潼饑饉延緩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役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開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

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悅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不經鑒六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債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

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況守邊之要規邏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迫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致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

本續錄卷五

高

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却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本續錄卷五

五

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克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特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服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

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討者皆患漕之不通但未來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遷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

入續纂卷五

五

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懼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庸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

火以料敵趙克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種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莖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

入續纂卷六

三

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既廢於實漕運亦

復於古上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很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東陽

臣聞之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國有所恃而威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也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壑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

入經濟錄卷六

元

智也斥候諜聞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戰則必克如是以守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爲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

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旣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暴露而垢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

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待而什

一也方鎮所聞者都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

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

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

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

也古之論將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

不馳授劍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

能適陣誅及卑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實罰

之審如此今給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

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

入經濟錄卷六

元

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有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

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疑莫奪

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

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繇是而糧芻可充器械

可利城堡可固練習可閒斥諜可明號令可信

雖廣而八方之表遠百億萬年之後可以高枕

而無虞矣況區區小虜惡足爲西北患哉故臣

宵風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故擬其大端爲

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興利除惡則有司存惟在

陛下行之耳

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爲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垂爲虜巢深山大沙險仄在彼或乘東渡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餘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

入續錄卷六

三

備則無所不寡載輶而運則有所不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南衛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使虜入寇不過邊比歲得代通降規我無備頗敢深入蓋千數百里而餘更數十年雖在延綏恐不易保性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爲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爲虜衆在內未易

宋國或以爲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爲朔立威懼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論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愿威

受降乘默默之虛范仲淹城大順藉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必有其說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厲士卒使賊勢挫衄不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積費去內邊之給并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一勞永逸以爲長久計惟此爲宜若當今攻守之宜則如別議

入續錄卷六

三

何

諸衛所良田多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爲復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徙之山谷陘隘車轂不通驅騾所負芻米多至狼籍石米之費或輸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課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爲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爲弊又有不可勝言者豈經久之利哉臣謹按趙

充國之於遑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加課督廣加開墾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復以收集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

一馬者士之所資況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佚死馬所牧名存而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於有司又

八經錄卷六

三

阿

屢以敵茶給蕃族甚或有賤殺其人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爲非宜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焉於唐胡馬遂少唐兵益壯今宜

勅禁茶馬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

端也

一臣謹按宋西邊三路揀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之間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況擢者以官絕者不繼懼敵者多窺日減一日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板築編之衛所即成兵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民兵既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況驅迫維繫使同罪人

八經錄卷六

三

阿

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卹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則歸守令有闕則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論之則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地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其所主將非受命于

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

視或當其分界則互爲譖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非細故臣謹按趙元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有屬門代郡東則漁陽山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愿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而已今宜總制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之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揀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鄰則兵勢不離矣

八續纂卷六

言

一胡虜之性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帥然帥遂資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重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夫細人之情執不爲衣食計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彊利固在我臣謹按是錯言胡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鎗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貨物使得有之而

官不與羈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一此年命將出討多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懷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隱匿邊情以弭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況制勝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耐寒苦習戰鬪誠爲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剝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殞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謹按陳

八續纂卷六

三

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今宜省行費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養作厲以專其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其輕重利害可坐而辯也

一功以首級自古爲然比年以來南則剿襄廣東廣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脇或以老稚或以婦女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夫功不已實紀非懲勸若吾民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及逆我軍顧不脫死孤

窮困厄實可哀憐傷天地之和壤

國家之體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夫罰而弗果則如無罰勿罰猶懼其罰罰而弗果則無復有所懼矣臣謹按魏尚差不免繫囚石鑒虛張竟行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

勅邊將戒飭官士政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士氣始振不然臣恐頗牧爲將未易成破虜也

不續纂卷六

三

論西北備邊事宜四

謝鐸

且備邊急務莫先於審擇形勢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蓄養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心而輔之者宰相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變夷章服臣愚謹按古大河以爲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哉蓋寧夏

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

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況自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校之宋時西兵蓋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爲之將韓琦范仲淹爲之帥亦且無以爲用況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

不續纂卷六

三

意

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曾無可據之險況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爲至難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直以餽運之難重勞民力疑而未決然往者却營之舉傳聞路道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在朝廷所以任用將帥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也

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不然則劍閣平地長江
遼矣安用近舍延緩榆林而必取受降東勝之
爲險哉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
特任之不可以不專馭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
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爲
將宋仁宗欲用夏守贊爲樞密使富弼力諫其
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宰臣以大合天下之
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之耳目
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惑以禍人國家者
哉輸錢諸價交結保明若晚唐之僭帥嚴監不

入續錄卷五

三

遠甚可畏哉如是而擇將可乎李牧爲將軍市
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秋青南征貴近之黨
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閫外之權惟其所制雖
天子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
甲可乙否惡能望其堅志獨力以爲國家之用
哉邛山之戰河懷陷沒雖李光弼之賢亦不能
以成功甚可恨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在
蜀至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一使
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
濫也恩濫則雖欲償之不可得矣今則戎虜

故而從事之臣貪冒拔綠已躋極品可復制乎
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江漢高平之役斬樊
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實
未嘗褻也威褻則雖欲懼之亦不可得矣今則
聞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優塞退托矣欲坐
享以終身可復禁乎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
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
服食病則爲之吮其疽寶嬰爲將陳所賜金於
簞下聽軍吏量取以爲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
心者也今而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

入續錄卷五

三

章

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糧有
耗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胃腹
況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
斬以徇張仁願禦寇卒敢有回望城者必斬不
宥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而今邊民不畏
虜寇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
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恣氣疑
滿眉目況得而用之乎習山阪之利懷骨肉之
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土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
募終則調補非其願也爲田方立馬社厚以招

資如曹瑋者何人無父成之苦有安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之民壯可使也今則始許爲民終未爲軍失其信矣營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世衡者何人強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涓涓猶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弁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爲姑息於屯田之政爲虛文爲故事而兵食益困矣錦避三門之險以沂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准今繼羅卿之故習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而入南陽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輦金駝帛日益月增止以輪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民困而拮据者有矣何望其畏過匈奴如郭伋之在漁陽苟且交代者有

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權鹽以爲永利所以爲兵也然鹽率賣箇以便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以爲權宜亦所以爲兵也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法立弊生根連蠶結凡此皆非虜之能敵我吾自敝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起爭鬬之端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掠換其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尊中國之體頑狡白丁重譯接伴何以通夷狄之情在彼叛服之由蓋亦有繫于此不可以不慎者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五

李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蓄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烏遷鳥舉難得而制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遯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

方底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

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
軍繼且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
已鹵獲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
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
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
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
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撒藩
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
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
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
能北修受降據虜心腹亦須棄虜空虛遣兵搜
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
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又曠懸
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
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陷
於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故晁錯論
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菴之議必先屯
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

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
徙發遣之當徙者以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
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
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
輸戢邊氓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
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必也捐重賞以
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
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
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
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
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
悲痛傷心望虜藁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
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歟故勳貴可
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
疎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亟奪以監臨
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
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師感

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取餉

五曰明賞罰

六曰修武備

論西北備邊事宜六

吳寬

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任其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特在於養之而已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不經訓練

四

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虜人之虛實遣事既熟人望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虜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七

兵部四

夏瑄行狀錄

陳言邊務疏

論用兵十二便

軍伍之制一

軍伍之制二

論都司

京輔之屯

守邊固圉之畧

不議

列屯遣戍之制

遇盜之機一

遇盜之機二

遇盜之機三

器械之利一

器械之利二

器械之利三

爲條例事奏

論皂隸書

李東陽

王守仁

夏良勝

丘濬

丘濬

何喬新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張本

羅倫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七

兵部四

夏瑄行狀錄

李東陽

王守仁

夏良勝

丘濬

丘濬

何喬新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丘濬

張本

羅倫

監祭御史樂城陳九德劄次

翰林編修常執嚴 訥校正

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

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密令諸脇從諭以利

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

必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

道擣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

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

弱繕兵治械修城隍謹烽堠以候不虞一謂福

建盜作雖出師勦捕功久不就使賊勢日長生

民轉困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

滅多見采納十四年北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

事一謂虜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

於攻城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

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

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

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

半入捍京師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亦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戰矣

詔亟行之後虜至公又言虜無故遣使與伍譯者偕來必伴爲遜辭以緩我應援疑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疑我譯者以亂我謀或賂譯者令爲反間必慎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擊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仍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強不慮吾至且待使回圖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况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胃用兵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識者惜之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言事者目以

經義卷七

二

浮躁鮮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輟改轍之機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審計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數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畜柱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視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畜之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經義卷七

三

林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戰制勝其將何時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用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

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受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選卓而軍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經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

八續錄卷七

四

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其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恐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舍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

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者邊關將士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據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土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

八續錄卷七

五

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何謂也田以足食今之官軍既不能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圉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排遣使京

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避爲聲勢以相掩而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庠所拆毀墻垣亭壁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寒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也陳曙戮於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遠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甌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

不錄錄卷七

六

犯之也今總兵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賁緣皆以強力而強委之也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拒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督提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濟援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何謂敷恩以激怒

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代之戍其死二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諭以虜誓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長士氣日奮而區區虜有不足破者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

不錄錄卷七

七

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養威畜憤惟欲貴以大威而小挫夫豈不問則我師常勝而兵威無損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尤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剽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勦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滿盈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而勢并力聚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

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於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兵既足我威既勝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爲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勝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快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可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不趨邇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制勝於萬

八經濟錄卷七

全立於不敗之地而坐致敵之敗者也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夏良勝

秦爲定策剪寇以靜地方事今天下諸路兇頑攻城畧地形諸秦牘而輦轂密邇之地尤爲熾烈擁艦斷流國儲多損昔馬援尤能指示方畧而謂虜在目中堂堂

天朝豈敢謂無其人哉爲此條陳一十二事具奏一凡軍營厚集其陣以養威重今出京軍爲戍卒可也邊軍足爲鬪士矣至於奪心之將常須召募死士兵法所謂因間之術可行也其真以死

士應募激以忠義約以爵賞令其三五爲侶或作商賈而被擄或號竊盜而合從僅得百人入黨則向導從謀皆吾人也伐謀伐交知彼知已保無虞也若伺其間隙當酣飲肆淫之際而縱彼渠魁脇從當爲解體若欲交鋒臣謂此輩皆爲立赤幟者矣

一凡賊之強盛皆資糧於我若傳軍令凡賊鋒可及附郭市鎮去處俱不得頻積糧草等物或運或藏聽其所便臣知奪彼所資而老困之餘或可成擒也

八經濟錄卷七

九

一兵諛道也正勝之戰不聞父矣如今賊攻滄州等處城守不下積以數日彼此坐困上流如德州下流如天津相機策應分道竊發而夾攻之又發一技水道艤舟以要其遁或遣一矢城中開門以擊其衝彼之腹背受敵我之犄角以成臣以爲制勝一策也

一戰陣之法識時爲上賊之所恃者弓馬之力值茲秋爽成彼之力必乘雨而攻之如雪夜取元濟可也況賊虜勝而驕肆志寵樂又不必駟雜更聲而後取耳然機括欲密莫知其來莫知其

去如欸青於崑崙關既勝而不知其妙算也

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令賊處其逸我當其勞非可以速勝之勢也必求城郭完固之處以安營寨平定練習將知卒卒知將關隘可以察奸威聲可以震敵數挑而不戰屢約而不合先守後攻縱不勝臣保其必不敗也

一新製火藥有名噴筒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固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荅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敵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於禦彼海嶺山立恃

此猶能燬艦成功況茲陸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一凡軍法主客不可相應彼左而右彼右而左彼騎而步彼疾而遲皆在隨機以應變也如今北賊所恃馬陣也我未成列突焉而馳京軍怯懦收輻促鎗恐墮不暇若列步卒止刃而迎之猶足當鋒逆軍遊騎分道而馳之乃爲克濟臣觀之傳狄人用車戰而有吳毀車爲行伍東爲參佐是以取太原之勝也

一凡京操軍士綿軟偷惰盛甲着身若不能任轉

不續錄卷七

十

項運臂已有難色其能據鞍上馬者鮮矣其能

挽幾石弓執數尋戟以從事乎況馮驩強壯其所載器械雨具已如二人乘者奔馳百里水幸不時損失良多況經行調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臣意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古者濟河焚舟與持楫三日之意正謂是也

一凡各處行軍俱以重臣總制是固慎重之意然蕞爾小寇乃爾鄭重譬之奕者此爲盡著也況爵位已滿於素望精力不逮於初年鞍馬之勞

不續錄卷七

十一

左

似非所便嘗觀古之立功名者俱以志氣尚銳血氣方剛乃能有濟而先聲後實亦在威望素爲懾伏者耳若曰德望鎮重古人有曰貪可使也許可使也陳平吳起何如人哉

一軍威以殺爲主故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全勝之功古今幾見賊令嚴而多殺故進則生而退必死我屢敗而未殘故進則死而退則生其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伏望

陛下申令主帥副屬而下俱得按法行誅如殘莊賈爲殞人雖至愚敢不用命勝敵爲卒生之計哉

一天下運道爲賊阻截使督運官軍隨船所有官司倉場如法收貯仍令各衛所官督集運兵何管數萬或所在調遣隨時必待功成賊定方許通關繳報緩急當有得力者矣

一凡天下被賊地方巡守等官俱被參提舉集人心然

祖宗設官所謂衛者護衛城池之意也所謂守禦所者備禦盜賊之意也巡守有司所謂治民而已若有警急具餉乃其職也今以軍職習於宴安故不得已而以文官從事戎伍一有差失便見

八經濟錄卷七

十一

參劾探之情法寔有不堪況失事之中亦有等第其玩寇養亂而失者固宜也其衝突戰陣援救不及是亦不幸焉耳況軍主於威臣子假朝廷威者冠帶之榮而已今一切革去是人而冒虎之皮者并其皮而亡之牙爪之利更何所施伏望

陛下俯察此情寬假此輩當有黽勉從事以圖死報者矣

軍伍之制一

丘濬

漢之制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五宋人

鑒五代之失而革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時所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土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

八經濟錄卷七

十三

章

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

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又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軍伍之制二

丘濬

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府兵之蓋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兵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征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行之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

不經書錄

十四

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入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沉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來失此地其後瑩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番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

也由牧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況居

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

文皇建都於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

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十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

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臣愚過爲遠慮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

不經書錄

十五

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於

國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

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

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

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所轄

十七衛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十

五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餐養之徒蓋

有間矣萬一巨言可採請

勅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排即委有心計識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毋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五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又合十里爲一都甲視軍衛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里甲歲仍舊焉凡民差役如卓隸柴大等類料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

八續錄卷十七

六

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秋季一造籍不可以戶而爲丁丁不可以二而爲一軍丁則令諸他軍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損壞者易之民年十二三附籍五十八免役廕廩爲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伍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都謂順天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塲月一照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塲孟冬農隙兵部奏遣武府

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塲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所謂黎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旣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養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塲積草料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

八續錄卷十七

七

之凡境中原額草塲爲勢家奏取爲庄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畜驢騾以爲乘駕運遞之用羣生之馬有壯健者即給單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詳見牧馬成日五郡切近京師應給內外百需所出百役則平令一切罷免從何措置請下各部查勘順天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該費若干然又自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

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關其有美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此錢顧閒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杜官爲先事計算出此錢隨時直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抑可以收市井遊惰之民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亦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

經濟叢書

六

何

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

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資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

國勢以張

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懾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

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差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類數也農隙教戰

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潦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

經濟叢書

九

何

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閒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戴

國恩淪肌徹髓其懽忻鼓舞銘刻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論將材

李堂

國家制兵有三曰京營曰外衛曰邊兵而統領成

功則在乎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承平日久內
恬外熙京營之團哨外衛之操直邊兵之戡守
咸以防變禦侮而已然蠻夷寇賊不免爲擾而
四夷之患北虜爲劇自遼陽至關陝西北邊屯
聚宿兵重將者亘數千里常敵隨宜策應耳虜
重勢勃則請京兵以益之蓋居重取輕統屬相
應也然亦有內變不足而動京軍京軍不支而
調邊兵者非爲兵有定制將乏實才乎軍政簡
推臺省保舉司馬考覈詳且精矣正德初議者
以武舉中式官生送邊操備將厥歷其才試以

八經錄卷七

子

何

績効而後用之非無謂也而或者謂其出於私
遂尼不行苟以公心行公制又何議哉

論都司書

何喬新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
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慚八閩自沙尤之變
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
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
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
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
政者脂韋媼姻輒得美譽非歲而遷否則怨

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
以法齎祭之風雖少戢已不勝誇詭矣然誇與
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日入
於弊而未知所以揀之之方此大可慮也我
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
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之政布按二司不得專
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也平日所以能前却
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所
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之愚以爲宜稍變舊
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

八經錄卷七

三

魏

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
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
而揀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
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
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
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
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
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
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
之時旣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肯身以報國

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切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類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七八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壘也讐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

入續纂卷七

三

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它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寔來

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邪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京補之屯

丘濬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歆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遠建都於此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編立五府

入續纂卷七

三

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悍敵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見在而加其番守之軍

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

二帶關隘及阨遠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

或具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

坐鎮師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

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

二萬重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罷兩直隸河

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

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

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

藩籬牆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

捫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

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乞調兩

直隸河南山東運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

可回衛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

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

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

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

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奠安矣萬一臣言可采見之施行其於國計不

續齊書卷七

五十四

爲無補矣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臣又切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

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

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千以限虜人

之馳騎千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

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

里或八九十里若有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

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

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下法司遇有犯

罪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

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

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

其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其効有

枯損者乃責其賠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

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

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

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

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

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

續齊書卷七

三五

國用困之以舒民困困之而解而邊徼亦困之而壯固矣

列屯遣戍之制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旣已廣屯增戍列營置衛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若京師之兵則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不繫繫主

王

天子之勲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家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戰者爲之給薪水給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擡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日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其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

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援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遏盜之機一

止瀨

不繫繫主

王

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末事之先而不在臨時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閒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

責其不能爲間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

遇盜之機二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日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

八總錄卷五

元

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

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

朝廷嚴首亂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遇盜之機三

丘濬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泰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索馳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賊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

八總錄卷五

元

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爲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爲其心則急而發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器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有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僥倖下氣以甘飢寒

之辱孰若擐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復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文黨而治之追脇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器械之利一

丘濬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人亦有材官礮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著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寸弩持滿抱弩負簡

經義錄卷七

三

備見於周亞未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與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器械之利二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焰硝硫磺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於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

經義錄卷七

三

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暴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機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助於何人意

八經濟錄卷七

三

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

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其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特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心

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入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器械之利三

八經濟錄卷七

三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試嚴武備之要務我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軍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于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遇有關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干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用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造軍器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鷹翎刀步軍腰

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九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鐵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網甲水磨柳葉網甲水銀摩寧長身甲并鎗馬赤甲之類此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新樣者又不止是

為條例事

張本

天下衛所遞年以來勾取逃亡等項軍人

今後該勾軍士除曾經三次以上回申丁盡戶

經濟錄卷七

三十四

絕等項無勾者照依先次奏

請准事理暫且住勾候各處衛所造冊完日通類奏

請開豁其餘逃亡等項軍士合無通將條例申明遵

守宣德四年六月日奉

聖旨是都准行欽此今將條例開列于後

計開

一逃軍除自首免問責限起解外其餘拏

獲者就於原籍并所在官司取問明

白初犯再犯依律的決差親屬鄰里

管解原衛所着役三犯者監候申詳

依律處決先將戶丁解補里鄰人等

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

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人發邊衛

分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拏將逃

軍轉遞他所藏躲者不分軍民俱發

煙瘴地面充軍所在官司知情故縱

者依律坐罪

一逃軍正身未獲照依榜例先將戶丁解

補仍責限根要正身得獲替出戶丁

寧家

經濟錄卷七

三十五

一各處有司起解逃軍及軍人軍丁務要

量地遠近定立程限責令長解人等

依限管送若長解人縱容在家遷延

不即起程照依榜例違限半年之上

者依律坐罪一年之上者收發附近

衛所充軍犯人發邊遠充軍

一旗軍有逃回原籍或詐稱病故或更改

名姓於各衙門充當吏卒主文寫發

撥置管民或出家為僧為盜沒充生

員或於豪強勢要官員軍民之家作

家人伴當看莊種田等項名色及冒文引在外買賣并於鄉境別都要作民戶另立冊籍照依榜例計令出首改正解赴原衛着役敢有違者逃軍發邊遠充軍里鄰窩家人等照依榜例問斬

一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朦朧捏作無籍即便改正勾解與免前罪如仍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保結里鄰人等發附

八續錄卷七

三十六

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坐罪

一勾軍人員令照依宣德四年二月內奏准事例選差的當人員并在營有丁之人前去不許泛差隻身無籍之徒

一新勾軍士令照依宣德元年四月內奏奉

聖旨榜文內事理限半月之上收幫月糧一箇月整理房屋候安插定方許差操如有不遵生事捏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及鎮守官員巡察

將故違之人軍吏總小旗就行拏問軍官具

奏定奪其原降榜文都司衛所置立板榜各於官廳常川懸掛永為遵守

一存恤軍士合照依四年二月內欽奉

勅諭事理每軍一名優免戶下人一丁差徭若在營

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令其專一供

給軍士盤纏

一勾軍違限二年之上者官追休旗軍就於戶下選丁補戶再限半年以業將

八續錄卷七

三十七

所勾軍數赴京回話一年以裏又不

赴京全家調發別衛所按拏解京若官吏人等容情不行舉拏不饒仍照

榜例許巡按御史按察司拏解

一勾軍務要填給勘合差人前去勾取其

各該衛所不許擅用關牒批帖徑行

有司勾援違者許所在官司將差去

人捉拏解京若係職官奏

請定奪提問

一各衛所軍士有等殷實之家本身升戶

下精壯不行應役却乃買求官吏買
買到軟弱家人小厮并義使女招
女婿人等冒名頂替以致隊伍不
又有頑民通同軍士變亂版籍將戶
下人丁過房典賣招贅作婿影射差
徭若有此等作弊之人許令改正男
女歸宗違者官吏依律坐罪正軍全
家調發別衛充軍頂替之人就收本
衛補伍如果正軍戶無人丁方許少
養義男并同籍女婿收補仍禁約有

司今後勾解軍人務選取應繼壯丁
不許容情將所買軟弱小厮家人義
女使女招到女婿朦朧頂解違者一
體治罪
一各處戶內應繼壯丁多有怕充軍役故
自傷殘者今後若有此等許鄰里首
拏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

一凡有陳告父兄弟姪兒男先年充軍在
逃獲斷爲事調發及遠年歇役勾發
別衛者原籍又勾戶丁補戶本勘

無勞項緣由許令轉達兵部覆勘開
豁將重勾戶丁就發軍家聽補見役
衛分軍伍

一凡有陳告本戶係是民丁止與故軍同
名同姓冒勾補役從公揭查遞年黃
冊體勘是實別無相干就便分豁寧
家勘查正軍戶內應繼人丁補伍若
正軍戶絕及挨無名勾轉達兵部覆
勘開豁其同名姓之人已到衛所當
軍食糧三年以上者不准

一有等族屬疎遠并異姓人原係同籍在
後分戶若爲事充軍在分戶之前合
令原戶人丁解補如爲事充軍在分
戶之後止許於爲事人名下勾取如
是聞知親屬爲事充軍恐怕連累捏
合文憑妄作分戶在前及祖孫父子
分居并充軍食糧年遠者不准

一同戶父祖伯叔人等生前各另充軍事
故勾取先儘本房內人丁解補若本
房無丁別房有三丁以上者照名勾

取發各衛補伍別房人丁不及三丁以上者將本房無丁緣由轉達兵部開豁

一同戶有兩名三名充當各衛軍役壯丁消乏止有幼小二名合候出幼轉達

兵部定衛將一丁充軍一丁聽補軍役餘衛軍伍開豁

一招募等項軍士如有比先全戶見丁充軍事故今次俱各照名勾補合將一

名先將附發通將實有人丁開報兵部議擬奏

聞定奪

一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

籍勾取若行勾取者有司聽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人丁收補軍伍不

許違例勾擾

一義男女婿替義父妻父之家當軍死丁

止許於義父妻父之家勾補若係在逃通行責限根捉如是義父妻父之家戶絕轉達兵部覆勘開豁不許於

義男女婿之家一票勾擾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

回報定奪不必保送官吏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

朧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

一比先有將幼子小兒男過房與人為男為婿各家俱係正軍事故見在止有

過房子或女婿一人在戶合將義父妻父之家作戶絕開豁存留過房子

并女婿聽補親父之家軍役若親父之家係民籍仍令補當義父妻父之

家軍伍

一官員軍民之家有家人義男女婿等項

自願投充軍役及為已事發充者事故止於本人當房人丁內勾補役若

當房死絕轉達兵部覆勘開豁不許

一票混擾

一軍戶有等倚恃豪強因充糧里老人每遇勾取之際買求官吏及勾軍人員

挾制小民佃戶朦朧保結及有里老人等俱軍戶遞年互相捏故回中許照榜例首告改正如是仍不改正事發正軍解發原衛戶丁再罰一丁發附近衛所充軍

一山西等處抽丁等項軍士原選并續到軍丁俱係精壯之人到衛不久往往買求貪污頭目人等令戶丁軟弱人丁私自輪流替換以致軍伍不精今後有仍前作弊替換合照榜例原籍

續編卷七

四二

里老人等捉拏及許原衛同伍旗軍并各色人等指實赴親臨上司及把總操備官員處陳告依律照例問斷事內作弊人員就行拏問其軍士果有殘疾并軟弱不堪差操照例相驗明白方許勾丁替換

一軍戶之家多有全家在逃避及官司連年勾取里老鄰佑明知逃避去訖暗地取索財物案情不行拏解今後若有此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

遠充軍知情保結里老鄰人發附近衛所充軍

一爲事編發及調衛旗軍多有更易姓名鄉貫及到衛所又不將原籍原丁口從實供報着役之後或逃或故衛所止憑原報鄉貫姓名坐勾有司回無名勾似此迷失者多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軍家另選壯丁補伍里鄰知而不首者依律問斷

續編卷七

四三

一今後紀錄軍丁年方出幼當發補役其原衛所雖原籍千里之外合照榜例發附近衛所收役充軍具由申達兵部轉行原衛所開豁原伍

一僧道爲事發充各衛軍役亡故勾補者合照依洪熙元年三月內欽依事例僧道爲事充軍有事故了的都照力士不勾丁的例前項餘丁除已起解到衛外今後照例任勾轉達兵部開豁軍伍

一各州縣勾解逃軍及捕役軍丁多有於所在官司冒給家人文引供送其實家人不行隨送前來及到衛所不一兩箇月即將冒給文引照身逃回原籍及影射各處潛住或經商或受顧於人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家下另選壯丁一名補伍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丁爲僧爲道若在未充軍之先出家給有度牒者轉達兵部覆勘開豁軍伍如在已充軍之後

出家仍發充軍

一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員起送兵部

奏送翰林院考試如有成効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効仍發充軍

一今後所勾軍士若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按無名籍等項委酌無勾者各衛務要查見各軍從軍緣由差的當人員會同有司官吏里老人等從

八經錄卷七

四十四

論皇隸書

羅倫

倫曰月光是下向承過論處皇隸事吾聞之喜而不寐且君子處事當視義理爲是非不視人情世故以爲是非嘗見東里先生

八經錄卷七

四五

三朝聖諭錄載顧佐之爲都御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賣放皇隸者

宣宗皇帝召楊士奇問曰顧佐有此事否爲大臣而不檢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爲薦此人也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常祿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也噫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況仕者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有節老者衣帛

食肉少者免于饑寒而又以保助乎其鄰里親戚況據四海之大哉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尤以清修苦節充之東里縱不能似唐虞三代之大臣豈可復居高允之下乎脫以爲士無常產以官爲家仰事俯育之資無所於出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于夫之嗜利無耻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爲吾分之當然正猶李赤被廁鬼身入污穢過者莫不掩鼻彼方揚揚然自以爲釣天帝都而莫之覺也然秉彝義理人之良心吾弟勉爲之

八續濟錄卷之十七

四六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七

在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八

刑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題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

馬文昇

定律令之制一

丘濬

定律令之制二

丘濬

題修省事

何喬新

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縉

制刑獄之具

丘濬

贈按察使陳子序略

彭韶

入續濟錄卷六

工部

沿河議

宋濂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除民之害

丘濬

題定許謨以杜河患疏

徐恪

漕河圖志敘

遵化鐵廠志略

易州山脈志略

戴銑

蕪湖分司題名記略

邵寶

各衙門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行人司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定職官之品

丘濬

大理寺題名記略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重臺諫之任三

丘濬

記六科衙門

葉盛

中書舍人題名記

楊一清

簡侍從之臣

丘濬

使規序略

張洪

使細錄

張洪

入續濟錄卷六

題公差事

張寧

二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八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孰嚴訓校正

刑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

經濟錄卷十八

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

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

孳弗怠其訓迪群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

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

之義也矜憫愚民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

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

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繩之是以

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

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

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經濟錄卷十八

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

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

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

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

曰戶婚曰廢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訟曰詐僞

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

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

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

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

益或仍其舊務令輕重之宜云

題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 馬文昇

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賊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答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賊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

入續纂卷六

三

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擬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常奏

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判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

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

勅兩京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鞠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

入續纂卷六

四

定律令之制一

丘濬

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以近代比例之繁好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爲釐正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爲一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爲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爲戶役婚姻分闕訟爲闕訟訴訟廢庫一也則分廢

牧於兵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式於吏受賊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準繩爲百王之憲度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

定律令之制二

丘濬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兼唐之律也我

入經錄卷六

五

重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心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

意之所在今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

祖訓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字律與

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

載死罪止載律與

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語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爲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題修省事

何喬新

入經錄卷六

六

計開

一伏覲

大明律內一款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一款其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蓋謂祖父母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婦悖戾至於毀罵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之親告乃坐者以見他人雖告不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

之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以絞是乃親告即坐非親告不坐矣使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子孫之律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憎之偏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者有溺愛少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貴庶以歸其子者有憎其孫遂及其婦者使親告即坐則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者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況於其他乎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若祖父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不孝者必須追究

不經審實

七

得實然後坐罪如律若祖父父母偏私誣告仍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無失

聖明制律之意而克全天性之恩矣

一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追埋葬銀一十兩若監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若於人臀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打遞

遞致死及自盡者各弗論欽此查得見行事例各處有司及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擱馬棍等項酷刑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發為民蓋所以懲戒殘忍之徒也近見內外官司或因督理公事或因考訊獄囚依法決打致死人命者問刑衙門一

舉議作酷刑黜罷殊與律例不合且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自古有之但不當肆為殘忍以毒其民耳若因公事決打致死輒黜為民非律例之意也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

不經審實

八

有犯除腦箍夾棍烙鐵擱馬棍等項慘酷刑具及於虛怯去處毆打致死者照例問罪為氏其如因公事或笞或杖於臀腿去處決打致死者合依本律科斷不在起送降調之例庶於情法得中

一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一十兩欽此竊詳律意蓋謂諸色人等或逼取田園或強索財物或見其愚弱而籍之以罪或因其卑賤而脅之以威其人畏威

懾勢以致自殺者坐以前罪仍追埋葬之費給與死者之家近見街市愚婦或一時語言忿爭或偶因酒醉戲罵本無用威挾勢凌逼情由而愚民輕生輒便自盡者官司往往擬威逼罪名追給銀兩殊非律意其罪雖止於杖然監追銀兩有力者隨即送官貧窘者淹禁連日甚至於鬻子女典房屋而後完納深為可憫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此等囚犯研審明白果係因事威逼人致死者依本律科斷若因一時忿爭或因醉戲謔互相毆等項致人輕生自盡別無逼迫之情者止依不應并毆罵人等項律條斷不必追銀庶幾情法相當而死生無憾

八經錄卷六

九一

私

一伏規

大明律遼遼充軍條內開江南并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府分發定遼山西等都司所轄衛分充軍竊見近來編發充軍囚犯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充軍蓋以西比近虜欲其填實邊衛也然此等囚犯多是原問斬絞罪名饒死及一應奸頑梗化輕於犯法之徒往往隨到隨

逃仍復為惡雖有仍問死罪處決之例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況中間又有原係戎虜種類諳知邊情慣習夷語恐其乘隙逃入虜中為之謀主啓釁邊陲不可不防漢之衛律宋之張元可為永鑑合無今後編發充軍囚徒仍照律內所定地方原係北人者編發江南衛分原係南人者編發江北衛分庶可革其屢逃之弊亦可免意外之虞

一伏規

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賊科罪者律也律一

八經錄卷六

十

定而不易以賊估鈔者例也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

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

十貫是

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

故重以繩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

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縉

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亦足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

入經濟錄卷六

十一

宋

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公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衰頹精

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

入經濟錄卷六

十二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爲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禍必隨之然耻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爭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而事枉冤延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制刑獄之具

丘濬

自漢文帝廢肉刑後有議欲復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於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絕其世乃有一種悖天無親之徒自官其身以求進以祖宗百世之脉雲仍萬世之傳而易一身之富寵歲月如流人生幾何胡不思之甚耶愚民無知而自落陷穽上之人亦恬然視之而不知禁止何哉茲亦數發倫敗風化感傷和氣之一端有國者所當嚴爲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刃之人是亦不忍人之政之大者也

贈按察使陳子序略

彭韶

入經濟纂六

十三

魏

夫法者中而已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斯均謂之執也必曰執也附入不附出則法之戕人慘于矛戟聖人無用法矣自古稱執法有如張釋之者平犯蹕者除死罰金盜鑄者宥族棄市未嘗無出理鷹鷂鸞鳳其祥不同藥石築肉其効亦異也

工部

治河議

宋濂

宋濂濬曰比歲河決不治

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

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爲赤濱河而阿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闕之水南滄也里木之水復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度也水尚清淺河涉又東約行五里始浸渾濁而其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過濶即濶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和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北載之

入經濟纂六

十四

春

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碣磧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建平宣房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跡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

八經纂大

十五

隄泛濫矣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概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端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

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頻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陳切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八經纂大

十六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題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稍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輒爲之淺濇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能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有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

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堤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抗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十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二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

八續錄卷六

土

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太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塩場其間有魚塩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粮船隻俱在本所修驗客商引塩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塩柴米等項

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粮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開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埧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

八續錄卷六

大

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其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料直并匠作工食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除民之害

丘濬

臣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

諸水爲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朵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寔大東北流分爲九流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

入經緯纂大

九

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妨閉之湧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裡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南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

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深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衡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關

入經緯纂大

十

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神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至害亦隨之卽民患若焉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彌也以其獨入於海故

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
全益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
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
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
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
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
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
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廷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
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流一決而東則漕渠乾

八經纂考

三

涸歲連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

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
睢陽亳穎以迄于濠淮之境臣愚以爲今日河
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
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
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
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
所可比焉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
害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
處下手下雨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

朱氏之言而竊大禹之故深信實讓上中下策
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以爲河南淮
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
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
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
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爲巨浸桑麻
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鼈之區可歎也已伊欲
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八經纂考

三

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
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
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迂下之處條爲數河以
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
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
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滅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
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
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
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
於東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

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
官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
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
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
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一視同仁在
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上顧其利
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不顧一時爲
天下計不徇一方爲萬民計不恤一人賈讓有
言潁河十郡治堤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
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
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只尺之利哉臣亦謂開
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
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邇東之地開爲數河
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
比論果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
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
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從之寬
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
乎我者非爲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並縣圍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經濟錄卷六）

三三

聖明留意

頌定許謨以祛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
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
縣黑汴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
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
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
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
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
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
橫衝衛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
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
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歷
聖哀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難累
猶木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
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
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
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軻子之決其
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

（經濟錄卷六）

三四

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額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傾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頸猶有消涇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涇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

不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德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狝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興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船塢等料并傭工口糧勅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穀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創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並發創大夏收用源糴具陳不爲無據寥寥數

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脩陳伏望

聖鑒

宸衷泰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

裁處如以迂遠下切時宜更乞深念

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

入經濟錄卷六

三

民聞知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

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

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

仍乞再

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

力與替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

亦當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

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

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

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

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

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貴陵

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

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

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抗禦者悉聽取

用俾盡心思並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

區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惟

入經濟錄卷六

天

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

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伏乞

皇上再

勅在廷群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謹題請

古

漕河圖志敘

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歎我

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

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

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軸轡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官軍樂於用命吳艤越艘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為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

（經濟錄卷六）

三

章

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哉

漕河軍衛有司

府三 州十一 縣四十 衛二十二

所一

漕河水程

通州至儀真水路三千里凡為驛四十有

二

漕河禁例

成化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兵部尚書白圭題南京進鯽魚等項船隻照依所驗船隻

數差撥運送仍於管運官員關文內明白開寫數目以憑沿河官司查照應付本部仍通行淮揚邇北一帶巡撫巡按管河洪開等官各行所在官司凡遇各起進鮮等項船隻經過務要逐一查驗比與今次所擬隻數相同方許應付人夫護送前去不許畏避將來帶數內外船隻一票應付靠損人難罪有所歸開坐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計開

（經濟錄卷六）

三

南京各該衙門每年起運各項物件共三十

起實用船一百六十隻

司禮監二起

制帛一起實用船五隻

筆料一起實用船二隻

守備處三起 以下六起用水

鮮梅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實用船八隻

枇杷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實用船八隻

楊梅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實用船八隻

尚膳監三起

鮮筍四十五扛實用船八隻

一起鮑魚四十四扛實用船七隻

二起鮑魚四十四扛實用船七隻

守備處五起 以下二十二起不用水

鮮椒機等物五十五扛實用船六隻

鮮茶十二扛實用船四隻

木樨花十二扛實用船二隻

石榴柿子四十五扛實用船二隻

甘橘甘蔗五十扛實用船一隻

尚膳監八起

八經海錄卷六

天鵝等物二十六扛實用船三隻

醃菜臺等物共一百三十三罐實用船

七隻

筍一百一十罐實用船五隻

乾鮑魚等物一百二十盒罐實用船七

隻

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罐實用船八

隻

木樨花煎等物一百五罐實用船四隻

鷓鴣等物十五扛實用船二隻

司苑局五起

荸薺七十扛實用船四隻

苗薑一百擔實用船六隻

薑種芋頭等物八十扛實用船五隻

鮮藕六十五扛實用船五隻

十樣果一百四十扛實用船六隻

內府供用庫三起

香稻五十扛實用船六隻

苗薑等物一百五十五扛實用船六隻

十樣果一百一十五扛實用船五隻

八經海錄卷六

御馬監一起

甘菰種四十扛實用船三隻

凡開惟

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

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

未過關或下閘未開並不得擅開若豪

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

不依幫次爭先開閘者聽所在閘官將

應問之人挈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

因而閘壞船隻損失

進貢官物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

重問治下礙豪勢官員參奏以

開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完糧回日提問

其開內船已過下開已閉積水已滿而

開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物者

亦治以罪

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

凡漕河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

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入籍錄

三十三

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及開填官

專理河防之務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

廢正務違者罪之

凡開溜夫受顧一人冒充二人之役

充爲軍冒一人者枷項徇衆一月單罪

遣之

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

淹沒田廬計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

爲首者並發充軍軍犯者徙於邊衛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

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
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徙於邊衛

凡侵占棹路爲房屋治罪撤之

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銅夫巡視掩

埋違者罪之

凡開填洪淺夫各與其役官員過者不得

呼召牽船

凡馬快等船每駕船軍餘一名食米之外

聽帶貨物一二石斤若多帶及附搭客

貨私益者聽巡河管河洪開官盤檢盡

入籍錄

三十四

數入官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

參奏提問

凡船非載

進貢御用之物擅用響器者治罪其器入官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

聽巡河御史郎中及洪開主事盤問治

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

印信揭帖備開船隻數及小甲姓名付

與執照預行整理河道郎中等官督令

沿途官司查帖驗放若給無官帖而擅投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悉究治罪

凡運搬馬快船隻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引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郎中處治罪

遵化鐵廠志略

工部分司在縣東六十里鐵廠中永樂間俱以各衛指揮領其事宣德末始委虞衡司官董之

易州山廠志略

戴銳

入經籍纂要

三五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叢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

國用而下能惠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蕪湖分司題名記略 邵寶

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建議者以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料率益取諸柴木之權焉而蕪湖為畿輔近地當川湖二省下流商筏所聚故分司於是乎建大司空歲請于 朝簡委員外郎若主事一人主之期月乃代

各衙門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丘濬

重臺諫之任一

入經籍纂要

三五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

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

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
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
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定職官之品

立濬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政為通政司諭之曰壅蔽於言
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
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之虞
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

八續纂

三

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
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
馭正者勿阿隨當數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
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
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鳴
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修舉而於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大理寺題名記略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上執法故又謂之三法司

大理之設則自兩法司所聽斷日抱成案引因
徒詣寺詳讞寃者疑者情重輕者皆得一一據
律參駁必求之當然後月報歲聞于

上請施行之其職亦重且要哉寺有卿一人正三品
少卿二人正四品寺丞二人正五品總率左右
二寺官屬以共王事蓋建置百五十餘年已為
定制

重臺諫之任二

立濬

祖宗設立六科實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藩
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列置

八續纂

三

內廷侍班

殿陛日近清光只尺

天顏上無所於屬下有所分理歐陽修所謂豈是非
於殿陛之間今雖無此比至於司馬光所謂天
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則今猶
古也然則是職也亦豈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
謂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
則惜名節次則號知治體必得如是之人以居
諫官則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
缺矣

重臺諫之任三

丘濬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其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先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設官不以諫爭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

八經書卷六

三九

意

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往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記六科衙門

葉盛

六科衙門專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輒暫於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

中書舍人題名記

楊一清

中書之官昉自西漢之尚書後改曰中書魏晉以來至於隋唐曰秘書曰內史曰紫薇俱以省稱雖位望少異而職掌大略近之至設中書省

則典司政本乃樞機之地宰相之職也中書舍人本中書省之屬後乃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遂爲儒臣之盛選

國初仍元中書省之舊建於右掖門設直省舍人洪武九年始改中書舍人後中書省革獨設此官存古制也中書舍人所典書

天子辭命凡

親王郡王并妃初膺封號合受金銀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鄉君合給詔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受封爵合給鐵券凡勲戚

八經書卷六

四

內外文武官應給

詔命勅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

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

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擬一員入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官坊尚寶司六科同爲侍從之臣諸司無相轄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修書成破恩典者乃得之監生儒生有勲勞大臣暨官僚講官子孫宜承蔭敘奉特旨者乃得之用之亦非輕矣

初中書省罷祇以官名爲署恒言每呼爲科

累朝批旨亦或及之然未嘗著爲令不敢襲而稱之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

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

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

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

制蓋屬文武之官也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

八經纂卷六

聖一

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

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

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經術深明六

書之義心正筆正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

汙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

以當此況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使規序略

張洪

行人掌使之官始見周禮迨於春秋行李往來

講信修睦如鄭之子羽吳之伍員魯之叔孫氏

實掌使職順而有辭者保國以庇身慢而無禮

者殃身以及國以是世重其選我

太祖高皇帝法古爲治始建行人以常秩加之以訓

辭凡有命令則付而行之即古之行人也洪

以庸愚忝塵清列不稱是懼故於奔走之暇閑

古人奉使之得失集爲一卷凡十有六條曰忠

信曰節義曰廉介曰謙德曰博古曰文學曰識

鑒曰智慮曰威儀曰說辭曰舉賢曰容訪曰服

善曰詳慎曰勇略曰警戒列其事於各條之下

用以自規目之曰使規云

八經纂卷六

聖一

使緬錄

張洪

永樂四年夏六月予往遼海諭祭鞬韞報歸

詔俟于朝是年閏七月十三日

命持節往諭緬甸宣慰使那羅塔即日就道九月至

金齒整點護

勅官軍行在者舉家慟哭謂去皆必死無有生還予

則示之閒暇不急于行哭送者不知其期亦稍

懈乃疾啓門馳出抵諸葛營而止哭者不得相

送行者殊無悲慘時內官雲仙在麓川宣慰司

病軍接迹於道見者皆戚及至麓川雲內官要

予入營臭穢不可坐實由軍士遺屎於營外夫氣鬱熱故也行次拱章即緬之江頭城緬人旣併孟養地復遣陶孟東妙聚兵於此以防中國之救予佯爲不知道人罵曰我至日本其王來迎舟檣遍海爾曾不滿二三萬人來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旣入舟曰召通事丘添保訪問緬人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曰緬營甚低微聞

制死使臣來別荆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入城閉其使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兩面

八續錄卷八

四三

與之語率以爲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公宜處之予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面之樓且告以中國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筆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筆也乃選敢死士廿人勝刀執杖將入城予方馬於城下叱緬人關門不聽遂筆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勾縮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

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旣還緬人殺牲以共具悉歷出命易生牢來饋舊聞夷緬間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清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痛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爲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廁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之較以予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

八續錄卷八

四四

至於酷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常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予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以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歿於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府旣脫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餽牛酒悉以享

士死者亦預祭振放入金齒歡聲動地人得生
全皆以爲異事夫何異乎在於誠心愛人耳無
誠心則疾痛不干已雖數視之亦無成効也

題公差事

張寧

近該行人司司正李寬題爲申明職掌事臣切
惟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
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
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
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

續纂卷六

聖五

末

專以進士除授任使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
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
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
既久遂以爲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
請託苟甚或因有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
因離家日久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生理而託
此游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
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覓者皆歸之請託
難於辭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爲是官者群坐
無爲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

例遇有事例先儘行人方許差違別項官員其
奉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
一體治罪庶使

相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八終

不錄纂卷十八

聖五

按遼疏稿六卷

〔明〕熊廷弼撰

明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按遼疏稿序

直指武昌熊公按遼之三年既有南畿衡文之

命屆行乃衷其所指陳遼事疏議凡六卷梓之以行以示不肖龍曰其爲我序之余謝不敏蓋余甲午月申之間嘗填撫於遼云迄今且一

十年往矣然而遼之敝則日甚一日也大率數年以來狂虜吮其血稅璫敲其骨貪將捶其髓遼之遺民奄奄氣盡所不瀆於死者一綫耳其瀆於死而卒得以不死則熊公救之也公之言曰今之遼極敝矣如大病之人風邪外侵精神內

稿腸胃脉絡皆枯竭而無餘所不絕者絲髮之氣息耳所爲治之法宜外護其風邪內養其元神澤其榮衛實其奏理一切勞形弊精之事勿以擾之夫然後生氣可復而生理可全也故其爲遼大率以不養生息爲主以捍衛保護爲用其

大者如厚河東之兵防以折奴酋方張之勢如就河西之款議以弛拱會既渙之心如法懦將之逗遛以作其敢戰之氣如懲貪將之科索以息其剝軍之心如脩亭障至一百餘座如築邊牆至六百餘里如積穀至二十八萬餘石所費皆

以巨萬計皆取諸贖鍰而用之毫
不以干公帑也又其大者遼之積
弊在搗虜巢我之搗巢出其不意
竊其級以冒爵賞虜亦挾其積恨
數深入以肆報復我之搗也所殺
幾何虜不可勝誅也虜之入也盡
其地之所有子女牛馬粟帛靡悉

按遼

三

而去尺寸無遺我之出也以一而
虜之入也嘗至三五大入則大利
小入則小利至三五入而內地遂
成甌脫矣公爲盡稽四十年來搗
虜與虜報復之數以

聞曰願後之人以搗巢爲戒無圖近
利而貽實禍也此又按本塞源室

患存人之第一義也至其他如棄
邊地如沒官帑則又據實糾陳無
所回隱凡皆人所不能言與不肯
言者余嘗謂擔天下之大事者在
有卓識有定力有雄文三者缺一
不可公於事能卽始而見終其評
人能望表以知裏如公輪督墨而

按

四

尺寸不失也如秦鏡在懸而鬚眉
必照也是謂有天下之卓識公舉
事計定而卽行之謀定而卽成之
如高山在峙不可撼也如流水赴
壑不可遏也是謂有天下之定力
公論事必悉其原委論人必模其
形似其談事之委曲令人心開意

爽無復遺恨其道人之疾苦令人涕下沾襟不能仰視如雲霞之變幻而無端也如風雨之驟至而不可跡也是謂天下之雄文三者有一於斯亦足以稱雄於天下而公能兼備而各極其至故宜其猷爲擅九邊而製作妙天下也公行矣

五

遼人無計能留公矣然其芳規懿矩具在地方其格言至論具在簡策後之人當必有繼公之志而終公之績者卽謂遼得公而再造可也且公聲名在世間清譽在

廟堂不久當登華躋膺晉八九列三事之班以持衡宇內而造福九有

又豈但區區一遼實受其賜已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前協理京營戎政奉

勅總理河道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撫四川遼東地方提督山東河南學校長垣李化龍撰

六



按遼疏稿目錄

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查叅馬價疏

除報美餘疏

邊道擇人疏

查叅開原失事疏

請併管伍疏

重海防疏

糾勅將領疏

論哈流兇捷功疏

卷之二

勘覆地界疏

請免商稅疏

論遼左危急疏

寧前道給由疏

酌東西情勢疏

論捷功異同疏



查叅大勝堡失事疏

議留賢將疏

兌寺馬疏

議增河東兵馬疏

卷之三

增科額疏

開原道給由疏

議留新舊道臣疏

議屯田修邊疏

按遼疏稿目錄

申明款議疏

駁兵科疏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催王總兵赴任疏

議覆增兵事宜疏

辭勘邊事疏

亟處貪將疏

催勘邊事疏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

卷之四

請蠲免疏

查錄理學名臣疏

五駁兵科疏

閱視疏

修邊舉劾疏

劾自在州疏

防建夷疏

查叅長定堡失事疏

按邊疏

六駁兵科疏

督撫鎮疏

催巡撫上任疏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推舉邊道疏

常平倉積穀疏

縱虜內地圍獵疏

請告疏

中協副將患病疏

論援兵疏

再請撫賞疏

再論修屯疏

請停修屯辦撫院疏

再請告疏

復將領冠帶疏

考選軍政疏

按邊疏

卷之六

奏織新餉疏

營驛窮軍受害疏

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舉兵備疏

舉有司疏

舉首領疏

舉教職疏

舉遷謫疏

舉將領疏

舉將材疏

舉廢閑疏

舉援兵疏

沿途流亡疏

折遷疏

目錄

五

按遼疏稿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熊廷弼謹

題爲差官批劄甚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強辯事先是科臣彭惟城奏論輔臣李廷機罪狀內有私通建夷一款後復單疏摘糾之而引李惟葵對臣之言以爲據臣意原官原劄具在情真事確廷機於此更復何言惟有悔罪引咎靜聽

按遼疏稿

卷一

皇上之處分而已及臣初九日至山海關接邸報見

廷機辯云止差本官領咨前赴遼東巡撫衙門會同總兵官商議宣諭奴酋並無徑往夷境字面爲不說謊噫何其呶呶強辯截取劄內詞語以欺

皇上而益甚其說也臣請爲

皇上明言之臣奉

命往按遼東地方事體應得諮問因惟葵曾奉廷機差往建州必悉彼中情形故延而問之而因及

所以差遣之故惟葵答云葵卑官也應否題

請是否擅往葵皆不知止知奉部批劄親詣奴兒哈赤營寨宣諭方敢前去今批迴雖繳劄付見存科臣不知而以葵通夷爲可斬是冤葵也臣復問劄付何以不繳答云此護身符也性命所繫何敢繳還及臣出

按遼疏稿

卷一

二

都門衆鄉宦郊送惟葵對衆復投一揭爲辯明差遣事內云禮部給葵批劄領咨前去遼東巡撫衙門會同總兵官選差通官同詣奴兒哈赤等

營寨商議宣諭又云職司女直委差不敢不往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往等情據此則劄稱同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字面非徑往夷境字面乎所稱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往非廷機擅遣而誰遣乎廷機自知擅遣通夷之罪爲不可贖故抹此差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一段而止云差往遼東以欺

皇上如此而曰臣不說謊誰爲說謊者乎至云議裁車價稍示節制而遏其再增存

中國之體懸貧民之困似亦未爲不是者乃其始終不肯認錯而必繫然自以爲是可嗤抑又甚矣臣自通州以至出關凡官吏接見者無不感首疾額以車價爲苦牛馬頭役所至數十百人跪道乞命至擁轅而不能進莫不哀訴往年每車雖費十餘兩大抵飯食貨物虛擡之數今自李閣老疏中說定十五兩夷人知之務要實銀開發足色足數不肯短少分釐往年車價外常例大鞭布不過折銀一二錢所與者不過一二

校遼疏稿

卷一

三

夷目其衆夷小鞭布不過折銀七八分耳今大鞭布要銀四五錢小鞭布二三錢不論頭目衆夷一槩橫索往年夷人尚聽解官約束今反爲所制動輒詈言我本不肯進

貢你內邊許我銀子要我進

貢如何又不與我任意踐蹂驛卒而解官坐視不敢言喘往年折馬錢到手便安然隨車前去今折馬之外仍復騎馬又仍於中途吊餓車牛銜磨馬脊百般勒抑人畜被傷者不記其數往年

遼疏稿

卷一

四

海西夷人恭順不敢生事今見建夷驕橫得利亦比例需索倍踰舊規往年海建貢者其計不過數百人零星到驛零星打發已不勝苦今多至一千五百人業已三倍又不肯陸續前來每起動至三四百人用車三四十輛牛百數十隻馬三四百匹前起未去後起又來逼索一時無從措辦只得賣兒鬻女高價雇覓支撐前去以免撻辱哭泣之聲達於四境臣每聽之淚如雨下嗟乎此卽廷機所以示節制遏再增之明效

大驗也惜其未及親見此等光景耳倘親見之未有不追悔無及愧恨欲死者而且自云不忍小民爲夷人魚肉爲媚於庶人非媚酋也其將誰欺哉推廷機差官之意其初豈不欲蘇驛卒省程費臣忍謂其遂有他腸獨其執拘不通果敢而窒專任胸臆而不顧事體之可行與否以至長駕酋之傲損

中國之威重貧卒之困貽長久之憂卽廷機亦不圖其遺害殃民一至此也既已至此猶不悔罪

引咎而必自執以爲是。臣不能爲廷機解矣。臣嘗私論廷機心術伎倆。或不似唐。故兩疏劾。愿而不及廷機一語。乃印劄明白共見之事。尚且轉換支吾。以欺

皇上。則九可以欺

皇上者。何所不至。其奸僞何必出賡下。而臣亦何敢終噤不言。成廷機之譏。而聽其曉曉無休時也。伏惟

聖明電斷。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緣係差官批劄。其

擬遼疏稿

卷一

五

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強辯。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董文明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奉

聖旨

查參馬價疏

題爲馬價程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參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臣奉

命按遼一切兵馬錢糧。係臣職掌。臣未出

都門。卽聞該鎮馬價半指撫當。侵費程數。完銷人

言嘖嘖。未知可否。迨至廣寧會聽。勸候代撫。臣

趙楫親投一揭。爲遼鎮年例馬價銀兩事。內稱

已任內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五日止。部

擬遼疏稿

卷一

六

發年例通共銀一百五萬三千兩。除支銷外。其

未用銀一十五萬三千九百五十餘兩。見在收

貯。臣竊嘉其能爲地方。樽節財用。而以向者所

聞爲未必然。及將原揭逐年逐款細加磨勘。中

間情弊。種種虛冒。殆有不能爲楫解者。除二十

七八九年混同作數。難以稽查。及分守海蓋寧

前開原四道。再行清查外。謹將分巡一道。自三

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收放數目。一一查駁。爲

皇上言之。揭稱三十年。部發年例一十一萬九百一

十餘兩內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五千四百餘兩
放給廣寧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驛
買完馬四千九百三十一匹用過前銀訖似矣
至三十一年揭稱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
十五兩內分巡道分領銀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餘兩放給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驛
完馬四千七百一十四匹用過前銀訖臣據此
查上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多二百一十餘匹
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七千四百七十餘兩臣不
能爲楫解也然其數未甚懸絕猶可言也三十
三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
放給廣寧正安正兵等營堡驛買完馬四千七
百六十四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
錢五分臣據此查三十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
多一百七十一匹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二萬一
千一百六十餘兩三十一年所買馬數比本年
尚少四十六匹而開銷銀數又多過一萬三千
七百餘兩又不能爲楫解也三十三年揭稱分

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放給廣寧正
兵正安等營堡驛買完馬三千七百三十四匹
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
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三十
匹而開銷銀數則與上年分毫相同又不能爲
楫解也三十四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
千七百五兩放給正兵正安等營堡驛買完馬三
千六百九十七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
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
十二年少一千一百五十四匹比三十三年
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數
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一百五十四匹比三十三年
年少一百二十四匹比三十四年少九十一匹
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三年分毫俱同又不能爲

楫解也且相馬估值自十二兩通至二十兩不等數目增減原無一定卽以數匹之值合之其數已不能相一今查自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馬數參差或千計或百計或數十計而開銷銀數則俱稱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分釐不差也不審是何神術能使其數較若畫如此又不能爲楫解也該部歲發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兩原爲全遠通融給放非專爲廣寧一道而發也今每年分巡道必分領八萬二千七百餘兩而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道所共領者僅僅四分之一說者曰廣寧所屬馬驛多於別道耳及查冊籍廣寧一道馬驛不過一萬九千有餘而合計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道所屬馬驛不下二萬三千匹殆一倍於廣寧矣而分發獨如此其少何也且以買補之數比而計之三十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九百三十一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三百七十三匹三十二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一十四匹而

分守四道則共止三千二百六十六匹三十二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六十四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八百四十一匹三十三年分巡道買補三千七百三十四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二百五十四匹三十四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九十七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六百五十三匹三十五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六十四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四百四十四匹豈四道之馬盡長生而該道之馬獨善死耶又不能爲楫解也說者又曰每馬一匹內扣子銀數兩充爲撫賞以故依買不堪易於倒損耳及揭查分守四道所開馬價少者十一兩多不過十四五兩而分巡道所開馬價計算約十七八兩似又未嘗多扣子銀者豈價愈高者而斃愈速耶又不能爲楫解也說者又曰廣寧市大而用繁撫賞之費皆取給於馬價故開銷不得不多耳夫寧開各道不皆有市賞乎如寧前當一面之虜甚爲撫賞所窘每年分領年例多不過萬兩少

則數千兩猶能就中騰那勉爲措處內不失馬務外不啓戎心非另有撫夷銀兩也今廣寧亦當一面之虜如三十二三等年除買馬開銷外又另開銷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給買撫夷貨物矣此於買馬數內毫不相涉者則因扣子銀馬易倒損之說廣寧又不得藉之以爲詞矣使四道而盡如此每年所領年例尚不足抵買貨物之一半其奚問馬耶況揭查廣寧道二十七八九年給買撫夷貨物共用過銀一萬三千六百餘兩是歲止銀四千五百餘兩也乃三十二三年用至一萬七千四百餘兩三十四年用至一萬三千三百餘兩三十五年又減至八千五百餘兩夫虜固無厭矣第其講賞增賞逐年遞次亦自有漸未有忽焉而加至萬餘忽焉而減至數千者也又不能爲揮解也夫廣寧馬匹非有加於各道也買補價值非有扣留子銀如各道之多也虜各處其一面其求索撫賞又非廉於各道而貪於廣寧也通計九年年例分巡一

道獨領六十九萬五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不過一萬四千有餘分守四道共止領三十五萬七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又多至一千三萬八千有餘抑何其膏壤懸絕若此其甚也向非四道苦心節省不奢稍亦何所藉手
奏報以塗耳目爲者且分領數目又何以獨多於廣寧而少於各道也其心以爲此銀而槩發之於各道則市賞在彼開銷在彼動用不便於交移隔別又難於意授吾唯付之廣寧則廣寧猶吾私儲監庫官猶吾司簫而該道同居一城狎處習見顏情稔熟聲氣串聯可以朝夕恣吾所取而無不如意者是以有所給發而監庫必爲之扣留美餘有所動支而該道必爲之覘數亮繳上下通同日久弊熟有無多寡任情喝報而就意處處鏐陳節節破綻留此一段以待臣之摘發豈非利令智昏而天奪之鑒耶臣查會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

僕一寺以經紀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以至今日至累該部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已非長策矣藉令當事者潔已奉公選擇清謹委官務買中式貨物與夷貿易既愛吾之貨必肯多作價而利息自饒我亦自恃其貨則諒買由我而馬多精壯豈不市馬撫賞一舉兩得補偏救敝猶可支持而無患奈何任意取用唯賄是聞肥已媚人肆行侵費買貨物而每萬必扣二千則子銀未及充賞而先已充囊給馬戶而稱貸必除秤頭則市口之價未交而市心先鑒委官因而效尤復從中剋減而所買之貨竟濫惡而不堪馬戶得以藉口亦就裏侵漁而所換之馬盡老弱而無用及其發之營路驗之而不收唯恐得罪驗而收之則今日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一軍之馬廢數更以爲常一軍之餉歲賠椿而不足馬旣以倒損之衆而營伍日覺其空虛價復以買補之多而錢糧愈加其置缺夫如是軍安得不疲馬安得不

折違鎮安得不壞而三面之虞安得不睥睨而狂逞輿言及此楫之罪可勝數哉夫撫臣專治一鎮內調衆情外稍諸虜軍興浩繁費所難免自應悉其出入而不聞臣豈敢律之以寒素要於張設布置各有云爲總期濟事未聞有搜之以入已而因之以壞邊如楫之所爲者況時當絀乏一分一文愛惜宜加明例森嚴沿海沿邊干繫尤重旣已投揭到臣尙察其弊而猶容隱不言以負皇上之任使而自溺其職掌臣之所不敢也伏乞聖明嚴行查勘如果侵欺情真照例議處以爲邊撫虛冒者之戒廣寧分巡道按察使郝大猷才華議論非不可觀而人品操持實多可議臣姑置不論第就此馬價一節經管將及三年呈報又出其手不知而展麗混造已干失察之條知之而務同作弊應與本罪同論況分領旣以屬已其是謂有司者存而侵用豈得由人自取故縱之不咎且不惟咎之弗阻也而又爲之暗瞞開銷不

惟匿之不舉也而又爲之明明

奏繳平日既以阿承而陷人於不義臨時復爲虛

捏而罔

上以行私苟非染指之亦深安肯倒身而不顧此一

臣者似應先行降調俟查勘之後併前任經手

各官有無通同侵欺情弊不妨再行議處者也

至於

國家市馬一節非徒藉此以款戎心其實亦欲以

我無用易彼有用使彼野無留良而我廐皆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五

駟明於款夷之中而默寓損夷之術其意亦甚

微矣自馬價侵費貨物濫惡買馬各役又皆圖

賤營利專買一等老病瘦弱之物以希搪塞而

精壯應肥者牽至市口反皆退回而不受昨該

鎮道將皆言之臣頗駭異噫此等事體祇以自

欺自騙而取笑於夷狄耳尤乞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衙門以後發到馬價務要選委

得人買貨中式揀易好馬足備戰陣之用而無

失開市之初意其分發各道銀兩亦要酌量馬

匹之盈縮地方之緩急撫賞之多寡通融款給

而無俾有此饒彼瘠之歎臣又查得上次閱冊

止有分守海蓋寧前開原四道將馬價收支數

目造入八事款內而分巡一道獨無此項顯是

畏臣衙門查出情弊故此隱漏不敢送聞且此

等錢糧既經該部逐年題發亦應逐年完繳方

得清楚似此年久數多何弊不生何奸不作除

遇閱視年分該道造冊務照四道事體盡數送

查外該衙門仍於每年年終分別管收除在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六

冊

奏繳併報部查庶幾糧不致冒破而馬政有賴矣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馬價現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參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奉

聖旨馬價關係邊儲道所奏該部便看下來說該兵

部覆奉

聖旨是

按察院稿

卷一

十七

恭

除報羨餘疏

題爲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勅計臣亟除報羨敝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
事臣聞爲邊設軍爲軍設餉今夷虜縱橫戎行
單敵所患苦者獨無軍耳未有有軍而故懸缺
不補以爲留餉之地者獨無餉耳未有有餉而
故扣留作羨不爲補軍之用者有之自遼鎮餉
司始臣自入遼境所至城堡營哨軍疲馬羸無
不失額殆半者軍民控訴咸謂自報羨餘以來
原額軍馬每有勾募呈送餉司餉司必以三十
一年經制爲辭一槩不補因此逃者益衆軍額
益虧及查三十一年經制爲誰所定則前餉司
王之都而三十一年支放數目則王愛任內事
也噫愛之數目曾是以爲經制乎愛以正項爲
羨餘假存剩爲節省希圖保薦獵進官階遂長
扣剋之風而貽邊陲之害至今論者無不恨愛
爲作俑之都不爲釐正顧反準其數目以爲經
制且又不會院道公同酌議第據該年十二月

按察院稿

卷一

十八

見支糧料軍馬爲數彼時各城堡營哨幸而補完收入額內其將領中軍等官關茸偷安不卽報補者一切置之額外甚至以三十二三四等年會經下手餉司收補食糧者二千餘名亦徑自截落不爲收入夫爲是經制者又何其草草也豈謂不限以經制而羨餘無定數不準變以爲經制而羨餘不得取盈於數乎不知該鎮餉銀原無所謂羨餘也京運銀兩如數出入稱兌苟平安所得羨軍馬糧料計口計日數適相當又安所得羨卽原料糧料或稍贏餘然查本鎮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俱於舊餉逃故銀內通融支給而原題本鎮商稅公費等銀歸之稅監兩次增派標鹽旋開旋止卽此勉強處尚不能以原料之稍餘應新增之不足而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致此將謂臨放之扣還而歲不過得銀三數千金將謂本色之多

搭而歲不過省銀千餘金非天降非地出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自經制一定拘之以額而不得多補限之以年而不得前補軍利於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料則惟恐不逃操此術也以往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於羨餘而後已顧如遼何哉遼爲京師東控倭北扼虜置軍非爲遼也無遼則京師不支無軍則遼不支補軍非爲存遼也試以遼之形勢利害與該部計之他鎮有邊有腹遼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餘里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佐鎮皆一面對虜而遼不但三面對虜自舊遼陽失後虜掃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爲兩斷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失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他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出入無時無噉嶺重關以爲限隔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由是

親之即使十里一營五里一堡猶不足以守堡
即使額軍十一萬額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
不足以充擺邊之用而矧曰不補乎自軍一不
補而我益弱虜益肆索地則予地散參價則與
參價挾撫賞則添撫賞槍男婦生畜則委以男
婦生畜歲所奉虜之費與所扣之羨餘臣又試
與該部計籌孰多孰少乎而又況撤所蔽以資
敵國斷

京師之左臂以爲

按邊疏稿

卷一

王

君父心腹憂此何等利害而該部尚得扣餉不顧乎
該部不過曰該鎮陸續增兵未嘗不補見支糧
者八萬有奇雖不及原額而律以十九年之經
制未嘗多減也不知新增之數爲地方首緩今
衝昔夷今險者而設自與額軍地方各不相貸
非謂增彼而遂可減此也新舊合籌雖得八萬
而卑論原額軍減十三馬減十五以

國初之強盛值胡運之衰殘夫豈無見而濫設若
是者該部必欲去兵於營伍彫零虜衆強盛之

按邊疏稿

卷一

三

日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曰逃故銀兩已
聽新增通融支給若復補軍餉且不繼而不知
所報羨餘原在通融外也以缺軍之餉補缺額
之軍不必分外議增煩部另處而必拘拘焉留
報羨餘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曰羨由餉
司自報本部非有所取必也所報之羨近已存
爲該鎮之用未嘗扣留京運以短歲額也不知
經制定而羨額亦定實格定而罰格亦定雖有
賢者心非報羨不得不約於經制而有羨心耻
王愛之賞不得不以無羨之故而懼罰誰敢於
經制之外動支收補以自取咎京運雖未扣留
而實則陰指存剩愆期不發卽如今年年例該
銀五十二萬餘兩歲且暮矣尚欠三十六七萬
而去年年例尚欠二三萬無扣留之名而有其
實計屈於理賄而借此一法以緩年例之給偷
肩睫之安又臣之所未曉也臣嘗見諸臣論及
該部錢糧者該部不駕言各邊增餉太多則藉
口兵部不汰冗濫今邊鎮逐年所增糧料俱於

本鎮通融奏給不以增餉累部矣只此不補逃故一法將全鎮軍馬消磨殆盡不待兵部沙汰矣以一歲言之既通融六七萬以啓餉司苛求之端以二歲言之復報羨二十餘萬以斷軍馬收補之路即自二十九年起到三十四年止六年之間總計通融羨餘二項已爲該部膳剩六七十萬不爲不多矣斯亦遼鎮剝削至極而該部意欲屬厭之時也必由其道而不變二三年後遼豈復有軍而

援遼疏稿

卷一

三三

國家豈復有遼哉無遼而該部之罪又可勝贖哉
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去羨餘敝規以後考覈司官但查任內收支數目有無清楚以定優劣不當以報羨爲賢不報爲否苟能收軍足額軍與餉兩無虧缺者即註上考其或踵襲故套仍報羨餘收補留難致虧軍額者下考考之該部毋執成心有所容庇除見在餉司任內存剩銀兩自二十五年以後已經臣移手本查卽收軍開糧毋踵

前非以貽邊患外其該鎮逃倒軍馬聽督撫各道備查各城堡管哨原額若干新增若干卽今逃倒若干斟酌緩急定爲多寡極衝邊堡量與增加呈禱到部卽收毋拘遠年近額所補軍馬糧料第適合於京運數目不必別議增添仍於原題餉內如商稅公費歸之稅監者還之餉部糧監仍舊開派照三十一二年事例聽商人在京納銀解赴遼鎮如以事體有礙難行該部作何議處補給其遇閏加添及各項不敷銀兩應

援遼疏稿

卷一

三三

該部發者隨年例併發主客年例正項多方經理務以時轉運不至愆期則餉司無俟苛求餉不加益而兵自日充是補軍以存遼存遼以在京師今日第一議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聖明嚴劾計臣亟除報羨敝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工部謙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戶部覆奉

聖旨是

在邊疏稿

卷一

三十五

邊道擇人疏

題為衝邊道臣得人為要乞

勅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之寄事臣惟遼東所以

外禦虜氛內護

神京者惟此二三道臣是賴而分巡駐劄廣寧與撫

臣共鑄一切軍馬錢糧與情兵機無小無大無

不朝夕計議而參酌之得其人則相與有成而

遼與其利不得其人則相率俱敗而遼受其害

其關係為尤重苟非有憂

在邊疏稿

卷一

國奉公之念牧民馭衆之才而其識又沉卓其執

持又堅定而不亂者未有能勝其任者也往者

撫臣趙輝以昏悖主張於上道臣郝大猷以庸

劣唯諾於下一股實行如狂如醉所以節節錯

謬事事弄壞如奴酋之挾盟也損侵是重委任

會而竊守道力沮之大猷則為憚作說各假查

邊為名親至遼陽勸令放行而軟血一盟

國體為之永辱寧面之取賞也韓侯子守志訪殺

而石兵通方特之大猷則為憚作請書奉旨

行事親至開原舍已去人而事機一洩虜恨從此益深楫欲以馬價送人而大猷則指稱買馬不難以四千金爲一紙之案楫欲以撫賞略虜而大猷則任其虛冒不難歲增萬金爲常獻之規至於地界一節業已

命臣往勘而大猷奉楫私違會同遼陽開原兩道欲先定一基趾藉非兩道不肯遵行而大猷又忙忙東出矣呼東則東呼西則西甘以其身作牛馬走而不惜夫夫也以邊儲轉邊意臣寧前調

按遼疏稿

卷一

三十一

廣寧固吏部向所推爲邊才者也而行違若此一斷隸徒役之人當之矣邊才曷足貴哉邇來該部通不留意人才念惜邊方徒知爲人擇地而不知以人苦地徒知舊衙門之體面富饒而不知邊方之要害可虞即如會推巡撫時大猷姓名出自袖中列之單上非臺臣即時駁去今且高牙大毒而儼然開府其貽害於遼又不知爲何如者大猷已因馬價爲臣所劾豈庸再汗臣等特略舉一二以見邊才之作用如此按用

邊才之効驗如彼邊臣既不肯爲

陛下慎固封守徒以疆場僥倖而該部又不肯爲

陛下選用賢能輕付重地於不肖人之手而壞

陛下之邊事以至彫殘破碎有如今日者非獨邊臣

過亦該部過也今軍馬消耗者亟應整頓錢糧

蠹蝕者亟應清理軍民逃困者亟應拊恤夷虜

驕悍者亟應駕馭將吏剝削者亟應彈壓必得

如臣所前稱其人者與撫鎮同心商量協力幹

辦方於地方有濟伏乞

按遼疏稿

卷一

三十一

勅下吏部慎選各衙門有才望者推用一人以充其

任仍應通行以後九邊兵備員缺一體簡選併

查照先臣高拱

題准議處邊才事例預爲儲蓄次第取用使臨時

不致有乏人之歎抑臣又聞之越三丈之路者

金帛誘之而怯不敢動猛虎迫而過之言激勵

之權罰甚于賞也

國家待邊道給由大閱俱得加陞二級居官三年

當腹裏九年之任其賞不爲不厚矣舊例地方

失事道臣併與其罰蓋爲其有治兵之責平時不能操練軍馬修整邊隘有警不能收歛入畜相機調度因循怠忽以致失事非謂其身不履行陣力不能堵截而遂可寬之無罪也近以報邊有礙免行罰處此誠一時補偏救弊之權然此例一開人皆利其有賞而無罰莫不心自僥倖一遇邊缺攘臂而取之而及其到手則怠然秦越是視竟不問軍馬錢糧爲何事夷情兵機爲何物玩日愒月坐待超轉任教地方失事披瀝疏詩 卷一

而與我不相干涉也誰復兢兢勵爲

陛下邊事者長仕途奔競之風聞邊臣推卸之路臣竊以爲不可如第恐漏報邊事而已但使法令必行道臣容匿而督撫按舉之則治道臣之罪督撫容匿而按臣舉之則治督撫之罪按臣容匿而部院科道舉之則治按臣之罪夫人誰不愛官誰肯爲人容匿而自甘罪譴日不憂於漏報也臣敢以此激勵邊臣而併及之如果所言不謬併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使賞罰並行不忤人無苟且之心而各盡捍禦之力邊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銜邊道臣得人爲要乞

勅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撫之寄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仲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奉

披瀝疏稿 卷一

聖旨該部知道該吏部覆奉

聖旨是

查察開原失事疏

題爲將領臨敵畏避縱虜大掠隱情漸露謹據實查察題乞

乾斷永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先是臣未出都門卽聞遼東開原地方自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二等日北虜率衆內犯直至開原城下恭將李如楠畏縮不出致虜殺掠男婦生畜無算延至月餘並不見有地方塘報及該撫奏疏臣是以出關受代之明日卽行開原道併安樂州查報及臣至廣寧方接舊撫臣趙楫揭帖

止據李如楠開報人畜不過百餘疑有隱漏情弊臣是以復行該道嚴查盡報去後今據開原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稱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蒙臣憲牌爲嚴查邊情事備行本道卽便親詣賊經地方嚴查各起進搶達賊實計若干進深長闊地里若干于何日時出境攻剽鋪臺關廂及虜去人畜各若干燒燬房屋駛去糧石各若干併該路失事

按遼疏稿

卷一

員役逐一細查明白限文到三日內詳悉揭報以憑施行蒙此案照先准原任開原恭將李如楠會稿內稱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九月初二日共被達賊斫射死軍徒六名官馬三匹屯寨男子七名虜去軍八名官馬六匹屯寨并經行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馬牛驢一百三匹隻頭備開姓名數目緣由過送到道已經本道先行稟報督撫按院訖仍行安樂州知州王家胤密加查訪去後續據知州王家胤查出八月十八日隱漏下斫射死屯寨男婦十一名口虜去屯寨并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驢驢一百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交毀屯臺三座燒毀穀二十一架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蒙臣憲牌爲前事備行本道卽便查照前牌事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憑施行大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該知

按說疏稿

卷一

三

州王家亂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跡又據知州王家亂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罔也蓋報數事干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冒愆代爲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四十騎馳騁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廢閑將曹文煥率領家丁十餘騎渡河而南職見人馬甚少恐賊兵圍繞而來不便於本官時叅將李如楠帶領兵馬在西關外樹林中割營止留兩隊兵馬約三十餘騎在西南城角護堵城池卑職諭令如楠移趨河南爲文煥應援之勢如楠不肯前往卑職用箭欲射始移至河岸而止前賊河南擒畢撤兵西去如楠見得南邊連放起火三次知是鐵嶺中固應援兵到方

按說疏稿

卷一

三

纔引兵而南復又數十達賊徑衝西關當有本州吏目廳字識任壽父子三人及同鄉四名用箭抵敵未得進入又有數騎復奔曹家園門被家人曹達子等三名退回俄有數十騎躍馬直奔北城卑職見得北城無人把守馳馬而北本道已預差中軍胡一中率領義兵各門防堵卑職仍復策馬巡城而南眼見兩賊以人孔家園內下馬入屋將義兵高四妻并牛一隻鍋一口虜去卑職在城爲之極冒頓足無能奈之何也此等情狀皆職與閣學諸生所共見者敢有一字虛捏等情緣由并開隱漏男婦姓名及馬牛驢數目申報到道據此者得八月二十八日達賊八百餘騎從古城堡地方以辰時入以酉時出九月初二日達賊三千餘騎從慶雲關門臺以辰時入以申時出五日之內連犯二次叅將李如楠名雖出兵實未見一矢相加遺賊之狂逞長驅而去也誰司師中而今若是至於通同隱匿所報之數十不及三蓋統籌故智不敢戰

而敢隱殊可痛恨本官雖經前撫院叅

題革任但失事重大恐未盡法其備守等官亦應

分別究處緣由到臣復據安樂州知州王家佩

申報相同據此爲照叅將領兵以扞一方義與

信地人民共爲生死李如楠平時不設守備有

警不行堵截致虜長驅直抵城下殺掠男婦六

百餘人生畜稱是墩臺民房穀堆焚毀無數又

復隱匿不報十漏其八而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至於當日臨敵畏避情狀尤爲可恨初虜衆入

後邊疏稿

卷一

三

擒如楠恐怖不敢出不得已爲該道所催督引

兵出城第於逆闕而止不敢遠也及虜以數十

騎南搶利去咫尺而如楠又匿於林中不敢出

不得已爲該州所引射移兵稍南亦第至河岸

而止不敢與虜遇也聞將曹文煥以十數家丁

赴賊而如楠不敢援河南男婦泣泣聲動天地

而如楠不敢敗虜騎數十衝西關爲守城六七

人所拒衛曹家園爲曹達子三人所拒而如楠

坐擁二千人以自衛終不敢一逆其顏行何畏

虜之甚一至此夫既失之於前亦宜整備於後

矣又復不誠而致有九月初二日之擒其所殺

掠與二十八日同一傷慘遂使

朝廷數百年休養之赤子膏血塗於草野身產沒

於虜廷兒女被汚生死永歎臣每念及此恨不

卽手刃如楠以雪六百餘人之憤而舊撫趙植

者奈何以其爲孝成梁之愛侄不忍以臨去之

人傷老左之意止據本并揭帖扶同隱匿而遂

欲脫去蒙生之詔耶叅照原任開原叅將鐵嶺

後邊疏稿

卷一

三

衛署都指揮僉事李如楠倚勢驕橫臨敵畏縮

問誰收斂人畜而殺虜竟以千餘問誰相機堵

剿而加遺終無一矢退避自有常律隱漏特其

餘情慶雲堡備禦寶承武兵馬雖弱屢任雖新

而一日業乎其官自一日難遣其責至於該道

副使石九奏既有詰戎之司應與失事之諫近

該臣選擇道臣一疏方議道將同罪以內責成

豈肯食言而爲假貸但查本官以誠信昭夷撫

鎮必欲圖處而不聽以實心治外該將有所倚

恃而不從今日之事自有任其咎者況查勘積嚴臣牌未至之先早已多方密察盡數登報不在同罰之限似應免究若扶同隱匿知趙桐李成梁者見有地界馬價事情從重勒結此可置勿論也伏乞

乾斷痛懲邊臣之弊

勅兵部議覆將李如楠實承武行臣衙門每加查勘依律從重分別究處使邊將不敢偷生畏死而邊民不致橫被殺虜則生靈幸甚疆場幸甚至

接途疏稿

卷一

於宰會犯搶一節始因舊撫鎮以誘處而開其釁端繼因李如楠以畏避而長其鴛鴦今其志益驕其焰益熾近復沿河住牧近我邊地而其謀益巨測開原蓋岌岌矣剿之則無以爲實撫之則無以爲名陽撫而陰剿之則彼不肯再墮吾術而處於不剿不撫之間思開以謝之則彼又日來擾我邊鄙恐復有二十八日事而我又復無聞之可開爲今之計使不商量一法以待之而徒因其難處姑徐徐云爾使邊民無息

肩之日臣實未見其可臣嘗伏而思之宰會狂逞殺我邊官掠我人口一罪未了一罪復增若不處此賊何以號令九夷而震中國之威武與師問罪以彰天討此今日之法也我

中國所以控馭夷狄者惟此大信宰會業已輕身入我境內與我邊官馬上對飲傾附無疑而欲於杯酒間殺之卽殺一宰會而北邊之爲宰會者寧可盡殺必且疑撫賞爲鵠毒皆得以不信

接途疏稿

卷一

問我而因以叛我棄信殺降漢過已先矣宰會處此豈得無辭此今日之情也奴酋奸狡不昧日以子女財物勾誘西虜以制我而圖北關所不卽併北關者徒以宰會爲北關婿耶宰會於奴酋有宿隙近雖受其婚好而心未嘗不恐其圖已也若必急宰會以速東夷狐兔之交而孤北關騎車之勢異日遼患益不可支此今日之勢也虛以受賞爲美名以不斷

中國路爲厚實往宰會殺備禦後旋託北關叩關

悔罪昨該道對臣言宰會近復託北闕來說若肯與實情願送還虜去人口此其情偽固未可知但使真情肯還人口何惜數百金不以贖數百口生靈使完故土而彰

皇上好生之德況講求在彼于體未失尚可收拾此又今日之機也法能行則加之以法情可原則寬之以情勢可慮則當權其勢機可用則當就其機臣謹略具彼中情形為此四說以俟

廟堂之斟酌而竊附之以兩言待漢法不得不嚴不

據堂疏稿

卷一

處李如楠軍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為常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宰會則東西糾合益堅而為邊境之深憂其言似怯懦似無能而第求有當於情實伏惟

聖明裁擇

勅該部而議處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將領臨敵畏避縱虜大掠愚情漏報謹

據實查參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按邊疏稿

兩卷一

請併營伍疏

題爲併冗營設眞將以肅重鎮軍威事先該臣延
弼照得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倚
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爲十
營委用閑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且
以三軍之衆寄一無干之人軍視官爲贅疣官
自視爲傳舍一旦有事無論軍士不爲將使用
命而遵其紀律即將領肯爲疆場出力而致其
軀命乎況官多既易於推諉哨繁愈覺其勢分
殊非事宜相應歸併隨用手本移會鎮守登東
總兵杜松頗爲查酌營伍作何改係軍兵作何
分配擬議妥確前來以憑會

按邊疏稿

卷一

題去後續准總兵杜松手本回稱准此行間又准
巡撫李都御史手本照得古者大國三軍卽

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

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此何爲者耶且各營將
領盡用廢閑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又
何爲者耶夫營多則分門割戶聯屬之意日衰

官冗則頭會真斂剝削之風日熾而況廢閑之
將不足以壓服人心驕悍之軍且因而劫挾其
上體統不尊何以頒指而氣使耳目易亂安能
禦侮而折衝蚤夜思之有不任其心寒而股慄
也者備用手本移會到鎮煩將前正兵十營酌
議歸併改爲二營或三營以遊擊官員統攝兵
馬有無便宜希議明妥前來以憑會

按邊疏稿

卷一

題施行等因准此行據標下中軍都司僉黃佳吉
呈蒙本鎮信牌遵依查得廣寧正兵前鋒兵馬
先於萬曆一十五年蒙前巡撫李都御史題議
分爲正兵左翼右翼三營每營軍丁三千名千
總三員把總六員左右翼營俱奉
欽依現任遊擊正兵營以坐營中軍各統攝俱隸鎮

守總督王帥至二十九年蒙前撫鎮會行仍照
先年舊設哨探募外家丁選鋒火器十營將左
右翼營見任遊擊裁革以廢閑將領都司十員
分管并設中軍八員千總十一員把總二十一
員又撥夜及廣寧左等遊兵等哨千總十員把

總十八員募兵家丁千總四員共計八十二員
除先將選鋒前後二營兵馬題

准以見任遊擊一員管領填實戚家堡共二營開將

二員并哨探火器二營開將二員中軍千把總
八員共一十二員俱已裁革外見在營哨開將
中軍千把總共仍有七十員夫官既多設軍必
多占十羊九牧之影射一柄兩持之紛紜平居
則私役而操練不動遇警則渙散而戰陣用賴
權出多門事難專責日用之閑將而官已經平

校邊疏稿

卷一

四

廢棄軍未免於輕視又安望其振戎禦虜哉今
議改併管伍誠齊衆志聯羣心肅軍紀壯兵威
之良法美意也合無將前項見在六營并允設
中軍千把總量行裁減仍復正兵左翼右翼三
營正兵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
軍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撥
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
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屬標下中軍統攝原
委小中軍一員設千總四員把總八員管理其

左翼右翼每管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名軍士一

千名共三千名題添遊擊一員統攝并設中軍

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管理仍有走差塘事

守臺種田等項雜流軍士盡數查併一哨設千

總一員把總一員稽查外逃故家丁一千七名

勾補正兵管家丁數內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

名勾補雜流哨內請糧收操至於將官廩糧公

費相應悉照先年成議查給以爲養廉之資其

總鎮隨任眞漢夷丁前在創鎮食糧者八百一

校邊疏稿

卷一

四

十三名內給假回籍二百一十三名仍候至遼
之日與預來見在六百名原委千總一員把總
二員管領不在三營之內卽今歸併實爲安便
等因具呈到鎮據此看得正兵原設十營將官
并中軍千把總八十二員內除預已裁改將官
四員中軍千把總八員不計外今見在六營廢
閑將官六員中軍千把總六十四員人數既多
未免賢愚混雜是以官多不惜名節任意科尅
因循日久漸生弊端以致營伍廢弛今議歸併

仍復正兵坐營中軍一員小中軍一員千總回
員把總八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降夷降倭
撥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左翼營遊擊一
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
無馬家丁軍士三千名右翼營遊擊一員中軍
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
丁軍士三千名外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
分管見在走差塘撥守臺等項有無馬雜流軍
士一千三百五十七名逃故家丁一千七名俱
正兵營勾補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俱雜流
哨勾補本鎮內兵千總一員把總二員不在三
營之內再照九邊設將統兵俱奉

欽依賜

執以專責任以重事權未有以廢閑將領委管營務
而可行專任之事者不惟軍心不服而戰守何
賴今擬歸併則裁黜閑將六員中軍千把總二
十九員以免十羊九牧之擾又振三軍精弱之
氣揆之事體允矣卽之人情稱快至於止兵營

兵馬卽以標下坐營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兼管
仍照兩翼營事體相同合用將官二員聽兵部
循資推用其三營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以便責成公費廩給薪紅等項悉照先年成議
酌處等因回復到臣准此該臣會同總督劉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
據遼東總督
請給非臣等所得專也伏乞

初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復請
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併冗營設員將以肅重
鎮軍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
國寶題辭謹題請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統擬其正兵營撥見在馬步家丁降夷降倭撥
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卽以坐營中軍統
領仍設小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分管
其左翼右翼二營各撥見在馬步家丁軍士三
千名以

欽依見任遊擊二員統領仍各設小中軍一員千總
三員把總六員分管外有見在走差塘撥守臺
等項雜流軍士馬步一千三百五十七名仍以
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分管至於逃故家
丁一千七名聽正兵營勾補逃故軍士一千五

百八十九名聽雜流哨勾補夫營成犄角壯熊
罷籠虎之威將用

欽依除荷蠅營之弊而況冗員革去行伍益清廣
鎮軍容庶幾其可觀乎再照鎮臣內兵千把總
三員原不在三營之內聽鎮臣自行奏用其各
營小中軍千把總及雜流哨千把總俱聽臣等
查選廉勇官委用新添遊擊二員公費廩薪等
項亦聽臣等查照先年成議酌處支給外查得

坐營中軍崔吉原任遊擊先該兵部於萬曆三
十四年九月內題覆降起都司僉書營遼東鎮
守標下坐營中軍遊擊將軍事今已歷俸二年
以上正薦六次似應量復遊擊仍管標下坐營
中軍專與左翼右翼一營遊擊俱聽兵部議推
請

旨簡用其二營
勅書

符驗旗牌應否照例

賁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
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同知杜松議照廣寧
真馬先年原分七營至萬曆二十五年歸併三
營誠為有見乃至二十九年復分十營則又不
止七矣近雖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八營如故裁
哨操火器二閑將而六將仍存體統猶未正事
權猶未一也是可因仍苟且而憚一歸併之舉
乎今臣等會議妥當合無將廣寧營兵查照二
十五年事例仍併為正兵左翼右翼二營以便

重海防疏

題爲勢卽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嶼事今西北防虜東南防倭邊防海防兩者並重顧邊防之難難在虜而海防之難難在中國

往往時

中國之難難在海上之亡命而近日之難難在防

海之官軍自

國家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在在置戍所招警戶島

人漁丁賈豎以至無賴惡少之輩皆得衣食於

縣官而此輩慣走海上如平地既習知遠夷財

賁之饒又有器械以藉之饑糧以贏之戰艦以

資之而又有主將之資本以爲營運出入之印

票以爲符驗關津不敢阻有司不敢詰經年鉅

月出沒於海島之間而爲主將者第日持等而

筭市舶之多寡以厚囊橐出其餘輩送長安員

人以爲黃綠鎖刺之具如鎮守山東防海副總

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其人者臣不能不爲之痛恨也臣去年冬以勘疆事至鎮江時先已有向臣言及海兵生事者臣固習聞此弊不以爲意及臣纔入公署忽有中江商民百數十人控訴於臣者已而復有朝鮮國義州府尹韓得遠申詳於臣者在商民控訴大端謂兩年以來外洋海船裝載貨物絡繹不絕漏報

皇稅逼勒各行強裁貨物一不應承輒以兵器恐其

後以致商民不得買賣稅銀無從辦納在朝鮮

臣等

申詳大端謂有等棍徒潛應麗人付貨要然侵

虐萬端或勒賣房屋或殺散人居塘突衙門置

罵備至甚至易換麗服混入遼東及被獲解還

則又棍賴搶奪蒙訴勒追必至蕩產後已等情

到臣臣不勝駭愕當委都司嚴一魁督同吳宗

道前往地名汪家溝查勘果復登萊虎船三隻

水兵捕盜魏忠等三十三人貨物約銀千餘兩

發行者十八奇頓吳宗道衙內者十二今票三

張皆總鎮印號係標九月十四日皆小汛將畢

時事問何籍貫則皆以浙江人充登萊副總兵標下水兵爲吳有孚所差問誰押貨則伊親馬

英爲吳有孚素弟吳宗道外孫後從宗道衙內

卒出問船幾何則兩年陸續到鎮江旅順金復

及海外各島者約三四十隻不等俱有孚家人

梁貴鄭三等捕盜盧中信能德等往來與販問

何發賣則明以其半撒放中江及朝鮮商人取

值而暗以其半同吳宗道所收麗人爲家丁者

變麗服乘遼船潛往鐵山別東大張各島換買

貂參等物問誰資本則出自吳有孚而吳宗道

則其窩頓地主也有是哉爲

陛下海防者而反海防之務壞乎夫吳有孚者故相

朱廣之兒女親家也吳宗道則有孚之叔而廢

之親家尊屬也廢數年來竊權弄柄引用私人

與執政則爲執政與卿二巡撫則爲卿二巡撫

與京堂臺省則爲京堂臺省其何有於武弁九

邊將帥或以賄賂或以鄉里大半出其門下又

何有於總兵遊擊而不以予親家及親家之尊

屬則吳有孚之以統綽登壇吳宗道之以白丁

領

勅也亦賡爵人之常事無足深怪顧獨怪吳有孚等

亦遂恃與援而不畏

明例知有親輔而不知有

皇上盜用

皇上之利權虧

皇上之稅課害

皇上之商民虐

皇上之屬國奸闖出入藐無忌憚一至此其極也且

非徒如是而已也嘉靖時東南萬餘里被倭患

者十數年其初亦起於海賈奸商交通島夷欺

負番貨以起兵端而其後奸頑者嗜利貧窘者

避徭賦遂相率而從之以爲嚮道於是汪五峰

徐碧溪之徒皆以華人稱王海島焚劫殺掠至

不忍言今之水兵故所稱奸頑嗜利而貧窘避

徭賦者也約束之猶恐其肆又縱遣焉以通於

島夷而長外交內訌之弊萬一彼此構釁復起

兵端如往時而其中有鴛鴦者如汪五峰者流

習知我兵單置乘機取利用我之器械以攻我

因我之戰艦以乘我其舉事不更便而其爲患

不更烈哉臣日來批閱公文見三十五年閏六

月內一件朝鮮節制使柳旻狀稱是年閏六月

初三日有異樣大船二隻自西洋來又二隻自

南洋來相會一處揚帆放炮擡提麗船而是日

木場又有異樣大船二隻捨去麗船及裝載雜

物是月初八日又有異樣大船三隻自外洋直

向戎島夜襲麗船爲朝鮮官兵所擊殺死賊十

九名餘船脫走而柳旻韓效業兩節制使亦皆

被傷及查衣服文書則係

中國人物又是月朝鮮國王名稱異樣大船一隻

自外洋來揚旗鳴金追趕麗船不意落後爲麗

兵所獲者十九人問之皆原籍浙江軍兵人數

及查船所裝載則皆銃砲刀箭槍火藥諸器

與青藍布疋雜色貨物由是觀之皆鸞者相盜

魏忠等之類也在境內則爲商賈猶以買賣爲名在境外則爲賊盜辜以虜掠爲事逢船則搶遇人則殺剽劫島嶼莫敢誰何一月之間連犯數次蓋朝鮮受水兵之害亦極矣然事

中國甚謹獲其人不敵殺往往資給送還以聽處分而當事者素越人視之或以隔有事體置不問如所稱前件者大都苟且完事而不以法一究之以故此輩益無忌憚縱橫出入唯其所往而無不獲利然則海上之禍又何可勝言哉臣

疏稿一

卷一

謂欲備倭患則海防必不可不嚴欲嚴海防則水兵必不可不戢欲戢水兵則防海之將必不可不重繩之以法吳有孚以姻緣得官爲臺督所論列而吳宗道起家書傳資官將領剝削之狀單揭非一臣皆不具論而專指此一事以伸違

禁下海之法使沿海諸將知此法之必行而吾乃不可縱軍固利以身試三尺也庶海防其少濟乎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初下兵部查議覆

請將山東副總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俱行革任內吳有孚仍行臣衙門提勘依律重究以爲勢帥貪肆者之戒仍乞

諭令該省巡撫嚴加約束防海官軍不得越擾異國引惹番釁以時出哨大汛小汛各照限準不得經年在在外長爲賊盜併通行直浙閩廣沿海地方一體遵行則海防幸甚臣愚幸甚綠係勢帥違

疏稿一

卷一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吳有孚革了任行巡按御史提了問吳宗道革任聽勘永不叙用以後沿海將官再有違禁縱

放軍兵越境生事的都來來從重擬罪

糾劾將領疏

題爲糾劾貪肆將領併議就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該臣廷弼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照得遼左故稱雄鎮近來軍餉不支皆由將官剝削軍餉軍士無食饑困流散以至於此然而將官剝削亦有其故蓋遼鎮所用將官盡出舊鎮臣門下而舊撫臣之私昵舊人亦間有之雖有智勇而苟非其門下與私昵不用也雖有部推而苟非其門下與私昵不留也雖其門下與私昵而苟非有厚賄重賂時常供奉即用焉留焉不久也各弁舍此一門別無進身之路而舍行賄一法別無入門之路不得不傾篋揭債以從之而一官到手又不得不剝軍扣餉以償之以此凌虐成風貪殘載道蓋遼左三十餘年深沈固結之病而近數年來其尤甚者也臣等痛知此病而亟欲除之先後抵任即首按正兵營原任叅將龔念遂科歛之罪立追贓銀數百兩還給各軍

而臣廷尉過鎮武堡因軍士遮告亦責追該將領千把總等還軍賊銀數百兩一時人心警懼望風解綬如右屯營遊擊李繼武鎮武堡遊擊李如梧復州參將吳世爵俱相繼以病乞去臣等私惟李繼武李如梧舊鎮臣之家僮子姪也貪庸卑瑣不足以白簡從事姑准放歸外其他憮然改過自新者臣等亦焉能更始以觀其後而惟是奸險貪肆辱人賤行之流以及恬過不慘離腫無爲之輩如正安等遊擊郭濟川遼陽

疏稿

卷一

副將吳希漢復州參將吳世爵清河備禦周大岐清河守備郭繼然其人皆可容一日而不處耶郭濟川以賄賂出舊鎮臣門下由鎮靜堡守備而鎮靜今任舊鎮臣之力也吳希漢以姻親出舊鎮臣門下楊和寨失事聽勘未結而營補協守舊鎮臣之力也吳世爵以門子從舊撫臣西來而見私於其長子遂以賤役游獵然我舊撫臣之力也若周大岐於臣等嚴禁之後猶百計以侵牟而郭魏然自各軍告發以來竟一籌

之莫展則其恬過不悛而離腫無爲者耳臣等謹按各官場狀在郭濟川則一認案子軍傳千等十名每名月認銀六錢四年共銀二百八十餘兩陳祿等証一占理皮軍張得名等二十名每軍月認銀八錢歲認一百九十餘兩家人史得功收証一委官劉雲等領到軍餉每軍扣常例六分計軍八百名歲扣銀五百餘兩王士起証一占軍王六兒等二十名燒灰千餘石令本堡軍輜裝送赴城蓋房車頭董豹子怨不敢言

疏稿

卷一

又占軍薛三兒等二十餘人經年在家修工不赴營伍高天六証一夷人騎出魏家嶺堡官馬十四匹邊外未回押令各軍贖買完訖後夷人仍賠馬十四匹本官侵用楊秀豆才收証一令通事豆才等換夷牛二十餘隻每隻價止白中布五六疋不等及散與雙臺等六堡則索價銀五兩楊秀收証一將違禁鐵器召面與軍人湯世傑等在馮市每次換馬三四匹轉賣營利後復押換以致夷人喇馬氣等惱恨將湯世傑罵出

牆外七箇月，暗行贖回本軍証一高淮陸續撤馬五十餘匹，每匹要銀二十兩。本官俵給軍士朱慶二等，指以打點名色，每匹押銀三十兩。侵銀十兩入已，寫字王先等收証。一因餉銀未到，令心腹旗牌楊世傑等，每軍與七成銀三錢，實止二錢一分及餉到日，計一千名，每軍多扣一錢九分入已。王祿等証一陸續買到撫夷官牛三百餘隻，本官以小牛抵換大牛，令管家郭進與湯世傑等宰殺貨賣，每隻約得餘利銀一兩。

疏稿一

卷一

六

入已湯世傑証一馬市撫賞如夷人報箭三五枝，輒串通事閭世勳多報六七枝，希圖冒領夷賞，侵用外又每分索夷馬一匹，以致箭數較往年多增十倍。蔣小龍張禮証一高淮回京，當將監舍梁德才拷索東珠十餘顆，金子十二兩，絲銀一百兩，仍唆令妄攀客人陳近臺，慌懼當將紬四疋綾二疋，杭綢四疋，託王門子送收，訖李元過証一差旗牌任雲等調堡軍二百五十名，在紅岩採草裝運，赴家被賊將張保兒等八名

殺死，稱說架梁止報二名，王景樂等証一陸正安堡指送總兵黃禮科每堡銀九十六兩六堡共銀五百七十餘兩，李成等收証一認月糧軍陳合馬等十五名，每名月認一兩二錢，計六箇月共銀一百八兩，走市軍王三驢等八名，每一市認馬一匹，網戶軍孫顯牛等五名，每軍月認一兩，秦雄田上貢孫顯牛等証一正安堡領銀委官王雲奉等領到月糧，每月索常例銀三十兩，字識王名証，此一臣也，險詐異常，賊私狼藉。

疏稿一

卷一

六

而其大者尤在侵冒撫賞一事，蓋報箭初不滿九十枝，撫賞歲不過五千兩，自本官復任四年而報箭至九百枝，撫賞至三四萬矣，始而本官教虜索討，以其分其利久之，虜被本官引壞而益肆其求，至於以少報多，將無作有，而中間之情弊尤難窮詰，所當革任提問正罪者也在吳希漢則一軍餉領到，挨季照左右中後州兵義兵家丁每哨要銀二十兩，惟前哨少要十兩，約計三百餘兩，字識楊志道過証一所屬四十四

城堡該調鄉導撥夜八十八名十年一更每名常規銀一兩五錢約共二百四十餘兩杜管家過証一前哨千總李惟喬兼管五哨選鋒夥查有力軍士賈虎等二百四十餘名假指馬小壓過易換每軍要驗馬銀一二兩不等陸續約共五百餘兩百總孫紀等過証一差旗牌湯玉等二百餘名往各村屯假以收歛名色每旗牌先要五兩外仍候到屯月餘不拘收歛屯寨多寡復每名要家小銀十兩挨屯明追較虜尤甚約銀三百餘兩俱楊志道過証一除東西邊臺不筭其腹裏墩臺五十餘座一臺五軍每軍要銀二兩每臺牽一名在城壓過權借共該二百餘兩楊志道過証一發貨物收與門下有力旗牌夜不收替作買賣米及月餘共交銀四百餘兩旗牌同楊志道收証一三千營班軍一年一更千總李惟喬除五哨應更外將選鋒內不應更班左等哨有力軍士曲安羊等每名嚇銀四兩約得三百餘兩夜不收曹咬二催送証一清河

等七堡每堡認柴本軍吳才興等一十五名約折價銀三百餘兩認炭價軍秦天祿等十名約納價一百餘兩燒炭軍邵祥等十名旗牌黃繼才管領在山不分冬夏燒炭裝運發賣除供用送人外約賣銀三百餘兩俱楊志道收証一每堡調軍金海等八名差旗牌陳國寶管領採木順水樓放至遼陽永智門外木場交與旗牌倪安發賣約四百餘兩拖木到河倒死屯民杜仲奎等牛八十餘隻負屈無訴各屯民証一壽日

中朝受城下之辱雖傳檄在撫鎮勸駕在巡道而

守道之力阻何以不聽所當革任聽原勘歸結者也若吳世爵則頑童之餘臭猶存烈將之雄風安在一任毀陽將夷參每一斤夷價六兩二錢散各屯民每斤送銀三兩收回另又散與別屯得銀六百餘兩管家張景收証一放屯民出邊窺參回來每送銀一兩五錢一年陸續約有四百餘人得銀五百餘兩楊朝相寇文德收証一放軍民高桐才等三十餘名出邊窺參盡被夷人殺死隱匿未報主奪証一微價二十兩買

糧屯民不敢受價出得二百餘石碾米換夷參

二五

斤歲得百餘金屯民証一屯民佟志祥被草河守堡以抗拒修工呈到本官拷記索銀三十兩始免寇文德收証一草河白岩子住民高諾爲姦情事本官索銀四十兩細二元張景王景過証一礦徒葉少峯高長山劉華馮再河王承武王漢松柳等每洞每年指大監收銀五百兩俱張景寇文德收証一葦子哈安三打死李二本官索銀三十兩免詞沈景陽証一押買族順等

六堡海味將屯民十四歲女逼賣見今告理未果郭丑子証一旅順木場一堡買鵬翎一百副屯民買辦不前將房城當買交官郭丑子催証一軍士驗馬一匹索銀二兩一年驗有百十四得銀二百餘兩王六兒過証一各屯寨押買羊毛趕棧六七百雙每雙與軍扣價三錢約銀二百餘兩陳分二証先是舊撫臣於原任帶來者如都司高寬等皆以舍役扶作將官然猶聽其劫去而獨於本官終愛護之不忍割嘗語鎮道

白吾兄

卷一

曰吾兄臨終時猶惓惓以本官爲言今見本官如見吾兄而不知見之死本官與有力也蓋驍勇未見絕人而狐媚偏能惑主所當革任回籍當差者也若周大岐則歷任纔踰一載計贓已及千金一三十六年春夏兩季折色每軍月該四錢止各給銀四分計二箇月除攤官帳實實外本官侵用銀約二百餘兩家人周平安張二漢收証一三十六年秋季折色餉銀四百餘兩派令委官任從周買細段各物及令周平安兩

次取銀共八十七兩當被任從周等告發原詞証一挾要把總石應壁還庫銀五十五兩把總趙元伯銀三十兩各官親証一冒請逃軍錢糧齊彥等二十七名將見冊軍士樂回奴等項充過堂侵餉八已至令未獲一名劉宗証一占使操軍劉壯二等七名在莊耕種羅九英等十五名燒炭王青等八名打鷹汪旺二等十名圍打狼麝睡拾鷄兔等物蔡天叙等十名採取榛子納價開仲一等五名縫皮賈文德等六名織纓手巾帽歲約得三百餘兩各軍供証一索倉官劉惟一鹽糧規銀十兩武定國屯糧規銀五兩商人黃慈等鹽規卡六兩青布一塊李國梁等時估銀十兩俱周平安收証一平虜堡達賊入犯撥兒未時報到本官在衙驗馬索要常例至戌時分方始出城遂候追賊石應壁等証一科派軍餉置辦程贖節儀交納地方官員及以節令生日科收規儀歲計二百餘兩張二漢等証一假意封銀數兩與附近八屯夏李買麥秋

李真糧池民不敢受銀各歛麥二十餘石糧八什石交進劉荷三收証一縱令家人周得功日領軍士曾汝敬等十名出境捕魚軍士李元日帶網尹崔昂等二十餘名打圍不休跑損馬匹各軍恣聲不聽官喘董王等証自臣等入境三令五申人知斂跡竊意夙弊可幸一新而周大岐以一么麼備官獨悍然肆行而不顧蓋至石應壁等之告訐初與對移猶覺口硬及各軍一面面質而本官乃極然無一語以應也蓋疆圉雖有可觀而操持已至大壞所當革任回衛聽理者也若郭巍然則舉動已謬於到任之初而肘足竟窘於被訟之後一指買官參科剋閭閻軍士孫海二等七百餘名每名銀一兩廿銀七百餘兩高繼武証一指謁見索要驢場等七軍守堡齊國治等七員每員銀二十兩各堡官証一下馬巡歷每堡索軍銀二十兩共銀一百二十兩軍人高得水等証一差旗下郭勒郭存等指撫督陣每軍索銀二錢約銀一百餘兩周方

徐承祖等証一今家人郭根將米豆壓散堡軍
每米一斗要銀一錢二分豆一斗要銀八分共
銀二百餘兩家人郭根收証一將稅監及游客
所散皮金手巾香扇等物轉散軍士孫海二等
七百餘名指一科二除打發前項人等外仍剋
落百金入已各軍証一撒散屯民參銀一百兩
買揀參二十斤每參一斤屯民外添銀五兩車
担子何二等証一索要臺軍趙打二宋志名等
堡蜂窩麻菰木耳乾菜等項數十斤除自用送
外外歲仍賣銀百餘兩王仲義等証一散銀三
十兩與一堵牆馬根單散羊峪三堡壓買豆二
百四十石徐景成等証一指買
上用參斤發價八十兩散與張守禮等眾軍民挾添
銀四百四十兩買參四十五斤徐景羊等証一
將低銀二百兩壓借與軍士趙伏于尚功等二
百餘名每名要本利銀二兩共銀二百餘兩劉
天祿等証當其爲部下所告該道念紀綱所在
漸不可長亦姑曲全之而猶意其才氣尚有可

用後是走避以動地到其境見其人龐然大
物而半趨之態短後之服顧不類一將官舉動
者及臣親詣張其哈喇佃子而本官又畏虜如
虎屢沮臣行而臣不聽也蓋號令旣不行於衆
軍而心膽復盡折於強虜所當革任回衛不懲
者也我等竊惟從古名將多出裏平間卽弘嘉
之際如韓楊諸將代自不乏而今何寥寥也總
曲三十年來求將必出一門用法唯憑一路剝
軍而鑽附者顯榮恤下而自守者橫斥里汗尾
瑣者喜其順邑而弱之爲利能勇足智者惡
其偏已而去之以獨專所以貪庸得氣雄雋銷
魂求不肖以處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
不足每一念之但有扼腕友今地方緊急需才
正殷將領廢閑之中可仗緩急者不可謂其無
人臣等亦不敢濫及謹擇其素勇夙著而堪以
急用者如原任海州參將王紹英滿腹五兵而
宿將共推其謀略原任開原參將今起右翼管
遊擊曹文煥積身一膽而悍虞每問其起居原

任正安遊擊李向昌潔守操守而無夷之恩信素著原任錦州遊擊陳九圖虎頭猿臂而禦虜之權術更優原任都司王汲智慮精詳而兼梓白無瑕之守原任錦州遊擊張昌胤德器恂謹而負疏通不滯之本以上才品雖人人殊而試與吳希漢李如梧輩相提而論其賢不肖相去不霄壤應絕哉然皆借他事以塞之肺病如王紹芳器格才猷居然有太將風無論各道同古亟薦即詢之諸將慮無不賢知先人者而語及

京稿 卷一

十一

絕孫輒入謝以為弗及也兩任海濱所至有保障功而至今天入願更得以為將也前按臣唐丕揚太尉雖犯公評而此薦寔合輿論若以舉主老故而繫及所舉之人當此乏才之日有二慰然者而不盲為錄用人其謂臣等何臣等其謂遼事何臣等又惟今日全才最難惟用其所長而護其所短則人無弃才而事有底績關原叅將張應種精詳老練久歷行間顧其才獨優於整飭戎伍而責之衝鋒陷陣之事或非所

長藩陽遊擊傅元勳忠實謹慎舉動無過顧其人獨宜於稍緩地方而處之以肘腋夾虜之衝亦終見短今饕虜糾聚於西奴酋睥睨於東開藩兩路介處其中間而以二臣當之非所以為地方計亦非所以為二臣計也查得右屯營自李繼武蒞事以來廢壞已極若以張應種居此必能起廢修墜有壁壘一新之功而開原須一膽勇為夷虜所畏憚者無以易曹文煥也鎮武原自高平大創之後邊境稍緩若以傅元勳居此必能截長補短收鉛刀一割之用而藩陽須一謀勇為東西可倚仗者無以易王紹芳也寧遠扼西南之要非英勇能戰者不足以當之而鎮西備禦管遊擊事劉世傑可使也正安當撫夷之會非棄潔有孚者不足以任之而原任正安遊擊李向日可使也清河密邇後酋最難駕馭非才勇有機用者未易辦此而陳九圖可使也鎮江自棄新地患且震隣非謹敏有幹濟者未易辦此而張昌胤可使也若復州則地任腹

襄穉朕矣法當用廉臣之將而王汝可使也若
右翼營則當從總鎮征戰矣法當用新銳之將
而懿路備禦胡國臣可使也若蒲河懿路鎮西
各備禦則取諸中軍指揮中之屢薦而堪用者
如分守道中軍楊茂都寧前道中軍祖天壽復
州衛指揮劉顯祖皆可使也以上各官皆臣等
與地方諸臣反覆商確爲地擇人必其人之可
以居此者而後以其地付之內如右翼率領大
軍固需勇將而開原孤懸一面尤藉宿威況當

軍情具揭

卷一

率會在此之時必用曹文煥以服之虜方畏憚
而清河逼處虜穴近自妖酋驕悍以來此地最
爲要害無事則講折逆謀有事則相機堵截臣
等察諸將中雖非陳九圍不可用者方今遠鎮
洮警員虛急在擇才似難以例薦及解任久近
相拘也獨有遼陽協守三缺遍查諸將資望告
無相應者派將中僱一祖承訓而其人已老矣
不能復用矣正咨嗟躊躇間適鎮臣杜松以一
揭呈爲薦舉驍將事肉稱原任延綏總兵趙夢

麟於二十七年被諭聽勘迄今十年未結又查
本官先於二十四年任遼東前屯協守副總兵
威名大著而寧前一帶諸酋帖服要將本官以
副總兵職銜起用隨帶高養精健員漢丁五
百餘名駐劄廣寧有事東西應援截殺得以展
其勇略又見任延綏寧塞營參將李懷信廉勇
超羣征倭有功本鎮背任延鎮本官跟隨勦虜
奮勇敢先今已歷保四年堪以陞調副總兵以
壯三官本鎮素所具知若舉薦不當願甘連坐

軍情具揭

卷一

等情具揭到臣臣等得之喜不自勝夫惟廉勇
而後知廉勇且等雖不識李懷信知鎮臣則知
李懷信矣而趙夢麟則歷廣寧中後所義州前
屯四任而恩威大著矣風偉略今遼人言之猶
赫赫老將自事也近來爲協守者地以人聚而
非有舊望不足以服將吏之心人爲虜輕而非
有威名不足以懾羣胡之氣況當東虜巨剽之
會我軍單賁之時而藉此內下以資裨禦尤於
河東大有裨益是趙夢麟當亟以副總兵職銜

起補邊陲滿年或用李懷信加陞副將以補此缺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議

請將郭濟川吳希漢周大岐郭巍然革任回衛吳世爵掌任回籍內郭濟川仍行臣衙門提問吳希漢仍聽原勘結正施行遺下員缺如寧遠營右屯營鎮武堡客員缺將鎮西堡備禦管遊擊事劉世傑開原參將張應種瀋陽遊擊傅元勳各照見銜調補協守東路副總兵員缺將原任延綏總兵趙夢麟以副總兵仍帶府銜起補或將延綏寧塞營參將李懷信陞補開原員缺將原任參將今起右翼增遊擊曹文煥仍以原銜改補其右翼員缺則將該路城備禦胡國臣陞補瀋陽正安清河鎮江復州各員缺將原任海州參將王紹芳正安遊擊李向日錦州遊擊陳九圍張昌胤都司王汲各照原官職銜起補中後所員缺應將近日部推原任都司僉書管義州參將事李維喬起補清河備禦員缺將定遼左

疏稿 卷一

七十一

衛指揮僉事楊茂都鎮西備禦將復州衛指揮同知劉顯祖該路備禦將寧遠衛指揮僉事顧天壽各陞補則將領得人而邊疆有賴矣臣等一疏之中陞調起用者多至十數人誠備端焉不勝越俎之懼但念員缺委多不得不補才地委不相宜不得不調諸閑將委以才勇久屈不得不起用且本鎮有人不必借才於異地而邊報日急更難乞水於西江事勢所至不得不然今本兵固曾撫遼者地為舊地人為舊人其於緩急當否必有知之極深而諫臣等之萬非復已者當不待臣辭之畢矣緣係糾劾貪肆將領併議就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

疏稿 卷一

七十一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論哈流克捷功疏

題爲飛報捷音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劄劄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鼎思題爲

聖武志昭捷音崇奏乞定叙賞之例特

賜申明以一法守以昭激勵事該本部題覆今後

凡遇大捷督撫一面照常作速具奏獲功將領

卻將首級首從及領兵千把總部下軍丁願陞

願賞造冊呈報巡按御史驗閱巡按本內明開

出巡某處某日據某將官送驗功某日驗閱

卷一

已實功級是否真正首從人員是否正身或陞

或賞是否情願逐一註於原冊之內辨驗首級

既明十日之內即行具奏勘議首從及應陞應

賞官軍既定即另造印冊半月之內具奏等因

覆題奉

聖旨是實不踰時乃能激勵將士近來各該御史覈

功奏冊有日久不到的以致奸弊繁滋功罪失實

何以示勸今後凡遇報捷巡按御史隨即辨驗

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

著併行如延緩過期該科參治欽此移咨備劄

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內又奉都

察院劄劄准兵部咨該兵科署科事刑科左

給事中徐成楚題爲邊警屢至懇

乞

聖明嚴飭文武將吏及時修備以圖實效事該本部

覆議各鎮堵殺有功督撫一面據實奏報按臣

一面即行查勘務要分別功罪巨細詳明俟勘

到到即休期回

卷一

舉回不宜稍遲以滋弊亦不可忽略以失真等因

題奉

聖旨這所議便行與各總督撫按着實遵行欽此移

咨備劄劄欽遵謹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臣巡歷至遼陽地方據總鎮標下管坐營中

軍遊擊事都司崔吉次牌報稱本年十二月十

太等日節家撫鎮并准寧前道牌案手本准蒙

總督軍門咨牌節據馬蘭路叅將張鳳祥稟據

尖哨報說補漢兒達子不曾進邊今在死魯班

拾炸兒也聚來量太等換了好馬共七萬餘騎
十五前後在喜路東西進槍又據西路協守副
總兵楊元吉報稱捕漢兒帶領精兵二萬犯槍
總東寧前來量太帶領三萬犯槍喜峰又據薊
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小頭目滾
兇等共調計萬明說犯槍廣寧暗說進槍喜峰
等曰又親見都冷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力屯
聚等候黃達子到來於十二月二十前後犯槍
前項地方隨該軍門看得夷酋來量太等沿邊

魏書

卷一

七

類竊未亡創懲故益肆猖獗糾合東虜大舉入
犯建昌河口地方當即拒退據報未敢無非
再圖不逞若該鎮厲兵秣馬聲言直搗各酋巢
穴彼必急回自顧可立孤來酋之勢而薊鎮又
可得相機勦處以彰

國威犄角牽制又蒙兵部題稱遼鎮若能募集敢
死士萬人從外邊山後搗其巢穴則東虜狼顧
薊賊必潰先聲奪人貴乎神速此遼之撫鎮所
當急圖者也有鎮守杜總兵挑選戰兵陸續西

發於二十一日統領軍職等官軍丁夷起行又
蒙巡撫李都御史差原任備禦宋國賓齎銀伍
百兩隨營犒賞三軍鼓舞士氣寧前兵備馬副
使整點兵馬督發征戰戶部何郎中給發行糧
士飽馬騰鎮守杜總兵懸賞銀牌以示激勵遂
兼程前進二十三日馳至連山驛分布一字陣
申嚴號令差官解寬謝大臣等齎執紅藍旗監
督正兵各營路旗鼓千把總史光裕王澤等統
領精壯家丁內兵降夷降倭三千名并撥前塘
傳探直搗巢穴攻其必救以解聚犯鎮守杜總
兵帶領甲職并差官李明元羅孔時等齎執藍
旗催督署左右翼營原任遊擊李維喬單盡忠
及調各營路副總參遊等官李芳春等各官兵
爲二字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
日未時分從寧遠中左所長嶺山堡平山臺出
境馳至地名哈流兒離邊二百五十餘里前賊
知覺舉放煙火吹掌聲聚集精兵執打坐轟
擁衆迎敵喊聲震地鎮守杜總兵督兵前進激

賞銀牌復申號令嚴諭三軍當効死力以報

朝廷之恩以報河流之讐我兵奮勇勦殺衝斫數

陣賊見勇猛敗遁騰山我兵乘勝追殺趕至巢

穴在陣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獲達馬夷

器等件於二十六日子時進境等因稟報到臣

卽牌行分巡道嚴行查勘續於三十七年正月

初七日又據崔吉將前項首級差官劉恩呈解

到臣該臣隨出白牌嚴諭獲功人員有割取漢

屍抵充虜級以女作男以幼作長臨驗彼此轉

換希圖重復混冒及件作徇私將老幼首級妄

報長壯併將首級有炙疤網痕者報無疤痕查

出俱依軍法網打問罪於初八日臣公同分守

遼海東寧道右叅政謝存仁於都司衙門將各

首級從公細驗得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內

秋克太斬賊首瓜兒兒恰首級一顆阿都害等

斬餘賊首級一百四十五顆俱皆長壯並無疤

痕亦無婦女及審首從人員俱係正身所獲達

馬五十六匹盈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夷器等

件聽督撫分發應陞應賞等項已經案行分巡
道查覈候督撫會

題部覆行臣覈實俟勘到日依期造冊另行具

奏外據本年正月初四日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

西按察司副使馬拯稟爲夷情事內稱廣寧大

兵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中左所二十四日宿

長嶺山堡兵馬夜間出境勦殺拱兒營內達賊

一百四十六顆已經稟報外爲照夷酋拱兒原

係款和夷人今既殺他達子誠恐結連犯搶情

因到臣臣聞拱兒於諸酋中最強願其人可以

理諭而不消輕動但一動而其兇悍遂不可制

自寧前撫賞以來沿邊部落零星小竊歲時有

之而本酋自家近頗安靜與他酋之朝受賞而

夕搶掠者不同今既被勦勢必復讐寧前卑弱

勢必難支該道深憂苦慮愁感向臣血淚欲墮

臣爲之惻惻心動但拱酋者插漢之屬也於寧

前雖爲款和而於薊門實爲助逆督撫叙疏謂

其受撫於東助逆於西而比之於附他犬以吠

主非不知其款和於遼而遽開此釁也是時急在薊門以速解

京師肘腋之危不得不緩在寧前以暫收塞上眉睫之効兵部有議軍門有容撫鎮計定而後行非該鎮輕舉妄動而好逞於一擊也身提重兵深入虜境唯敵是求何分款逆虜既已整兵而來我豈得按兵不動慮不反顧勢不並存勦殺之外更無別法亦非該鎮可以歇手時也以寧前之極敝而復加強橫忿恨之虜該道之憂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在生靈而該鎮不必過起厥功之疑以遼左之積弱而忽振張皇克詰之威該鎮之功功在封疆而該道亦不必過執啓釁之說爲今之計唯有亟行叙錄以鼓將吏敢戰之心嚴加防禦以捍地方蹂躪之患鎮道同心文武協力共圖所以待虜之策而已矣近據邊報東虜頭目燒大成把克台吉等因搗巢之恨會合來臺大等共選精兵萬餘准在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寧遠東西一帶地方報警又據走進回鄉人口稱有近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邊住牧屬夷兀魯孩麻等會因邊邊兵馬搗巢殺他達子各將部落牛馬北移仍調入馬四五萬准在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地方報警等情據此是該道不幸而其言驗驗且速矣夫以緩薊之故而忽開遼鎮之兵端以來嚇二酋之故而盡失東虜之款志來酋之勢未見立孤而反益速其合東虜之情未見內顧而乃更觸其兇三方未收犄角之功而一處先虞剝膚之害此在老成籌邊者自有成謀定畫非臣愚蒙所能測識但當此胡騎東紛西擾之際正是文武同心戮力之秋而二臣者各因公事竟成私怨大開痕迹頗費調停虜方飲馬於長城我則操戈於同室疆場之事亦復何賴此臣之所以日夜深憂而莫必其後者也舊例臣衙門驗功十日之內止於具本題

知今二臣既有異同之論漸成水火之形而醜虜又有報復之舉人情洶洶大可危慮臣亦何敢第循故事而不據實以

聞伏請

明旨為地方解紛排難耶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督撫衙門嚴諭該鎮總兵杜松該道

副使馬拯務以封疆為重虛心平氣商求目前
所以待虜之策毋徒各逞私忿以誤

國家大事使今日一場功勞為異日一番罪案則

二臣幸甚邊左幸甚再照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邊方士卒非我孝子順孫有賞則勸速賞則速

勸此自人情之常邊兵十數年來不敢言戰一

旦有哈流兒之捷各軍沾沾然遂矜為奇功若

以十數年所未有者而我等一旦得之必可朝

驗級而夕受賞矣其望報之速蓋如此而不知

部覆行勅勸覆行賞

恩出

朝廷非邊臣所敢專也近者撫臣以眾志難拂銳

氣難沮不得已從權量借以少答其望而宿聞

軍門又有調遣各軍似有必得全賞而後肯出

門之意夫古人仁義之師固有不待賞而勸者

此在該鎮當勉三軍以太義少俟月餘以存

朝廷勸賞之法而至於虜眾報讐旦夕且至仍是

舊將舊兵用命之日所以使之鼓舞感奮而再

收無前之績者亦存乎激勸之早耳此則

廟堂之事非臣所得言而軍中有此情景不敢不

以併

聞者也緣係飛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承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奉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校遼元稿卷之二

勘覆地畧疏

題爲撫鎮棄地哨虜事開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之罪事卷查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五十七號劄准兵部咨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

韓揭稱遼東侯代撫鎮趙楫李成梁棄地哨虜

情罪合行勘引議處要將所論趙楫李成梁棄

校遼疏稿

卷二

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

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

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克賞者是

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二年有無照常給賞即

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

無分明鴉骨等處曾否設有關隘墩臺防守其

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布里數踏看明白

果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講議令其退還仍刻

石界止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

奏聽該衙門覆議上

請如法論罪陞履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

者追論庶欺

君負

國者無軼顯罰等因隨該本部題爲遼左棄地開

係匪輕懇乞

聖明查勘以固封疆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到部頃者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疏揭爲撫鎮棄地哨虜

事開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校遼疏稿

卷二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事大略謂先年巡撫張學顏同寧遠伯李成梁

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里至二十三

四年軍民史仲義劉可大杜雲登王得功陳仲

庫等各佃雲頭迤裏沙松杉剪子喇喇鴉鴉大

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糧二千二

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

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慮開邊釁銳然議行招

撫廢將韓宗功爲成梁齊納建節重鎮集作逃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衆撫鎮等臣各論功陞賞加陞未幾而奴虜踐跡至矣且當時加增蟒幣歲予賞五百金每歲攤派錢糧貯庫今會已阻貢不當給賞

請差風力御史一員查勘地界錢糧盡復占據逐一勘確回

奏仍議追治等因奉查原任薊遼總督蹇達准遼東巡撫趙楫會題爲華人潛住虜穴疊獲萬分

可虞仰布

天恩招撫入境以弭外患并議夷情用安邊鎮事又據巡按遼東御史康不揚揭同前事臣部覆奉欽依陞賞加廕有差遵行在卷爲照

國家華夷之防首嚴疆域一入版圖卽隸

王土一從經理卽宜守防奈何地界之銅柱初標招撫之

宸恩方渥乃卒以驅民而棄之地又以棄地而界之虜虜驕阻負舊賞猶仍且益地焉事係邊防抑

且有聞

國體請乞

初今遼東巡按御史通將科臣原奏備細情事逐一從實查勘明確具奏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具題候

旨未下又該本部題爲恭請

明旨速勘棄地以固邊疆事催請部科原疏一併檢發速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確具奏

定奪等因奉

按遼疏稿

卷二

四

聖旨這所奏棄地界夷事情重大着都察院卽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各備部到臣行間又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五十九號勘劄爲恭請

明旨速勘棄地以固邊疆事據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李光輝呈准部題亟要劄臣欽遵查照作速前往

去彼處據實勘明奏報等因備劄到臣依奉案

行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謝存仁會同整飭遼東開原等處

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親詣地方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算原議攤地徵銀克償者是否舊地鐘界夷酋阻首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鵠等處會否設附隘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院張學顏展拓里數踏勘明白果為奴酋占據作何講議令其退還仍刻石界止逐一從實查勘明確作速呈詳以憑覆勘去後至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據分守等道恭政等官謝存仁等呈稱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蒙臣案驗為前事蒙此又蒙臣批狀據康文禮等連名告稱東邊新地朝鮮相連順江荒地一百八十里告明給種納科徵銀已經十一年至三十一年不知何故盡行起散燒房無數毀聲載道男女無棲苦情具告蒙批分守道問報又蒙臣批據原任分守道今調分守冀北道布政使張中鴻通呈為奉委招運

聞言增惕謹歷陳始末併乞查勘以重封疆大計事蒙批分守道會同原道併查報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又蒙總督軍門王侍郎批仰分守道會同原道查明通符俱蒙此看得查勘邊界一節事干重大必得執法廉能文武正官二員隨同親詣東邊督同各該將領備守等官嚴加查勘方得的確隨咨案遼東掌印都司自在州會同親詣查勘去後當蒙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遼陽抵任二十六日督同兩道司州各官東行查勘十二月二十二日事畢回遼續准都司嚴一魁會同自在州知州萬愛民咨申依蒙自撫順關口勘起查得本關地名黑沙臺離本所二十里原係向來通夷關口與東州堡地方俱守舊邊並無告舉田地而馬根單堡所直露兒口煙子溝槽子峪及散羊峪所屬地名大峪查離韓斌舊邊之外而住民徐天保等八百九十八家陸續告種納科萬曆二十五年間已經前撫委官何樞祖等分定

基址蓋有年矣至三十一年韓宗功等盡行驅進清河堡誌書所載舊邊原有鴉鵲關離堡七十里撫夷廳基址見存夜不收金完口等往來常見今新鴉鵲關距堡止三十里即誌書小鴉鵲關山麓是也又誌書內松樹口墩東安墩對直今邊各二十里靖安墩二十五里靖虜墩二十里靖虜空墩二十五里向化墩十五里靖夷墩十里又一野壇誌書所載盤嶺墩離今邊對直四十二里共計墩臺九座沿邊相連共六十

哈喇佃子離堡二十五里西北接謙場堡三十里東南接豐陽五十里計邊長八十里內設叉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墩臺四座俱係萬曆二年新建雖初議建堡于此未果而其地向係本堡軍民耕種守哨今俱棄與夷人住牧惟金口臺見存近亦被夷拆毀即誌書所載乾岔兒臺亦棄不守矣自豐陽迤東新實寬奠大奠永實長貧等處至鴨綠江邊原係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創一路墩臺邊界俱存即界外近地如雲頭里喇咧泊剪子河松子嶺幾處尚聽住種惟自豐陽界起窺見疙瘩迤東至橫江一帶共計地名四十餘處住民四千三百二十餘家沿長近三百里皆在鴨綠江西岸土人稱係朝鮮餘地俱經二十五六九等年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以上住民共六千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頃俱係陸續告在撫按衙門批道轉行各官查明詳允每畝先納地價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

千餘石俱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其撫賞一節
先千萬曆二十三年夷人馬三非

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五疋蟒紗五疋一向未與
至二十九年委官何繼祖等議以漢人既種夷
地卽於種地人戶派銀三百八十兩加撫贖所
原有領賞一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蟒段紗十
疋折價銀九十四兩六錢自三十年起照議數
給至三十一年議分疆界未曾起徵前項銀兩
已蒙撫院會同總鎮將三十一二三四年陸續

撥還疏稿

卷二

先於廣寧庫借給牌行分守道動支前庫夷馬
價銀解補三十五年亦於廣寧庫借給未補大
初告開墾之時先納地價又納料糧又納賞銀
段價爲撫夷之用而夷人亦忻然相安未聞有
攘奪而蹂躪之者胡一旦驅還而棄之也各屯
住民開種已久生長子孫蕃衍族類逞其精銳
人可爲兵備其糗糧積可爲餉簡而練之進可
以戰墩而堡之退可以守得寸則寸得尺則尺
不以鱗介易我衣裳豈不有光節鉞無本重任

而今乃曰此原夷地也俛首下氣以與之而又
借此以爲奇功寧不使夷人齒冷而輕我

中國乎雖曰不啻虜其誰信之當其未開種之先
卽境外爲甌脫莽莽崎嶇而夷虜之巢穴尚遠
及既驅還之後則疆外爲阡陌木枝道通而夷
虜之駐牧益近豈復以金牛之計而誘我五丁
之鑿乎且此開種之民給有帖文納有料糧出
有撫賞何謂逃民既非逃民何謂招撫自以良
民爲逃民驅劫爲招撫我民流涕而號夷人掩
口而笑由是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曰
你

拔還疏稿

卷二

中國我外國何其倖傲既並稱國又稱兩家何其
僭逆由此稱王由此阻貢悉自得地之日始而
其害蓋有不可殫類數者除新地攤派錢糧已
經本院出示免徵外所有棄地等官相應分別
議處緣由到道該本道會同開原道看得是役
也本院親臨二道隨從都司州官驅馳先後耳
目既公歷記亦悉驅民分驛失策甚矣自撫順

以至穀陽則韓總兵所定之邊清河之鴉鵲等臺雖沒入虜而名猶存也何界定在外使實亡名亡無有恢復之期自孤山以至長真則張巡撫李寧遠所展之邊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雖未建堡而墩猶存也何未見正界使虜得盤據竟作內地之梗自五箕邊外以達馬根單內民漸出種住之地卽爲我之新地不圖備虜而使避虜田里就頽氓恨空積卽有心克拓寧能再越一步疆之分也但有損而無益民之鳩也非去危而卽安虜雖蠢動未及城下當事者亦安用汲汲而爲此迂謀也其所持議不過曰釋民不鳩吾人卽爲若人釋疆不分關入必且闌出曾不慮虜地入我能索之我我地入虜不能索之虜虜謂我何衣冠陸沉之禍尚在未然室家流離之狀已見今日民謂我何幾年成陌裏若敝遺幾年成聚漬若駭獸弭虜虜驕防患患熾畢事之日倘一念此將自悔罪之不暇肯修之以爲功肯當之而不忤耶

中國之於夷狄其強弱故未有定形得策則弱可使強失策則強權爲弱唯內自懼怯不得不降心相從計出於從弊且至於無不從職貢不脩賞給如故事價許復又要副戎副戎許盟又碑夷語長此安窮將以誰任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當事諸人又安所辭於今日之追論也本道未敢擅專等因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前事已經行會嚴勦去後今據二道會勘前因該臣覈勘得自撫順關起至東州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穀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內惟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谷嶺場等堡所直露兒口等處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於清河之鴉鵲關松樹口東安靖安靖虜靖虜空向化靖夷一堵牆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六里此皆誌書所載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

孤山之張其哈喇側子西北接鐵場三十里東南接鐵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及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四臺及誌書原載乾岔兒臺猶我軍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衛邊外地曰松子嶺乾灘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廳舊皆虜衝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扼諸衝今其界俱在卽科臣所云雲頭裏喇喇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鐵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通欠虜無爭兢此不可謂其非我地也土人稱爲朝鮮餘地初亦不信及查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兵部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今毋易窺

中國淺深也今舊鴉鵲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鵲入貢此正經由之地土人之言豈盡無據又查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移咨都司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皆爲我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連城故地也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

請逐歸其時撫鎮始有分地分糧之說而按臣楊宏科屢駁不允不曰奴酋既稱藩臣貢市何爲分土分糧則曰撥兵逐歸併拆毀房屋之議無乃孟浪于是復委潘仲禮等傳調夷人鎖什等公同踏勘議以居民見住爲界刻石鐫字永無爭擾止於東西新地派銀三百八十兩合撫順原有額賞一百二十兩奏足五百兩以充奴酋犒賞之費各夷服撫去訖三十年七月守道張中鴻照此通詳趙楫壓案不批遂聽李成梁之謀以爲此奇貨也奈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回之例邀封陞而進爵秩忽於九月初八日牌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前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來歷惟楫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阻手處矣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裕會同韓宗功調到夷人張海干骨利等諭以查照韓斌舊邊分爲界限各夷悅服無詞業于十六日破土覓界而楫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判來同勘忽又牌

行郭通判等暫回遼陽至四月初三日却又牌稱張通判不來郭通判等仍速查勘何旬日間反覆之速也掩卷思之不得其故又查據備禦郎名忠稟稱通事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將漢人趕進若不肯進我就着達子趕他要打就與他打要射就與他射要斫就與他斫等語甚是惡而奴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蓋董國雲一到而郭通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楫與成梁之意以爲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趕回不借奴酋索地爲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不借此先聲以劫之人豈肯入故密使董國雲通同奴酋作此圈套以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待此耳自是張海等益驚驚掠我生畜殺我屯民不肯照依老邊定自明瑞起順裏路而舊邊鴉鵲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通判力辭不管是以復有廢將皮承德之委自是劉張其吟喇個子自是劉橫江一帶自是燒毀人房屋剽掠人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渡江潛避而溺死者

千餘人饑凍死者萬餘人餘皆流離殍死不知處所至於張其哈喇佃子成梁所手拓地也堡軍金八開等告乞改建樞亦既明批爲

中國疆土原分舊界矣無何牌行該道復稱查係夷地原非

中國疆土明白改正其後該道議界仍畀依張其哈喇佃子一帶之舊同知王邦才亦議該還

中國而輯與成梁疏中則盡割去第云張其哈喇佃子先經前巡撫張學顏題明訖無容再議夫

按邊疆稿

卷二

七

張學顏原題明其建堡與初議違非明其爲夷地也已則明以奉夷而又混賴前人以圖撫罪其欺罔大率類此此驅回人口之大略也人既回地既棄奴酋既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額遂以定界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當我遠以開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當我遠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廣寧

二處以當我及我纔許二處而夷隨以撫順四關口要矣我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煩矣撫順南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說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

按邊疆稿

卷二

八

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疆無有好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而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年與我大賞是恐裁革犒賞驟段而與我立案也曰你大國人聽見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

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改批語不決者年餘會閣臣李廷機以車價通夷事發謀同肅大旨

按邊疏稿

卷一

塞達趨輯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局而輯等亦因此以息人言乃奴酋知我之急在此顧益緩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爲我速立碑我始貢則許速立碑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依我夷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畢竟碑立而後起貢

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卽不敢于碑外拾取一草

守臺軍士無不向臣控訴涕泣不休者此界碑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年夷人

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未議給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不必收回量於種地人戶派奏額賞充前犒賞爲存吾地耳其後地既歸夷前項賞賜該道張中鴻議行裁革而輯復疏將寬奠清河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科田土攤派充賞見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

按邊疏稿

卷一

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許賞銀則已俱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撫賞之大略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響語皆繙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之以棄地啗虜論輯等也初竊意奴酋當何如強橫就就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及臣挨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已寢加賞存地之議已成民已照舊住種酋已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年三

月止奴酋並無片語隻字向我賞糧惟自四月

初重國雲自夷寨回而奴酋忽大變局面矣是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之爭向未敢

於驅民也我則陰導之驅向未敢於出兇悖語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民而漸至於辱

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啗虜而輯與成梁之罪可勝數耶身爲撫鎮不能開疆拓土而反挈數百里膏腴土地拱手奉夷削

陛下之邊疆其罪一不徙民實塞下而反劫歸塞下
六萬餘人以至於殍死殺

陛下之生靈其罪二以車價買貢不得復以贖界貢
貢長吏會之駕輦損

陛下之威靈其罪三

中國與屬夷種血盟誓從古未有況錫夷碑特詔
詔詞傳醜萬世使

陛下受城下之辱其罪四邊地棄卽以內地爲塞刊
山鑿道開門揖寇以賊遺

按遼疏稿

卷二

三

陛下東顧之憂其罪五遣人教夷索我土地逐我人
民辜

陛下之恩而外向夷狄其罪六向也地屬我而不賞
今則地入虜而賞之向也虜修貢而不賞今則

虜阻貢而賞之向也以時誨而不賞今則時愈
誨而賞之益

陛下之府庫以賂夷狄其罪七不勝一念貪功之私
遂致喪地辱

國而猶內外通同務爲欺罔以冒

陛下之秋釐其罪八夫人臣有一于此者法無貸也

謂輯與成梁當斬也韓宗功圖起廢官阿承意

旨驅迫焚剽無所不至譬殺人者主使在輯與

成梁而宗功則其下手加功者臣謂宗功當以

從論也前道張中鴻議照張其哈喇個子一帶

之舊而輯等不從議裁賞銀蛛段而輯等又不

從遵此撫鎮可謂不幸但招撫牌出之初何以

不迅驅民棄地之日何以不爭科糧何以不聞

除新民何以不安插臣謂張中鴻當併議也舊

按遼疏稿

卷二

三

例論功行賞者必部覆行勘勘實再覆而後舉
行原任兵部尚書蕭大亨以封疆爲市入輯等

賄賂不勘而叙壞亂

國典又謀同輯等許增車價以買夷貢阿奉關臣

時閣臣李廷機不由

君命遣使通夷已犯無將之誅矣復圖脫罪授意兵

樞督撫復夷原價以速其來遂致奴酋因此挾

我界碑挾我盟誓車價如舊復陪疆土驛困未

蘇遺羞

主上追惟禍本誰執其咎督臣饗達扶同揖等冒功
倖賞又阿廷機意手書移極立增原價一股通
同共肆欺罔臣謂肅大享李廷機當併論緊連
雖故而官廩當追奪也至於各將吳希漢等譬
則走狗嚇東則東嚇西則西舍之不為弛刑處
之不足正法內惟同知王邦才奉委於地界久
棄之後猶執張其哈喇個子當復之議其待論
頗正今無辜被逮久繫縲紲臣謂王邦才當釋
而吳希漢等俱經叅革當無再議也顧臣又有

按邊疏稿

卷二

二二

說喪地序

國通夷賈貢固撫鎮諸臣之罪而是時臺省諸臣
亦不能無議焉方二十八年撫鎮有分土分糧
之說前按臣楊宏科力駁之其事已寢假令何
爾健能執前說不許驅逐則撫鎮誰敢異議又
令康丕揚能守職掌不為具題則該部誰敢叙
功又令蕭淳能代薦謀不行批允則地方誰敢
立碑又令該科能盡封駁之職據邊功無不助
而叙之例按臣無違

制叙功之例照例叅駁行部再勘是時事體猶可收

拾何遽至於決裂而諸臣乃若此矣夫夷方卑
詞以求淳固不忍逆詐而因貢挾碑用碑買貢
又淳去任以後事臣可無言惟據爾健辦云原
所占種果否夷土新疆三百有無割棄此臣差
蒲後覆奏此查勘

題叙各有人引臣所及一似無與其事者及查爾
健以三十年三月入境七月內該道始以潘仲
禮等之議呈詳爾健已批允矣九月內檄等始

按邊疏稿

卷二

二四

有招撫之議三十一年委勘批詳俱經爾健手
清河孤山一帶之棄以八月長永一帶之棄以
九十等月俱爾健任內事至三十二年二月始
出境而乃云差蒲後事乎至云建州有千家庄
者為貧民所告種而不知于家庄在鎮江東南
不在建州爾健亦欲以此予夷耶臣不能為爾
健解也據丕揚辯云臣見事有關於地方則不
容于不同又見勘經有多官則不得不據以為
信夫撫按於地方事同之誠是乃叙功疏亦可

同乎勤經多官信之誠是乃不奉勅割亦可
以叙功乎不揚初有一駁謂哈魯田地稟
人占種卽當及時講說何至今宣諭始言亦
知奴酋無爭地意而出於稽等之宣諭矣明知
之而又扶同

題叙爲欺

君爲違

制臣不能爲不揚解也若該科之失駁今不過曰撫

按叙疏一時俱至可無再勘耳不知巡按無叙

按遼疏稿

卷二

功之例惟其撫按一時俱至明明扶同此其所

以當勘也遼自三十一年來怨聲與醫巫閭並

高僅隔一關豈真不聞而竟無一言及時糾正

向非宋一韓檢舉於五年之後議論沸騰之餘

陛下亦安得此欺

君負

國狀而聞之邊臣欺罔賴有閣部閣部欺罔賴有

臺省臺省欺罔將復何賴說者謂其百鍊柔於

三獻風力靡於交情臣不敢知而第以職掌論

諸臣是皆不忠於

陛下之職分者也人臣之道先公議而後私情臣言

及此臣道盡雅道亡矣顧念臣一腔報

主熱血不同

陛下灑盡而灑向何地哉宋時西夏請故地詔割四

寨已得地復請畫葭蘆城外二十里爲界守臣

勝元發曰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

衰不振棄河北棄河東棄汴而宋遂與棄地爲

按遼疏稿

卷二

終始此等事體外關封疆之強弱內關

國家之盛衰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以

國家封疆爲重亟正諸臣之罪無務姑息以長奸

欺又乞

嚴劾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徇私而背公毋壞法

以庇罪誅遺竄斥一當其辜而毋徒以追奪論

罰了事則

皇上敬

祖宗保成業之大孝而臣子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也臣愚不勝願望除新地科糧加攤邊屯者臣已盡數免豁外其加賞蟒段銀兩據輯疏謂會慶具稟計臣查卷止一稟狀大略謂馬三非所討賞銀蟒段至今未見上司說我有二心不信我言語我殺白馬白羊血水雙手舉天將猛骨字羅送歸夷民七千生畜一萬

勅書三百六十三道我萬分學好若不與賞虧守邊

救遼疏稿

卷二

十一

之人等語輯等只應以此詰問奴酋送歸前件便與爾賞否則無賞夷即不肯送歸亦可塞口何竟不敢執言只尋地方加派往年議派新地新地入虜復派沿邊未會起科田土臣親歷其地詢之何曾有尺地寸土不起科者臣亦徑行免派今猛骨字羅安在夷民生畜安在

勅書三百六十二道安在所有前項銀段應聽該部

議革

題覆施行其阻貢及未奉

旨以前年分擅自給過銀兩違法賄虜例應還官但

已入虜口勢難吐還應於趙楫李成梁名下追補還庫所立石碑應行毀碎以存

中國之體至於奴酋占據地土議令退還一節臣與兩道屢行曉諭夷終不從先是奴酋疑臣勘地以爲取地也各於邊隘埋伏兵馬時鎮臣檄令營路挑選精兵隨行臣不許單騎同兩道以往而夷心稍安及至鴉鵲關酋遣子壻獻貂裘皮馬牲酒等物臣卻之止受鹿麕與酒共兩道

救遼疏稿

卷二

十一

飲野外謬爲歡夷心愈安而伏兵始撤臣意藉此慰藉奴酋可使聽臣宣諭顧奴酋陽爲順而實狡悍難與言臣雖有蘇張之辯而不合六國之兵扶強秦之勢亦難成從衡之功今日之事非臣口舌所能辦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還者此則該部與督撫鎮臣之事而非臣所敢預聞者也緣係撫鎮棄地暗虜事關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

撥邊疏稿

卷二

三九

請免商稅疏

題爲民情洶洶易鑾商稅萬萬難徵懇祈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寒人心事始臣廷弼與撫臣

奉

命出關之日所至衛所驛堡等處各無慮數十人聲

帶呻吟形如鬼魅輒向臣泣訴曰窮民皆高淮

殘害之遺也欲逃而不逃將死而未死者以

我

萬歲爺命撤高淮入內止張燁出巡救民於水火之

拔邊疏稿

卷二

三

中以有今日近聞催稅如故窮民無可奈何惟

有逃與死耳臣不忍聞第論以

皇上恩德及

祖宗法度撫慰之而去及抵遼陽臣又密訪民情有

云撫按新來想必爲我們請罷商稅等語又有

云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催稅的就是我

對頭等語臣聞之不任寒心而稅監張燁催稅

手本又三至矣臣思稅監有接管之任自當急

於星火而臣等有地方之責豈敢視爲秦越隨

牧遼疏稿

卷一

三十一

行五道查催去後續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叅政謝存仁呈稱職於本年正月以公事往廣寧甫出遼城及於漫地但見軍民蜩集不下數千人前者張友才等持狀數十紙各寫怨累之苦向職號訴語不得備舉大要言遼陽僻邊不通商賈亦無出產東近效兒哈赤西近憨部等晝夜防守忍饑忍凍委實苦楚十年以來人家都被稅事剝盡難以度活柴米屠沽鹽菜馬隻些屑物件無不有稅尚且不敷添派軍餉補缺

屯種受累不過所以拊命迭殺宋希曾軍單見

天日今高監既撤新監仍要徵稅另單查索有何了期剝皮削骨祇有一死愛惜草命祇有一逃且泣且訴移時不解職雖諭以

皇慈使其散去不覺淚落心酸嗟彼人苦一至於此

嗟彼人情一至於此有司尚忍問稅有司尚敢

問稅民有讐心不堪再動東夷耽耽西虜逐逐

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有遼陽乎

神京屏蔽毋亦遼陽是賴其情易動何得不固其遼

牧遼疏稿

卷一

三十二

易挫何得不防急稅變生悔將無及事勢迫促有司寧甘參處決不肯逼民決裂以貽

國憂去歲秋冬已不服徵自今以往誰能再詰空

存稅名終無利益孰與捐去以明

主恩請罷遼陽稅事職以爲不可不亟亟也等因又

據帶管分巡道事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

廣寧南海北虜中僅一線之路原非舟車省集

處所兼之孽胡作梗水旱頻仍財盡民窮才遭

靡有邊卒衣食馬匹惟賴京帑歲時給發稅從

何出總計遼稅三萬六千八百兩應進

內帑一萬兩解部一萬兩仍餘一萬六千八百兩

以充稅監買辦方物之用夫歛窮邊之怨失萬

人之心

朝廷止得一萬之用而該監及得一萬六千八百

矣此外復索營將誅求商民翼虎宋希曾姜寶

徐文勝等搜剝大戶或把持市口強姦良婦或

逼考財物刎項斷指而逃棄鄉井者不可勝計

軍民激變之由正坐於此今張監復照高監遺

跡開有貂參名馬方物額稅責徵各道人心未
定思亂方殷未免似前闕然張監素有賢名既
在同舟豈忍覆蹈往轍請乞會同張監亟將額
稅等項俱

請停免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死
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稱海蓋四衛僻在大涯
沿海而南萬山叢匝地多瀉園人處亂石之墟
田耘大澤之畔磽瘠彈丸一無所產且三岔河
濬去虜僅一木帶而旅順海口又復密邇島夷
校邊政稿 卷二 三十一

蓋防海備邊兩肩其苦而得南禦北交值其衝
稱極危矣

聖主軫念孤賸卽倍加優恤猶懼其撓乃以最爾一
隅稅至一萬二千八百餘兩輒策才遺皮骨幾
何誰其堪此職以去歲季冬受事渡河四望樹
木蕭疎垣簷空圯荒涼冷落不堪舉首旋見父
老無數大呼號泣曰此河那堡卽屬虜巢三尺
童子匍匐可踰我輩冬夏操戈晝夜防禦焦肌
裂膚萬苦千辛疲敝已極近年被高監剝削家

破人亡剝心摘膽自恨生不如死又念
君門萬里控訴無門死便死耳誰其知之與其死不
如逃幸而

皇上撤回高監纔有再生之望不想今監又踵前轍
催徵不已身不能顧稅於何出只今惟有拚死
一逃他無望矣萬口哽咽聲振林野職目擊心
傷寸腸百折消滑泣下不止念此誰非
祖宗數百年培植之遺黎又孰非我

皇上捍衛疆場之赤子直令生死兩難實無固志若
校邊政稿 卷二 三十一

此豈不大可爲寒心哉及查稅所從出則官吏
軍民無人不包身家房產無物不派下而至於
屠沽市販傭賃廝役瑣屑不堪亦在稅中職不
勝鄙然而百計搜括什不得一盡那馬價以補
之今則馬價一空借無所借矣職又不勝懼嗟
嗟十年以來惡准催驢吮骨遼人飲恨已酷所
以萬死一生猶爲

皇上守此塊土者誠冀停止之

旨且夕下耳乃今徵收如昨彼其頑小民何知

聖意必且以停止爲誑語以四竄爲活計又何所待而自甘溝瀆爲哉興言及此肝膽欲割倘疑遲不蠲恐人情立變徒悔噬臍亦何及矣伏祈爲達請命不避煩瀆再四籲

天倘蒙

德音渙然蠲免則全邊歡聲動地而虜膽聞風自破矣等因又據整飭寧則等處兵備副使馬拯呈稱寧前歲派稅銀一千二百兩兩衛每攤包銀五百兩仍遺二百兩無處措辦不得已派取糧

按遼疏稿

卷二

三

木衝等二十堡邊軍糧餉抵補夫此堡軍既用之以戍守邊疆而復奪其月餉以松額稅揆索至此有人心乎況自有稅監征權嚴於炮烙爪牙慘於虎狼年復一年民窮徹骨百家之市盡爲丘墟千金之子流爲乞丐啼饑號寒者載道典妻鬻子者無門忿欲冲天恨寧惜死幸皇上一旦生吟撤回高監才遺之民方且跂望蠲稅之今詎意惡璫甫去稅額仍存前焰方息代征如故正額已自難支額外仍襲故習忍非

聖明責成新監之意也困苦之衆積怨未雪餘恨尚在久無樂生之心動起操戈之狀人人自危備征激之前監之餘孽蔓延於今時未洩之遺恨狂逞於一旦邊境騷然誰職其咎蓋以腹衷較邊方邊方爲苦以九邊較遼左遼左爲尤苦故諸稅當罷而邊稅宜先罷諸邊罷稅宜急而遼左罷稅尤急合無請乞憐此一方急爲題

請蠲免軍民幸甚邊疆幸甚等因又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副使石九奏呈稱開原商民自甘心於

按遼疏稿

卷二

三

稅監委官姜寶之後惶惶洵洵莫必其命皆欲逃散本道勸諭至三不啻唇焦舌敝始得解去數月以來徵收如故然委官雖極力催督而商民毫不上納忽於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據土住外商住世鴻吳瑞等狀告甦民困苦等事又於本年本月二十六日蒙臣批狀據商客楊天爵等告爲憐民憐商下情極慘等情行本道查報本道隨拘楊天爵住世鴻等同審聞其一時情景極其可矜而又可駭可憐

也愚頑褻嫺之語姑不敢以

上聞本道此時蓋又幾於口倖心碎夫開原彈丸荒塞耳豈真能辦稅不過漁獵之軍需掾枯之庫藏至於今日已十年所矣髓竭之後豈堪再敲庫藏止於馬價豈堪罄借本道之爲商民所慰幸未爲高淮等之續也亦惟是以空言撫慰業亦不見直取信矣將後之空言亦窮本道與各商民今日詰辨之情景豈堪再見本道非敢幸民之有二心以實已言而要

校遼疏稿

卷二

三十一

皇上之罷稅也死於稅死於逃等死耳而逃猶可以無死開原半是達官苗裔而包藏禍心之強虜且爲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本道爲此食不下咽若不據實

上聞異時軍民有變本道不足愜其謂重地何彼時勿謂本道今日不言也目今已無復庫藏之可借矣萬萬不能徵之民矣亦再無面孔施之民上對民交吾矣如謂本道催科政拙請先罷職而以能者代如謂衝邊不可搖動人心不可激

變也稅之撤也宜不俟終日矣夫豈不知

皇上之欲撤遼稅而難於天下之有稅者顧今天下何有如遼之時勢重且大危以急也遼又何有如開原之孤懸而窮蹙以至此極也等因各具呈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兼督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天下事有起於鉅忽毫釐而其終將至於不可禦者則今日

校遼疏稿

卷二

三十八

遼左之稅是已遼左無豪商大賈之聚又無粟紅貫朽之案市井村屯蕭條冷落僅僅幾行伍軍耳彼其披堅執銳日有事於操防仰事俯育歲無聊於饑餓稱腹之苦亦難言矣即有一二餘丁肩挑背負資糊口之謀賣菜傭工爲贍軍之計一貧如洗十室九空乃至以數萬之稅人不堪派歲歲征求此豈人情之所堪乎明知其不堪而剝焉削焉權且敲焉以至於皮毛盡骨髓竭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猶不

免焉此宋希曾之所以裂戶徐文勝之所以棍斃姜寶之所以剝心飲血而攸虜之所以雲集邊外蟻車而待逃也今昔豈異遼哉以臣等耳目之所睹聞合之五道之所呈報遠近人情出言無狀不日以稅而逃則日以稅而死死非徒死必殺人而後死也逃非他逃必逃虜以爲主也此等情景與高淮暴虐之時何異而有司稅務者尚敢開口問稅勒限議徵乎夫不徵則溺職溺職者官從參處而徵之則激變激變者禍在目前利害輕重有司籌之熟矣夫是以寧溺職而去官毋寧激變而取禍也夫豈其得已哉臣等故曰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者此也臣等與各道臣效順之心豈減於高淮急公之念敢讓於張燁惟是循職掌以撫民而復餉貪殘之故轍奉

簡書以求治而反開變亂之危端辱

君恩負民望且併其平生而盡棄之此臣等之大懼也況乎邊聲四起正賴此輩以折衝倘衆志一

搖必至決裂而難救臣等又安敢不謹於鉅忽毫釐之際而忍見終之不可禦以甘貽君父之憂也萬無奈何合詞

入告懇祈

皇上軫念窮荒之苦深切危亂之憂斷自三十七年爲始將遼左三萬六千八百之稅一切罷蠲使此一方民專心戰守報

朝廷浩蕩之恩而臣等亦得一意安攘無間左謀呼之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四

陵京輦固

宗社靈長端在此一舉矣臣等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乞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寒人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奉

聖旨全見遼左情勢危急疏下

按遼疏稿

卷二

聖

論遼左危急疏

題爲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生而有志四方喜談陳湯傳介子之事每憤創遼之間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臣主必剿之議抹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竊忻然庶幾焉獨審已科敵遼於此時情實危急勢實急臣日夜算此頗熟實惴惴不任憂懼今中外諸臣皆知遼虜爲強矣而強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第知遼備爲弱矣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自以百計控弦數十萬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爲獐兒拱兒等酋直廣寧者爲小友青以兒鄧黃台吉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額等又折而東則杪花等酋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打大成

按遼疏稿

卷二

四

等直海州西字兒敗伯言兒等直遼瀋西爰兒宰寨等直開原西而北則忱惚太等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直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界遼爲兩段虜又挿入其內據其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餓又馬於冬春草枯時渡如柴立故我猶得一間近所掠人口築板升居之大酋以數千計次千計又次數百計皆令種地納糧料人馬得食無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壤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十餘年前土蠻怒動以數萬騎蹂河西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卯翼宰寨父中箭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宰寨等日益強而河西則虎墩兜慙尚不能統衆捕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利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頃自楊果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西又急矣開鐵報宰寨調取人馬復圖挾槍而又

有拱兜調兵之報又有宰會要會奴兒哈亦同槍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離背山南屯營長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蓋無地無時而不急虜焉而我則地方居民被虜幾掠盡自關以東至寧遠三百餘里不見村落近廣寧雖稍有村落而三兩落落如晨星自廣寧東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東昌歷遼瀋開鐵清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亘千數百里盡成駝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里而見一二是屯寨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臺大半坍塌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卽倒每虜人必誠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爾舉早亦殺爾臺軍無以自恃而畏見殺往往待虜槍畢而後敢舉開原起慶雲堡至柴河堡三百餘里墩臺一百二十座皆棄不守其甌石虜皆拆去爲板升而存者虜及據之以偵我撫順清河寬奠遼東墩臺亦棄去十餘座餘多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復挑濬

而所至城堡更傾圯甚且城多無門又城上不能行人行則扶睥睨而足半垂外每遇收斂屯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我入堡盡爲虜曷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往賄收斂官以脫去爲幸是墩臺壕塹城堡又如如此其廢壞也全鎮軍額失亡幾半見在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羸馬弱者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除三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過一萬有奇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

協守七參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

分幾何其步軍皆不習弓馬間有打鳥銳者據

地按膝手戰戰然半晌不得入鉛藥及其發也

又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

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卽如

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二位昨恐宰禽入犯始

討遼陽大將軍派虜砲各十餘位暫借鎮江鉛

子一千斤應用夫宰禽爲害非一日矣而鑄造

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蓋遼東邊備大都若此臣

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去男婦過多必大罵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一弓箭與我達子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弓箭不直一牛蹄如何捨得人畜千百計而獨不捨得置一弓箭此雖夷婦妬我婦女之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買備馬匹又以子銀自愚盡將年例馬價留貯廣庫買貨止以夷馬俵給各道所轄營路邊堡軍士騎操未經收驗而死已過半及各道自買又限以定價不得越大式標下親丁家丁每馬一匹實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兩邊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價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驕當虜上驕何以禦敵臣嘗思之假如虜犯開藩不審當先對陣者屬之開藩兵馬乎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不審近邊趕逐零竊虜者屬之邊堡兵馬乎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趕虜求一快馬報信亦難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卑弱而朽敝也遼

餽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含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滯爛如糞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揀和沙土稔稅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願關領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買銀四五分無則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爲將領所扣尅有經年不得分釐者終歲整怒日見逃竄是軍士又如此其饑餒而無食也當此無地無時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塞城堡墩臺壕塹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兵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人強馬壯者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以大衆犯河西而出旁校擾開鐵關不能分兵越七百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以虛聲恐我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又令虜以萬騎犯廣寧檣標下大軍不敢出以數千騎堵山海

開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騎攻高平使河東兵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寧遠營寧間不能分兵出鎮城一步也二十二年間虜嘗用此法矣把免兒以萬騎犯鎮武東綴大兵而下言台周悉率數萬騎直攻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西虜氣奪耳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屯不攻而過掠村屯牽遠虜寧一帶且無了過此往事也況薊遼虜情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部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卽糾合捕漢而薊地重墉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各謹守隘口不致疎玩則河流必無失捕漢久頓冰雪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償以去去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一酋且如薊何若擇漢一技則強甚于薊遠而于遼切近薊于賴部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而得固足除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遂于捕漢諸酋戰守無據剿之而得則警殺無已剿之不得則禍未忍言徒甘心于無奈薊何之虜而解脫于無奈

虜何之遼臣之于此實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助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爲二賊勾誘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卽將市賞盡革併議剿誅大哉

王言既許之以自新又先之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安邊人者其厚使當時誠遣間使宣諭示以祖宗二百數十年養養之恩戒勿令助則揅漢未必不從賴蟒未必不孤何至怨結兵連以有今日

按遼疏稿

卷二

四元

然既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剿之議檄鎮臣西出時鎮臣復從錦州躬擐甲胄遠出境外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臣誠服其勇義獨令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日以數百騎管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騎管我而大軍出境伺我軍且疲且死而大虜猝至以乘我此再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也不可不慮也曩哈流免之役聞非鎮臣本意今騎虎之勢誠不得下以應養精蓄銳俟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

勞俟其至而大創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數年不復而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當則虜亦懲又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之安以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以此論戰功則內在

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守兩得而境上堂堂正正當場堵面之功比之出塞不更足以震國威而塞虜膽耶如必欲主出剿之議必犁庭掃穴而種滅之永絕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搗

按遼疏稿

卷二

五十一

巢明日報復使軍士暴露不得休息男婦奔避不得聚田土拋荒不得種白肉覓疔徒自患苦耳又況虎穴既難直探兇窟又復他徙越插漠而遙攻賴蟒則襲兵在後舍賴蟒而先取插漠則強敵在前難剿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功於境上而不必再圖出塞以地方微幸可也去冬奴酋修築南關舊寨屯軍聚糧意在窺開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矣猶云以夷攻夷也我不服顧惟拱免差使宰賽等

營調兵未往此必欲因西虜之隙度大軍不得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拔我不得則大掠我又甚則祖把兒之故智合抄化諸酋犯搶遼海一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鎮臣傳箭選兵待調一時道將憂恐無措咸謂不去則懼以違誤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生靈將何所賴臣曰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河西俱是撫鎮地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彼中自有調度諒無他虞顧臣雖謾應之而心實恐恐念寧遠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遼海屯聚頗多虜自十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涎之意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西之兵又難獨支卽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近該薊鎮選得精銳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又此時各處修防兵計且雲集塞下宜延四鎮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提重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薊急則援薊遼急則接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昌黎鎮總

兵移駐昌黎之間宜鎮總兵移駐宣昌之間以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全力照管兩河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之患可也顧臣所尤慮者不獨在強虜而又在饑軍何也遼東自東征騷擾以來復遭高淮毒虐離心離德爲日已久今又驅饑寒之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極勢且離叛嘗密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耳今聞虜築柵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威種地不過粟一囊章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又極舊時虜去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我與其死於饑餓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寧隨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爲常談而近益甚洵洵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爲設法處餉運行救濟直待一旦內潰爲夷狄驅而噬膾無及矣該鎮上年分京民二運糧餉尚欠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悠不行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決旬以來未否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餉鎮軍餉先索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昨復蒙

允借太僕寺馬價十萬兩戶部奏處十萬兩解給該鎮是已

洞鑒邊警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矣倘蒙

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帑金聽該部如數扣還誠爲便益如或未蒙

俞允乞比照薊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

部奏處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

不然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苦倍于薊

按遼源利

卷二

五十三

本折銀糧向無實惠餉倍於薊平地守禦寄命

虜口危倍於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於薊

牆垣不守遺寇門庭重倍於薊鼓譟數見易與

爲亂驕倍于薊以種種倍餉之情而賞憤憤報

譬之虜此莫非軍士而我之糧餉獨少獨遲顧

若此蓋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此相形而激

變者亦多矣是可不爲之深憂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薊而緩遼無救薊而棄遼

一視同仁尅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

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陛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拯焚拯溺此何等時

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刪舊

套全欠新圖卽如軍馬一節臣曾疏革羨餘爲

補軍計矣而軍未見補也曾疏劾馬價爲買馬

計矣而馬未見買也臣初以爲無軍無馬耳及

問地方官軍皆云軍在各千百戶名下多賣於

按遼源利

卷二

五十四

及勢豪所霸占若上司肯爲印官作主不聽其

誣捏則久者可勾十之四五近者可勾十之七

八未嘗無軍也又云近因營堡專靠夷馬俵給

土產者無所售盡與朝鮮貿易每月中江九市

每市二三十匹歲過朝鮮者約二三千匹未嘗

無馬也由此以推遼左雖是在在凋殘件件狼

狽然羣頭覓緒隨事設法豈遂不可下手而在

事諸臣每遇難阻滯礙之處輒姑置之不欲問

嗟夫時至今日顧安得見成事體而使我不安

坐享耶補偏救弊章故昂新及今圖之已覺其晚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酋愈加強盛妄萌故業之思虎賁兇慙能統大衆再踵祖父之惡東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兵新任條陳內單舉實邊左一款蓋真見情勢之危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事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理事事見新無從容頭過身以偷旦夕仍倣漢廷詔問趙充國屯田故事

按疏疏稿

卷二

五

勅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填戰馬作何買補軍兵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臺作何修治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團保棄田作何墾種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調停何事冗濫可以裁革何軍孤危可以增添一切興革事宜多方諮諏會議妥確逐款登對伏候聖奪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期限載之以考成久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畏難苟安以陳底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功則事

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起治化不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畏服者臣不信也臣閱視事竣例有條陳獨計按臣所言者而督撫多不欲行前按臣所言者而後按臣亦不依行視

聖旨爲虛文等咨劄如故紙徒費筆墨無益事實臣惟與督撫公同會議則條陳不爲空言擔子有所交閣臣卽差竣而有督撫在督撫卽欲寢而有後之按臣在督撫按臣卽欲寢而有考成之

按疏疏稿

卷二

五

功今在誰敢因循自取罪戾臣嘗謂天下不患無難爲之事而患無其人不足無爲事之人而患無其時今督撫鎮臣皆憂國奉公忠愛廉勇極一時之選而又同時受事無前後彼此之嫌臣以不才幸際其會苟有空隙一介之知亦不敢不盡文武同心機會難失此亦遼左更新之一時也故臣愚不任惓惓或云警報方殷未暇爲此不知圖上方略原與戰陣不妨而自治強實更於敵愾有濟五兵之用全

在精神

聖諭一行人心震動情可使奮弱可思勇尺一之紙

賢於十萬之師遠矣又豈非今日用武一大助

哉內順治而外威嚴安邊境而立功名

國家之利也封疆之利也諸臣之利也伏惟

聖明裁察緣係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拔遼疏稿

卷二

三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遼左孤懸三面防虜民困軍疲朕甚軫念稅銀

准留充本鎮餉用以昭朝廷嘉惠窮邊體恤元元

至意軍餉匱乏著照前鎮例發馬價銀十萬兩戶

部奏處十萬兩作速解赴該鎮充餉備用馬價銀

仍着戶部補還其戰守事宜督撫鎮守官務要相

機進止不得操縱生事亦不得怯戰示弱其餘修

邊制虜要務還着條議詳細來看

拔遼疏稿

卷二

五

寧前道給由疏

題爲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叅政謝存仁官蒙臣批據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松呈稱本職見年五十歲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由進士萬曆十一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歸德府寧陵縣知縣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丁母憂服闋十七年十一月內復除直隸順德府唐山縣知縣二十年二月內陞湖廣襄陽府同知本年九月初

被遞疏稿

卷二

五九

四日開本生母喪題

准給假治喪限滿二十三年四月內復除江西饒州府同知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開本生父喪復照例給假二十七年四月內復除山西平陽府同知三十年十一月內陞大同府知府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陞遼東寧前兵備副使四月十五日到任今計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止連開共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應考

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明示備造本冊親齎上

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依蒙查得副使馬松前項歷俸年月相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攢造文冊赴部給由看得本官氣韻凝山涵海才諳學主堅金克詰戎兵好以暇好以整信義尚懷於虜寨允綏蒸赤時而剛時而柔稔未且襲乎稅瑞勞甫奏於保釐望已懸於節鉞稱職本官自蒞任以來心無日不在於民慮無時不

按遞疏稿

卷二

五

周於虜屬兵秣馬每見敵以生風經堞刈萊稔憫人而濡露備嘗勞苦綽有功能今歷俸三年例應給由但該道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重加以歲荒餉拙一應兵馬錢糧修築邊墩城堡打造軍火器械監督稽查一時難以暫離況有加陞久任之例似應照例加陞二級仍留照舊管事等因到臣據此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內奉都察院劄劄准吏部咨爲優處邊方官員以固疆圉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遠

東等九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苦樂懸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叙遷又得善地邊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仍留在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歎實於治體闕涉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官員若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內所管地方平時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欽提備調遣果無疎失者是爲卓異許陞二級供職平常者止照常格遷叙等因又萬曆四年五月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爲酌議邊臣考滿事例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各邊兵備官員較之內地勞逸本殊故三年考滿特從優叙以後三年考滿本部查其人品政績果屬卓異者方得照例陞職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亦止照常敘遷等因各題奉 聖旨依議欽此

欽依備劄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勘遵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

邊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臣原乾巡

撫遼東地方兼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炯考得整飭寧前兵備副使馬拯品格端誠凝遠才猷整練沉閱夷虜歸心軍民懷德稱職奏應照例給由但遼左孤懸爲甚寧前衝險尤極西聯

幾輦東接廣寧外禦強虜內撫疲卒責任殊屬艱

鉅況令邊方多事不可一日缺人賢才難得豈

能兼使之離任相應遵例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攢造牌冊

送部查考應得

恩典照例

請給施行再照本官歷俸三年勤勞萬狀若常奮武

揆文卓有成效遇警殫心竭力萬無疎虞至於

調停稅務尤極苦心撫摩災民真如慈母卽部

院所稱卓異何以加焉似應照例超陞二級以

示酬勸伏候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後進疏稿

卷二

三十五

酌東西情勢疏

題爲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
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
千骨里牧牛二夷齎印信公文二角俱爲下情
事一稱裏邊如要張其哈喇佃子須有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卽行送進以討逆賞一稱北關
那林字羅與西虜做親同心作害搶開原地方
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近居住
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夥同趕他遠處去罷
有西虜兵爲我奴阻黨有開原往南到江沿爲
止邊界地方我奴一心主正看守等情到臣臣
不勝駭愕卽以大義諭之曰海西與爾建州俱
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夷人原無罪過何故趕逐
縱有罪過

中國自興問罪之師何需爾兵且

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順屬夷倘被別部侵害尚
當扶持何忍自加之兵千骨里卽問臣有人侵
害北關裏邊還虧他麼臣謂如何不顧譬爾奴

會被入侵害我

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迷，我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禦鄒儲賢呈爲：肇獲奸細事。內稱盤山驛捉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正月內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懼，與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綢帽襖袴鞋襪，使人不疑，往覈探聽臨。

按遼疏稿

卷二

五

行又屬付有人識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密來投奔夷主，恐怕開口拏著送回夷寨，加害等語。隨拘夷官吳把太，即王盡忠面相質證，原不相認。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特帶領部兵一百家，疊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會合驛達子約

於朝

貢夷人回巢，畢日與兵犯擒，故叫本夷前來探聽。裏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件有名忽失塔者。

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去報信，不知

去否。等情到臣。臣又不勝駭愕，除檄行道將一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仍戒令勿自張皇，以速其變。外及二十日，臣閱視至瀋陽，復據開原兵備副使石九泰稟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情形，或二三百一營，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猛會舊寨。叩之云：我都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關，令我們在此防範。職蓋有以料奴酋矣。旬日前職聞奴酋因修自

按遼疏稿

卷二

五

已塞城，怪遼酋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督將欲另居一城也。奴酋怒其將遼酋之中軍並其心腹三四夷立炮烙死，仍拘繫遼酋如囚。今且聲言防其逸投北關也。狡哉奴賊，百計以圖北關，而不得，則爲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蓄興，豈肯自殘手足，即自殘豈肯急自宣揚職諭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臣益不勝駭愕。憶奴酋嘗須臾忘遼耶？奴酋不忘遼，其肯須臾忘北關？奴酋之計，豈不以爲吾欲圖遼而不

合西虜之勢則恐已之獨力未必速得志於遼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北關爲之中梗不遂而噬之西虜未可合也吾欲併北關而遼無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可圖也是故數年以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虜者無所不至所以挑剔西虜使其讐北關而怨我

中國者亦無所不至竊竊焉惟恐西虜與我兵端不開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

懋遠疏稿

卷二

七

雲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克之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乘西虜恨我之卻以合西虜因而乘我有西虜之急以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酋就中取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漁人之利而我且爲鷸爲蚌與強盛莫當之虜爭一旦之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已敝而奴酋乘其後其虜有濟哉自揮漢聚兵報讐初得此報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河東危何也西虜雖

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西虜與我界限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虜舊規講事止在關上關吏爲之轉達自舊撫鎮玩寇以來給銀牌數面與下骨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驛道毋阻阻者輒聽夷稟而加之罪以此往來月無虛日每住廣寧輒數月如家寔然凡兵馬之虛弱錢糧之匱乏城堡之坍塌地形之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羈縻亦不難近講賞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免是學好的又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連子二百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搗者止是拱免一家諸夷未必盡與我讐猶可設法解散而東虜則難兵數萬人心離合皆出於一非烏合而志於聚散也向雖知此固有異志然或冀在數年之後乃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闊愈見跋扈今觀其所爲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遠臣何得不爲河東危

牧遠疏稿

卷二

八

臣兩月前曾與鄉紳劉御史論遼事以爲河西既急奴酋乘此必來欺我我不得不奉承宰酋乘此必以秋賞挾我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來不敢併北關者猶慮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酋抗者亦待我能爲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則北關無援必爲所併北關併而東西二虜合則遼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乘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急一疏又嘗惓惓焉蓋已慮及於此矣爲今之計西虜之舉斷不可添北關之援斷不可孤東虜之計斷不可墮而添西虜之舉孤北關之援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督臣宣諭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講款似有機括夫薊門既得遂以息肩遼豈可代薊而受禍亦應亟遣間使宣諭虜王子以

中國二百數十年養之恩約束東部落今其解散雖有拱兇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以慰藉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兇亦不必不聽如

此則西虜一欺而東虜之謀可伐也去年誘殺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密報宰酋得脫而又因此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告也宰酋遂因此感奴酋恨北關近奪北關馬百數十匹又欲會合奴酋同擄北關以害不告之恨近者聞原道密爲宰酋曉譬宰酋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叩關乞款臣以歸我掠人太少駁行該道再議若使此酋尚可羈縻仍復北關甥舅之好以牽制東夷使不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虜之謀可伐也揅漢宰酋旣不與我爲難我得乘暇以修戢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謂爾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明爾二百數十年款附之誠奴酋旣見懲無可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也然而自勝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

勅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敵敵焉與西虜從事則強敵在前有折衝之痛彼酋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矣臣嘗

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禍不問情

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又不難形

以徇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服顧今邊臣諱戰

久矣忍得遼左出塞一戰正宜藉是以振揚

武功震懾虜衆而臣又爲是解覺息爭之說似不可

以爲名然而究竟實不出臣言所料者即如近

日覆勘疆界一節臣思憂不可啓禍不可速已

棄之地既難以徑與東夷爲辭又恐以亟圖恢

復開隙第云必使奴酋畏服懷德有不得不退

還者而爲是姑徐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

中國於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賞存於體宜

革此則所謂名者亦稍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

或不宜屑屑計較而所以存

中國之法待

中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定

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禍甚

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虛名爲

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則無爲修

言絕漠深西虜之憂以爲東虜資而講求所爲

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有淺深伏惟

聖明陛下該部而酌審進止焉緣係狡酋近狀叵測

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嚴尚謹親齎謹頌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論捷功異同疏

題為捷功議論異同謹據揭直陳以備查勘所及
鎮臣來去情狀乞

賜部議以重緊急軍務事臣聞視至開原接邱報
見臺臣張爾基參論遼東總兵杜松去冬出塞
殺款及今春折傷士馬情節除屬臣查勘者臣
自秉公執法務求確實回

奏不敢有所枉縱以蹈款問之罪至於謂松輕藐

撫按欺侮司道臣實不任惶愧夫按臣奉

接遼東疏

卷二

十三

皇上威靈攬轡一方而山嶽不動摧者且為溺職
況乃為人輕藐按臣而為人輕藐也溺職更
甚夫揭舉之役地方實有異同臣為按臣不
能痛暢盡言而使他人言之雖謂松輕藐臣
也可臣見寇已臨門用人為急不得已委曲
為地方計而不敢輕發以致偵事雖謂臣受
松輕藐也亦可顧松雖麤戾實奉臣唯謹不
敢輕藐臣也臣見地方破壞千條萬端只圖
修備自強何意援剿致寇遂爾詩亂卒難收

拾故臣與相知者有教人沒奈何之語蓋沒

奈何方何非沒奈何也初塘報之以哈流

鬼捷至也臣不勝喜及寧道馬捷揭報所殺

為拱免屬夷而臣不勝懼矣後寧道同各道

見臣於遼陽臣問其故初不肯言再叩之憂

愁苦澁而終不欲盡言臣衙門驗功疏例止

題

知臣特請

旨責成凡殺款之異同鐘道之參商與夫官軍不待

接遼東疏

卷二

十四

勘而急索賞之狀亦既粗具其梗槩矣是時寧
道與諸生各揭未至故臣言止此其後關西傳
報者稱該鎮所殺為稍大成來量大等家達子
與該道所報不同臣疑該道之誤因以誤臣而
入之疏也初問之無何而寧遠闔學生員林元
吉等以稟揭至矣無何而該道復臣之稟揭至
矣又無何而該鎮之辭揭亦至矣據諸生揭略
謂自萬曆辛丑拱免貴英叩闕請款許開小市
不為違害先年門禁鎖鑰已出申歸民不獲耕

自是蚤夜力田矣先年民間田土離城三五里者俱屬拋棄自是開墾新安堡葛家小山等處荒田約幾千畝矣先年虜入內地潛伏皂隸山亂泥塘等處虜掠往來人民自是行旅載道矣先年邊堡夜役十虜三四農民耕穫十掠八九今彼爲我藩籬此輩得免於荼毒矣先年軍士身不解甲何暇修工今得乘隙修築城垣墩臺路壕矣先年出境採木五營兵馬防禦猶不能保今任採取鬻諸民以資撫賞矣先時樵採無所出民有毀室棄物以資炊爨者今不時開山任樵取自往柴不可勝用矣先年松木房料雖尺長寸短難得充用今夷人載大木而來民以布交易且便且賤矣先年虜人所掠人畜動幾百計今彼預先報我得以收斂虜之不肆狂逞皆其力矣先年虜酋潛伏夜入炮火稍不嚴明而罪坐堡官謫戍深爲可惜邇來虜爲我司夜汗馬之勤得享世爵矣今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取看邊屬夷而撲殺之不惟無以懾虜酋之心

是自撤其藩籬也昔之十害不旋踵矣夫以中國堂堂正正之兵而務爲搗巢掩襲計業已詭矣曾不加一矢於境外之酋及縮首喪氣而回乃殃及於屬夷之妻子且執縛禁錮然後敵斬觀者莫不痛哭流涕屬夷何辜妻子何罪亦慘矣今見報稱酋長糾衆十萬欲向寧前報讐夫寧前何讐之有撲殺屬夷階之爲厲卽奉部劄行令搗巢亦當相其機宜看其形勢準諸輿情况部院之意蓋欲解薊門之危使之狼顧寒冬大雪胡馬難行虜酋原在巢中不曾擾挾內地安得借口搗巢而殺看邊屬夷也且未出境外何見巢穴未見巢穴先報首級衆實有口胡可遇也蓋言該鎮未出境外所殺皆看邊屬夷且執縛禁錮而後敵斬爲可怒也據寧道揭畧謂稍大成者在薊鎮則稱此名在遼鎮則名小歹青與把兔台吉俱屬拱兔姪男此同一部落也若據杜松彼時所獲首級則身未離邊已殺長嶺沙河板木衝三堡一十八家大漢缺門擺洪

太耳吉耳本任年羔于同漢字羅奴太擺等男婦五十一名口又殺松山寺堡亭太占河太火什太刻立伴把喇氣那來任殷拜答太擺戶并男軍太併妻與母老吳邦什十三名口孟宗孔同弟孟四回灰山堡探親以酒誘殺胡奈併十二歲男花大二名又殺寨兒山八他奈喇十戶哈勝老四招不浪并妻滿都賴并妻重孤御并妻與十三歲男五歲女共十二名口又遊擊于守志殺臥佛寺曹善友男婦妻子二十餘名口

爲虛僞也據該鎮揭舉謂職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提兵西行搜剿二十四日未時於長嶺山出寨二十六日進境在同三日斬敵一百四十六顆已經巡按驗明萬目昭彰會訊已悉不意寧前道副使馬拯挾憾揭帖指職身未離邊卽報殺虜又云所殺者長嶺山沙河根木衝三堡一十八家大漢缺四擺洪大等有違獨夷並無一字陣二字陣等語職聞之不勝駭異其間誣捏無影之事職不暇辯卽以該道所揭爲殺屬夷之言職殆有不容默默焉者夫剿邊連年受害全是沿邊守口夷人爲彼耳目探我虛實如賊欲擒標彼卽引領而出我兵追逐彼卽阻絕其入而擄掠人口迺走到邊彼又邀截罕回復責與山後夷人此之守邊果爲我守乎抑彼自守乎今一剿之後毋論虜賊遠遁而回鄉者絡繹不絕此守口夷人果當殺乎抑不當殺乎且大兵一出迎鋒卽殲過虜卽殺豈暇問其款與不款又安計其守邊不守邊乎夫近寇者

難保不殺而邊外者難請非賊況在二百里之外哈流鬼對陣之逆賊而亦以爲守邊亦以爲不當殺將誰欺乎職在連山時有來臺大心腹郎中龔學文乃薊鎮書識投虜賊也乃來寧前討賞探我虛實職掌往審取犯槍薊門東虜助逆根由口詞在卷職恨割一耳送該道再審而竟放之去矣此等逆賊果可放乎抑不頑放乎至於無一字陣二字陣之語尤可怪焉差說調度傳令分撥旗鼓千把總史光祿等帶領真漢夷丁三千爲一字陣職與副總兵李芳春叅遊李繼功于守志高員等統領五千兵爲二字陣彼時一字陣官軍出二百餘里未回該道中軍祖天壽及寧遠署叅將事楊輝帶領家丁遠接一日餘里此衆目所共見者而謂無一字陣其誰信之况李芳春楊輝祖天壽等亦有斬獲首級傷亡軍丁此又從何得乎職備查該道自三十四年五月蒞任以來每年康黨擾害明增暗與不下三四千金皆出剗削民賦軍餉尅

減馬價充數以致民不聊生軍皆枵腹馬無實用此無非哈虜使不我犯也又卷查寧前一帶以該道三十四年到任起至三十六年終止大舉小竊七千餘次殺虜人口馬江韓志正李三漢等共七百有餘除零星殺虜男婦丁文舉史三兄袁得義等一百五十餘名口月日不開外其大者如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大舉入犯前屯殺虜男婦趙廣劉二袁大子等二百餘名口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入犯中右所殺虜男婦劉進忠沈現千木匠等一百八十餘名口本月十一日又犯中後所殺虜男婦李妻戴萬山王守祖等二百餘名口是月十五日前屯瑞昌堡守口夷人探知守堡官張朝相差人搬取家小引領達賊六十餘騎埋伏溝內將張朝相妻女趙氏等三名口并跟隨軍士丁必等六名官馬九匹一股虜去即如去年十二月內職未揭巢之前初七日虜賊二十餘騎竊犯寧遠興水縣堡虜我軍餘曹進等三名又二十二日達賊

二百餘騎入犯鎮靜堡殺我軍士卒文素趙樂王贊二等一十四名射死官馬一十二匹虜去墩軍徐萬二等三名官馬八匹牛驢八隻頭該堡乃馬市關口諸酋吃賞貿易之所尚爾狂逞如此撫按奏疏各路開報呈文具在歷歷可查者款虜願如是乎夫虜三年之內殺虜我人口七百之多該道竟無一言以雪生靈之憤而職爲地方纔救遼虜一百四十六顆而該道卽謂職殺款而偏護之何視我生民及夷虜之不如

秋建疏稿

卷二

全

力不能爲該道遂恨職怨職大肆含沙之口造出誹謗之言以私害公而置封疆於不顧也蓋言該道任內殺掠人款見款虜之該殺而以該道不得廣寧缺爲挾恨也時臣卽欲據揭直奏已復思之虜方屯聚報警正緊急用人之際而臣一發其揭則鎮道必再開該鎮性不能缺必杜門乞去杜門乞去則三軍無主虜一乘燬而入無人捍禦而地方必坐受其蹂躪則臣何忍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該鎮去而虜猝至後來者一或不支則人將追論曰若松在豈使胡馬至此借按臣不能少待以盡英雄之用而致有今日耳則臣又何敢況是時勦割已到或功或罪總不出臣歸結無容再陳以滋煩渎因將三揭併行代巡道事聞鳴泰查勘而復以劄遺之曰茲事異同倅難結局今但明實查覈而少需之虜恨未已四五月間必大舉入寇若該鎮再獲奇捷縱使殺款情真前後併應功論次捷則功過相準無功則前後併應罪論必如是而後

秋建疏稿

卷二

全

勘案可結也蓋以存

國家賞罰之權以責文武寅恭之效以展該鎮木

竟之猷而文地方目前之患臣之苦心委曲意

蓋如此但得地方苟幸無事臣即以今日委曲

之心冒他日扶同之罪亦所不惜乃今者事勢

人情已至於此臣又何所容其委曲而不據揭

明言請

旨行勘耶今該鎮決意求去矣初三日移臣手本

叙病勢陷危情辭頗切欲臣速為題

扶建疏稿

卷二

請更代除聽督撫會議外隨遣書勉留之蓋該鎮正

月內杜門臣以書促之而即出三月內杜門臣

又以書促之而即出意今書可復挽其去志及

初五日據坐營中軍遊擊崔吉稟報有不勝其

驚駭者報云三月二十八日杜鎮中接見京報

參論一摺中奏倒地許久方醒至二十九日將

冠帽員領玉帶帳房官轎執事旗號并盛甲弓

箭鎗刀器具衣服等件搬在大堂前望西南叩

頭用火燒燬即喚直日捕盜官督等棺木送進

隨閉門臥炕撫院部道俱來看視不起等情異
哉該鎮身為封疆大臣去則去耳即有蓋世奇
功

國家自不虧負地方自不捨及有何冤抑悻悻然

效匹夫匹婦之諒而為此舉動也方其小有俘

獲也既以主將矜功今日僅撫臣明日辱道臣

而唯恐叙賞之不逮及其屢有損折也不以主

將認罪今日殺官軍明日陷城堡而第諉探報

之不嚴迨至情見事露為人所指摘則又裂冠

毀冕故發狂疾自拌性命示人以必死之形而

恐人以不敢犯之狀似此舉動無論該鎮決不

肯為地方一日留即有憐該鎮之驍勇而欲留

之以盡英雄之用者亦安得以軍機大事而付

之狂疾人之手乎臣二月中見其軍民怨怒文

武憤怒移書中外當事諸臣密有更換之意似

多不以臣說為然其後屢頻入犯議動愈難臣

是以不得不出於委曲優容之計以全地方而

權收其用乃該鎮亦漸就臣之駕馭而不敢輕

扶建疏稿

卷二

臣

動臣竊爲地方幸倘使聞言自惕愈以封疆爲重加意戰守之策卽不然而杜門靜聽定分已亦易嘗不肯終始委曲之而不意其覺難難馴竟作此態也此雖當事諸臣護惜之過而優柔不斷臣實誤地方罪實當誅豈徒以爲人所輕藐而溺職已哉目今戰不成戰守不成守款不成款草長馬肥虜再大舉事已急矣時刻不容緩矣倉皇易將本爲所難偃蹇臨戎實則不便伏乞

按建疏稿

卷二

全五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准杜松回衛調理速推謀賢將一員前來到任管事如以緩不及待查照本鎮先年總兵楊紹勳被論革任亦曾題奉欽依委協守副總兵代管事例將西協副總兵李芳春先行代署俟新總兵到日徑自交代其西協事務容臣會同撫臣選委開將一員暫行料理至於鎮道及諸生三揭事體亦聽臣查勘與叙功覆疏從一歸結施行緣係捷功議論異同謹據揭直陳以備查勘併及鎮臣求去情狀乞

賜部議以重緊急軍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

奉

聖旨杜松已有旨了其餘事情該部看了來說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該鎮危迫撫按宜有備禦方畧有各條奏來看

按建疏稿

卷二

全六

查叅大勝堡失事疏

題爲邊堡失事重大謹據實查叅併及早收拾敗局以救才遺事三月初十日虜陷大勝堡殺虜軍民臣當據塘報題

知比撫臣李炳恐疏報遲悞亦據塘報查叅失事官員聽臣核勘夫撫臣慮該將于守志開報不確特差旗鼓官杜承宗往查之復行巡道嚴加查覈而臣檄該道轉委通判戴章甫亦誠以軍民旣遭殺虜不宜復沒一人姓名乃

核疏稿

卷一

杜承宗一查除各營陣亡官軍外該堡殺虜官軍人等三百八十五員名戴章甫再查則比原數多一十六名造冊轉報竊謂此數的確無俟再叅及聞之道路有謂虜去千數百人者有謂各官往查于守志細打各軍不令實報者有謂于守志坐占堡軍無人守禦因而失陷者臣因提杜承宗及堡軍黃得玉崔良字貴等至遼陽親自審問據杜承宗揭稟三月十二日蒙委大勝堡查驗堡軍李得功等六十餘名

核疏稿

卷一

原係于守志假調充爲夜役名色何占錦州認辦又各驗臺走報軍士三十八名俱未被虜比拘李得功面審約供男婦千餘方在實報問于守志及將李得功徐自強余住華得依四人各責二十棍後遂畏刑荒報前數欲復研查恐悞塘報及十五日走進回鄉朱應順張元祖二名呈解撫院審於職報原冊並無名姓皆因于守志責打報役以此遺漏是的又密崔良等供稱堡軍二百零八名尚存一百零七名未被殺虜除各哨臺攔路監看路等項公差五十餘名外將官假以燒灰織藤庄頭木匠選鋒擺撥名色四十餘名占在錦州向未發堡本堡軍餘男婦及顧工番扣買貨等項實有一千以上人數因畏將官責治不敢盡報及問以當日尅堡之狀則稱是日天亮虜進日出圍堡已時攻陷男女搬磚打賊方竭見無兵馬來救人心慌亂以此被尅時饒頭出至軍見于守志入馬久到蔡家屯大呼快救守志及將人馬退入屯圍不出已而戚家營軍至已而

正兵營軍至當先直入守志方纔繼進而是時堡內軍民久已虜出牆外矣比軍馬進入山口被賊衝斷守志引軍先奔北山奔不及者被賊追入山溝盡行砍殺獨苦正兵營及戚家堡兵馬自知必死抵命廝殺自午及申虜始退去是日守志原未被傷錦州兵原非當陣被殺守堡官耿尚仁被虜支解而死原非順虜等情下審及此不覺據几痛恨而立欲按劍以振守志也當堡被圍時多一人卽得一人之力而于守志則占役四十餘人不以守堡也當堡望援時得一聲援信息亦足以壯堡人之膽分虜衆之勢而于守志則退還不進也當賊衝殺時僅與正兵營合力併命雖于堡無救而於軍必無損于守志則引兵先奔而卒之奔死與血戰死者相埒也玩寇殃民誰爲路將而猶誣人以順虜匿敗以爲功于守志卽何道於一死乎總兵杜松微出寨之首功貽地方之慘禍殺屬夷以深虜恨驅生靈以委胡虜速怨挑釁致有今日而

徒責偏裨以塞咎杜道臣以分過杜松可晏然於一去乎嗟夫謀不慎始患不虞終忽動干戈輕撩豺虎而曾不計夫虜衆我寡虜強我弱虜怒我怨虜直我曲虜聚之無所不入而我散之無所不防也當是時杜松驕且悍固敗不驕且悍亦敗蓋不待陷城覆軍之日而已知其有此矣臣於杜松又何誅哉惟是今日之事不難罪諸臣以謝地方而難解虜誓以弭禍患不難徐議戰守以圖後功而難亟示羈縻以收敗局臣謂天下事既從誤處作壞還從誤處收拾猶可救其半而不然者壞且至於不可言夫謂殺款爲無傷而忽議搗巢前日之所以誤也因搗巢以致寇而復議款當今日之所以救誤也項兵部議復款以脩戰備而督臣亦以稱慶諸酋俱聽前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虎墩峯罕及黃忒吉拱恩三大酋爲違講款業從誤處收拾而思有以維其壞矣顧部院雖建主款之議而地方尚無任款之人籌邊者雖知復款之是而持議

者尚護搗巢之非夫寧前道馬拯之見侮於杜松也豈有積怨深忿哉不過以欸不宜殺一言拂松意耳以前日之捷觀之似乎搗巢之爲功而馬拯爲害成以今日之敗觀之畢竟守欸之爲是而杜松爲闕然則大勝堡失事之根因在搗巢在殺欸不在鎮道之不和亦明矣乃前者伸松之說既易拯以避松今復以陷堡之故欲併議拯以分失事之擔而護搗巢之誤則議論不一是非不明誰敢復爲地方任欸事哉馬

明白竊幸有此機軸在拯尚可轉移遂於請官署印詳內批留三月必待欸事已復新官已到而後許離任蓋今日任欸之人可以收拾敗局者斷斷乎非拯不可者也臣曾聞拱兔自以欸附見剿不勝慙怒云杜總兵無故殺我邊夷我必將他邊堡盡行屠剋而後已今其言驗矣廣寧前一帶邊堡男婦拋棄家業紛紛避難數月以來哭聲載道僅留軍壯守堡而堡城率多坍塌守者皆無固志且不獨此也臣聞開原時宰竇殘兇各遣目夷獻馬稱欸而臣亦慰遣之唯唯聽命及臣離次可以不開宰會擁衆欲與援免爭賞先後若賞不得先不與援免厮殺則必復搶開原而爪兒兒糾合小兒亥小答赤等十餘頭目圖犯開鐵遼瀋間又屢見告矣奴酋聞那酋死即日焚香謝天推牛數百頭大犒部落領兵而止假修南關舊寨爲名以圖北闕而又率部夷七千騎進屯廣順關口踐害靖安堡一帶田禾以逼開原臣恐宰竇奴酋東西勾合

揆遠疏稿

卷二

九三

亟行開原趙密謀宰審等營設法講解未知妥否若講解不聽而開原去矣臣細閱開原兵雖二千餘堪戰者不過二百人瀋陽如之鐵嶺及遼陽協守營亦各不過三五百人而止蓋各路兵馬素不訓練凡遇有事惟恃正兵營之大軍以爲援耳今大軍爲拱兇等所絆奴酋宰審等明知河東之單弱而大軍之不得東也以此逼挾踐跡無所不至開原官軍魂驚膽落束手待盡夫孰使東西虜衆一時猖獗地方禍殃一時湊逆則搗巢之流毒又豈但陷一堡殺虜一二千人而已哉開原之危甚於廣寧寧前十倍欲解開原之危必須廣寧寧前欸事速成然後得分標下大軍以爲應援臣所謂及早收拾敗局以救子遺者非獨爲廣寧寧前計尤所以爲開原計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臣所叅于守志等失事情節行臣勘覆以正其罪寬馬拯新任之限暫留寧前三月速完欸事仍擇推賢能曉暢邊事者一

聞伏惟

具前來代任至於開原危急作何救顧欲分兵而西事未弭欲添兵而緩急無濟欲調遼瀋兵而沿河虜衆雲屯自顧不暇欲調薊兵數千防廣寧寧前分廣寧大軍二三千助開原而征復南確薊兵至今未見過關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尤不可不亟亟處分者也臣職按閱不宜敷言軍旅而地方緊急之狀不敢不以時

揆遠疏稿

卷二

九四

聖明裁斷緣係邊堡失事重大謹據實查叅併及早收拾敗局以救子遺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議留賢將疏

題爲議留賢將以慰人心而裨安攘事據整飭開
原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
秦呈蒙 批狀據鐵嶺衛官軍商民徐國臣咸
國祚等告爲拯救生靈事內稱遠地與夷爲隣
惟獨開原三面受敵狡虜狂逞生民塗炭是本
城李遊擊蒞任以來一塵不染心懷裹革志欲
吞胡廉畏四知勇冠三軍身先士卒屢獲奇勦
斬首三十餘級自此之後窮寇喪膽消魂商民

按遼疏稿

卷二

七

安堵樂業以解倒懸之患皆賴衝鋒破敵之功
士庶咸稱飛將軍各送旗扁旌能今威名素著
超陞參將雖則公道喬遷但恐勇將擢於安閑
之地然苦於衝退軍民復有門庭之寇况武將
固多如李遊擊忠勇廉仁者蓋遠無對迄今瓜
期伊邇百姓荒忙皆要舉輟臥轍再留幾年依
依不捨無計留戀幸蒙撫按兩院軫念才遺之
民大修邊政空壕築牆功高萬里長城澤及遠
民世世感念不忘再懇俯憐孤懸屹寒准留勇

按遼疏稿

卷二

七

將威鎮要地得於原職加銜照舊任管鐵嶺庶
衝邊得人蒼生幸甚地方幸甚具告等情并鐵
嶺衛圍學生員張米等呈爲乞留勇將以安地
方事竊照鐵嶺乃遠在極衝之地且東西逼近
奴宰二虜羽檄交馳烽火日急自遊擊李致忠
歷任以來連創數次幸獲小安今兵部循咨擢
任海州參將圍城軍民大失保障伏乞憐憫銜
邊照依新銜疏留本城俟有成續不妨以副將
擢任邊防幸甚生靈幸甚緣由等因俱蒙批開
原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批據鐵嶺
衛官軍商民徐國臣等自學寺告前事鐵嶺衛
圍學生員張米等呈前事俱蒙批仰開原道查
報蒙此該本道看得鐵嶺遊擊李致忠廉而有
勇信以伸威壯膽每欲吞胡赤心惟知報
國往年校虜竊犯月無虛日自本官歷任以來連
創數次斬首三十餘級截回被虜人畜甚衆爲
虜所畏憚見今率兵空壕築牆計日可以竣事
功高勞深委爲地方倚賴聞陞海州參將圍城

官生軍民俱各不捨乞與保留似應准從呈乞
合無將李效忠逐爲題

請俯容以叅將職銜仍管鐵嶺遊擊事務候有成績
不妨以副將擢任其海州叅將員缺另行推補
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查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
題推遼東鐵嶺遊擊李效忠陞補海州叅將近
見邸報又該本部議推中固備禦鄭朝隆陞補
鐵嶺遊擊俱奉

按遼東稿

卷二

九十七

欽依今據前因相應酌議臣等會同總督劉遵保定
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御倭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
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
國家用將視地之衝緩而已今之遼左何地不衝
而鐵嶺孤懸較海州尤甚遊擊李效忠謀而有
勇廉且生威裒章之心堅如金石吞胡之志猛
若熊羆兇虜已知其姓名士庶共資其保障推
陞叅將孰曰不宜而惟用之海州則本官有攬

指之憂鐵城增何怙之歎而況後來者未必如
其賢卽賢者未必如其習也則何如加銜留任
之爲便乎或曰中固備禦鄭朝隆報補鐵嶺遊
擊矣留效忠將置朝隆何地不知中固之於朝
隆亦猶鐵嶺之於效忠效忠可留何朝隆之不
可留也夫朝隆氣負驍雄冒險藏甲胄訓兵紀律
惟嚴料敵緩急多中所爲敢戰鬪而得人心者
當亦不在效忠下矧近報奴酋聚兵安塞窺我
藩籬矣率曾馱帶盔甲駐牧邊外矣爰爰之狀
兩地同之奈何以朝隆代效忠而貽中固以空
虛無人之患乎夫虎豹在山藜藿不採英雄相
望姦宄立消

北

綸綽傳宣聲威丕振開原一路庶幾其無虞乎臣等
責在封疆非不知奉有

成命未可煩聒而爲地擇人殊非得已且迫於官軍

之呈請士民之乞哀有不得不亟懇於

皇上之前者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將李效忠以新陞叅將職銜留管鐵嶺遊擊事鄭朝隆以新陞遊擊職銜仍管中固備禦事各到任防禦遺下海州叅將員缺另查推補庶人地相宜而衝邊胥有賴矣緣係議留賢將以慰人心而裨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陳守貴親齎謹題請

按遼疏稿

卷二

六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兌寺馬疏

題為增募無期危急轉甚不得已權整敝弱乞兌寺馬以濟緊用以存重鎮事臣自春夏以來目擊環遼之虜東西交逼情勢甚危屢疏言其狀以俟

廟堂區處而本兵知遼急議募有馬壯兵萬人以為救急一着今候

旨數旬於此矣乃頃者河西虜偵未消薊門聲息又至援遼兵馬該鎮撤回而河東奴兒哈赤伺既

按遼疏稿

卷二

言

親領七千騎入靖安堡踐我田禾昨復親領五千騎屯撫順關快我麥債連以重兵壓境又轉盼之間秋高馬肥西虜必趁收成入肅滿野復圖搶我而東虜知我所急在此又必乘此領兵復來恐我得便則遂因而攻取我此必然之勢無足怪者而我則聞軍軍少聞馬馬缺聞器械器械朽敝而問錢糧錢糧又匱乏地方道將束手無聊奄奄欲盡而增兵之議當事大臣一彼一此智且出胡越人下臣於此焦心蒿目莫知

所措不得已權將見在軍馬器械苟且收拾以支撐目前秋冬之急牌行各道挑選所屬精壯軍士另起操練凡無馬及有馬而羸弱者買馬以給之又責令各管局員役打造衣甲弓矢刀鎗火器之屬星夜治辦解道收驗凡無器械及有器械而不堪用者逐名以給之而又督令各將領率所選軍士日赴教場勤加操練先演弓箭中者賞不中者責窮日之力必期於中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弓箭可用也而後演火器中者賞不中者責窮日之力必期於中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火器可用也而後以弓箭火器併場合操金鼓以習其耳旗幟以習其目坐作進退以習其法窮日之力必期於合律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步伍可無亂也分演數日而復以一日合之將演數日而道以一日監之道將演習有緒而撫臣及臣各隨便以一日下操考成之臣亦極知各路軍士向無沙汰所得精壯幾何久不操演所能熟練幾何磨衆數十萬所可

抵當幾何而不如是則心膽益無所恃彌柄益失所據然卽如此苟且以收拾之而畧選精騎以配壯軍所少馬匹又不及軍之十五六矣日今緊急缺用倉卒難求且奈之何哉夫馬軍之足也軍雖壯而無馬雖有馬而病羸不堪戰譬諸其人雖有孟賁烏獲之勇而其足折廢或不仁焉三尺童子仆之矣何乃與強搏也今盡馬幾盡而遼軍幾無足矣自各營失額多者三四百匹少者百數十匹各官不行隨缺隨補而馬缺於怠玩自追椿網打之法不嚴養馬軍既不知賠之爲苦刑之可畏而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攤派閭戶餘下湊銀一二十兩往往因馬之死以爲利以此軍士不加愛惜隆冬冰雪之下終夜露立死者甚衆而馬缺於作踐自以子銀自慰但取驚駘充數或未解驗而死或橫受管而死而馬缺於虐冒日者中占盡夷市不論老病瘦弱但似馬而有氣者一驛必買發牧場喂養統俟關領馬價之日厚散各營

喻以冒官銀以此二十兩貴價之馬歲所倒死
及多於十兩價者數倍而馬缺於貧賤自以軍
馬代驛馬今月取數十匹貼驛不決旬而告乏
來月取數十匹貼驛不決旬而告乏盡一營之
馬輪流替應歲不能周貼驛之一週而馬缺於
奔馳自去年春冬忽開邊隙致虜報復或彼矢
而陣亡或負傷而槽死而馬缺於鋒鏑嗟乎遠
之馬如之何而不盡也臣日夜以此為憂銳意
買補或行檄或批詳或書札或面談不啻紙盡
筆秃舌敝唇乾今且九閱月矣而各道皆言馬
少買補甚微臣初不信而今乃知其果少馬也
緣十數年來專靠夷馬凡土產者雖龍種不得
售一錢而民既不收馬之利自高淮播惡凡有
馬者家家傾命蕩產而民又受馬之害以此遠
東至今以養馬為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急
而匿其精壯售其老弱每一市所選中不過數
匹所得無多臣聞人言宣府張家口夷馬番庶
卽差左都司前去易買但道途往返四千里不

能多致縱使市得千匹散之各路所補幾何而
其餘馬匹復何買辦雖張萬歲王毛仲復生於
今日恐亦未能使其從天而降也臣頃在閩河
西時分巡海蓋開原三道各以公務會臣於三
岔河上商及馬務輒相與望津浩歎臣曰無已
其兌寺馬乎巡道孫致化曰撫院與本道久有
此意只恐部寺扣除馬價所兌之馬不足支所
缺之半而馬價一扣此外應補馬匹及撫賞等
費從何取辦以此體履削而屢止耳臣曰扣除
自是正例然事有常變時有緩急今日
廟堂之上亦知遼之危困與遼馬之倒損至極矣縱
破格增補猶懼無濟於用矧其兌一馬而旋責
一價以歸乎本兵為遼憂危議募勇敢以足原
額合此存遼別無一法矣召一軍必給一馬勢
必通於年例之外矧其見在者而可拘拘乎查
二十二年本兵撫遼時一年兌馬兩次計六千
匹矣當是時以援朝鮮之故尙如此矧自己附
腋封疆而顧銖兩是較乎今年春薊鎮亦兌馬

三千匹矣。墻垣不守，必及門庭。遽詎輕於割乎？或謂寺馬原備

京師之用，得兌已屬過辜。價安得不除，而不知救遽正所以爲。

京師也，無遠則無虧，無虧而

京師不得安枕，臥也。今有強寇闖垣及門，主人口我有壯僕，原爲堂與設者，雖發守垣門而猶責其顧直焉，其可乎？且撫臣尤有一種苦情，難以盡言者。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卽酌量多寡分

按遠疏稿

卷二

五

發各道買馬操備，自舊撫鎮爲政，全將銀兩收貯廣庫，獨爲廣算買貨撫夷之用，止將所市夷馬分俵各道計所依不及應分銀數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馬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又去年應分馬價除止給寧道外，別道分毫未與也。及查庫又無存留銀兩，雖道下段貨諸物約值十餘萬金，緣向來侵扣多端，買到之物既滋惡不堪，而頓放年久，漿粉餐變，又復壞爛，減價以售夷馬，而夷人不收，笑價以分各道，而各道不取。

近因邊情緊急，各道自知于繫查補所屬馬匹

日與撫臣催討前銀，而撫臣無以應也。卽今三

十七年分馬價將到，尚不足美還各道之舊帳

而見今廣寧大營倒死馬匹不買補乎？卽云舊

例常於明年馬價扣除，而明年之馬不倒死，不

買補乎？言及此當事者猶忍扣除而使撫臣

捉襟露肘，憂愁窘迫，坐待夷虜之縱橫地方之

慘酷乎？是以秋獻太息退而具疏以

請焉。如果言不謬伏乞

按遠疏稿

卷二

五

勅下兵部議覆。將太僕寺寄養馬匹內挑騰壯堪戰之馬調發三千匹，俵給本鎮急催馬戶。於七月初十以前解至山海關聽撫鎮委官赴彼兌領。前來俵給軍士，仍將馬價先行扣除。庶糧時選練之軍得此戰馬，以備馳驅。目下猶可支撐，以待召募壯兵爲遠死生存亡之計。若智不出此，稍有踴躍而遠去矣。臣心有血，不能復爲遠瀝口有舌，不能復爲遠策矣。嗟嗟火不着身，誰知焦痛。目不擊輟危，誰肯體念近議復標益矣。而

當事者斷不肯復也議行召募矣而當事者斷不處餉也外呼而內不應此作而彼不應人情如此誰爲

陛下憂封疆者免扣之說豈能必當事者之必從而心盡矣異日者以無馬之故無遠無遠之故危釗而薄及

京師亦顧當事者之心安則爲之耳安得而知之緣係增募無期危急轉甚不得已權整敝弱乞兌寺馬以濟緊用以存重鎮事理未敢擅便

按遼疏稿

卷二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十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餘兩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

議增河東兵馬疏

題爲驕虜美兵不一空邊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爲封疆大計事遼自春夏以來兩河諸虜三面蠢動拱免報警於錦義宰審挾賞於開原沿河牧夷糾搶於遼瀋而奴酋復率萬人築南關舊寨以圖北關而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以逼開原時蓋邊聲四起烽火天連馳檄傳鼓日臨餐投箸而起者不知凡幾然邊臣不敢盡以入塘報也報之而恐以賊數數驚

按遼疏稿

卷二

五

君父也恐令友側子不自安而益速之叛也無亦姑鎮靜以羈縻之而待其自戢耳乃旬日而奴酋又領精兵五千騎割撫順關上挾索參價矣其言曰與我參價則已不與則盡縛諸欠價者立獻於我不然我不能以兵馬退也時地方洶洶守道謝存仁星夜馳藩以起其急會恩吏鶴之以牛酒侑之以蟬段甘言厚幣委曲與約而後去不出月餘遼以重兵壓我近郊略無顧忌彼目中豈有遼耶惟遠爲

京師左臂控山帶海以拱燕薊遼重則

京師重遼輕則

京師輕四夷瞻視關係豈小今爲一屬夷所侮常

常美兵境上以窺

中國之輕重爲四夷倡而我則任其越亂安若故

常旣不仗義執言以折其驕又不添兵設將以

防其潰增暴議而事格於同舟章疏上而

聽稽於止輦似以憂患預防之說爲不必然之慮而

苟幸奴酋之未必至此雖或至此而猶冀發在

校遠疏稿

卷二

五

異日之後當吾世而未必親受其亂者噫何其

易視此會而徒以封疆僥倖也臣請再以不必

然之慮借前箸爲

陛下籌之吾嘗規畫遼左形勢自山海關迤至開原

譬如一之字然幅輳無廣而路則長且曲焉一

面瀕海三面臨虜夾遠而介其中間其長且曲

處則皆虜所環集住牧處也於勢最爲難守

是所臨諸虜西北則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東則

海西建州毛憐等衛分地世官勢同藩蔽雖虜

亦叛服不常而我則剿撫併用猶未足爲遠患

也自虎墩兔罕之先以元孽移住遼之西北臣

服三衛始勾引爲寇患夫是虜故卽先年數以

大衆直薄

都城賈

中國全力支之而不足者今加於一線孤懸之地

而遼之禍烈矣顧其衆專以搶掠爲事所志止

在人畜財帛不在土地雖爲遠患而猶未足爲

京師患也自奴酋以孤仔縱爲龍虎將軍號召部

校遠疏稿

卷二

五

落脊有建州毛憐諸衛而其衆始強歲得我

勅書賞賜車價無算近又益以膏腴地數百里而其

財始富併南關併灰扒併叭哪併黑龍江一帶

諸夷拓地數千里而其勢始大日以子女玉帛

誘結西虜宰賽拱免小歹青黃台吉等時寇遼

爲已驅除而其羽翼始衆又熟知我之兵微將

弱城坍塌廢無一足以當彼遂長萌故業之想

而其志始僭妄而無忌憚彼其性情飲食衣服

居處皆與我同得我之土地足以耕得我之人

民足以役得我之城堡足以居耽耽焉逐逐焉志未嘗一日忘醫巫閭之西也而之所以不即動者緣北關以世讎在臥榻間恐兵出而議其後故亟亟以併北關爲事北關併則巢穴固進足以取退足以守然後據沈懿之阨塞斷遼瀋之聲援而開鐵固口中物也投足而東而朝鮮殘破之後無衛敵授足而西而兩河彫敝之餘無堅城恐席恐長驅而其鋒未可當也嗚劔以寇山海關而薊門動縱羣以窺天津而

校遺疏稿
畿輔動恐

卷二

五

京師未得安枕而臥也此其患在

京師不獨在遼故曰無易此會而以封疆僥倖也然之言非無所以試之而故爲是不然之慮以自張皇者也奴酋生聚教訓三十年於茲矣其爲人諂智多謀信實必罰部夷善騎射者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苟一犯法雖乳父之屬必涕泣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嚴明人皆用命凡遣以謀西虜誘東夷而皆得其力

校遺疏稿

卷二

五

此非無事之人也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以上四十五以下者方行編伍非此輒汰去而又日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椎牛饗士以結其心至於打造軍器如銃錘劈挾攻城之具尤不可數計此非無事之物也奴寨任萬山中我不便入彼亦不便出至與海西九隔一山如天塹自併南關而此險遂爲所奪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猶遠自築南關之兵聚聚去開原北關地方近者數拾里遠不過百里乘間伺隙朝發夕到而又皆平川漫坡通行無礙昨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二酋長以奴寨漸近恐乘喪而入各遣其妻赴京求救曰此寨一築而我等不知稅駕矣此非無事之地也往年奴酋親領夷兵七八千騎由柴河堡進從裏邊護送西夷又哈兒等營達子千餘直由開原南門外過古城堡出而奴酋復由靖安堡回巢去訖乃今復以七千騎入靖安堡無何又以五千騎屯撫順關自往自來如入無人之境此非無事之舉動也語云明者見事

於未然智者銷患於未動凡此皆已然已動不待明智而知者臣故曰無易此會而以封疆僥倖非不必然之慮也曩見樞臣議待奴會當以文告爲款而不知此會悖驚已久何知宣諭會諭令退地而不聽諭令改碑而不聽諭令送還吾兒忽答回寨而不聽諭令無得引兵護送西夷由我內地行走而不聽諭令不奉

明旨毋得越境擅修他寨而不聽卽問臣李廷機在禮部時以車價事特遣一序班往諭而不聽甚

按遺疏稿

卷二

五三

有怒言言語撻碎諭帖如鎖扣通事李得時鐵房三月而後逐回者

陛下試以此會爲文告所能諭乎又見計臣議欲照舊本兵督宣大賄於見兵內挑選精壯或足扞禦而不知遼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臣閱視所至輒私問將官該營堪戰軍馬幾何據各對云開原不及二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拾數人射而多不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蓋復則抽火槍者

三十人射打而通計之僅中一鉛其他大都類此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強壯可恃及問遊擊郎名忠云左翼營戰兵不過五百人右翼營亦然而正兵營不過千數百人耳前按臣謂遼兵堪戰者不過八千洵非虛語

陛下試以此兵爲足以禦奴眾乎然則急急救遼之策舍募勇敢分戍重地以杜蚕食之漸而防豕突之虞計亦安出哉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

按遺疏稿

卷二

五四

應則其款必不固西虜與我之款不固則與奴會之交又合而於壯關之好又携必又聽奴會之唆以捨我合謀壯關以圖我則壯關併而開原危壯關卽不甘心爲奴所併而明知我弱之不足恃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從此胡越而不藩籬我則壯關去而開原亦危似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備禦爲遊擊衛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眾內襲

必如此而後可以固西虜之款可以離東虜之交可以助北關之勢可以折奴酋之氣而使不敢動此今日收開原第一義也其次則汎河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鐵之聲心不得南通也若遼陽所屬惟清河堡最為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百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我若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闊難顧若於此堡增兵千人各屬堡俱復舊額改守備為遊擊以統之寬奠營量增五百人與清河特角相室使酋欲南侵遠而憚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揚鞭之在後左顧右盼前牽後曳此亦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守營增二千人為專制東方之計藩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其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議處班軍以為經久之計臣非詳於河東而略於河西也河西之虜貪漢財物尚聽款撫而奴酋則不以

此物為意也寧前一面臨虜又去大營近易為救援而開原則三面臨虜孤掉虎穴而無與救也寧前自山海關抵中左所二百五十里節因虜警增置巡遊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陽堡抵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遊擊何以海建效順未有所增置也廣寧大兵倏撥止安堡倏改威家堡倏移右屯倏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為疎闊且既以河西之班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而河東兵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然則河東諸路雖無東虜尚當議加而況患在燃眉萬不容緩豈添兵設將只應行之河西而河東獨有所未可耶豈東虜以腹心蠢賊陰圖不軌勢反緩於西虜耶豈前項添設多係十數年來事時征夏征倭征播及有餘錢而今遂束手無策耶協力同心設法計處以解京師左臂之患而紓陛下東顧之憂諸臣同為

王臣義難胡越同有干繫實難推諉若如樞臣所
云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鹽法而監臣爭
之議及事例及外帑那借而中外臣工將盡爭
之甲行乙阻成何事體嗟乎悠悠諸臣已無肯
爲

陛下丁此者

登餐內帑以濟緊急是在

陛下自爲封疆之計而已若

陛下又不自爲計而惜此朽蠹不忍割以致無餉而

被逮疏稿

卷二

五

因以無兵無兵而因以無邊無邊而因以危薊

則所去者

陛下之人民也誰是諸臣之親族所失者

陛下之土地也誰是諸臣之田廬所震驚者

陛下之

園陵

寢廟也誰是諸臣之丘隴而傷心動念乎不惟不傷

心動念也而又將歸過於

陛下唯不登帑以至於此則

陛下奈何甘被此名而使諸臣得以今日排其異而

異日追其詠哉臣無任憂懼激切之至緣係驕

虜表兵不一空邊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爲封疆大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按逮疏稿

卷二

五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

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

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真將誰

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卽發應還太僕寺

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

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該鎮以

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官着實用心整

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脩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

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

按遼疏稿卷之三

增科額疏

題爲士氣不振地以人輕懇乞酌增科額以崇文教以壯弱鎮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備邊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謝存仁呈蒙臣批據遼東都司等一十七學應試生員楊玉祥等呈稱竊惟人才係地方之輕重故取士隨地方爲多寡遼東幅輳二千里養士三千人應試者四百餘人而錄取者止一二人遼士扼腕已非

按遼疏稿

卷三

一

一日近該兵部稔知遼士之苦議欲設郡開科以實遼左奉

旨會議倘得如議自立門戶不爲八府贅疣誠哉一時盛會但事體難於卒辦而秋試早已屆期但得稍增名數以惜邊才則遼不開科而士獲開科之錄遼不郡縣而漸有郡縣之基且疲敝之後無舉廢之艱揆之事體更爲便益查得遼東鄉試原附山東每科中式十餘人少亦數人發解掄魁理應名宦班班誌冊後嘉靖十三年改

附順天是科甲午中式九人次科中式八人次科中式五人嗣後年漸以遠入漸以稀前巡按相繼題

請增數疏詞懇切而部覆未決者皆因議數在百名之內順天八府不無此盈彼縮之忌以此議論紛紛事多掣肘又部中每以萬全大寧引例相折不知萬全七學除延慶保安永寧三學力屬直隸其餘四學應試者不滿百人土地人民會不及遼東十分之一固難爲比大寧附於保定止寄空名青衿皆清苑縣人不足以當遼之一衡以彼例遼何大不情也夫遼士當鋒鏑之時而事詩書其情何苦歷開闢之勞而得一試其力何艱應試者四百而獲雋者一二二人其數何狹將使懷材挾策之徒嗟窮途於黃髮而喁喁鉛槧之輩卒老死於青衿且也人文寥落則悅禮敦詩之風渺儒效踈闊則尊君親上之意微地方空虛遇事頽壞未必不由科目不振之所致也伏乞

題增十五名額數在順天百名之外庶八府舊額不減而遼士登進有基等因蒙批分守道查議報該本道看得文事武備需之而成人才地方倚以爲重遼人每棄急城以逐虛詩書多所未遑

國家且設常羅而鬼才仕進日益以少仕進少地稍似輕詩書微武乃不競此感時興事者欲開科實遼乎顧試漸迫期而議方有待則暫增實遼之新額亦允爲實遼之前某但增十名可得

披覽疏稿

卷三

三十一

百用率以無處而有遠心前院數數言之故非無當遼運淳淳起矣或在於今既經諸生懇呈相應轉乞題

請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看

得

國家強弱之形視乎武備而武備弛張之脉本乎人文故談治道者曰講武必曰修文誠見敵愾之勇發於忠君親上之誠而仁義之風馴於詩

披覽疏稿

卷三

四

定額委有不可以已者總計順天八郡應試之士以三千數而錄者百人遼在其中多者占不過二三名少則一人而止率三十人而拔一人其大約也單計遼左應試之士不下四百餘名以大約計之亦宜十有三人卽不能如此之多今減其三而舉其十不亦可乎合無依照兩京鄉試場監生皿字號及會試場卷分南北之意除順天八郡仍照舊數百名以示

邦畿文獻之優量爲遼東坐定十名將卷面另編

字號便於取盈以仰體我

皇上因地曲成之盛心而無負於

朝廷錄士實與之大典不但

天地無棄物

聖代無棄才邊士進取有階中才人思有奮而文風

一變氣運自隆當此武備積弱之後精神氣色

自有一番浮浮振動之機將一時投石超距之

羣與攀龍附鳳之士爭馳賈壯以爲遠左增重

從此強虜知

校邊疏稿 卷三

中國之有人而相戒於邊夷俗慕文教之單敷而

漸若於訓所關武德豈曰小補之哉况查遠左

戶口冊籍寄籍招集及新營軍三戶業與額戶

相埒額戶累於勾補幫貼半皆亡絕而登科擢

第及多自寄籍三戶者得之顧其地苦寒數中

虜近又懼建酋不可測三戶之人往往心懷去

留卽見得科第者亦且兩地照管而無一定歸

根之意若不用此物以繫之將去者益去而遠

愈無人誰與共守此本兵欲設郡開科以招未

來之戶口臣等欲量增名數以留欲去之人心

皆所以爲實遠左計而不可以一日緩者也至

於近來士習偷巧文尚綺靡世道人心寢以喪

壞獨遠人士椎魯少文猶有一種質樸之風以

稱我

皇上崇雅黜浮屢飭功令之意實爲可取惟是場中

彌封謄錄各役厭煩偷安好搜尋字畫差誤貼

出以省已勞而謄錄字跡更復脫誤比及封進

閱卷者既以文字之椎魯不見珍重又以硃卷

校邊疏稿 卷三

之脫誤難於尋繹而棄置之不復錄良可痛惜

是在監試者嚴飭彌封謄錄人役凡遇遠卷或

有小錯姑從寬免無以隻字半畫而廢三載之

苦閱卷者勉爲邊方取節凡遇遠卷但能成章

姑與收錄無以高才巨眼而樂邊地之文各以

行恕之心而寓曲成之意知憐才者自有同懷

不待臣言之早矣伏祈

聖慈

勅下禮部再行酌議覆

請施行等幸甚邊方幸甚臣下情不任悚息懇祈
之至緣係士氣不振地以人輕懇乞酌增科額
以崇文教以壯弱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試額准增五名以待遼士昭朝廷軫念重鎮

後達疏稿

卷三

鼓舞作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的不許圖便遷移
以致地方空虛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
罪其餘俱依擬行

開原道給由疏

題為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
寧道兼理邊備右叅政謝存仁呈蒙批據整
飭開原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
石九奏呈稱本職見年三十九歲直隸真定府
冀州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內陞按大
理寺左寺左評事二十四年二月內陞本寺右
寺副二十六年六月內陞右寺正本年七月內
陞山東萊州府知府本年十月初三日到任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丁母憂二十八年九月
初十日接丁父憂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服闋
三十一年九月內復除兗州府知府本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內推陞遼東
開原兵備副使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起至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止連閱共實歷俸三十
六箇月例應考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呈詳明
示備造本處查核吏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
查報案此

查報依蒙查得副使石九奏前項歷俸年月相
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攷造文冊赴部給由
看得本官器遠而超世恭識洞而當事竅力殫
內拊民雖單藉以無虞心可外行勞即狡矢不
相負三年備其勞苦孤障存於艱難稱職本官
自蒞任以來虜情股掌民瘼洞燭政有餘業復
有緒而不擾賞故不靡矧在開原不比別地三
面環方張之敵歷年鮮考滿之官還此甚危所
事罕有曾經總督撫按保薦三次允稱卓異今
歷俸三年例應給由但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
重加以歲荒餉詘一應兵馬錢糧脩理邊壕墩
臺城堡製造軍火器械催追額稅監督稽查一
時難以暫離況有加陞久任之例以應照例加
陞二級仍留照舊管事今其益展閏猷以終前
績庶壯門之鎖鑰永嚴重鎮之封疆有賴等因
到臣據此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內奉都
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為優處邊方官員以固疆
圉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董東等九

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苦樂懸
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敘遷又得善地邊
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仍留在
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嘆實於
治體關涉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官員若
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內所管地方平時
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歛提備調遣
果無疎失者是為卓異計陞二級供職平常者
止照常格遷敘又萬曆四年五月內奉都察院
勘劄准吏部咨為酌議邊臣考滿事例以昭激
勸事該本部題各邊兵備官員較之內地勞逸
本殊故三年考滿特從優敘以後三年考滿本
部查其人品政績果屬卓異者方得照例陞銜
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亦照常敘遷等因各題
奉
欽依備劄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會
同總督酌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集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

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炳考得整飭開原兵備副使石九泰
偉略獨當三面壯心全付孤城時地孔艱威懷
並懋稱職委應照例給由但奴酋窺伺方殷宰
襄欵心未固秋防伊邇隄備宜嚴該道有兵馬
之責似不可一日缺人者相應遵例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會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攢造牌冊
送部查考應得

恩典照例

按遼東稿

卷三

請給施行再照遼左孤懸而開原尤甚本官蒞任三
年艱辛萬狀有如操練兵馬脩築工程撫安軍
民駕馭屬夷無章事不周詳無壹日不憂苦地
方經理委有成績稽其品才足稱卓異似應照
例超陞二級以示酬勸或疑本官任內有宰襄
公犯一節不知宰襄之犯正所以爲本官之功
也蓋計擒宰襄本官原不與謀而洩露機關實
係奴兒通信通信於宰襄以結其心又駕禍於
北關以誘其志而入犯之事遂成當是時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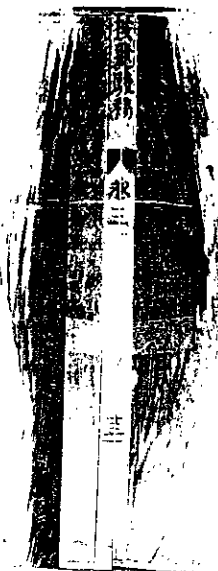
按遼東稿

卷三

官若已三年而又久任苦之仁人所不忍也今
無如陞二級改用別邊俾得稍舒其氣暢其情
以盡究其用亦我
皇上體羣臣之盛事也統倭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奉
旨



議留新舊道臣疏

題為議留新舊道臣以保危邊事該臣廷海准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石金都御史李炳會稱議照

國家之用於不同也或留或調或去或不去期於官不枉其才人各宜其地以成此安攘之功而已本年三月十四日該寧前兵備副使馬松三年考滿臣等以品才卓異照例

題陞二級未幾而部推山西右叅政已奉

按疏疏稿

卷三

一

旨矣矣未幾而推戶部員外高折枝填補寧前道矣當是時西虜之猖狂自其東夷之窺伺方殷舊道雖陞而例應候代新

旨未下而代且無期臣弼目擊時艱揀援無計且見樞臣條議復款督臣講款援遼因而疏留馬松收拾敗局暫駐三月以完款事夫使款而可成也即三月亦不為晚抑使三月而可款也則拯去亦不為遲乃今講款之東使一去不來寧廣之羽檄無日不報則此款也似非三月之內所

能講而成也。三月無成，則必期於三月之外。而秋防伊邇，所在戒嚴，左衛無人，可勿慮乎？拯去言款款可復乎？臣等謂有官如拯拱會所信以爲神明，寧前所恃以爲慈母者也。與其去不如其留，留之三月，不如留之久任。久任加銜，則地不負人，人爲地重。寧前便於款而大同亦便於推矣。夫未去之馬拯，既在所留而新推之高折校將安所用？臣等又有議焉：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近亦考滿，臣等亦已代。

按遼疏稿

卷三

五

題議加二級以酬其苦，又議陞別邊以恤其私矣。

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調陞九奏，則開原之缺舍折枝其誰補乎？臣等聞播州之功折枝居多焉，亦以其駕馭夷狄優恤軍士爲得力也。倘以之經略開原，則玩奴兒於掌股，美宰賽如泥丸戰也，守也款也。臣固知其無往而不可矣，不然留馬拯於寧前，移折枝於別地而另求其人，以備開原恐非計之得也。夫遼左之地，所稱最衝而最難者，無

如寧前開原寧前留拯以撫夷而款不忘戰，開原得折枝以任事而款戰隨宜不獨地方有干城之賴。臣等得提挈之力而我

皇上東顧之憂亦庶乎可少紓矣。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

上請施行緣係議留新舊道臣以保危邊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按遼疏稿

卷三

六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議屯田脩邊疏

題爲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勅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節該

兵部與臣等爲遠乞增兵餉伏蒙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

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

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

委你每屢說遠東緊急着戶部卽發應還太僕寺

按察疏稿

卷三

十一

清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

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朱萬兩解赴該鎮以

爲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鎮巡官着實用

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脩復屯田以助糧餉

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欽此欽遵除

邊備士伍臣同撫臣嚴行所屬整理訓練各道

將有不用心者臣卽執法參究外惟是屯田一

節委係贍邊省餉第一要務邊雖焚壞而土最

膏腴荒蕪者多委可開種地方官委宜設法經

理思尋長法不宜專靠增添爲活計況今內地

千零萬落北盡南空詢詢皇皇只欠一反臣且

不知此時腹裏靠誰何論邊鄙漢以匈奴千里

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

宋以西趾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亡

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鄙而終於腹裏者邊臣倘

有繫婦宗國之恤亦可凜凜於此而圖所以爲

自立計矣臣爲遠左策食不足則兵必不得強

田不墾則食必不得足人不聚則田必不得墾

按察疏稿

卷三

十二

地寒不固則人必不得聚邊防不脩則屯寨必

不得固臣請先言屯田次及邊防爲

皇上細陳之臣嘗考實錄

高皇帝以遠左之地在元爲膏腴列衛置戍遼因海

上運饋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

利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

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虜頻仍數日虧

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粗折細却止

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何也

昔之土地闕而今之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靠屯糧支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馬軍猶存七萬三百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解給軍餉除山東鈔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有奇今則五六十萬矣兵額日減而糧餉倍增者何也昔軍自食其力且領折色者少而今軍坐食於官又冒雙糧者多也况自先年改屯軍

按遼疏稿

卷二

九

為操軍耕作之徒幸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益荒矣臣奉

簡命夙夜馳驅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自山海關北至杏山三百里中間熟田已墾與岡嶺蹶薄難墾者居半可墾者居半試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法科之何啻萬頃錦義石屯傍山沿海何啻數千頃廣寧東二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

按遼疏稿

卷三

二

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溝其故道也自先年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橫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漲堤內堤外盡為淤淀若依故道兩岸築堤中讓百丈之間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堤基址築一牆壕如路堤然一以防虜一以約邊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八十里盡是沃壤何啻二萬頃自三岔河東起牛庄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甌脫又臣行開鐵地方如過丘墟因查屯寨存廢數目據各冊報三萬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汎河懿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按圖覽冊不覺泣下通計前項地土何啻二三萬頃而遼瀋以東鴨綠以西臣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曠居東在河東

者山居東而原曠居西河介其中而虜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遺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所至憑賦但有浩歎臣按古屯田之法不同大要不出兩端有募民耕種築室具器五里連邑令其自爲戰守如是錯之制者有督兵耕種查給牛種收租爲餉令其且耕且戰如趙充國韓重華輩之制者今邊土曠

於耕滿項荒地不但軍種不盡民種亦不盡也

二法並行宜無不可選兵徒取充數縱使孫吳

爲師難自爲將極力選練以馬強壯弱射慣熟

者千人而得五六百人亦足矣其餘老弱蠢怯

之輩天生性定勢不能強削則銷兵留則靡費

曷若驅令屯田使彼無用亦爲有用選兵八萬

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

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

粒倉斗一石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

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豆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種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止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遠東將官養廉甚少若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

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擬按獎勵

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參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參

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此軍屯之大略

也其餘不盡田土多方招人承租聽其各擇所

便開坐畝畧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

數納稅糧寬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

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

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榆茨糾結纒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者各飲物畜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今開原西北二三孤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焉此其効也沿邊二三十里而輒置一座參差布列聲勢相倚守望相助居則習於射打出則敢於堵禦而又下賞功之令殺虜級一顆者照軍例賞銀五十兩願陞者聽將官毋得強奪以冒功而又下禁抽家丁之令屯間有猛勇善騎射者聽在堡自守總兵官毋得抽墮害人使以習射爲戒如此則不必官與戰守而人自爲戰守不必官與收歛而人自爲收歛卽民卽兵有收穫之利而無寇賊之害民無不趨事也此民屯之大略也民間開一萬頃官可收十數萬石開二萬頃可收近三十萬石以此合於軍屯

所得計其歲入可省年例不下二三十萬金臣實計見効不以無用之軍置之空虛之地坐嘆心頭之盡肉而長察背左之頑瘥使中原黔首有一日不可知之禍其利一軍屯有趙充國守禦之備民屯有晁錯實塞之利其利二弱卒三分屯種騎軍五六分爲田者遊兵於彼防護於彼操演軍馬俱列塞下虜不敢乘隙而肆虜掠其利三邊人不習畜牧一遇荒年山海關一線咽喉誰爲販賣而海運又不可得無路乞糴輒相繼填溝壑開墾多則畜積富而水旱寇賊皆可恃以無恐其利四通商中鹽使商人佃種邊池上納本色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邊中米豆極賤常計歲歲中兩淮山東鹽引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若照時價平糶半米半豆歲可得十八萬石今查三十三四五年通計歲坐派不滿十萬石是部派已幾少一倍矣而又有賣窩買窩虛出買票等弊雖有四萬而軍不得四千金之惠若墾田則有餘畜此塩宜徑還部

照數解銀使軍沾實惠其利五今屯田多為勢豪所侵占而貧弱軍餘以無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以此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拋荒愈衆且遠糧有屯科丈詰四種名色不知今之科丈詰即昔日之屯田也屯糧重而科丈詰糧輕奸猾巧立名色既以避重又圖脫軍弊靈日滋屯額日損臣謂遠東與腹裏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屯田之外別無地土似宜不論屯田養贍及科丈詰名目只總名曰地畝以實徵之數粟田為等分糧為則一類徵收以足原額不足額者以開墾新糧足之貧軍有糧而無田及雖有田而不足分數者應豁者認應補者補之庶田畝一均糧稅輕省貧餘不致逃亡見田不致拋棄是墾田者不但招未來之人而且保見在之衆不但闢已荒之土而且存未荒之田也其利六而或有為之說者不過曰銷兵為農若營伍空虛何不知兵農合一古今通制且老弱耕耘精健操備勇怯分途

不相混累如此簡練是壯實而非空虛也又不過曰步軍耕種若城守無人何不知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戰且不妨寧妨於守且地方無事則已一遇有事還須本城丁壯人自為守而是區區老弱者不足賴也又不過曰卒皆惰遊仰食縣官若一旦就農必且恥恥且不測何不知此可為家丁驕悍輩設耳步軍背負作苦疲於奔命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而奚云恥也又不過曰胡騎擾我若不暇耕種何不知自古屯田如趙充國曹操諸葛亮羊祜郭子儀輩或孤軍深入或兩軍對壘或四面受敵然皆為之而迄有成效何疑於今又況有大脩邊防之說預為保障而斷可免於不時軼擾者哉且夫向來遼東條議脩邊者其說亦多端矣有乞公帑百萬覆議減而至六七十萬者有謂照薊門側灰石麓砌者有謂板築土墻者或工費浩大而難完或沙土易頽而難久其說皆不可行以愚見如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挖大

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可耐久累土爲塹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速其圯山石漫坡整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北柵地半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當用土棧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土固可以堅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河橫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出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淺可五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水結牆土凝固又不得掘圯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遼臨海遼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但此時疆界未定且有西北壕牆阻當遼虜得少息其力亦稍稍足以制其東今且置不論也其用工不宜似舊時各徇其地零星挑濬力薄勢分虜援輒輟合應鳩全遼人力併聚一處今年完河西明年完河東內撥步軍二萬人二十

按舊疏稿

卷之三

卷之三

五衛民夫大衛五六百人小衛三四百人併見在遼夫共一萬五千人合之得三萬五千人編成一千四百隊每隊日限工程一丈一日可完七里七分百日可完七百七十里一年只以百目工程爲止使軍民得以休息自山海關至鎮北關邊長一千四百餘里計兩年可得完報軍夫除本等月糧外日給塩菜銀八釐遼天與軍夫同惟民夫日給一分計一日該銀三百兩一百日該銀三萬兩兩年工完共計塩菜銀該六萬兩又通查西北衛要邊堡六十餘座除曾經脩埋及未甚坍塌尚可守禦者着令自募以待其後其極坍塌而又極衝要者約二十餘座邊堡大不過四百丈每座撥夫一千名燒造拆砌當年可完塩菜銀兩多者千金少不過六七百金烽臺亟應脩築者百十餘座每座撥軍六七十八人燒造脩砌亦當年可完塩菜銀兩照前美給自今年湊聚贖銀重包清河等六堡及墩臺七十餘座已行有一定法則可以做照兼以城

拔堯疏稿

卷三

門木植鐵斤犒賞等費共約四萬總計三年以內壕塹堡臺工可俱完而費亦不過十萬或將一千四百餘里分作三年每年約脩五百里即將所脩地方臺堡當年完結免使人夫今年河西明年河東後年又復河西致滋往返而一方全完卽一方早得屯種此尤便易其讓工官軍合用精兵五千人選募勇二將分布工所首尾防護又除見在戰車外再造六七百乘多載火器環工爲營隨處安置庶免虜衆時來擾害此工既成無論百千小虜不敢近顧卽使一二萬騎填壕樹塹亦須延遲半日而臺烽一傳耕種人畜早已入堡各營兵馬早已到邊如未過壕督率火器對壘打之如其已過少則截殺多則堅壁以待之彼野無所掠勢必自退所填之口能闊幾何非復往時平曠馳騁吾弟以火器驚其後彼槍口而出勢必自亂而吾又因而乘之不但防守兼可取勝大要壕塹脩然後臺軍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也寨固

拔堯疏稿

卷三

七寨固然後守禦有賴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耕種有主而田野闢田野闢然後收穫得利而財賦足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饒省也且不但此而已也嘗見虜三五騎或十數騎到邊臺軍輒舉烽一烽舉則各烽齊舉及本路與隣路將官引軍馳赴而虜復去也官軍歸而虜又至烽又舉官軍又至而虜又去也一而再再而三不獨疲而且玩矣故其引兵而出常不待齊一而爲虜所敗者往往有之若此工成零竊卽臨壕窺伺臺軍第密報本堡官軍驅逐無數舉烽以滋疲玩此蓄銳之利也山海關迤東四五百里虜不時出沒禦入於大道之左以此冠蓋貢軍及糴夷貨物與地方官使往來無不沿路撥軍護送少則數十多則數百甚有空營而行者何以責其無辜操練有事堵殺若此工成此輩皆得歸伍操備此訓練之利也全遼每歲爲虜所殺掠者何啻數千人若此工成一年存數千十年存數萬而此數萬人者十年所生育又不

知其幾萬此又生聚之利也其他便宜難以縷
悉以後地方官誠能隨時脩補豈不爲數十年
之利乃臣又有一法不必逐年脩補而其利更
可永賴者盡干榆茨甚多且蕃若干牆斷裏沿
闌植五六丈地面樹成無使太高高礙峭望但
長至四五尺卽當頭截斷使其枝節橫生旁串
彼糾此連十年成林十年綿密愈久愈厚愈厚
愈堅斧不得施火不得焚雖教廣十萬塲墾平
塹而亦不能掃越飛越也臣想見錯所云中周
虎落及古公榆關之說或亦此意且此事行頗
簡易卽以遼陽東協計之邊長一百六十里該
地二萬八千八百丈而該協及長安長勇武靖
三備軍兵共六千五百餘人計地坐派人止栽
榆四丈四尺四日尋寬一日栽植而五日可完
也舉一東協而全遼可知也若令邊堡預收錢
英就便種秧一年尺許二年移植尤覺快便是
一日而全遼可遍也今人但知立論高奇取効
屑臣此說不爲庸常所忽易則爲賢知所不

屑而不知事固有不費力而其功大者爲遠
數十年計則有臣壕墻之說在欲爲遠數百年
計則有臣植榆之說在矣至於屯寨之法合於
大路之西邊堡之東相錯而置河東約計十五
六座河西六七座每座除人力外糧菜等項約
費千金但得帑金二萬兩先將見在屯民散處
者築堡收保餘俟屯種日廣人民日聚陸續增
置不拘年限通前總計不過費銀一十二萬部
中若能分作三年每年措處四萬付地方官如
法經理期於有成三年之內可使邊固六年之
內可使財足十年之內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
以爲遠計也或曰今爲議增兵餉不得已奏處
三十萬金矣顧安所得十二萬者而復給之臣
謂不然地方之費得失相償者猶且爲之況臣
所爲便宜者已悉於前乃費一而利百者不必
一年開墾之所入而償之矣且新增之餉原無
額派明年雖除安家買馬等費而存者尚十數
萬苟不於此生發安所取辦割小費以圖大功

此事之所當必行而無疑者也。臣見塞上地無
尺寸之限，關無結草之固，邊堡官軍蚤夜聽靜，
尋跡幸報無事。舖時以後方敢開門汲水割草，
以飼牛馬。堡外咫尺地草長如茵，牛馬可得而
望，不可得而食也。至於臺軍下臺取水破虜，其
苦尤甚。臣為此發憤而求脩邊之策，積思蓄慮，
非一日矣。今春臣亦發贖脩築壕，自三岔河
起至開原鎮止，闊六百餘里，牆高一丈，底闊丈
二，頂收六尺，壕之深闊一如其牆。近已報竣，前
四五月間虜以數千騎犯遼陽者，三卒以填壕
挖牆，耽閣時候，邊民收保官軍迎禦皆無所得，
而去至於零竊，杳然絕跡。顧其險猶淺薄，必如
今議使數千騎亦不敢越方保無事。臣是以有
大脩邊防之說，以仰終戎。

皇上脩此助餉之意，依實榜本非有它諛巧也。如果
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該部酌覆轉行督撫責令各道將應清查者盡
數清查，不宜以任內難完故自隱漏，應挑者

盡力挑濬，不宜仍前偷安苟且塞責。應給發者
多方給發，不宜吝惜暫費，以驟遠功。其一切置
置調度事宜，統俟督撫條畫次第施行。顧臣因
是而又有說焉：天下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
之人。屯田之法自漢唐宋以至

國朝所以扈邊實塞，賄師旅而省轉輸者，載在史
籍實錄可考也。其行之而有不善者，如漢英之
侵占民田，耿望之差借糴夫范維之括干諸郡，
俱以擾民中罷。此非法之過也。今遼地雖荒，易
為種熟，非有茅塞難治也。種軍民非如古弛刑
免徒調發與吏私從者之雜，而壕牆外敵又非
有孤軍深入兩軍對壘倏忽而至之難，亦顧地
方官善自撫恤招徠以盡其所為勞來勸相者
何如耳。前此地方既安，松欺玩
朝廷亦無所責成，故得任意偷安，飲博為戲，剽軍
盜庫賄取功名，以此而為邊撫，邊道以此而為
主將，偏裨夫亦何難。今則事事要為經營，件件
要為振刷，同事之期望既殷，

朝廷之責成復急自此以往地方應作之事益多而諸臣任事之擔益重矣臣請以此爲督撫諸臣望焉臣按古名臣賢將欲舉大事未有廟堂不主張於上而能成功於下者趙充國上屯田方略公卿議臣初是其計者什三耳獨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也任其計可必用也以此屯田得成羌夷困服唐宰相李絳輕重華管田中東起振武西踰雲中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歲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後重華請益開墾會絳罷而其議遂寢宋雄州管田之議初爲諫議陳恕密奏而止及何承矩知雄州毅然請行沮者頗衆又初年所種霜早未收沮者益甚及次年大獲軍民利頽而羣議始息今內外諸臣豈無出於公卿議臣與陳恕輩之見者以地方不敢力任之意加從旁不可舉行之言雖使充國輩復生今日亦何能濟如使臣言難行則已如其可行便應確持其議以要其成始終主張無撓臣議而

又約之以年限定之以考成信之以賞罰臣又請以此爲閣部大臣望焉臣今年章疏太煩臣望太急誠知上厭宸聽下拂衆意然在事一日不能免一日之憂闕略一事不容少一事之議竭知盡慮以畢一念非願以多言取罪也伏惟聖明詳賜覽察臣無任瞻仰悚仄待命之至緣係欽奉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勅當事大修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差田大棟親齎謹題

請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祖宗時專以屯政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日增以致今日庫藏空虛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

考滿超遷三年類叙遇有功勞輒加陞賞原自不
薄何以不爲朝廷出力且款貢以來每言棄時脩
備今屯戍一端已廢壞如此所脩何事這所奏深
於邊務有裨該部便詳細看議具奏通行九邊一
體脩復

申明款議疏

題爲議款原圖脩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登
行事遵左自去冬忽議揭巢以致虜衆忿憤
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虜因而乘機窺逼擁
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毒尤懼東西之結
連不得已亟議款撫而本丘督撫見邊警之
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以復款爲事蓋密
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者昨接邸報見科
臣宋三韓等疏陳兩河戰款機宜其大旨在
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款則禍遲而大戰
存春秋攘夷之意款陷叔李諒和之愚杜松
決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款而事是心非在
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等
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計勝凡
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掩後笑者亦既纒
繞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貴商量內如計勝
建會諸款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
皆美及之然尚有一二出於科臣所料之外

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拯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撫臣巡道皆科臣一韓鄉人相知而年雅者也科臣試一私問之而撫道試一私告之胸中自然明白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戰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之時撫道方端備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謂不款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款則又恐釀成大

被逮疏稿

卷三

三

所謂戰也以守爲款是謂真款虜服則款不服則不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疏云揭巢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謂款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舊撫鎮以款爲主割地糜財無所不啖虜數年之間苟幸無事既幸有其暇矣無奈徂款偷安弛不設備事事散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任之初戎不生心邊境稍帖私異一日之暇可以措手而遑事尚可爲也乃無何而有揭巢之役矣當事者但知懲舊撫鎮徂款之過不度已力不審虜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官軍陷城堡肝腦塗原野兒女汗羶腥反爲徂款者所竊笑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虜之罪又心以今日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塊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與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服爲暇是爲徂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不服是爲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皆有過而不善用款者過也至於今西虜報

被逮疏稿

卷三

四

怨東虜弄兵應接不遑足愧手亂求一暇而不可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勸勒之時寬一閑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豈我城堡修我險阨清屯鹽以佐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驛遞以無累營伍拊恤窮民以漸培本根而又隨宜駕馭不失

中國操縱之權多方間諜盡破東西勾引之計凡

接遼寬稿

卷二

四

有深謀密畫不可語人者皆得從便預爲之所雖狡虜異類之心無終不敗盟之理然一年寧帖則得一年之暇以修吾備兩年寧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吾防待我安排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而吾皆有以制之虜若奉約吾仍聽虜虜若渝盟吾即謝絕虜若犯搶吾遂堵剿虜若悔禍吾亦歸休縱使他日禍遲而大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事而已矣而又有加乎況狃款弛防者尚且不

得此禍而棄款修備者豈宜復有此事臣日夜筭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使軍民不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絕可使人馬不至損傷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而

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皆於閑暇中得之然則款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於此蓋先爲不可勝而後戰戰可常勝雖報怨吾不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長固雖敗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之所謂真戰真款者此

接遼寬稿

卷二

四

也所以修備而待戰非以忘戰而釀禍也不然臣前疏所云養精蓄銳以戰境上者謂何權整敵弱以應急者謂何增兵募衆以圖戰守者謂何夫豈忘春秋攘夷之意蹈叔季請和之愚遜壯士果革之志而乏臣子敵愾之念者哉乃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謂議款以釀禍臣方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必欲破款以逐其人似此執異誰敢擔承若使目前之款致難終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不成而按臣主之今果

然矣臣且不免於今日之嗤議又使將來之廢
一或淪盟又必將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
主之今且驗矣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是臣
以局外議事之人尚不免首尾之是畏況撫道
有局內任事之責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且天
下事爲之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之於既壞之
後其力難

中國之人言語偶觸尚難遽平而況夷性之素驕
無理之事多生枝節尚圖挾索而況漢過之已

技遊疏稿

卷三

四二

先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亦難矣撫臣爲
此焦心勞慮望眼欲穿道臣爲此羈留不得完
結爲宣大按臣所督過若其但以報怨爲快理
足以折虜而不折力足以解圍而不解袖手觀
變玩虜以示重彼亦何利焉而有臣如此臣與
撫臣亟斥之不服其何留之爲近督臣差通使
送通夷好人八名來議議款仍伴還虜與之講
折住虜中者決旬而抵兗竟不與一見撫道頗
以爲慮臣曰此不遇知我之所急在款而故作

此態以要我耶我若急急欲款則必爲此會所
輕而虜怒及黃台吉諸酋皆復輕我而其款亦
皆不可久況諸酋已款而此會獨何能爲吾但
時常撫慰諸酋而於此會姑且緩不與通若爲
絕之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
合氣平於殺陷欲滿於虜掠計在屬厭之時而
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遂因
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機應變
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遲疾之權皆
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臣亦不過欲
立定一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
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是蓋未可取
必於早決者也且非惟西虜爲然也卽制馭東
虜之策亦不出此近議增兵設將分布要地前
後遠近互爲犄角以固其守而其外仍須用羈
縻之法以好待之而毋遽其叛故不固其守則
恐襲我之空虛而一逮其叛又恐乘我之倉卒
故其所以自計者不得不急而之所以待奴者

技遊疏稿

卷三

四四

不得不緩緩之者正所以覓閑暇修守備而成其所爲急也守備既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照而釋之携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不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卽應卽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時取辦事事未集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開西謀以重其疑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宋元昊將稱僭使人來告以探內意時朝議遠行削奪下詔征伐惟知制誥吳育以太平旣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朝議皆以爲怯其後連年陷將覆兵始悔不用育言欲求一暇以行其策而不得臣願今於奴酋亦且撫之惟只募兵訓衆行以安詳處若無事以徐圖其後且勿先露權奇驚虜啓戎而致他日有不用育言之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矣臣非與科臣異也趙充國屯田還所善者勸其以功歸强弩破羌兩將軍充國曰兵勢固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下一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今之款事關係封疆利害臣本親見非出揣度何敢忌諱且巡閱將竣而小期近矣若不趁在事之日一申明其本意而使之堅確以要其成萬一臣行之後地方諸臣搖於中制亂其本圖仍起兵端復開邊釁而且以他日之戰爲今日之款實釁之臣卽不敢辭罪但恐殺降之功不可再誇大勝堡之慘不可再見增兵兌馬添餉之事不可再得是在言兵者一深思之耳若使天方祚遼東西兩虜俱聽款撫果得數年寧帖數年閑暇亟趁此時大修邊備管磨枕戈以發其憤破釜沉甌以決其勝拯焚救溺以急其事而不敢一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虛文致釀大禍如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酬一念之苦懷而免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鎮道之事而臣愚不敢自必其後者也伏乞聖明裁察施行緣係議款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趙進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按遠疏稿

卷二

四

駁丘科疏

題爲科臣執異愈甚地方利害宜明乞

勅部議歸一以便責成免誤封疆事臣本書生不諳

軍旅日者申明款議豈敢自信其說之必是亦

惟身親目見似於今日機宜合用此法耳非

有意與科臣主戰者左也近接科臣朱一桂疏

報則駁臣其矣大意謂臣調戰主款專爲斥杜

松用馬拯而談又坐臣罪款成則比於賈真不

成則歸以誤機而一篇之中所以脫松處拯者

按遠疏稿

卷二

四

反覆三致意焉此同官朱一韓意也其言未足

有無而地方利害有不可不明者臣請就其言

虛心評之科臣曰遼患奴酋爲最宰賽次之拱

兇一癰疥之疾耳爬搔立愈臣度拱兇精兵不

過五六千騎而禦之以全遼堪戰不滿八千之

衆豈不易於爬搔獨不有其類如列青衛兇數

十輩而其兵各以萬馬千焉計者乎不有其主

如虎墩兒憨弟兄十餘各領萬衆而慙且自饒

數萬者乎不有其黨如宰賽奴酋輩東西勾連

按遼東稿

卷三

四

觀釁而動者乎科臣第知奴酋爲最可患而不知其所以最可患者正恐其喉西虜與我爲鴿蚌而已收漁人之利臣有東西虜情諸疏而撫臣近疏亦謂拱免之不款爲甚微而款不款之所關爲甚大意固有在耳科臣不諳東西大勢而易視拱酋又不察臣所以議款之意而以爲止於拱酋遂侈口言戰謂殺之可殺之關市亦可信斯言也善戰孰與杜松善秦科臣指授孰與杜松何爲長嶺山出境但縛殺堡吏充數而

錦州再出二三百里人馬且窮死走死而但獲

五級以還也科臣何言之易也科臣曰按臣之

意重在斥杜松而用馬拯斥在松故不得不謂

言戰用在拯故不得不單主款失戰款何等事

而臣第以斥人用人爲也臣非謂言戰也爲地

方不能戰而非爲斥松也非單主款也爲地方

不得不款而非爲用拯也且是款部議也亦撫

臣意也撫臣重違搗巢者之怒爲科議所持是

以臣開其端而部主其說以今言之部撫亦重

按遼東稿

卷三

五

在用拯而斥松耶臣初見松敬之重之殺款事欺猶兩解以護之委曲以馭之見其必不可用而後劾之終不以惡聲相遺也馬拯於臣非故吏門生有貧緣之素暮夜之交也又非任意薦舉用一人債事而又必用一人以善其後也於松何憎於拯何愛而至爲之誣言戰爲之單主款科臣何言之誣也科臣曰虜就吾款必惕於吾之兵力扼於吾之守禦不得不俯心而甘我貨幣之利此爲以我制款其論確矣然亦臣疏

之所已備而非有進於臣說也且問今日吾之

兵力何在吾之守禦何在無兵力無守禦款不

能就更更能戰乎必收拾吾之兵力守禦以惕虜

扼虜也得之戰乎得之款乎若慮其怠防棄守

怯戰諱兵內托和戎之利以愚

國外糜

中國之財以媚虜臣第如此爲款而已此與詐功

誇戰扶同欺

君者何異而臣爲之乎臣有收拾兵馬諸疏及用款

拔遼流荷

卷三

五

科抄所云該鎮勇於除兇彰

中國之威奪校虜之魄報薊門之讐振遼左之氣
離賴蟒之交伐幸奴之謀皆於是捷焉係然後
可而臣實未見所連所助者有何指證所彰所
奪所報所振所離所伐者有何効驗斷不敢昧
心徇人而欺

皇上也科臣曰昔遣使建夷講增車價者至今言者
追論其買賣之罪今信使往來迭迭修盟而乞
好此之請和何以異於買賣長戎心而耗

國威必自此始其詞嚴矣臣讀之凜凜如斧鉞雖
然議款之法伸縮緩急總欲收其權以操於我
前疏甚詳而該道亦能相機奉行之度不至壞
天朝之體甘請和之名且遼虜皆款也九邊之虜皆
款也而

科抄所云

卷三

五

天朝之體自在請和之名未加何獨於此款而疑之
科臣曰使款而未必成也一旦戎馬壓郊此時
必將曰吾圖暇而暇未可乘吾修守而守未及
固倉皇錯愕而不可支何戰之能言今暇未及
圖守未及修而虜復入犯科臣之言驗矣臣豈
不愧服顧不知臣之所謂暇者不獨在款成後
也嘗通使往返之會東講西折以牽其意而緩
其兵使二三月來得以權整見在人馬收拾器
械城堡此亦乘暇修守之日也且往時虜第深
入款搶自大勝堡得利後專以攻堡爲事臣又
爲親歷各堡責令傍城築牆挑壕城窄不及幫
土者暫令找架鋪薪而土覆之以便行站又貼
火器軍丁多者百數十人少者百人查葺梁口

按遼疏稿

卷二

五

卷二

五

計軍分地以免倉戰而又定巡更敲梆晝望夜聽諸法以防虜襲又約諸將策應者專用火器結陣臺營而前且打且進以圖堵禦諸如此類列款分段刻成書冊給散將吏使知遵行而又繩以嚴法激其戰心以此邊堡稍稍自存立未必非此一隙修守之力其得濟亦不獨在款成後也臣策開原邊堡亦曾用此法矣時慶雲堡外老邊極衝四五十里道將皆以宰賽講折未定不敢修臣曰正唯此講折未定可修也夷使來而我使往我使往而夷使復來計往返二十日而吾工完矣後卒如臣言冷當此講折未定之時但有一刻空隙即有一刻收拾誰弛戰備誰灰戰心若必待款成而後爲暇而後修戰守疎已甚矣科臣視臣疎故駁臣力而臣不疎也夫不待款成而暫且收拾者聊以應急耳必欲舉戰守而大修之也則斷斷非款成不可科臣謂以戰制款如挾彈而驚雀不審無彈可挾而亦可驚雀乎爲其無彈也將左手彎弓右手製

故能令

中國廢易大將如驢小兒臣則謂松實有罪者處之猶恐貽虜笑而其其輕中國之心道非輕於鎮也又無罪而反欲處之不已貽虜笑而輕中國耶若以道將不和之故亦當並議譬如兩人相詈須問曲直殺降之事松曲而松直松直而松不報將自不和道則何咎必欲盡與將和亦將扶同誇功以奉科臣之意指然後可松雖邊

吏不能從也且邊藩彈壓一方而科臣第用爲
鎮臣避跡諱名之具又低昂過矣所以近來此
輩橫惡無狀松在薊則晉代道高知府在遼則
晉寧道而責其中軍今薊鎮王國棟又責永平
道中軍不出矣兩臣者皆科臣門生也佐兇長
傲不可訓也

國家刑賞出自科臣齒頰欲微罪一任微罪不必
故入無罪以枉公道也科臣曰今日之事邊臣
但懼以戰逢虜之怒而汲汲欲謝過以款且謂

校遷疏稿

卷三

五三

款事之不就由當日諱戰之過也似矣不知
其所謂當日者當李成梁在鎮之日乎杜松在
鎮之日乎抑松去鎮而臣等之今日乎當成梁
在鎮之日諛諱戰矣而款事未嘗不就也當松
在鎮之日則主戰矣而款事始從此壞也當臣
等之今日則無月不戰矣而款事至今不就也
科臣謂款事之不就由當日諱戰之過臣則謂
款事之不就由當日輕戰之過也且夫戰未
可易言也戰一拱首而九大於拱首倖於拱首

校遷疏稿

卷三

五六

者牽狐引兔不可勝應也戰一西虜而河東腹
心餘驚恐乘我敵而窺我土地人民也戰而不
已虜必大舉數萬長驅旬日不去如十年前事
而我軍不敢一望虜顏色也戰則兵連禍結月
報讐年構怨老師糜財陷城折將而禍無已時
也戰則無兵增兵又無餉今年大小十數戰驍
勇憤戰之士衝陣而死者過半若再經數戰而
此輩且立盡卽云增募而戰士難遽得戰膽難
遽練也戰則軍民詘怨謂無罪無辜而使我填
草野冒暑雨外遭虜內遭軍河洶皇皇不遑變
不止也戰則城堡塌廢人無固志前未勝堡被
陷之日虜再欲取大鎮堡堡人惟相向哭各收
衣包待隨虜去會若軍殊死戰得免而近日長
嶺山堡城將破軍民將束裝戒行矣若未備早
戰力而此堡又陷也恐將來堡堡不免於陷也
嗟乎戰之一字委不敢輕道也而臣又非不敢
道戰字者也嘗爲之飭戰備矣挑軍實馬繕甲
治械勤訓練葺城堡扼定集明瞭戰時謹備私

制公移無日不督行道將而積衰之後倉卒難振臣不敢保其能戰也又嘗爲之激戰氣矣失事者宜以嚴刑勇敢者加以獎勵死傷者多方優恤如長嶺山堡陣亡軍丁一百零六人聚屍於塔山城左有棺盛者有席捲者天氣炎熱臭聞數里家眷號哭聲動天地時臣過其處隨行官軍無不膽寒而心灰者臣親往屍所拜祭之無棺者備棺殮之家屬皆人人吊慰之而是役也死戰存堡者多中軍蔣立德激怒之乃臣嘗

杜遠疏稿

卷三

三

之意重在護同官王戰之失脫杜松殺降之罪而又輕拱兇爲釋殄之疾易與也故其驚戰也卽欲殺之聞市之下而不知戰未何易言也其促款也卽欲得之掌握之間而不知唯戰難所以廣益挾我而款愈難收款於戰之後尤難之難款不可易言也臣頃問楊暉各將及通使人等皆言拱兇本忠順雖懷讐恨尚可羈縻惟小歹青最狡往屢向寧前索賞未遂因乘機挑拱兇曰爾嘗自稱忠順他人作賊爾還攔阻今偏殺爾部夷若還就與講款不如死必須尅得幾座城堡立此聲名然後講款未遲也以此拱兇愈加羞憤不圖擒掠只圖尅堡而歹青既陰助拱兇兵又陽欲爲主和邀功以爲後日索賞之地夫內包撲殺之差而外中歹青之激前有尅堡之利而後存望蜀之心挾戰以要款此款之所以難也而令款又別無一法以應之臣嘗仰而思曰虜本豺狼既以掣動豈遽馴伏而嗜利貪賞之心固未忘也若單主戰而一斷其撫

杜遠疏稿

卷三

三

按遼疏稿

卷三

五

賞之路虜望既絕益復顧忌勢必與衆虜大借兵力而是衆虜者其心以爲欲借之兵久供其費幸有擒獲而我收倍利卽有損折而人爲難償何憚而不助而陽又不決款順之名是一虜動而衆虜有動一虜之款胡獲而衆虜之款皆陰環也將遼之効何以支而戰之局何以結勢又不得不復出於款而遼之款胡獲而衆虜之款皆中國之氣愈喪胡虜之氣愈熾今惟一面遣使宣諭以款繫其心使知其路之不斷尚有懸懸不忍舍之意毋使決然與我爲讐而反使衆虜聞之皆感我之仁而陰解其援助一面傾固邊堡嚴督道將飭戰備勵戰氣以圖捍禦虜至攻堡堡軍固守而各將策應者勿與浪戰第如臣言用火器擡營而前且打且進使虜兵不得攻戰不得感掠不得掠其勢必自退師我亦勿追之如此數次虜人無所得必難久供客兵客兵無所獲必索償於主人以去去則難復借而拱衛之

按遼疏稿

卷三

六

意且委頓將回心自念已之罪孽未深賞賚未斷猶可復吾撫賞而不吾絕也自不得不折而就吾之款臣前疏所謂款之爲說不過立定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此也此等事體豈三月所能辦臣原留孫久任會巡道新任見臣曰寧前何地豈能再任三年該道不願也臣然之而是時極請署印之詳已至旣無人往代其後而新道之推又未下邊報又日夜至當是時雖留一日愈乎已況邊道重任未有不候新官交代而去者是以暫留三月與收敗局而科臣遂以此爲款限而急欲決之一不決卽欲乘秋高馬肥之後虜擾邊陲歸之以誤機之罪何相求之急也且虜擾邊陲蒙從何起彼則寬以徵罪而此則歸以誤機不知科臣於此是何心腸使三月而可決款也則杜松自去冬搗巢後至四月中始去任亦旣三月餘矣而所決戰功又安在耶若謂其密地踏增

陽宣諭而陰請求以此爲款不出三月而可矣惟其不肯如此所以需於三月之外且豈惟三月之外而已耶科臣曰僥倖一留苟且完局徒爲考滿加級張本爲閱視叙功張本使今日之留反爲備辦救過之地若慮臣爲叙功徇人也者臣而叙功徇人也功孰有大於揭巢者乎科臣極力鋪揚以爲悍將救過之地而臣意向自躊躇恐長私門扶同之奸況爲人叙功者於已例得陞資客有慮序陞不穩而覲功陞以塞入

議者矣

閱視何功

閣臣何預而亦借款叙之使

科臣執以有詞耶臣在地方焦心勞思忘餐廢

寢日日憂民愁廢而寸心之血已乾處處哭死

吊生而雙眼之流欲盡開關阻險汲汲皇皇有

何工夫有何精神與人較論泥臺省戈不風習

險薄尤臣之所耻而不爲者唯是科臣以大勝

堡之失扯極分過而臣始有收拾敗局之疏科

臣藉戰款之說庇松誣極而臣始有申明本意

之疏科臣頃又附和辯駁而臣又始有今日之

疏

臣

疏皆不得已而後應之者總之爲地方明利害

非願與科臣競唇齒也瓜期將近而臣亦不復

談地方事矣惟是戰款二字上關

宗社下係封疆非可以含糊了事者倘非

明旨早爲決斷徒使議事之人不顧其任任事之人

動阻於議道臣乞去而不得安其身撫臣掣肘

而不得行其志東奔西竄而邊官莫有自固之

心甲是乙非而將吏咸懷觀望之意軍民不勝

惶惑夷狄因而乘便將戰與款兩無所成而

國與邊俱受其敝即他日以爭論誤事之罪殺臣

與科臣百輩亦復何益伏乞

勅下兵部從長酌議務求歸一毋涉兩可如臣言是

便當責成撫道查酌屢疏事理相機行事務期

內不失

國體外不深虞豈而使殺掠不盡之民得緩須臾

之死如科臣言是便當聲罪致討仍先正馬拯

道將不和之罪選調和者代其後更借科臣前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來監戰大張德伐除兇雪耻以愧譚兵怯戰之

心使臣等羞口不復道歉之一字則議款議戰者皆有着落任款任戰者皆有責成議論少而成功多邊境安而

神京固矣伏惟

聖明裁斷臣愚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緣係科臣執異愈甚地方利害宜明乞

勅部議歸一以便責成免誤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應科親賞謹題請

旨

按遼疏稿

卷三

六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題爲道臣去急關係匪輕懇乞

聖明責成候代併催新道速任以免地方不測事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資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竊惟遼左三面臨虜而開原孤委虎穴又獨以三面臨虜虜又凶如宰狡如奴最難制而所轄屯寨又節被虜掠百里一空城內半爲蔬圃住民亦稀孤鼠晝號黠然悽淡使人居之不復有生人之樂以故人畏虜

按遼疏稿

卷三

六

多不敢來畏苦又不肯來來又不肯久住或一年二年卽去甚有聞陞而棄官長往如艾維新者獨今陞任副使石九奏莅任三年以考滿移去中間耽擱茹苦自不待言其表表者如拒奴酋豎碑以折其驕爭吾會

貢路以存其舊結北關內助以固其援而至於收宰賽兇悖之心於舊撫鎮誘殺之餘使之離東虜之交復北關之好稽首受款而不爲我難此一節尤難泯沒故臣等照例叙加二級以酌之

而又憐其久勞苦不欲以一人之力竭於一任故乞陞別地以息之非謂其不宜於開原而欲速其去也近見推陞江西叅政地止腹裡陞止一級臣等方不勝惜無何而科臣有宜調不宜陞之說矣大臣等彈治屬吏者也既失察其庸懦又混爲之叙陞科臣卽不言臣等敢不引罪其何敢言況近以議留寧前道爲兵科所疑其又何敢言惟是道臣被論未有不放之去者獨該道不敢放之使去他道印務容有不候代而聽其去者獨該道不敢聽其不候代而遂去何也奴酋擁衆北窺宰煖挾討秋賞種種情狀已入塘報而昨又有奴酋對北關寨柵正東立營壘三處之報又有奴酋七夷來開原說九月初頭還來猛骨學羅舊寨地方包一大寨之報其勢誠亟而其地誠可憂也日者該道呈詳請官署印臣等友覆思之時方緊急既難以他道遙帶印務於數百里之外而欲委一道親去料理無論各道事務俱有緊急不得往卽得往而我

與虜皆生而不熟雖披腹心示虜虜誰信我夫使其人雖生而爲本道也自知責任在已不得不殫心以撫虜而虜亦知其人之久撫我也亦不得不韋面以惟我聽今署者卽不忍胡越視虜虜固過客視署官矣又誰信我一不信而其患遂有不可測者臣等爲地方計何敢放該道去因不得已強批候代亦望該道之勉爲地方少稽行轍也不數日而該道初八日送印守道十二日離任之詳又至矣臣等見之大爲忙劇不及批詳遂各差官執名帖以沮之又傳守道不得接印以成其去夫使本官此去緩急果於地方安危無所關係也臣等亦何樂於損撫按之體而差官執帖下徇一被論之道臣爲耶嗟乎自西黨開於搗巢東讐深於謀執建禍醞於養疽而遂及乎殆矣臣等日夜爲此收拾殘局左縫右縫東支西傾自愧才力庸短難於獨辦不得不惟道臣是賴而又各聞言汲汲欲去誠恐授足之間便有安危又不得不議留任議

侯代以異地方一日之安而自違於罪責蓋至此而臣等之心滋苦矣此必科臣之所諫而該道誼在同舟不當見體者也先臣夏原吉整邊儲於口北

成祖以事命錦衣立逮取回至則方起叛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君夫死生關頭尚爾急公而況功名去就之際侵盜細故尚爾留意而況虜聚患陵之秋該道憂

奏遼東稿

卷三

五

國奉公一念自不後於前輩自不待於臣言若使以失意之故決一去以爲快而且還以詰臣等曰開原此時此地何等干繫而直用他省罪臣久鬱鬱於此以肩此擔非情也臣等何以應之而又何以強之哉伏乞

聖明軫念危邊

勅下該部責成石九奏仍前用心整理事務務候新官交代方許離任仍速行文催督新道高折枝前來到任毋各因而誤事責有所歸則去者不

得不緩來者不得不急事務方有所着落而地方不致疎虞矣臣等無任急切待

命之至緣係道臣去急關繫匪輕懇乞

聖明責成侯代併催新道速任以免地方不測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奉

奏遼東稿

卷三

五

聖旨吏部知道

催王總兵赴任疏

題爲東西虜警正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

嚴勅亟催毋再延緩以誤軍機事臣查遼東總兵官

王威已於四月十八日兵部會

題二十二日得

旨矣距今四箇月尚無到任消息不知何故延緩若

此臣想勅去杜松之時兵部何等亟亟當其未

推卽於斤松疏云時下遼事危急有所陞調不

許各鎮督撫爭執爲將官避難之地是恐以爭

按遼疏稿

卷五

五十二

執遲也今無爭執失當其既推又於會

題疏云遼鎮虜情緊急本官卽便督率家丁星夜

前去赴任不必候代是恐以候代遲也今不候

代矣及臣奉到院劄准兵部咨稱亟催本官作

速依限到任如或過違照例查叅以憑覆

請究治是恐以過違遲也今除三十日原限過違三

箇月矣總兵官鎮守一方內則官軍恃以強弱

外則夷狄視爲順逆雖無事之時尚不可以一

日缺人而況常戎馬倥傯之際乎今小歹青既

助拱免連賴蟒以萬驕見聚塔山邊外數犯不

利日伺一逞又聲言會兵紅土城於十五日

馬犯搶賊家堡等處而奴酋又動擁大衆出沒

於南北關之間人民洶洶莫保旦夕官軍人不

脫甲馬不卸鞍臣等食不下咽寢不帖席且無

日不以上厝

宸慮下煩部處此何等時也有一總兵官悠悠然若

途之人而長委其難於一二書生及代庖人之

手致以賊遺

按遼疏稿

卷五

五十二

君父而不顧於心何安於義何在自杜松去後地方

大小六七戰我軍雖有殺傷而虜亦創艾久頓

塞下挾戰索款莫敢輕動斯亦彼此相持之時

已使得大將軍亟赴此時建旗鼓出關藉其風

聲氣勢以威諸虜虜豈不心懼以此議款款豈

不成以此議戰戰豈不武胡馬安得跳梁至此

而今也望眼欲穿以日爲歲坐失機會可勝歎

惜豈度秋防將過待事寧而後至耶抑欲使今

日款敗賊就及書生債事之罪然後至爾收功

於一戰耶昔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至夕時莊賈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使人馳報齊景公請赦未及反而斬之以徇三軍三軍振栗燕晉聞之皆遁去夫莊賈景公之寵臣國之所尊也日中至夕後期幾何然且斬而況後期三月猶不見至者乎

國家法律森嚴今卽乏人而棄一總兵官如狐雛拔遼疏稿 卷三

腐鼠自景公不能庇其寵臣誰復敢爲王威庇者王威何恃而延緩若此也臣與王威同事地方方圖倚賴不欲有言惟是虜情緊急撫道以下智勇俱困誠望王威旦夕至以救燃眉又聞兵部數日一催王威坐視如故朝廷之令不行於邊鎮本兵之令不行於將帥更

可憤惋而又身忝查察之責恐爲穰苴之軍正所笑是以不得不言總之以受命忘家臨軍忘親援枹忘身之大義勉責王威而非

有所過求也伏乞

勅下兵部除一面馬上差人星夜催督前來到任外一面將違限事情照例罰治稍警怠玩以策後効仍以臣疏

上之日爲始責取王威一狀入部留案他日失事不可令見在諸臣獨當其咎庶利害有所擔承赴任自然上緊而或款或戰皆有所藉賴矣臣無任急切待

命之至緣係東西虜警正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按遼疏稿 卷三

嚴勅亟催毋再延緩以誤軍機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奉

聖旨該鎮方有警急王威如何不上緊赴任好生急玩兵部便馬上差人催督如再遲延定行究治

議覆增兵事宜疏

題爲酌議增兵事宜伏候

聖裁事頃蒙我

皇上憫遼之窮恤遼之苦

特允樞臣之請

慨增一萬之兵卽餉金未至兵馬未集而先聲震疊

業已禡犬羊之魄壯熊虎之威矣臣等感激

天恩奉行

德意已耳夫復何言第取樞臣與臣原疏查之其兵

按遼疏稿

卷三

二十三

馬之分佈將領之添改微有異同似應酌議歸

一以便遵守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

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遼

左自鎮守總兵而外原設有東西二協西協卽

寧前地也寧前無重山峻嶺爲之限無崇墉深

塹爲之防一柵之外盡屬馳脫故臣疏初議寧

前增兵二千人以資捍禦今會議以五百人增

寧遠以五百人增中右所以五百人增中左所

又以五百人增中前所而將領之設無容議矣

至於河東兵將則有可言焉開原孤懸天末三

面受敵邇來奴酋之出沒靡常辛養之劫狹未

已時蓋有疊卵之危也可以一叅將坐鎮之乎

謂宜於開原城增置一協命曰東協增馬兵二

千人改叅將爲副將併領原兵而開原一道大

小將領皆屬焉其慶雲堡增兵一千人改備禦

爲遊擊威遠堡增兵一千人設一守備駐防其

餘俱如故可也遼陽西鄰虜穴東逼奴巢近且

虜騎雲屯犯搶三亥奴討參價統兵臨關時蓋

按遼疏稿

卷三

三

有臥榻之憂也是可不更張而彈壓之乎調宜

於遼陽東協改曰中協副總兵仍領原兵而遼

陽毋蓋二道大小將領仍屬焉城內增馬兵三

千人添設遊擊一員專管名騎兵營其清河堡

增兵一千人改守備爲遊擊寬奠城增兵五百

人撫順城增兵五百人其餘俱如故可也以上

各官惟遼陽新添遊擊應聽部推廉勇者充任

其開原副總兵就便以遊擊曹文煥復叅將原

職署其事清河遊擊就便以守備陳九圍復遊

按遼疏稿

卷三

三十一

七六

擊原職管事而慶雲遊擊亦就便以備禦賈承武署之仍俟倉薦相應方行陞補威遠堡在廣順鎮北兩關之間原係備禦林宗舜所管因無兵馬寄駐開城今既增兵一千應令本官移駐管事如念其累經薦剡卽推陞遊擊管守備事亦可免夫設置兩營部議也添改兵將臣議也互參併酌兩利俱存將大營與小營相望星羅棋布自成犄角之形東協與中協相聯首應尾擊直作常山之勢地因將軍將以兵強無事則

守日嚴戰日備益勤文德之修有事則戰必勝攻必取大樹捷伐之烈

自威宣暢其真無遠弗屆哉而臣猶有慮焉新兵新餉與舊兵舊餉原不相家近聞計部欲混新餉於舊餉而計臣近疏又欲以今日之新兵補將來之汰兵果爾則何如不增之爲愈乎今臣等乞

靈於我

皇上今計臣仰體

天心分別新舊舊額兵餉或京邊或民運另解餉司另貯一處以濟舊兵之饑餓新增兵餉或自內出或從部處運爲會計創行餉司另貯以資來歲之軍需瞬息一年日月易邁萬萬衆庚癸可虞卓微未雨之桑免極臨渴之井也統乞聖明裁奪

勅下該部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臣等不勝瞻

天待

按遼疏稿

卷三

七六

命之至緣係酌議增兵事宜伏候

聖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趙進功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辭勘邊事疏

題爲查勘邊事按臣原有專職督撫例無會同謹備陳當日揭舉情節伏候

聖裁併申明職掌以便歸結事項以遼左戰款機宜與科臣宋一韓等互相駁正伏蒙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

俯允部覆督臣之言聽督撫官酌量行事不從中制而又戒之以無事疑沮戰款事決臣可以無言矣惟是科臣所言中前所之役是否卷患河流

撲遶既稱

卷三

口之役是否助逆大勝堡之役的係何酋小歹青因何上邊建會因何騷動杜松之揭舉是否違例馬松之講款會否退虜與夫大勝堡失事前後虜犯次數多少以明揭舉之餘廢而定欺蔽之罪案乞要督撫會臣查勘而昨辯臣疏又復申言杜松殺款與非殺款當辯之拱會助逆與不助逆且云揭舉助逆情罪尚屬未明即按臣亦難歸結仍要各行督撫按臣會同查勘以完此局明是不要臣專查勘徑自歸結臣即拱

手而奉之督撫亦無不可獨考

國家今甲查勘邊事原係按臣專職而督撫功罪臣且得而議之查勘不當則當黜臣查勘而當則當聽臣何爲亂

舊制奪臣職以爲庇人地臣雖不才不敢溺職使舊制之壞自臣始臣安得無言夫科臣之所以不要

臣專勘者不過以拱免助逆事明則果可揭降可殺杜松可無罪惟恐臣一鎮一年者未悉兩鎮三年情節故借督撫以開臣蒙又恐臣據寧

撲遶疏稱

卷三

卷三

前一道以莫須有三字害松忠義故借督撫以化臣偏臣亦藉此以啓其蒙去其偏而免以專勘冒殺害忠義之名臣豈不幸甚然而事之本未臣非果有所未悉而偏於聽也中前所之役事任三十四年臣閱舊撫查奏原疏內叙長昂勾引東西靖漢班白二虜情節甚詳在棟漢則黃台吉稍大成一克委正更更兒等頭目數人未嘗專指拱免而在西虜班白等則見塘報及宜大各揭更詳更確則當日罰班白而釋拱免

或不經據不然。時正在垣何以不言若的知其爲拱兇而不言以養患。責不獨在寧道也。此中前所之本末也。河流口之役據夷使對督臣虜懇對通使者皆言拱兇原是忠順不曾助槍如何殺他屬夷而同鄉人口亦人人能言之今俱不論論其塘報與疏揭者。竊鎮去年自入夏以來雖云賴蟒糾合東西二虜撥貢而督撫失事疏則第云賴蟒糾衆人犯未嘗指其爲拱兇也。督撫疏據尖哨胡友王拜住等報稱東虜黃台吉等因喜峰口番奪包裹銅鐮等件在地名寒澗調兵要搶義院界鎮而都令等屯聚鐵力亦候黃達子同槍及查夷票亦有李參將魁少標實阻路皆包之說是爲番包非爲助逆是爲黃台吉非爲拱兇也。又稱賴軍大蟒金兒等搶了回家裏邊殺了他一個頭腦插漢把都兒只是賴軍大等進邊犯槍還有插漢兒家達子不曾進邊在兀魯班哈炸兒屯聚夫曰殺了他一個頭腦承賴燈而言也。曰插漢把都兒知察

罕帖不兒之類此以人名非東虜插漢兒以地名也。曰插漢兒家達子不曾進邊明犯河流口者止於賴蟒。一會必督撫疏又云檄會總兵杜松急行哨探如與達蟒結連東虜黃台吉犯一面揭舉以牽制一面出奇以繼其前鋒而松在連山驛被殺手本并書亦有提兵出口會欲揭黃台吉果之語是檄揭黃台吉非檄揭拱兇也是松爲揭黃台吉往非爲揭拱兇往也。其後望方行走進退展轉如過龔郎中供寫槍河流口者內有拱兇達子一半口詞預爲殺款張本而科臣因其事露遂急於抄參中首拈一句曰實保河流助逆之賊兵部不覺亦遂信以爲東虜小會也。臣謂達虜可誣而督撫疏揭具在不可誣也。此河流口之本末也大勝堡之役拱兇自以忠順見欺不勝愧忿而小歹青復從旁挑激之陷堡之日兩會在焉。臣前疏已明不待推勘也。此大勝堡之本末也。東虜利我西陲有事衆聚而動一孺子能知之科臣以爲不然第詳一

舊帥而建會自不敢動此自正理惟是騷動情形不在那會既死後科臣以爲乘那會之機非乘拱免之機臣亦不敢謂然此建會騷動之說也當兵部之議覆搗巢也

旨意問罪止重賴蟒二會其各夷及款虜素不助逆與悔罪自新者俱經賞如故今賴蟒不問而款虜是誅是違

明旨督臣傲搗黃會而松搗拱會是違節制邊堡熟夷已就執縛而後殺之是違法律此杜松會否

奏議疏稿

卷三

三十一

違例之說也馬拯屢見吹求終日憂良顧猶督率將吏數拒大虜不使得氣去昨據楊暉報稱通使陳槐自虜營回執稱二及青硬主拱免必耍犯槍陳槐面與講驛拱免俱已聽從仍要與暉面質講話款否固未可知而我亦未知失事此馬拯會否退虜之說也大勝堡失事之前杜松以義士之憤乘新勝之威未及三月而虜犯中後錦昌大勝者三我則三北焉殺千把總及堡官者四殺虜軍民者千餘陷城堡者一而失

事之後則科臣所謂無償戰之將細主戰之議虜無畏忌時也至今六月闕月虜犯長嶺松山中左所者四而我四拒之幸不至失事如松在鎮時此杜松搗巢餘威馬拯欺蔽故習之說也凡此者皆臣之所悉不難歸結者也而科臣以爲臣難其在搗巢乎臣又請以搗巢空義私質科臣其搗虜巢乎抑搗我邊堡乎其相機行事乎抑妄殺邀功乎拱免巢在錦州西北數百里杜松再從大勝堡出寨此其道也臣同巡道登山望其形勢山川漫衍不甚險隘使初意果搗拱免從此出其不意直抵帳下繫繫首以歸即非助逆亦何不可而長嶺山堡在錦州之南百餘里去拱免巢穴又遠矣路又峽而繞行紅羅山外又林菁叢密巢穴北而搗南路易而出險此搗法所不載也又使如當事初議乘虜巢聚邊之時出一奇以牽其內顧又何不可乃大雪遍野虜騎難行餉門結聚各已解散本無可率安用此搗且善搗者必先探定地方與路徑而後可往

奏議疏稿

卷三

三十一

松初欲從寧遠興水縣出口通使降夷及各將以山險力阻時寧道勸止之書亦至松大怒而回已至東阜隸山矣忽復轉向長嶺山堡臨時問人尋踪覓路倉皇出師顧已終畏險不敢出境止駐本堡悔不用衆將之言終夜徬徨幾於欲死至二十五日始出邊二十里接應而終不敢遠也一字庫二字庫徒虛語耳此又搗法所不載也臣又詢出征官軍張世祿等皆言二十四日松駐長嶺山堡止命右翼營李維喬率領

內丁及軍兵二千數百人帶着邊屬夷革代領

路自酉時出境西行離牆三十里順邊往北行

八十餘里復往東行五十里至地名哈流免去

錦州小凌河邊牆三十里斬獲首級二十六顆

二十五日子時進境松仍將領路屬夷殺之及

據該鎮標下中軍崔吉所報委止斬首二十六

顆而降夷官卜郎太等亦供是的臣按哈流免

直錦州邊僅二十里從此出境入境豈不近便而必自南而西而北而東順邊匪繞以見出塞

之遠此又搗法所不載也又查所獲首級惟境外二十六顆不知姓名其餘分布諸將以下斬於各堡門首者在松門下官旗竿伴夜役及內丁降夷等四十六顆單盡忠三顆于守志四十顆高貞一十三顆楊輝一十二顆其姓名俱一

一在中軍崔吉及張世祿等冊揭中惟劉思亮

五顆李繼功一顆不載姓名然亦不過堡外搜

撲非哈流免所獲也主帥偏裨身不出境而自

搗邊堡坐獲奇功此又搗法所不載也臣過長

嶺一帶詢問住民皆言各夷臨刑或抱子或跪

泣或罵而引頸或要劍衣而婦女羞拒乞先殺

而後劍下手之人或對泣或棄刃而走假手他

人臣聽之輒泣數行下松既獲此首級恐人議

論因而分給門下跟隨各役及各將吏以彌其

口如派中軍祖天壽三顆而泣不願受副將李

芳春六顆而莫知其所從來者是也此又搗法

所不載也科臣第知搗巢爲狂款時一好題目

故遂沾沾然盛稱將軍出衛霍之奇哈流免一

捷真足以振邊左之衰雪前門之耻殆不知所
爲搗巢者乃若此耳卽安在其爲衛霍也者而
且持此以李郭督撫羊杜本兵也恐有所不欲
受者矣松旣以僞功爲奇捷悍然若之放肆忽
然示人難犯打死商人任國聘辱死經歷吳明
德弄兵挾刃追侮撫道不待勘覆勒要全賞臣
初謂松急在賞軍及據崔吉張世祿蔣立德等
冊揭所報皆謂各軍會府唱名散賞後復每顆
收銀三千兩或十四兩不等付旗鼓史得升王
蘭住等交進惟降夷卜郎太等三顆寧遠營十
二顆及願降者未曾扣收而後乃知向者橫肆
恐僞功不賞而欲速得其利也臣初又謂松勇
終可用及觀二月十一日再從大勝堡出塞此
正科臣所謂拱克聲言報讐之時乘勝長驅僅
獲五級羞憤以歸其後拱克到邊宣言杜總兵
無故殺我屬夷我冷到邊他如何不速出來與
我開校此得之督撫相裕之語而松又藏頭膝
間莫敢一出已而三月初五日有中後所之敗

初十日有大勝堡之敗自知虜勢難抵敗局難
收撤撥裝死爲脫身計而後乃知兩鎮夾剿之
策縱使得行亦不過如二月十一日事而英雄
之淚爲空灑也以此爲戰臣安得而不詘難以
此論松臣安得而不斥松臣猶恨詘之斥之不
早耳臣當時爲
國家惜大體爲地方之急禍爲杜松期後效兼以
中間情節尚未得其詳悉故其驗功也第責之
以和衷之義而警之以毋使今日功勞爲他日
罪案其勿去也第指其發狂不可用其查叅失
事也第云今日之事不難罪諸臣以謝地方而
難解虜警以弭禍患凡臣之所以始終委曲而
不欲盡言之者所全甚大夫豈倏倏罪倏賢
倏奸倏譏倏予前後自異假使松在鎮時欽凶
戾暴屈已謝過專意隄備殺賊以自贖而不至
於敗卽敗矣而不發狂尋死臣何苦叅之使去
又使松去鎮後科臣善爲封疆計聽撫按收拾
敗局不從中制又善爲松計聽臣酌量情法勘

覆而不牽前播後必以助逆搗巢事情數數與
臣求一明白臣何樂必於盡言乃今者臣不得
已而有言言且盡是助逆非助逆是搗巢非搗
巢是殺款非殺款科臣必有以自知者毋謂臣
據寧前一道終成莫須有之案不安督撫之心
而必奪臣查勘之職與督撫會也且使查勘之
職而督撫可會也去年地界事情亦曾會舊督
撫否又使地界之役而會舊督撫也中間干礙
事情亦可得而盡報否豈臣於勘地則公而於
勘邊則私耶豈臣於勘地歸結則易而於勘邊
歸結則難耶豈科臣於勘地欲臣公則歸結易
而於勘邊欲臣私則歸結難耶科臣既不欲聽
臣專勘以結此案而臣亦不敢同督撫會勘以
溺此官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監察御史追問公事中間如有讐
嫌之人並聽移文陳說迴避若懷私按問所問
雖實亦以不應科斷科臣以臣重在斥松是讐
嫌也臣應迴避獨蒙

接達疏稿

卷三

全上

皇上選差而不得其專勘之職臣殊慙負耳伏乞
勅下兵部通查前後疏揭逐一從實撥議覆
請容臣下手御史專勘歸結毋行督撫會同上變
祖制下壞臺綱則邊事早得完報而職掌不致紊亂
矣臣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緣係查勘邊事按臣原有專職督撫例無會

同謹備陳當日搗巢情節伏候

聖裁併申明職掌以便歸結事理未便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接達疏稿

卷三

全上

旨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亟處貪將疏

題爲亟處貪將以救窮軍以破舊套事遼左軍伍不振皆緣將領借攤派官帳爲名或稅監勒索或地方饋遺或衙門打點或遊客秋風書承撒放諸如此類指一科十剝削攘奪無所不至自臣按遼以來荷蒙

皇上

按遼疏稿

卷二

八

有巧爲經營窮於簞簣如寬奠恭將李澤之爲

者李澤之爲人也小有才議調頗有條理作事亦甚敏捷今年受臣檄新包大真草河堡城二座寬奠城南關一座靈陽城二面又拿解逃軍數百石臣皆驗過而近又操練見在軍馬挑選精壯新換衣甲千餘副軍容稍壯臣甚以爲能可當建夷東南一面因此不加儆忽九月二十一日有部軍王廷簡者告澤二十八款賊私狼藉臣猶不信欲行守道體察恐長軍士刁悍

按遼疏稿

卷三

九

至三十日復有李文學等十六人跪門泣告有持睡貉皮襖者有持絲細也絹者有持布疋者問之則云李澤見人告發者今我等保留先貢保狀在衛立案我等久被害欲告不敢離伍因此僞許之而脫身來耳及問各所持則皆澤所壓放物也臣乃不勝駭愕隨差官傳澤赴城面詢其故及至而免冠見臣臣命以冠帶見待茶畢而始集告者於堂下一一問之一三十六七年差程羊二等各領銀布散買也民人參四百斤押逼住民出境窺參被夷殺死王二妻嫁張二高大妻嫁張皮李三妻嫁祝三金大漢談大小斯夏興等無算其餘殺者不計其數原差程羊二金文通等證澤云差買水參是實至於逼民出境窺參此實不欺已詳參產邊外愚民圖利禁之猶恐不止若故價壓買出邊有名誰則縱之澤雖不殺也民屯民由澤而死此澤之罪也一差軍于良貴等齎領銀貨五百兩私過朝鮮壓買參斤東珠交通着累美成證澤云八月

初三日差于良肅帶銀一百兩發段賊羯七十
足過朝鮮買參是實今尚未還夫私往外國交
通貿易此又澤之罪也一包攬鹽糧將銀布三
百四十兩差家人高尚志管家官解承武押派
軍民勦保等黃豆三千四百石每石時值五錢
止與一錢李文學證臣出花名帳簿示澤澤無
以對蓋此簿原有二本一為澤留一發李文學
催收今年遼旱豆黃每石五錢而止與一錢軍
民何堪此又澤之罪也一侵匿定遼前庫馬價
銀八百兩羅計忠劉魁等證審據羅計忠等供
稱三十六年八月內趙巡撫續取夷參三百八
十餘斤發定遼前庫夷馬價二千三百五十六
兩與澤還夷澤因差羅計忠等領銀五百兩稱
隆等八百兩丁景隆等三百兩買布九千餘疋
每疋原價一錢六分與夷算價二錢伍分又差
閻天福等領銀二百兩買牛約一百隻每隻原
價五錢算夷七錢又差王得庫買青布四十塊
每塊原價三兩二錢算夷四兩藍布六十塊每

塊二兩五錢算夷三兩五錢潞紬四十疋每疋
二兩八錢算夷三兩三錢等情澤云此皆是實
綠夷參每斤價銀六兩二錢若以實銀與之將
來商民難與交易故以貨物與之臣謂此說亦
是但合算前項本利共該三千三百餘兩除扣
還夷價外剩銀一千餘兩盡以入己此又澤之
罪也一侵扣本營及大禾兩堡春季軍餉每軍
銀五錢一分共銀一千一百餘兩中軍王賜印
等證臣出澤親筆派單示澤澤云是實原為貼
賠杜總兵買參價銀及趙巡撫前取參價而派
臣查先日守道及各路稟揭請臣告示內稱杜
松初到任時為送京中相知規禮差肩祁一清
王國臣等發銀往鎮江五十兩買參三十五斤
軍士攤賠銀九十兩寬寬一百兩買參五十斤
賠銀三百七兩錢陽五十兩買參二十五斤賠
銀一百九十九兩清河三百兩買參一百斤貂
皮一百張賠銀一千五十兩撫順五兩買參
二十五斤賠銀一百二十五兩軍士累逃者家

是實貧爲松賄參一節澤曾報過委難硬坐但
春季月糧臣令軍士修工勞苦移文餉部量增
折色區處甚艱而澤獨忍心扣至千金以外至
云賠補趙趙巡所取參價則原參何在假使短
少何不卽以前刺馬價賠補而重復攤派此又
澤之罪也至於一侵扣本營夏季軍餉每軍四
分共銀六十五兩姜成等証一散軍丁陳國全
等矮小馬四五十四每匹值銀十二兩姜銀二
十兩靳保等証一散軍丁高松等電絹一百疋
每疋原價銀一兩要銀二兩五錢劉天伏等証
一派認辦軍士劉討武等輪供一應米趙肉菜
雞鶩等項每月費銀約五六兩何堂等証一散
軍士羅計忠張得計細段各六疋逼要沙金十
二兩李整証一用管馬赴廣贍買駝駝皮做
襖七八十件散軍丁張伏等每領時值七兩要
銀十兩洪仲舉等証一散軍丁張承德等羊皮
襖一百領每領時值七錢要銀二兩五錢解承
武等証一散軍丁姜成解承武劉魁毛獲各四

十六雙每雙時值一錢二分要銀二錢許進忠
等証一索張計忠馬一匹值銀二十兩仍散還
紬二疋每疋原值二兩四錢要銀三兩七錢五
分蔡貴証大氏實情實事各軍面以質澤而澤
皆無以應此外尚有一十四款皆瑣屑不堪問
之事臣姑置而不論澤至此惟垂首喪氣悔罪
乞哀之不暇而臣亦羞對本官自傷信人之太
過不查覺察而警戒之以全其才而至于今日
也今年西虜報警東虜挑釁臣心憤激恨不立
斬郭支之首以獻
關下滿望二三才將與士卒同甘苦而拊循蓄養之
以待一日之戰如李澤者亦其人焉而今乃若
此矣庸瑣離散者既不足道而以才自命者又
外飭功能以悅人內取厚糈以肥己夫遼將安
可任遼事安可爲也臣惟遼中舊套有二一日
剝削一日畏避父以教子兄以教弟無非是套
牢不可破及今不爲打破則遼將終無改時遼
伍終無振理而破之之法若止褫去一官則寧

雖去而富厚自在問罰一罪則今年罰而明年復用其誰知畏惟有盡法處治剝削者罄沒其貨產畏避者必正以軍法而皆革除祖職不使襲替庶幾遠將心痛貪者肯廉怯者肯死處一人而全遼知懼其可舍李澤而不問哉頃據該道及各堡稟報奴酋浪聞我兵往勦盡歛沿邊住夷入寨遺棄田禾半不收割樹柵累石橫塞路徑情甚叵測而澤既刮軍入髓軍亦恨澤入骨洵洵然若不與澤俱生者萬一狡酋先發上

拔遼疏稿

卷三

五

下寇讐何以禦之臣已奪其兵柄急命原任遊

擊劉文魁暫領其眾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將李澤先行革任行臣提問如律破此牢不可破

之套以爲貪將永戒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封疆

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亟處貪將以敗窮軍以破舊套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拔遼疏稿

卷三

五

催勘疆事疏

題爲瓜期已及勘局未完乞

檢原疏付

廷議以正

國法以重封疆事去年邊疆趙楫李成梁以素

地哨虜事情爲兵科所啓蒙

旨選差御史往勘而臣以不才謬承茲乏聞

命而馳介身異域衝雪冒險按圖考冊者三閱月而

始竣於是擬輯與成梁以八可斬之罪併追論

按邊疏稿

卷三

卷三

閣臣李廷機樞臣蕭大亨按臣何爾健康不揚

及科臣之不早駁正者事覈情確竊謂可以仰

副

明旨俯畢微分朝拜疏而夕

報可不謂

留中至今也臣愚伏思去年十月

皇上爲何遣臣今年十月且退何復

命實凜凜焉以不稱任使是懼然竊異夫

皇上何不卽置兩臣於法而甘以封疆爲媚虜者資

也

皇上於此不惟失封疆又失法矣方臣之往勘而人

入爲臣危也謂成梁伎倆通神觸者立碎而臣

輒應之曰有

皇上之威靈在今

皇上之威靈不以省勘疏而以下辯疏是以伎倆導

也法臣力而執諸原

皇上緩而縱諸朝而執法者懼矣今後誰復有秉公

持正拌身命而擊權力者而

按邊疏稿

卷三

卷三

皇上何以使臣下新疆者九邊之樣子輯與成梁者

撫鎮之樣子而九邊撫鎮又自

朝廷以及省直衛郡州邑各守土者之樣子也彼

習見夫棄地者之今日而吾亦可效此也此非

所以教天下也假使城郭之臣棄城郭封疆之

臣棄封疆

社稷之臣棄

社稷而

皇上又何以馭天下且夫封疆者

祖宗之封疆非

皇上所自立之封疆也而兩臣棄之使

皇上不能守法者

祖宗之法非

皇上所自立之法也而兩臣斲之使

皇上不能正兩臣之得罪於

祖宗也亦大矣竟晏然無恙而

皇上又何以對

祖宗前者臣於勘未諄諄焉以敬

後漢疏稿

卷三

先

祖宗保成業之大希望

皇上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勉廷臣而惟恐一涉徇縱使

祖宗之法當

皇上之世而失之蓋已蚤慮及此而不虞壞法亂紀

果自

朝廷始也其亦可歎之甚矣今日之事不亟處置

與成梁等何以對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馭天下生殺之重何以堅中外

守土者之心而至於雪嫚詞之辱謝軍民之恨

懲欺罔之奸激將吏之氣消夷狄之孽皆於是

乎係是惡容一日而可緩者哉

朝廷之處分日緩一日則兩臣之伎倆日多一日

國家之紀綱日壞一日則天下之公憤日積一日

臣恐三百里之新地未還而駢戮終難於倖免

人可斬之公案已定而隻字誰能以遽更

皇上雖欲施緩死之仁而兩臣自無有可生之法緩

亦何敢於兩臣哉而徒失

後漢疏稿

卷三

二

祖宗之法以滋法臣之懼而玩天下之心伏乞

檢臣原疏

亟下廷議而處分之封疆幸甚臣職幸甚緣係瓜期

已及勘局未完乞

檢原疏付

廷議以正

國法以重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陳仲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五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駭兵科疏

題爲揭舉真態畢形科臣成心未化謹備述各將

首辯文詳恭呈

睿覽懇乞

乾斷以彰公道以省議論事臣于九月二十二日因

查勘哈流克邊事爲科臣朱一韓所持業已具

疏迴避併叙助逆殺款始末情節甚悉竊意見

者無不了然而臣自拜疏後亦遂絕口不談揭

舉事矣頃接邸報科臣朱一桂疏劾浙江總兵

按遼疏稿

卷三

五

楊宗業內有日登左剝膚之時正

明主拊髀之日以廉勇如杜松一族功害正之道臣

扼其吭而制之如棄孤雛獨覓略不少惜等語

臣見之不覺嗟歎松事敗露如此臣疏詳悉如

此而科臣持論猶如此也夫杜松而果廉與勇

功與正科臣必有心知之矣臣何敢知惟是道

臣嫉功臣斥松而得行其嫉是臣嫉之也道臣

害正臣斥松而遂成其害是臣害之也廉勇如

松而臣嫉之害之是臣略不少惜而負

明主捐解之思也臣安得無言顧臣又思之與其以臣言止科言則科言必無止日不若以地方之言止之請以中左所遊擊高貞寧遠署叅將事楊暉錦州中軍盧其瞻分辦各詳及總兵標下中軍崔吉夏揭一一全錄爲

皇上謫焉先是臣在河東殺款委曲人猶無有爲臣詳言之者自臣以六月閱廣寧而言者始詳七月出廣寧而西有二披執者立臣與前問之則正兵營護送把總張世祿李進功也因問當日按遼疏稿

卷三

百三

搗巢爾等在否其一曰世祿在問斬級若干曰二十六顆問巢遠若干曰直錦州小凌河邊牆三十里詳具前疏蓋至此而臣始知夷巢所獲的數矣然各堡縛殺數日尚未悉也及再西而凌河杏山一帶邊堡軍民莫不遮道泣訴乞哀求救于是諸將自知難諱各具情由呈詳首辦據高貞爲主將要功擅開邊釁始末情節事切昭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杜總兵東來本職接至高橋界杜總兵問本職中左營

按遼疏稿

卷三

百四

所屬有幾箇邊堡看邊屬夷係那營部落當職回云并有四邊堡俱係拱兗營達子問畢到所徑過分付本職將貴與先差來討賞龔學文等達子都拴來行過連山驛天晚復回本驛歇下卽差夜役調取寧遠通丁黃朝重等來赴連山就問黃朝重我今要從興水縣出口何如當有黃朝重回稟路窄山險難通大兵鞫詢問又有寧前兵備馬副使見得屬夷未敗款盟無故撲殺恐開邊釁徑差舍人蕭崇功持書攔阻杜總兵當時怒目疾視大呼云我奉朝廷特命搗巢以報河流仇隙他今苦以書攔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將明日都回營去至二十四日早辰杜總兵叫將龔學文鎖來帶到就分付鞫刀來都斫子有前屯李副將併職等苦諫此夷乃討賞屬夷若斫了此夷恐非固計杜總兵當卽分付各將起來鞫繩來綁了這起奴才卽將龔學文割去一耳又云再押過龔學文寫供狀內要說搶河流口有拱兗達子肋兵一半寫

單隨將襲學文等放去。起身東行。行至中左所。阜隸山臺。見杏山。備禦中軍史朝陞。駛來伺候。賞功紅布一馬。忽然復傳崔吉于。守志李繼功。單盡忠李維喬及本職等云。我大兵至此。一旦袖手空回。不謂徒勞。士馬抑且有違。

明旨必意揚果。可從何地出口。于守志回稟。此與長嶺山堡對直。有二十餘里。可以出兵。杜總兵云。就從此地出口。職當辯云。此地山勢峻峭。樹木叢茂。雖有小道。容得一人一騎。盡被風刮大雲。

抄遼疏稿

卷三

百五十一

填溝。委難行。兵若從此去。倘達子預知消息。伏兵突起。進退兩難。杜總兵即發大怒。傳示此後。再有將官妄言阻撓軍機者。本鎮定以軍法從事。仍又分付本職。將長嶺山堡屬夷。即差夜役。與我調來。不可走透消息。仍又分付。可將四堡坐口夷人。盡行收入堡內。如若走脫。一下定以漏洩軍機律論。富有沙河等堡屬夷。見得大兵突至。俱各逃命。奔山。惟有長嶺山堡阿廝亥等。獲執禁堡。及調阿廝亥至。杜總兵即取元寶二

錠。示諭二夷。我今各先與你掛紅布一疋。你可帶領我兵馬出去。多斬首級回來。我每賞元寶一錠。仍行申奏。

朝廷與你官做你家小。我一箇不傷。又取元寶二錠。給賞大營千總。卜向績。錦剛。于總張惟敬。俱各賞諭。激勵督剿。復將降夷。每掛紅布一疋。又以五十兩重銀牌二面。上製激賞二字。不論衆軍奮勇剿。剎。仍撥內丁千總王澤。王蘭住等。帶領大兵。挑選各營軍壯。隨從長嶺山堡出口。杜

按遼疏稿

卷三

百五十二

總兵同各將領出牆候前。阿廝亥帶去。卜向績等殺級信息。去後。聞報各營剿殺級少。當時分付本職。將堡內見在屬夷。盡殺奏功。職當驚惶。苦諫云。前差阿廝亥等。領路出剿。分付不傷他家小。今欲盡殺。恐失夷心。不料于守志在傍。便說高遊擊這話。乃是爲已忘公。非用公之本心。不可聽他。我錦州有邊屬夷。俱已殺訖。杜鎮守當即分付內丁門下等。衆將長嶺山堡屬夷。盡數殺訖。卜向績回至牆外。營內。回供阿廝亥脫

走止剩一箇領路達子已將殺了又搜各山殺級數十顆時有杜總兵內兵從錦州邊外罕獲大鎮堡夜役周松等二名見杜總兵說各役送信屬夷逃走恨罕本堡堡官周守廉網打五十周松等各打一百棍仍各發開原守臺至二十六日回兵塔山分付職營中軍楊松年與我多取花紅賞功當有楊松年於賣布人處取布數十疋來交杜總兵顯說布少要打仍將楊松年鎖起差夜不收押去時將鋪行鎖來楊松年隨將鋪戶任國聘等帶到杜總兵將國聘等五名每打二十棍國聘當時受杖身死及回兵廣寧給賞功銀時杜總兵輒稱本職管軍雖在牆外得級一十三顆內有奪彼內丁首級六顆當時旗鼓史光裕差夜不收郭文炳追去賞功銀一百八十兩職思奪級委係情真不與分辯但職營校級蓋由杜總兵軍令使然似難便錦州寧遠一體論安等情據楊暉為主將輕率開累貽害地方敬陳始末緣由以便分別罪累事切照

本職於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內蒙撫按委署寧遠公將事務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值杜總兵從兵連山驛冀殺屬夷謝寧遠通事黃朝重陳槐詰問要從寧遠與水縣出口剿虜當時朝重等回說與水縣山險大兵不能行走有杜總兵說此是將官主意叫你這樣回話違誤軍機將你兩箇通事梟首示衆隨差夜役傳調本職到界說剿虜因由本職諫止觸怒百般耻罵有送本職在刑部監裏監死等語仍將半子官施守進責打六十家人楊合責打四十當分付本職你自己就將寧遠降夷調來本職隨赴寧遠將降夷調在連山不容本職進衙便問降夷口詞亦回稟與水縣委果山險大兵不得行走有所未便杜總兵說決是你將官分付你肯說行得兵馬我定然把你將官網打八十還要從你地方出去且沿邊一帶都不是達子麼怒畢便將貴英下屬夷龔郎中等一十三名押鎖到衙交與各將官看守至三更時分有寧前兵備道

副使差舍人蕭崇功下書一封與杜總兵說拱
免看邊夷人向來忠順切不可殺他以起邊釁
杜總兵見書怒云是職通同阻攔隨傳各將官
進衙道我奉兵部與軍門及巡撫劄報河流口
之警他緣何阻攔我行兵馬副使道考滿陞去
我若叫他去時我也不是總兵且曠且罵無所
不至四更方止續云他既有書阻我我也不出
去了你各將官天明各回地方防守至二十四
日逢杜總兵生辰衆將賀壽畢隨將龔郎中等
帶見叫衆降夷軍刀來把龔郎中剛了有前屯
李副將并本職等再三哀告他是討賞屬夷原
無罪過若罰他時切恐各邊起釁後日遼事不
妥杜總兵云各將起來便分付將繩綁住龔郎
中將耳割去一箇并欲將一十三夷盡殺被衆
將官復又苦苦哀告方纔允放仍通壓龔郎中
妄寫供狀說槍河流口內有拱免達子一半計
作口實幸成此功寫畢隨即將龔郎中放去歸
巢有李副將修遊擊郎遊擊并本職已送杜總

兵至連山北門外辭回各歸城所防守外不意
杜總兵行至中左所地名皂隸山臺忽起貪心
復與于守志高貞崔吉單盡忠李維喬李繼功
等商議可從那地方出口于守志說兵馬見在
於此就可從對直長嶺山堡出口高貞說從錦
州地方大福堡出口不過二三十里若從長嶺
山堡出口有虹螺山圍繞遠百十餘里未便
將互相爭講多時于守志說我那大福大興邊
上款虜已差人收拾畢了你還推却杜總兵分
付高貞你作速差人將你所屬四堡屬夷盡行
收入堡內杜總兵隨差內丁千總王澤王蘭住
領兵竟從長嶺山堡出境去訖杜總兵亦至堡
內方傳門下員役一更時分將四堡屬夷盡行
殺取首級高貞營亦殺一十三顆於二十五日
寅時據東路撥傳杜總兵仍從長嶺山堡出口
本職思得主帥出境偏俾未有坐城中之理即
時領兵策應至五里橋前哨撥夜陳槐深至長
嶺山堡後墻下赶上杜總兵當栗寧遠楊副將

領兵前來策應未蒙明示不敢合營杜總兵就問你那邊上屬夷勦殺了不曾陳槐回說寧遠邊上夷人預已回巢杜總兵說想是你將官通同放了他去我先將你將官

題叅將你一百棍打死你實說還有多少陳槐懼法一時答應云或有幾箇貪嘴的老幼達于未知的實杜總兵便叱云你快去取首級來見若無首級你命不饒且着你将官少帶幾人前來合營別的人馬你就帶去尋取首級陳槐急至

堡南尖山兒稟赴本職一聞此言雖係軍今事出異常不勝慘切且摘他口詞以爲後証無奈勉從大將軍之命令陳槐帶領汪應科周冕張大赦等五十名前去各丁亦懼杜總兵法度只得前往各邊牆下殺取真夷男婦一十二名口及照本職原係偏將凡用兵機宜皆遵鎮守調遣非敢自擅且杜總兵殺款職會幾番勸阻曾被百般辱罵痛責官丁可據今事已敗露罪有攸歸誠恐事出意外貽累無辜等情據盧具瞻

拔進疏稿

卷三

五十二

爲懇電革原以超覆冤事切照儒將于守志貪功妄戮失陷邊城自不省罪嫁禍卑官情事昭著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鎮守杜總兵提兵出境遊擊于守志將精壯人馬挑選隨營老弱不堪責令具贍存城防禦其軍中機務毫無所知至本月二十四日有隨營把總于朝官劉志祥奉本將號令飛馬回城督令具贍將大福堡看邊夷人盡數斬殺不許走失一人如有走失將本官並不用命軍士定以軍法重治具贍遵令卽至本堡續有伊弟于守德帶領內丁鐵萬貫等擁至將前夷盡拿入堡當夜節次蒙差馬變林張成士王近臣陸保周上達耿三變孫成惠胡應登等傳諭大興堡已斬首一十九顆于守德率衆卽將前夷斬首二十一顆闔堡盡知今本將昧心脫已欲移禍於具贍獨不思伊弟于守德把總于朝官等何人使之其大興堡斬首一十九顆並大鎮大勝二堡走失夷人將守堡官周守廉答應官劉志祥細打一百又何人主

之皂白顯著其大勝堡失事一節本將欲疎重罪賄買走報夜役姜得福架供具贍扣馬欄阻但彼時平明賊至已時城陷守志提兵卯時到彼何不冒死突圍而救又何退兵欲跡於秦家屯此何人阻之既而大兵俱至將已過午伊乃佯欲決戰臨陣未矢先奔山頭此何人拉馬而上姜得福乃堡走報夜役也彼時報到本將隨即押報撫鎮軍情火速時刻無虧具贍果有扣馬欄阻伊何得見況守志將官也具贍中軍也

安撫司

卷三

四十一

止知將官法令中軍未聞中軍法令將官如果扣馬欄阻其梟鼻割耳之權在具贍不在守志矣惟天鑒察守堡耿尚仁血戰力竭體被寒支雖深山窮谷閭閻忠義無不垂淚守志欲脫已罪誣以順虜不惟忠魂抱屈于泉下生亦不能承祖職矣懇乞鑒原等情到臣謹至此而臣始知各堡所殺的數矣然所殺降夷姓名尚未悉也遂命張世祿同各營中軍分投各堡查之因思此事惟總兵標下中軍遊擊崔吉出入傳宣

具知其詳還至廣寧而崔吉抱病未見臣命經歷葉自立往傳之據吉回稟揭各一扣其稟云蒙傳卽開長嶺山首級來歷遵依備細開揭一本呈報但境外入夷果委實止斬首二十六顆又據卜郎太供說是不敢毫有欺隱一一從實開報杜鎮守行事皆自裁決一毫不由本職伏乞本院照鑑其一揭則境外并各堡門首所斬花名級數也計開一杜鎮守下隨任內下并降夷斬首五十五顆內願陞十顆未領賞功銀東西所降夷斬首五顆未扣收銀其餘四十顆每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等收交是

按察司

卷三

四十二

的內境外斬首二十六顆不知夷名長嶺山堡門首斬首一十二顆根本衝堡門首斬首四顆沙河堡門首斬首一十二顆松山寺堡門首斬首一顆一杜鎮守中哨門下官旗軍伴夜役高得功等斬首一十七顆每顆賞功銀五十兩每扣收三十兩俱千總王蘭住收交是

的內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五顆灰山堡門首斬首二顆一

右翼營代遊擊單盡忠下中左松山寺堡門首斬首三顆每顆賞銀五十兩每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收交是的一錦州遊擊千守志下斬首四十顆內大福堡衙門內先鄉縛夷人洪郎中曹善友等斬首一十二顆大福堡門首斬首九顆大興堡斬首一十九顆一杏山備禦劉思堯下在大興堡境外斬首五顆不知夷名一戚家堡遊擊李繼功在長嶺山堡境外斬首一顆不知夷名一中左所遊擊高貞下斬首

銀兩除未扣收外前項杜松內丁下四十顆中哨下十七顆單盡忠下三顆共該扣銀一千八百兩臣詹恐其不的續據崔吉鼎稟報杜鎮守門下員役功銀實如前數扣進無疑又高貞許內松叫旗鼓史光裕差夜不收郭文炳追去賞功銀一百八十兩皆以入已惟錦州四十顆每扣三十兩及杏山備禦等各扣銀數崔吉雖有揭報臣尚未行查對臣又案查四月內分守道及清河寬奠鎮江饒陽撫順各將領揭報杜松初任時發銀五百五十兩差官祁一清王國臣等前來清河等處壓買人參二百二十五斤貂皮一百張除發價外共攤賠銀一千七百七十一兩詳見劾寬奠參將李澤疏中致軍賠累逃者甚眾乞臣告示以杜後來臣語守道曰人言該鎮廉要此參貂許多何用對云本道亦曾面問該鎮謂舊規初任京中相知者有番規禮過此不敢取也臣因出示云該衙門姓名始不直叱以傷雅道但此等參貂枝枝悉毒張張詛咒用

以入藥則剗軍之肉以養身身不肥用以禦寒則剗軍之皮以衛頭頭不安用以賂當事則盜軍之物以買官官亦不久各處禁論全遼軍民無不共見由是觀之杜松而廉且勇耶功且正耶盡在各詳揭之中臣不得而知也馬拯而嫉之害之耶扼吭而制之耶亦盡在各詳揭之中臣不得而知也上候

聖明之獨斷下待科臣之自評總之有此實錄在耳惟是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而誤知

按遼疏稿

卷三

三

已任松者以此而壞封疆庇松者以此而混

朝議借彼伸此枝節旁生臣實耻之不得不述各將詳揭以冀科臣之一悟所謂不以臣言止科言而以地方之言止之者此也非願多言求勝也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將高貞等各詳揭嚴行覈勘如果杜松眞廉眞勇眞功眞正卽治馬拯嫉害之罪如其不然則科臣當舍松聽

朝廷三尺法不宜護惜太堅而且自遺失言之悔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揭舉眞態畢形科臣戚心奉命謹備述各將首辯文詳恭呈

覽覽懇乞

乾斷以彰公道以省議論事理未終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實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按遼疏稿

卷三

百全

按遼疏稿卷之四

請蠲免疏

題爲邊地被災民苦已甚懇祈

聖慈酌議蠲折以甦危困事據整飭寧前兵備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馬松呈蒙臣并總督軍門巡撫都御史各批呈依蒙行據寧前管糧通判張四德呈稱遵行親詣查勘得廣寧前屯衛所屬驛堡并屯寨等處及寧遠衛中右所管屬地方沿丘陵畝踏躑得高田藪穀盡行枯槁旱死蘇

按遼疏稿

卷四

豆稻稗亦勒無穗窪地禾稼雖存千粒多半賠秕雖經七月二十七日天降無益大雨苗禾預已乾死十分之七隨據東關驛等處生員錢守廉軍民張松等各泣稱八月十八日驟降大雨連下水雹雖消尚遺打傷稻穗逐一親行查勘明白合無通融民便俯照三十五年折徵事例有災無收穀五分豆八分姑准蠲免至於虧損軍餉於本鎮主客年例餉銀內放給其無災有收穀五分豆二分穀每石照軍餉例折納銀一錢二

分五厘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各照輸納綠田呈報到道據此看得所屬寧前二衛被旱災地方寧遠衛中左所連山曹莊二驛并中後所五處禾稼雖被旱災其有災者止有十分之三尚可照舊追徵本色穀豆輸倉無容查議至於前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地方乃被三伏亢旱苗多枯死及至得雨甚晚又復爲水雹所傷餉口已歎無資錢糧將何輸納邊民情出萬苦據實實有七分既經通判張四德陸勸明確呈報前來乞要盡將田糧蠲免但查係額餉爲民固當蠲糧恤軍尤當處餉倉庫聲竭如洗奈無指處以抵蠲免似難允從及查前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地方有災無收田共五百五十一頃八十六畝六分零該穀豆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九石五升二合零合無呈乞照依軍餉事例題請折徵內穀該七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零豆四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合零每

按遼疏稿

卷四

按遞疏稿

卷四

穀二石抵豆一石每一石折銀一錢五分外加耗三升照數追徵送倉仍移文餉司與無災有收本色穀豆搭放給軍庶錢糧不失原額軍民胥得少甦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死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據代金州海防廳事岫巖通判戴章甫呈稱會同金州衛掌印指揮福祿率領各所千戶周永祚等并軍餘徐茨兒等親詣本衛被災處所踏勘各所地方穀苗已稔亢旱枯槁豆種亦無一粒下田蜀苗稍長三

按遞疏稿

卷四

豆亦無止有廢場東西不滿五里南北止有三里蜀穀頗收二分之上豆苗亦無歷踏勘的小民憂惶欲將本年應徵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石三升三合二勺五抄一撮內米九百七十七石三斗一升二合五勺一抄一撮穀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九石五斗六升八合一勺七抄九撮豆一萬九百八十四石一斗五升二合四勺六抄一撮蠲免以克賑濟之需又公同復州衛經歷何名標本衛掌印指揮周維嶽管屯指揮顏永正率領各所千戶張得功等軍餘管驗兒等親詣所屬沿屯挨地踏勘得本衛各屯堡田地自春大旱至六月初三日方得雨澤高岡雖槁下窪約有五六之望以後並無雨澤遍起蟲災穀被綿綿蜀被蜜蠶盡皆食死黃草小豆雜田俱未下種人民饑荒逃竄勘得上窪沙土屯寨約有一二分收成其長生墳門等島并臨城屯寨十分大傷過境荒蕪額粒無收通其災傷不等約有九分重傷止有一

分收局其本年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六石三斗六合四勺五抄一撮四末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五升三合穀一萬七千五百四十石八斗一升三合九勺五抄一撮豆六千四百一十九石三升九合五勺軍民欲照萬曆二十一年採荒

恩例蠲免五分餘照軍餉事例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庶邊餉不致有缺而人民得以獲生又會同蓋州衛管

屯指揮王化溥經歷馮汝驤親詣本衛通運所屯能岳堡虎都馬谷馮家屯落水寨湯池上下河寨王帽屯接官亭海山寨田家屯排又屯灰場屯等處一帶屯寨踏勘得屯科田地自春種種子粒在地方能出土未得寸雨黃菜小豆不曾種地至五六月內藹藹方有出穗又蓮池綿二畝將蠶豆苗禾盡行喫盡一空穀禾積存一二尚存又兼海城鄉毒蟲食穀盡軍民秋收大無所望隨據屯軍董尚文等稟曰供種米運

按遼東

卷四

九

盡遭三蟲殘害錢糧何以上納軍民日夜驚惶已棄故土遠逃他鄉棲身及查該衛本年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三萬一千三百七十八石七斗八勺內米三千四百七十八石七斗七升六合六勺五抄穀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一勺五抄豆九千三十五石二斗九升九合乞欲將蓋州城西北有災青石嶺等屯寨三十六處屯科米一千六十九石二斗五抄穀五千一百三十六石五斗豆二千四百一十二石七斗八升九合本折各一半米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城東南災傷馬欄谷等屯寨八十三處屯科米二千四百九十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穀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一斗三升五合一勺五抄豆六千六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俱全改折色緣由造冊具呈到道據此除海州衛被災稍輕不議外案查萬曆二十一年蒙前撫按會題金州衛黃骨島等屯堡七十七處有災八分石河等屯堡一

十九處有災七分由科米穀豆內蠲免一半請發部銀抵補折徵一半米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該本道看得金復一帶地方簇擁臺山環濱大海積沙斥鹵在在難耕卽豐之年猶虞不給矧今歲自春徂夏寸雨不霑二麥三苗一災俱盡其民負老携幼絡繹奔逃卽善言勸慰終莫能止雖爲之開倉平糶僅今米價之不騰而彼口蕩產罄家安索斗升以自活二十一

年災亦僅止七分八分今則被災在九分以上矣人情洶洶較之往時大是不侔非破格蠲折則目前無食來春無種居者紛有逃心逃者永無歸念人之不存誠將安出所當半蠲半折以示優恤而廣招徠者也蓋州雖稍稍收成而蟲螟復加蚕食望之似乎有田獲之則多無粒西北一帶接壤海州猶堪餬口所當本折各徵其半東南半雙連茅金復被災頗甚所當全改折色以示寬恤者也伏乞作速題

請將金復二衛比照萬曆二十一年題准事例蠲免五分折徵五分所蠲之數乞請部發銀

兩抵補其蓋劉衛似應本折分別徵納庶筑筑才遺得以苟延殘喘將來錢糧猶望措辦有人而南衛地方不致空虛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隨經駁行寧前海蓋二道再加查議應蠲應折徵納確數速報以便會

題施行去後續據寧前道參政馬拯呈報與副相同及據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查金復二衛被災地方屯科應免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

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三釐五毫六絲七忽一微二纖五塵乞早題

請蠲免仍行戶部管糧衙門於部發主客錢糧冊核

查逃故官軍銀兩通融扣補其應改折色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並蓋州衛應徵本色米五百三十四石六斗二抄五撮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一百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折色米二千九百四十石一斗七升六合六勺二抄五撮穀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七升五合一勺五抄豆七千八百二十八石九斗四合五勺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通行查照徵收庶軍民少得蘇困緣由呈報前來據此案照先據寧前海蓋三道管復州叅將事遊擊張昌胤各呈寧前金復蓋州五衛地方本年春夏亢旱田苗枯槁災傷等情已經批駁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副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實理軍務兼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遼左之地非斥鹵則砂磧即使歲歲豐穰向不足以餉軍民之口而辦惟正之供也矧今歲自春徂夏亢旱如焦夏末秋交雹蟲爲祟苗則槁矣實何有焉民且莫必其命稅又孰從而出乎所據寧前海蓋三道查報災傷如前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井中右所東關驛六處與蓋州城東南一帶被災頗重蓋州城西北屯寨被災頗輕至於金復二處災傷甚重民且逃流時臣巡閱六月在金復七月八月在寧前躬率官民祈禱雨澤焦枯愁慘之狀無一人無處而不聞且見者是可坐視而不救乎救之之法合蠲折無繇焉及查遼鎮軍十月糧遇放本色米豆一石如穀二石遇放折色銀止四錢若照勘災折徵事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合無將前屯衛中前所

按選甄稿

卷四

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屯科該穀七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零豆四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合零照例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每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外加耗三升蓋州衛東南八十三處屯科全改折色米二千四百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穀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五抄豆六千六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俱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蓋州西北三十六處屯科本折各徵一半內本色米五百三千四百六斗二抄五撮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二百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折色米五百三十四石六斗二抄五撮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二百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金復二衛屯科應蠲一半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

按選甄稿

卷四

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應改折色一半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俱送各倉收聽搭放軍餉仍作本色開銷其應蠲米穀豆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共該銀四千七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三釐五毫六絲六忽一微二纖五塵俱係額餉之數民可蠲軍不可少聽該部酌議補鑒或於本鎮逃故官軍銀兩通融扣補庶軍民困苦可甦而孤懸重鎮無虞矣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邊地被災民苦甚懇祈

聖慈酌議鑄折以甦危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

聖旨戶部知道

按邊疏稿

天四

三



查錄理學名臣疏

題爲查錄理學名臣乞

賜諡典以崇風教事項

皇上俞禮臣會議諡法之請仰惟

聖意所以留神法戒垂示後禩者甚至臣巡按一方

謬兼學校風化所關倘地方有名儒而不舉

奏實貢

皇上德意臣則何敢臣竊見義州衛故給事中賀欽

峴起邊方乃崇正學在諫垣以直言聞成化戊

按邊疏稿

卷四

子

京師災上疏極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報自劾又

不報乃以疾歸擢小齋讀書其中杜門不出者

十餘年後薦起陝西參議以毋疾力辭且陳四

事一議

聖學一薦賢才一處近習一修禮樂疏報聞且允辭

而欽竟用終焉當時惜之其爲學上於躬行實

踐爲臣必期盡忠爲子必期盡孝完婚喪祭服

食起居一本自然之理而力行之如是自治如

是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其行實載遼誌吾
學編鈞臺記醫閭集諸書極詳臣不能更僕述
今第觀其化行於鄉鄉人故重佛老及諸不經
之神欽爲製祀外神文俾祀而焚之一時翕然
信從而異端遂息邊將有謀殺獻績者見欽卽
吐實曰不忍欺城中亂卒焚劫見欽往諭卽羅
拜而散城賴以全而欽之教化可知也欽沒而
鄉人思之不已以交溪爲欽樂所儔爲祠歲時
祀之至今言必稱醫閭先生而欽之遺澤可知

後遼陳稿

卷四

十一

也是時理學儒臣如檢討陳獻章修撰羅倫尚
書張懋皆雅相契重樂爲師友而欽之所學又
可知也沒之久而遼東名撫李承勲奏宜從祀
王之誥奏宜建祠今有司春秋禮祭衣巾其子
孫供祠事贈官階

賜諡號而欽之定論又可知也臣祖愚素不習講道
學每見講道學者往往言是行非盜名欺世心
竊耻之而于欽不能不尊崇敬歎焉蓋立
朝疏論既鑿鑿乎其如彼居鄉教化又彰彰乎其

如此身沒百年而遼之人事之如一時稱之如
一口非甚盛德久而不忘者如是乎而褒崇之
典久焉未伸其非所以崇儒學獎名教而勵風
化也臣見遼東將官一時感慨奮激而殞身者
皆得蒙

國恩贈官錄賡

賜諡建祠厚食武功之報而文行如欽嘉言善行深
入人心所以感發將吏親上死長之誠爲何如
者而其報顧可後哉近蒙

後遼陳稿

卷四

十一

皇上俯允臣等增額之議遼左文風翕然一變若復
微顯闡幽再舉斯典則文章得理學而益實道
德與功名而並隆

聖教廣被于遐荒儒化遠軼乎千古斯亦名賢之遭
逢而

聖世之美事也百年禮樂有待而行伏乞
勅下禮部會同九卿科道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
乞將故給事中賀欽

俯賜諡號以發其儒潛德之光而彰

熙朝崇文之盛人心幸甚臣愚幸甚緣係查錄理學
名臣乞

賜諡典以崇風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按遺疏稿

卷四

五駁兵科疏

題爲勘事愈辯愈晦懇乞

聖斷併

還科臣會勘以省詬瀆事日者臣疏駁兵科朱一桂

止於備述諸將詳揭仰候

聖明獨斷俯異科臣自恃懇意科臣可以無言卽欲

辯諸將之詳揭亦應出杜松不應出科臣而不

意科臣又代松辯也辯參貂之事爲道無此詰

鎮無此對辯諸將之詳爲非臣示意則道臣羅

按遺疏稿

卷四

一八

織而其辯且精也信斯辯也指授道將妬害功

臣又添一重罪案矣臣誠自厭多言又不得無

言臣也愚不識殺降陷衆可以爲勇騙軍扣銀

可以爲廉撥賴尋死可以復用科臣謂謝馬述

通國之論而咎歸敵易將之非此爲杜松辯廉

勇也臣復河言參貂之說証松廉者亦有京洛

之書非鉗壓朝紳也該衙門姓名指總鎮衙門

非兵科衙門也臣實失於明註使科臣認真洗

解此爲衙門辯規禮也臣又何言乃鎮道相語

則實有此事矣守道謝存仁素心人也無妄語
頃又問之云去年在廣寧與松閑語松云昨將
幾百兩銀子往東邊買參貂去守道云往時都
是軍賄不該去買松云京中相知者這番規禮
斷不可少此後可以不買蓋好作商量非詰也
道臣不敢直言相詰松不肯對道臣明指爲誰
科臣之爲此難也以爲不得餽送相知爲誰之
証則可若云貂參買否不可知則道將各揭俱
在也而誰其誣之至於億度諸將投揭之意爲
承望風旨卽非臣示以意而爲馬拯迫脅諸弁
共爲羅織待前日之譴以堅臣心之說在科臣
竊笑諸弁之投揭爲扶同而臣亦竊笑科臣之
代辯忒苦思矣且夫諸將首辯皆請詳文移非
私揭也臣皆行道併勘非受私揭也殺降者於
法無赦諸將申詳之意或畏抵出首而求免也
未可知或道臣迫脅而羅織也未可知但疑其
意在承望風旨不知殺人何等事各認數十顆
而甘一死以實臣論杜松之言恐諸將不爲也

卽迫於臣威勉符馬拯前日之譴而自入羅織
以成後日之獄恐諸將又不爲也科臣徒謂臣
攬轡一方噓吸變霜露叱咤成風雷司道而下
自非卓然有立者鮮不惟所願指而氣使況此
么麼武弁專伺喜怒以爲倂仰而不知按臣之
外尚有督撫兵權左軍校臣五日京兆而督撫
有常尊者今勘事亦開督撫夫獨無喜怒而諸
將不伺舍兵權常尊而惟按臣指使恐諸將又
不爲也撫臣與科臣宋一韓同鄉巡道與科臣
同郡同年又督餉延鎮時與杜松同事而新鎮
臣又與松結義且科臣門生也必盡捐梓里知
交之雅容臣噓吸叱咤于其間而且任拯之迫
脅恐撫鎮道亦不聽諸將爲也八月間巡道以
事體難處乞添一道會勘臣明告之曰惟貴道
專勘可以服舊鎮之心塞兵科之口吾固欲借
貴道示公耳乃近疏引嫌又付之下手御史矣
夫既借巡道以示公又付後來以完勘臣一入
關而指授誰爲臣掩迫脅誰爲極庇寬徇誰爲

松柱願科臣毋過爲松憂而預以威制主使掣臣肘也若乃任馬拯而副知已安封疆與否臣亦慮之而臣亦慮之矣近貴英款事報完惟拱曾尚在講折但

明旨雖云督撫官便宜行事而督撫尚畏中制不敢任也以付馬拯馬拯日被議彈不敢任也以付楊暉乃近日又聞有造款成必奪其缺與暉之說者以致陰提漸布疑譖而楊暉又不敢任也以付通使陳槐若陳槐再不敢任拱夕再遲而

松柱疏稿

卷四

三

大勝堡之事再見此文墨糾纏內外牽制上下推托而人心不和之故也非獨拯過也拯未媚虜何誤知已未陷城堡何壞封疆理直事正何混淆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任視衆口任言何必指掩手塞又願科臣無過爲臣慮而預以後人覺臣代臣恐也乃臣則因此而自傷亦已極矣當哈流免報捷之時假使臣亦扶同誇功豈不內外無間免此唇舌只緣不敢欺罔

朝廷是以點破殺降與松甚彌後言不圖爲松者

日作日壞庇松者日激日深致臣盡發其狀以有今日非臣本意也及大勝堡陷覆之日又使臣但奉越相視豈不利害無關免此煩惱只緣不忍殺戮生靈是以急欲收拾借拯暫理敗着不圖恨拯者日吹日求爲拯者日畏日阻使款

不得結局以至今日亦非臣本意也且松之去也臺臣張爾塞泰之科臣胡嘉棟泰之雖宋一韓亦泰之後與部見其拚死復泰去之而臣泰乃獨後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斥松加臣馬拯

松柱疏稿

卷四

三

之陞也撫臣先移書於內欲留之臣始議留後因恐道言大同善地又不欲以寧前古之僅留三月而其後疏留久任則又撫臣意撫臣筆也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庇拯加臣臣初建議于河西養兵蓄銳俟虜境上不宜常出塞久暴我師未嘗言款也後督臣移臣書云樺漢諸酋俱聽前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虎墩兔罕及黃台吉拱兎三大酋爲潔講款而兵部亦條上款議甚且臣五月初查泰大勝堡疏始有部院議款

業從誤處收拾之說款不自臣始也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斤松故緝戰用拯故主款之說加臣科臣而言戰款則言戰款已矣無故相加而且以爲買貢爲誤機臣卽勝心盛氣不亦宜乎其後科臣旣以此說加臣而臣亦遂直任之不辭侃侃然反覆申明以爲保全地方計人第見其後之疏論如此皆忘其所以而曰斤松者非他人按臣也松去而地方失事按臣責也留拯者非他人按臣也留拯而付託不效按臣責也

主款者非他人按臣也款議而虜尚稽盟按臣責也自以此責盡交於臣於是伺臣者日幸款之無成以爲口實而竟不察始初之斤松者留拯者議款者爲誰又舍却松未去時敗覆光景而第以去後之燧燧時聞謬爲松解此非成心則不省邸報之過也雖然不揣職分強與人事自取懊惱臣實過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者也臣以歸結勘事屢疏俱蒙

聖旨不見部覆議論紛紛何日而定嘗記往時播地

之勘督臣王象乾所持本正而中外袒郭子章之說竟紛紜者數年東事之勘徐觀瀾所持本正而驅逼西還待楊應文一往而其局立結今日之事非得楊應文其人者而誰與了此哉伏乞

初下兵部議覆

特遣科臣一員與臣下手御史會勘正罪耶足以示公叙功耶足以庇私誠爲兩便至於馬拯科臣旣疑有迫脅羅織情弊其有無臣不能知但先

校遠疏稿

卷四

三

可迫脅諸弁其爲羅織以符前日之譖則後亦可迫脅問官共爲鍛煉以實諸弁之言蓋官在則權在或不得不爲其所脅耳似應解任聽勘以奪其權所有印務款事聽撫臣暨參料理待勘完日有無迫脅再作區處抑臣又有感於科臣之疏也九臣疏于部覆下皆兩置松拯責詞以俟酌議而科臣獨曰如果臣言爲是馬拯何辭妬害委當坐三尺之誅卽或臣言未當臣職專主封駁亦豈任失言之悔夫曰臣言未當便

是枉松罪案何於焉極則確云委當坐誅而不加松一字乎極不可與職主封駁者並論是也獨不可與松並論乎即職主封駁者不任失言之罰而悔亦不肯平行而不悔則殺降開累欺

君誤

國而不顧言而不悔則徇私蔑公欺

君誤

國而不顧科臣自恃封駁以失言爲無妨啾啾不止其病根全在不悔此孟軻氏所以有易言無

救遼疏稿

卷四

責之戒也

國制言事者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臣今乞與科臣各書連坐結狀一遵送部位案如果焉極妬害是實則併坐臣罪如果枉松殺降是實則併坐科臣罪庶幾啓其悔心不敢妄言此今日省議論一法也統乞

聖裁施行緣係勘事急懇懇

聖斷併

遣科臣會勘以省聒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陳繼明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救遼疏稿

卷四

二六

閱視疏

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於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欽奉

專勅令臣將萬曆三十四年正月起三十六年十二月終止三年內錢糧等項八事及一切應行事宜查照先今事理通行所屬地方從實查閱等因臣遵奉

簡命朝夕水兢自寧前廣寧遼瀋開鐵以至金復海
校邊疏稿 卷四

蓋等處無處不過焉自錢糧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以至胡馬逆黨等事無事不核焉自督撫鎮道副叅以下諸臣無臣不察焉先是各道造報閱冊容有沿舊套襲門面者臣復檄以事

閱

奏繳地方可以欺臣臣不敢欺朝廷逐款親筆批註情節駁回另造續據冊報稍加刪改而臣之心力則既盡此矣除將查閱過八事緣由備造文冊並原奉

初書恭行

奏繳外所有文武功罪例應分別奏

請臣恭釋

初書云邊臣果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及踵襲故套搪塞誤事者俱從實具奏以憑賞罰蓋程量功罪所以示激勸而鼓舞邊吏也今閱內諸臣果能著有勞績臣何敢蔽功果無搪塞誤事臣何敢苛罪而茲且何如哉以言乎錢糧則耗於撫賞耗於當卒耗於買馬侵冒不超不積也以言乎

校邊疏稿

卷四

險隘則新地棄而東疆壞老邊棄而西垣壞堡臺廢而守望壞不超不修也以言乎兵馬則老弱虛糜精壯坐食教場盡爲林園而不一練也以言乎器械則甲單盛敝刀卷矢亡火器盡置高閣而不一整也以言乎屯田鹽法則役軍私種或養廉數千石或子粒數百石而官家不聞開一寸土也賣窩買窩或以勢逼出通關或以情壓買糧票而軍士不得沾一分惠也以言乎胡馬逆黨則買老弱以冒價而壯大者聽夷牽

回也間殺降以邀功而回鄉者不爲安插也由是觀之無一而非踵襲故套搪塞誤事者也豈惟不當叙卽人人而罪之亦復何辭惟是提衡謬而持正之難時地苦而展錯之難流俗靡而超拔之難體情量物固有未可以一槩過求者除原任分守道布政使張中鴻聽勘歸結原任海蓋道右叅政楊位告老休致外見任寧前道右叅政馬拯原任開原道今陞江西叅政石九奏年深應叙且西撫長昂拱兗東撫宰煖北關

按察疏稿

卷四

三

諸官勞績委難泯沒但查拯閱內數有竊掠雖不止寧前爲然九奏去秋邊事雖不緣本官所致然不免爲功中之過況經考滿已陞一級與副叅以下雖年深而無功可見者俱不敢叙又將領陸續自臣論逐者十有二人搜索頗盡今查道將中應効者得二人焉其原任分巡道按察使郝大猷見任右屯營遊擊張應種平應准養病者得二人焉其巡撫標下副將趙紳總兵標下遊擊崔吉平戶去年之叅郝大猷也止爲

馬價一事而罪不止於馬價也其爲人也柔媚無骨傾府庫以悅舊撫鎮之心而恣其所用以

欽發賞功胖襖邊夫馬駒等銀數萬金爲舊撫當季而庫藏空矣自歲奉數萬金換舊鎮所收老弱馬匹而馬價耗矣自撫賞驟加至三萬餘金而子銀竭矣自差官蘇杭買貨還者每驗輒數百金樣段十數疋方行估削而夷貨濫矣自承賁畫之檄領兵馬往開原誘殺宰賽而邊蒙開矣自借巡邊爲名往遼陽主吳希漢與奴酋盟誓而

按察疏稿

卷四

三

國體辱矣自入各將賄與舊撫鍾言陞則陞言調則調餽送少不周者叅處立至而寵賄彰矣自署海道不三月更換委官二十餘人或一百或二百而衆議騰矣自署戶部得羨數千金又歲得未登贖銀千餘金而操守壞矣此一臣者脂韋成性管幹通神當聽吏計黷處以警官邪者也今春之調張應種也爲其不堪衝邊也而不

按遼蘇稿

卷四

十一

止於衛道不遠也其爲人也多游詞外虛懷而中實貪婪無所顧忌一在戚家堡爲部軍所告賄快郝巡道而調寧遠矣一在寧遠爲軍民所計行求舊撫鎮而調開原矣一索取常例月扣軍餉四五十兩而李必茂等扣送矣一更換旗牌每名得銀五兩免換而劉世亨等過付矣一領閫管軍陸續林打柴木賣銀千餘兩而修城爲騙局矣一占使驛四十頭日每輪載所造各色器物運赴廣寧私家而馱砲爲名色矣一

按遼蘇稿

卷四

十一

養病無礙傳宣者也等而上之則督撫鎮臣矣除見任督臣王象乾撫臣李炳皆以一時重望兩月淺勞未敢妄叙外舊督臣塞達其物故者也舊撫臣趙楫舊鎮臣李成梁其各以棄地事聽勘杜松則以殺降事聽勘者也而臣又何叙乎臣惟閱視之有効也所以懲欺玩也其有叙也所以勸勤勞也兩者並行所從來久而一旦以邊政不修之故至遼獨有罪而無功豈不爲諸臣職業羞至臣閱獨有効而無叙又豈不爲朝廷大典羞諸臣而念爲職業羞也則當求所以稱之而毋怠玩偷安再隨其官守諸臣而念爲朝廷羞也則當求所以報之而毋甘罪愆過再外於

按遼蘇稿

卷四

十一

褒嘉度必有惕然愧悔翻然省改而不容自己者是則臣之不叙乃所以善勸邊臣而深於叙也歟哉蓋臣嘗推原閱視之本意未嘗不歎先閣臣高拱謀國之忠而恨節年邊臣誤

國之罪也虜自嘉靖庚子猖獗以來

朝廷屢行修舉邊務卒以侵擾不得閑暇迄隆慶庚午間俺酋不忍蝕犢之愛叩關請臣于時高拱獨排眾議力主封

貢蓋其本意直欲得一閑暇之時大修邊政永圖治安此

朝廷制禦之微權而老成籌邊之深計也閱視之役實起於此今閑暇四十年封

貢不爲不效矣假使邊臣果能趁時積我錢糧修

校遼疏稿

卷四

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以至屯田鹽法胡

馬逆黨等事皆一一修舉如拱言豈不食足兵

強垣堅壘厚可戰可款常操其權於我而不意

相率狂款弛備偷取一切入復一人歲復一歲

浸淫弊壞以至此極也拱疏曾屬望邊臣云毋

使臣等一念謀

國之忠他日翻成誤

國之罪今其言驗矣甚矣邊臣之誤

國而負拱也遼左往年虜款諸臣有其暇而不肯

爲今年虜逞諸臣欲有爲而不得暇故前者臣

疏申明款議其要領所在實與拱意相爲符合

今宰蹇效誦來酋輩面拱免受款漸有次第三

月以來西陲無警不可謂非寧靜之一時也趁

此閑暇作一事則得一事之方早一日則有一

日之備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是以有感

於閱視之本意而反覆三致意焉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覈將郝大猷等覆議上

請明

校遼疏稿

卷四

示黜罰使邊臣咸知愧懼不敢搏弄虛文自取罪戾

仍

嚴諭自今以後務將八事着實修舉克着勞績無使

朝廷賞賚之典懸而不試則人心愈加激勸邊政

益舉而治安可圖矣緣係虜衆內附邊患稍寧

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
聖旨是

按邊紀稿

卷四

修邊舉劾疏

題為修完沿邊城堡臺牆併舉劾勤惰官員以重保障事臣奉

命按邊自出關以來照得遼東邊面非有岡巒之阻關隘之塞所恃者不過城堡以容兵衆墩臺以明瞭望壕牆以制衝突非有它繆巧也河東沿河一帶虜衆駐牧出沒無常其于防禦尤為喫緊邇來臺堡冊揭間有存者低矮易踰且係泥砌一掘即倒又無壕塹阻當虜騎輒稍一舉頃

按邊紀稿

卷四

刻數十里以致時時攻劫屯寨抄掠道途民廢耕種人阻往來千里膏腴轉為莽莽東北一望良可寒心臣又東踏疆界起自東州堡經馬根單散羊峪清河一堵牆離場孤山洒馬吉發陽新奠大奠未奠長奠一帶城垣多係亂石堆築原無灰汁灌砌年久開裂人足一震石輒墜累自下所至倒塌都城漫坡門竟俱無但存缺口人皆野住不敢進城問之則云有虜之時便于騰山逃命似此城無堅壘人無固志

按遼疏稿

卷四

三十七

若不修理而建會一動東邊十數城非我有因
此牌行分守開原海蓋三道督同各該將領分別
極壞次壞工程逐堡逐臺逐里逐丈明白估議去
後續據各道查覆除次壞工程尚待後舉外其應
修極壞工程併所用物料入夫軍夫鹽菜銀兩
備細造冊呈詳到臣批允修理仍動臣衙門贖
銀放給鹽菜外本年六月內臣巡歷金復海蓋
路過頂石山堡據堡民稟稱該堡無泉生畜難
聚情願改復熊岳舊堡等情到臣臣惟此堡原
為生聚人民而設必乘地氣方保吉利熊岳堡
自萬曆十五年改移于饒頭山後背陽面陰生
氣既絕懸崖欺偏形勢更凶且城內無泉人民
逃徙查據當初改設主意不過以山上可避虜
耳臣從馬上三箭三貫其頂無謂陡滑難登縱
使得登而群數千人露立于一頑石之上四面
攢矢將何遮欄及經過熊岳舊堡係古縣治川
原平敞山水環集人物財賦在遼元為盛此蓋
地也地方居民皆願修葺復牌行海蓋道查議

按遼疏稿

卷四

三八

造冊詳報到臣批允改復其軍夫鹽菜亦於臣
衙門贖銀動給去後今據分守遼海東寧道石
叅政謝存仁呈准管遼陽副總兵事叅將佟鶴
年手本開稱所屬南接海州界自遼陽長靜堡
南夾河臺起北至瀋陽所屬長營堡界止挑修
過壕牆順長一百六十里牆高九尺底闊一丈
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稗頭壕深八尺口闊
一丈底闊六尺壕壕共高深一丈七尺重修邊
腹墩臺二十五座每座高連梁頭三丈圍圓九
丈共燒用過青磚八十三萬一千塊石灰五千
二百九十九石給過軍屯邊夫鹽菜銀一千九
百七兩鴉賞過肉鹽銀九十七兩五錢五分一
釐二毫五絲又准瀋陽遊擊王紹芳手本開稱
所屬南接遼陽界自瀋陽長營堡起北至十方
寺堡鐵嶺界止挑修過壕牆順長一百四十里
牆高九尺底闊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
稗頭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共一丈七尺
壕深八尺口闊一丈底闊六尺重修邊臺二十

座每臺高連梁頭三丈圍圓八丈共燒用過磚六十六萬塊石灰六千六百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一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犒賞過肉鹽銀八十五兩三錢七分五釐又淮代寬奠祭將事原任遊擊劉文魁手本開稱所屬軍包過大奠堡一座週圍四百三十丈高連梁頭二丈五尺改券西城門一座西門樓與腰角樓共十間鐵裹城門二扇共燒用過青磚板瓦九十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塊片石灰二萬三千三百石又挑過圍堡壕塹一道週圍五百三十丈深闊各二丈五尺給過軍屯夫鹽菜銀六百二十兩犒賞肉鹽銀七十六兩二錢又重包過潁陽城堡東南二面共計二百四十五尺高連梁頭二丈五尺南面門西順城二十七丈西南角臺一座燒用過青磚四十萬六千五百塊石灰七千八百六十四石四斗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三百五十九兩犒賞肉鹽銀五十二兩一錢又拆包草河堡一座週圍一百三十六丈八尺高連梁頭二

丈五尺創展寬圍週圍一十六丈南門樓三間門臺四角臺五間鐵裹城門二扇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塊片石灰二萬一千六百八十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二百九十兩犒賞肉鹽銀四十八兩三錢又寬奠創起本城鍾樓一座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一十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塊石灰九千七百五十石本城腰敵門臺六座東關門臺一座南北二面敵臺三座角臺四座共燒用過青磚二十七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塊石灰八千六百九十三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一百二十二兩三錢三分二釐五毫又淮管鎮江遊擊事都司王汲手本開稱所屬包修過長奠堡一座週圍連腰角臺共四百三十丈內外城門二座俱高連梁頭二丈五尺裏門庭房三間腰角臺更房六間共燒用過青磚板瓦二百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九十塊片石灰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九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五百八十八兩犒賞肉鹽銀五十八兩

三錢一分又據清河守備陳九圍呈稱清河堡爲因城內無泉展開北關磚城一座周圍三百八丈高連梁頭二丈五尺收井入城以便防守補修舊城二十丈梁頭一百四丈腰角臺四座敵樓四座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九十八萬一百一十四塊片石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石又拆修一堵牆堡一座周圍四百四十五丈六尺高連梁頭二丈五尺并脩蓋過東西門樓角臺三座燒用過青磚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一百塊石灰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一石挑挖圍堡大壕二道周圍六百五十一丈深一丈五尺口闊一丈五尺底闊五尺築過圍堡短牆一道又築過邊臺六座挑過邊壕一道深一丈五尺口闊一丈五尺底闊五尺用大樹木柵一道長二十里又包修鹽場堡城工梁頭八十丈四面裏城七十丈燒用過青磚六萬塊石灰一千五百石邊腹墩臺八座圍堡短牆一道大壕一道又補修孤山堡城東北角臺一座墩臺七座又包修龍竿

峪堡南門甕城三十五丈高連梁頭二丈五尺用過青磚三萬五千七百四十塊石灰一百二十石又補修馬根單堡并開廂工程三百九丈燒用過青磚一十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塊石灰八百八十四石并邊臺一座築過圍堡短牆一道挑挖圍堡大壕一道又補修威寧營堡東西二門圍牆三十三丈土築西關北面順長四十八丈挑挖過圍堡大壕二道共給過軍夫鹽菜銀二千五十七兩犒賞肉鹽銀七十九兩一錢二分又據整飭開原兵備按察司僉事高折樞呈准管鐵嶺遊擊事恭將李効忠手本開稱所屬南樓瀋陽界自懿路丁字泊起北至開原中固定遠堡界止挑脩過壕牆一百里零一百四大牆高九尺底脚寬厚一丈二尺收頂六尺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七尺壕深八尺口闊一丈底闊六尺又重修并增設墩臺八座每座高連梁頭三丈圍圓九丈燒用過青磚二十四萬塊石灰二千四百石給過軍夫鹽菜銀

按遼疏稿

卷四

四三

共一千一百兩犒賞肉鹽銀四百兩又准管開
原叅將事遊擊曹文煥手本開稱所屬南按鐵
嶺殷家庄寨堡北界起至開原鎮北堡迤東爛
泥溝臺止挑挖過壕牆一百六十二里零一百
四十六丈又鎮夷堡迤東漢州臺一處樹木稠
密難以挑築安置木柞一百二十丈通共長一
百六十四里零八十六丈外於小邊自定遠堡
王遵臺北界起至古城南界止築挖過壕牆計
一十七里零四十丈以上牆高九尺底脚寬厚
一丈二尺收頂六尺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
深一丈七尺壕深八尺口闊一丈二尺底闊六
尺又從鎮北堡迤西灰窪衝臺起至清陽堡迤
東摘鼓臺止安過裏壕通賊要路水口木柞計
二十一里零二十丈重修并增設邊臺一十九
座每座高連梁頭二丈八尺圍闊一十丈共燒
用過青磚五十七萬塊石灰五千七百石給過
本處并復蓋軍夫鹽菜銀一千三百六十兩九
錢四分二釐犒賞肉鹽銀六百一十八兩五錢

按遼疏稿

卷四

四四

又募糧五百石又據整飭金復海蓋丘備按察
司副使閻鳴泰呈准海州叅將蕭如憲手本開
稱所屬自東勝堡北界接遼陽長靜堡南界一
堵牆起至本邊東昌堡西界三岔河東岸止順
長五十四里零一十一丈木柞水口二十三處
木柞邊臺馬圈門三十座出哨馬門二十三座
共長六十里零二十九丈牆高一丈一尺底脚
寬厚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稗頭裏口
高一丈一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九尺壕深八
尺口闊一丈一尺底闊六尺又將小姐廟古樓
臺包修在裏共添牆壕各六百丈又自東昌堡
迤西起至三岔河東岸止創修路堤一道順長
一十九里堤式內外俱高一丈一尺頂闊一丈
一尺底闊一丈七尺通水大橋三座木柞馬門
一座又重修大路墩臺五座每座高三丈圍闊
十丈共燒用過青磚二十萬塊石灰二千石給
過軍夫鹽菜銀七百三十二兩犒賞肉鹽銀三
十四兩二錢四分又據蓋州備禦李杰呈稱包

修過能岳舊堡一座土身四直并塞城護門臺
腰臺角臺一十二座通長六百六十九丈高連梁
頭二丈七尺共用青磚二百六十八萬三百塊
石灰三萬五千八百三十石給過人夫鹽菜銀四
百兩三錢二分各呈報到臣該臣看得邊塞以
墻壕爲垣城堡爲室墩臺爲牖所從來矣遼邊
二千餘里廣垠平原開無結草之固地無寸坎
之限臣甚危之是以有東西修築之役而春間
西虜報仇東虜美兵戎馬倥傯臣恐工程難就
奏疏疏稿

卷四

四十一

所有鹽菜犒賞等費不敢題

請動文官銀但只括臣贖錢多方奏處于是徑檄道
將自海州起歷遼陽瀋陽鐵嶺開原以及清河
一堵墻大貪駿陽草河長貧等處各糾軍夫數
千人一面修工一面防虜所在雲集沿河牧夷
十數萬皆詫視不敢動惟於遼陽以數千騎三
入而三拒之竟無所獲而後亦竟無擾焉臣惟
與工動衆者不患虜衆之侵軼而患在我隄備
之不嚴衆心之不奮初起工時官軍頗懷疑懼

臣親帥道將出塞相度且命馳射以示無恐每
日修築所至環戰車爲營或挖立營壘安排火
器以爲家當又挑選精壯爲遊兵往來防護而
軍夫有所恃始弗懼也每軍日給鹽菜銀八釐
南衛軍往開原者一分二釐遼天四釐屯夫一
分而軍夫有所資始弗饑也臣猶恐其不足移
文餉司春夏秋三季凡修防軍士除應給折色
外仍每季增給折色一月而軍夫有所裕始弗
內顧也臣猶恐工程浩大軍夫久勞苦以情義

奏疏疏稿

卷四

四十二

告諭官民出夫助工二十日時李成梁子若孫
李如栢等助夫五百名以爲倡而數日間開鐵
遼藩助工者遂至萬人軍大既喜得此一助修
築愈力而開鐵時正乏糧如栢如樟如楨又共
助穀蜀五百石如樟如楨又助銀三百兩而各
官商民人等又助銀七百餘兩臣以開鐵軍夫
更苦行令該道查收大行犒勞時遼陽亦助銀
數百兩臣恐累民令該道卻還之而是時督臣
王象乾差官以犒賞三百金至撫臣李燭以犒

賞一千三百金至大行犒勞而軍夫始益鼓舞
趨事不知其爲勞也以此衆心齊奮衆力畢舉
壕牆之工以六月完墩臺及東路六堡城工以
十月完終工之日無有一人怨者而至於熊岳
堡工以六百餘丈之城起工於八月報完於十
月則雖子來不日之速恐亦無以過此矣通計
挑築過壕牆六百八十五里包砌過墩臺九十
九座清河一堵牆草河輟陽長真大真熊岳堡
城七座補修驪場孤山散羊谷馬根單威寧營
城堡壕牆五處共用過臣贖銀一萬三兩五錢
九分零督撫犒軍銀一千六百兩地方官民助
工銀一千一百八兩五錢穀芻五百石役不踰
三時費不動官帑軍不煩調遣遂使東路城堡
雄堞雲連卽建酋一旦緩急皆可屯守而東昌
汎懿開鐵三帶田地而所離城四五里十餘里
不敢種者今且開拓二三十里自入秋以來民
狎于野莫不安意收割而並無一虜一騎踰境
搶掠者豈臣之愚而能及此良由我

皇上神威遠震諸夷鈔跡不敢擬犯故使官軍得以
畢力完事而督撫之同力協濟餉司之苦心通
融道將之躬行督率其力亦居多也查得邊工
舊例效勞員役應得查叙以示激勸臣以爲此
乃邊臣之常且按臣從來無脩築之例擬合
奏報工程錢糧數目不爲薦叙顧念平地創險而
虜復縱橫垣塞本自爲難七堡展脩而夷方悖
逆包砌更覺非易諸將吏畏臣法嚴不敢不盡
力其實暴露窮荒旣驚受怕憔悴辛苦臣甚念
之何忍不薦有諸將吏沉按臣所以激勵人心
者獨有此舉効之權尤未可以自嫌而妨公薦
者查得分守道叅政謝存仁海蓋道副使閻鳴
泰原任開原道副使今陞江西叅政石九泰皆
以勞畫遠謀綢繆先計歷閭閻而相度周慎長
垣築六百里之提封督將吏而鳩謀嚴明崇堞
起數十年之氣色緩急皆有所恃東西可保無
虞雖三臣之口不言焉而三臣之心爲獨告俱
應紀錄以獎賢勞先任海州叅將今陞遼陽副

按遼陳情

卷四

三

將修鶴年鐵備參將李效忠瀋陽遊擊王紹芳
開原遊擊曹文煥鎮江都司王汲先署東協事
務原任遼東都司嚴一魁帶署海州事務管局
都司胡從化清河守備陳九圍以上諸臣苦力
經營實心幹濟當工程極難極險而奮身率作
不辭瘁沐之勞值虜衆西訖東訖而加意哨防
克制突馳之擾拊衆而同甘共苦督工則日省
月成俱應紀錄內除曹文煥陳九圍已於增兵
疏內議陞原職外王紹芳未任則工程勘議爲
勞既任則疲邊拮据獨苦似應量復原任恭將
職銜而遼陽邊長一百六十里嚴一魁實經理
其半且三當虜犯一獲首功所應照原官遇缺
推用者也開原備禦林宗舜蓋州備禦李杰蒲
河備禦孟先春駿陽守備劉士英汎河備禦何
世延懿路備禦祖天壽慶寧備禦實永武武靖
營備禦李應選長安備禦王瑞清陽備禦楊可
大委修熊岳堡原任備禦文濟武永修海州邊
牆原任備禦祝世恭管東協中軍事原任備禦

按遼陳情

卷四

三

魏國印以上諸臣或獨當一面而事不避難或
跟隨大衆而心期共濟馳驅絕域胼手胝足以
無辭住宿沙場暑雨祁寒而不顧併應紀錄內
除林宗舜已於增兵疏內議陞遊擊外李杰撲
誠有勇善撫礦豪該道恐其倖久別陞相應加
銜照舊管事而文濟武祝世恭魏國印才力俱
堪兼有勞勩俱應遇有員缺復職推用者也中
固備禦鄭朝隆起家行伍有勇無謀修築不加
精勤工程全欠堅固近據該道揭報該備壕塹
大不合式乞要一懲以別勤惰似應革去新加
遊擊職銜仍以備禦管事再俟明年修屯有效
方准復職東昌備禦李維德改周爲李兩姓家
奴向恃勢以橫行今怙終而不改據該道揭報
刺軍驗馬指賊騙人科害屯衆及被人告許種
種穢跡臣不具論只如修築一事所爲遠加哨
望便干軍夫進止者全賴墩軍以爲耳目本官
每墩私撤二名取魚止以婦人小兒登臺瞭視
時有爲臣言其狀者臣猶未信及過東昌回問

本官自知難匿對云三岔河有船二隻舊規每墩撥軍一名巡河非一軍也臣聞其言而恨之當胡虜南牧風塵滿眼雖使離婁乘障猶懼失察況乃自撤耳目萬一虜騎奮至工所數千軍民何以自保貪玩如此所當革任回衛以警後來者也其中軍千把總以下應薦者俟臣差完查舉應獎應戒者徑行獎戒及助工鄉官李如栢等優禮致敬外所有脩造濠牆墩臺城堡工程動過鹽菜銀兩數目理合

投遞疏稿

卷四

五十二

奏報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覈將道臣謝存仁等將領修鶴年等分別紀錄復銜推用黜革覆議上

請施行臣愚無任感戴待

命之至緣係修完沿邊城堡臺牆併舉効動情官員以重保障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常以寧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投遞疏稿

卷四

五十二

劾自在州疏

題爲州官貪酷異常冊處未盡厥罪謹據實糾劾
乞行提問大懲邊吏事臣謹按管自在州事山東濟南府同知萬愛民性本陰鷲慾類貪狼政以賄成敢爲放濁頃已開具劣狀註以不謹字面造冊送部以備考察顧猶不意其大貪大酷一至於此極也頃臣拿其心腹用事者修志武戴國聘楊得春李起鳳等四人問之絕不提出訪單事件一字第令各役思想平日所與本官

按邊疏稿

卷四

過付者一一供報以合臣單而是日臣抱寒疾不能執筆命管糧通判凌子任立於堂左代臣註記強半皆臣單所未有臣請得而備述之一查勘朝鮮王子往來十四館每館收銀一百兩王京下馬起馬各大宴每宴收銀一千兩綿紬夏布皮張人參涼蓆筆硯弓刀銅盆等項共載七駄修志武節得功徐廷觀等顧驛跟運二更進城各證是的臣猶未信復喚原跟都司嚴一魁通事官柱應元承差楊世功字識門役劉慶

按邊疏稿

卷四

吉等當堂對質據稱去年六月初一日過鴨綠江迤東愛州定州安州平壤黃州開城碧蹄共七大館往回一十四宴折銀一千四百兩沿途八道及十七小館太守等官俱有贄見土儀十四日至王京王子送下馬宴銀一千兩布袋裝盛又土儀一分虎豹皮各四張人參二十斤綿紬夏布各一百疋鹿皮水獺皮各五張紙割蓆硯筆墨扇刀等項嚴都司萬知州先只肯受土儀將銀退辭王子再三致意方纔收下十六日遊翰江王子又送禮銀五百兩二官未受止受土儀一分人參十斤綿紬夏布各三十疋皮張蓆硯筆墨扇刀綿紙等項十七日起程王子親自會宴送銀一千兩土儀一分與下馬宴同二官復辭王子立起再三致意復俱受下又二閣下贊禮每一分人參二十斤綿紬二十疋蓆硯筆墨扇紙小刀等項回至開城太守送大銅火盆二銅盆四爇斗二每一官共受銀三千四百兩虎豹皮各十六張鹿皮十二張水獺皮十張

按邊疏稿

卷四

七

卷四

七

人參一百五十斤、綿綢三百六十疋、夏布二百三十疋、大油紙十塊、大小綿紙一百五十束、大小涼蓆二百七十三領、江硯八十四方、筆墨各三百五件、扇三百三十柄、小刀一百七十把、弓十張、銅器八件、一原任副將吳希漢過付辛學等銀一千餘兩、尤恐不的、復提吳希漢面問、供稱爲訪拿事、本房辛學過付銀二百兩、昌孔倫、孫顯祖、朱朝貢共銀五百兩、承差董繼孝銀二百兩、董繼奎銀四十兩、王禮元、高騰漢各銀二十五兩、犯人王志德銀五十兩、清河守備郭巍、然金首飾一副、銀鍾盤八副、貂皮四副、揀參八斤、銀五十兩、又每年希漢自送銀物約三百餘兩、又兩次送愛民男銀物一百餘兩、又爲賠貂襖變價銀一百五十餘兩、又革任後、恐楊昶察邊事、批渠間斷、送良馬參貂約一百五十餘兩、俱本將供證、一承差修世忠銀一百五十兩、陳伯松銀一百五十兩、李繼學銀六十兩、人參二十斤、張景桂金二十兩、王誠忠銀六十兩、張應澄

按邊疏稿

卷四

七

銀一百五十兩、一爲邊事、將李如楠送銀三百兩、貂皮襖一件、遊擊李騰霄銀一百兩、尺頭一包、備禦白濱銀八十兩、備禦奎國胤銀八十兩、一爲提問事、備禦金永賓送銀一百兩、恭將伊天爵銀鼠皮襖一件、銀五十兩、都司王朝臣銀五十兩、一備禦周大岐爲軍告、送銀五十兩、一砂場委官修翔鳳爲訪察、送銀六十兩、一指禪于騰雲爲追索希舜贓銀、送銀一百兩、一守備吳世爵爲陞復州遊擊、送人參八斤、貂皮二把、一備禦郎名忠爲追夷參、送銀一百兩、一副將韓宗功爲地界、送蟒段六疋、沙金二十兩、一都司王汲送銀一封、段二疋、一遊擊李向日送舍列孫皮十張、一指稱舉薦備禦王瑤、清河署印、送謝禮二十兩、人參三斤、一封價、往清河撫順、駁陽開原買參、該備各送參十斤、原價退回、一堡官王衛國爲批問、送銀二十兩、金一兩、一十戶佟志武求署吏目、謝銀二十兩、貂皮一把、尺頭四疋、計六箇月、送紙贖銀一百兩、一經歷

薛樺中江抽稅商民數百人許告送銀五百兩將贓銀數千兩數兩數兩見在駁間一經差馮之城潘陽扣稅商民數百人扭告得銀三百兩將原告曰尚文坐以匿名左文登時夾死該臣見在駁間一李孔文爲人命送銀五十兩一監生李孔章爲誣盜送銀五十兩將屯民戴景陽戴景相楊五楊三小廝王善友五名打死該臣見在駁間一承差巴應登送銀五十兩打死原告修尚見該臣行牌戒飭一潘一元張鳴鳳

劉三才劉成祥俱係登時打死擡出州門俱有

卷案其餘剖腹繫頸死于獄者不記其數一高

淮委官宋希曾送銀二百兩金指節一箇且不

止一次每餽送輒一二百金囑拿閩城富戶逼

拷銀物希曾每次輒得千金人人傾家一宋希

曾被打死後財物俱寄伊兄指揮宋希舜處希

舜送獺皮襖一件貂皮襖二件珍珠包頭兩箇

貂皮二十張人參十斤又一起銀二百兩李國

愛過付楊得春爲禮單一修養德爲許官參送

銀一百兩人參十斤一駿陽朱繼文爲詞訟送人參十斤一監生陳實爲詞訟送銀十兩尺頭四疋又一起送銀二十兩尺頭二疋一羅文元爲人命送銀三十兩一送扁賀平民張友弟得尺頭八疋靴轆棕扇等件一張德惠爲詞訟送銀一百兩一礦豪劉試魁爲訪察送參價五十兩并原參還州一吏自胡守政抽稅回送參十斤虎豹皮各一張一經歷薛樺前次抽稅被告送人參三十斤銀三十兩一吏目陳九法聖鹽

回送銀八十兩南轎一乘一每月三告每告准

狀二三十絕每年自允徒贖一二十起約計一

年贖銀七八百兩五年所得約四千兩以上銀

物除吳希漢過付外又有心腹徐世芳者過付

尤多恐被訪拿先送過關無憑供報其餘一裝

一件俱修志武等經手經目蓋修志武屢訪千

戶也徐世芳罷職主簿也爲主文楊得春佐之

戴國聘其稍棍而李起鳳則其貼身門子也該

州舍人四五百名書皂門轎三四百名無不指

官騙錢生事害人而出入內衙晝夜無聞者數人尤用事凡一應大小事情不與數人講過則經年壓案一通則朝入暮問而吳希漢則聽勘人員也復鑽起遼協既恐邊事落州間斷又恐賢否被州開壞以此奉承極厚交好極密而又有廢將韓宗功等爲之幫閑凡過付銀兩俱係彼此往拜袖來袖去殊爲可笑臣謂索受各色官民財物猶可言也奉

旨差勘朝鮮而受其財物數千金不可言也入人賂

按遼疏稿

卷四

五元

而爲人脫罪去贓猶可言也入馮之城賂而打死左文入巴應登皮佩賂而打死佟尚見入李孔章賂而指盜打死屯民戴景相戴景陽楊五楊三小廝王善友五名不可言也我

國家律例森嚴一款文武職官索取土官夷人徭獐財物犯該徒三年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又一款內外問刑衙門致死至三命以上者文官發附近武官發邊衛各充軍又一款凡官司放出入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又一款凡官

吏故勒平人因而致死者斬愛民之罪安往而不得成與死者若僅僅以不謹議處聽其官帶閑住而臣不與於貪酷之甚者耶遼東文職有司止通判知州五六員人少權重將領賢否邊情生死皆出其手卽衛經歷亦操此權妄作聲勢以此賄賂公行習成風俗草菅人命全不爲意臣今年禁絕一切動以三尺繩諸吏諸吏凜凜庶幾遼風一變獨有愛民爲鬼所厭縱其滿盈以待

按遼疏稿

卷四

23

國憲若不提究一爲遼人開眼將來貪酷之風何所底止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酌量將管自在州事山東濟南府同知萬愛民原任都司嚴一魁自在州副千戶佟志武等行臣明實勘問覆

請重處以爲大貪大酷辱

國害民者之戒臣無任瞻仰

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州官貪酷異常冊處未盡厥罪謹據實

糾劾乞行提問大德邊更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月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按邊疏稿

卷四

三

防建夷疏

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更安緩可虞乞

按邊疏稿

卷四

三

勅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匪茹
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順之
間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自引兵
來迎或累石樹木阻塞道路或收邊部家小入
寨盡歛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來報者數十
輩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財物盡分西虜
而已獨得其土地地方始入塘報今月初二日
寬奠又報據夷人修達子密說烏龍江一帶達
子俱被我們都督撤進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盛
甲俱發與烏龍江精兵達子披戴無盔甲者日
夜製造二十日清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
月初七日前至本堡買賣延今一十一日不去
指稱取討欠債暗密打聽消息及差過事宜論
離邊十餘里遙見盔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
沿途擺撥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披甲
達子約五千騎執鎗欄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

兵馬到了不曾陳逆擊接合營不曾而各堡
又稟但係通兵隘口俱有違子堵塞駭望等情
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既已懷不自安之情
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虜之時
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爲備我我
之備奴已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自防而一旦
突至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圖我我之圖奴
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觀於今日邊吏無論圖
奴卽求其畫一備奴之策作一備奴之具而亦
未之見不過曰吾第示之以羈縻鎮之以安靜
自可僥倖二三年而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
同心上下不齊力倚辦不得人兵不集糗不積
甲不堅器不利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
西事不得收拾之時誰能舍羈縻而言攻取舍
安靜而言生事羈縻安靜之說是也而羈縻安
靜之實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
威懷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
地諭去車價則去車價諭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進貢人數則減人數內消逆萌外解警備彼此相
安長爲藩夷終其身然後謂之羈縻今奴詞相
加至不能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
觀兵境上輒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
羈縻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响响作兒女子語通
使宣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
朝廷威德一聳其驕悍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自
有許多應作事件如九操兵買馬儲糗蒐材繕
器治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勞焉
從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
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事
事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員此輩有何智謀有
何憂慮有何爲
國報効之心有何維桑自固之計在愚蠢者既一
籌莫施而狡黠者又百計推卸但享見福追恤
其後以此責之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
操練責之備禦而不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
勢之難輒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安靜以自給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真聽羈縻否爾曰安靜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也今奴酋及側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此臣爲遼危不整不言伏乞

聖勅當事諸臣遠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持虛說醜實禍以

陛下之封疆爲戲至於新增兵馬一節假使急急召按遼疏稿

卷四

李平

募分配操練無論東夷即如近日西虜入犯得此一技與修鶴年犄角而進何至退縮若此殺掠若此查得寧前開原人少難募廣寧原未議募顧各已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六七百人而遼陽人多地闊反止召及六百清河未曾議增之先已將四錢餉召至四百人即以充數而遊擊一加雖月九錢而不爲召一卒乃近來議論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召關西人者有謂部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

而頃得職方徐郎中書又云裏邊浮議有謂錢糧已費過十五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業主事因糜費錢糧數多服毒自殺者臣皆不知何謂似此日延月挨左搖右惑臣等何敢目執增兵爲是惟乞

再勅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秘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即徑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實勅定期限凡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者輕則

按遼疏稿

卷四

李平

罰調重則降黜仍

勅部科記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建夷猖獗得以逃優游養亂之罪再照人情積玩已久振刷實難無論撫按文移視如故紙雖以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叮嚀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一行道將道將一具遵依緣由而渾然忘者往往而是頃語各道以人情如此須乞

嚴旨督責方肯做事有對臣有云幾曾見有

嚴旨做一事來此真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焉耳矣臣無任憂懼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絃可虞乞勅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按邊疏稿

卷四

二十七

聖旨建夷蓄禍日久地方官如何全不用心料理朝廷嚴旨邊臣亦視爲虛文怠玩已極奸生可惡這所奏着該部作違看議來說

查系長定堡失事疏

題爲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奏

以肅邊紀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犯遼陽已經撫鎮塘報訖臣惟遼陽無地不蹂躪獨離城四五十里西南一區數十年不見虜上沃民衆村屯攢集不搶則已搶必席捲無遺心憂畏尋據陸續稟報皆稱虜見我兵驟至不敢開營散槍彼此相持申時出境俱無所獲而去及聞該協將領與地方各官人等皆以無所失事對

按邊疏稿

卷四

二十七

也臣頗以爲幸惟算虜糾大衆遠來無肯空歸者必結聚牆外衆隙再入移書總兵官仍駐河上以防之無何報前虜回巢已盡而臣始大疑曰有是哉虜何所爲而來何所懲而去乎有是哉遼將不戰而屈人之兵乎遼左夙稱擒千報百殺百報十上下相蒙牢不可破細看此番情景若爲晏然無恙者而臣思有以破之矣忽於今月初九日出其不意冒雪親勘而是日巡道孫敦化適至同守道謝存仁皆倉卒與俱焉此

至被剋諸屯門戶如故人民俱無恙清溪縣
土爲赤人去犬留饑而食主育足被獲何忍一
視未剋諸屯拚死拒堵殺傷甚衆僅而存者皆
須重創每至一屯但與兩道相對慟泣至於生
畜糧窖衣物鍋口農器等項不論已剋未剋收
拾盡盡通計屯堡剋者五處未剋下者七處哨
房遊掠者一十二處男婦殺死者二百六十六
名口斃死者一百八十五名口虜去者一千九
十一名口牛馬驢騾等項二千九百二匹隻頭
雜糧一百七十窖約計二千七百九十餘石衣
物鍋口農器無算俱有備細冊籍行道覆查外
其被虜盡絕無人供報者不知其數臣因搜括
贖錢凡被殺者每名有屍親則給銀一兩無則
給布一疋棺一具被虜者每名五錢被傷者每
名三錢牛馬驢騾每一隻頭一錢回鄉者每名
三兩通計用銀五百七十二兩四錢然來領者
不過十之三四至於空屯盡戶而去者誰爲領
受臣雖欲爲

陞下少推優恤之意而亦無所施之嗟此慘酷痛何
可言當入犯之日初報達賊五千騎少頃增報
一萬次日修鶴年火牌又增報二萬臣雖知其
必詐然心泥於日前關西五萬之報猶以爲此
番虜衆亦或不少及問之屯民皆云達賊以四
枝進一枝不滿一千臺上望見甚的回鄉云達
賊只好二三千騎虜去男婦却與達子一般是
其少可擊也又屯民云達賊以五鼓至邊垣壕
它牆卯時始入辰時到屯幸賴牆阻兩時人猶
知備每一屯不過一二百騎守住攻射期於必
剋如剋勝營羅俊等臺俱止一百四五十騎若
使官軍上前俱可救下臣觀村屯相去或十數
里或三五里虜散勢寡是其分可擊也又屯民
云是日虜見官軍不到安心射打已而囊載已
滿無心攻剋且恐我軍截住牆口遂於日西自
去又時近年節家家釀酒虜皆飲醉顛笑欲狂
是其情可擊也又回鄉云虜先剋者先出後剋
者後出極便追截所捨之物駱駝二千餘皆乘

載不動男子或二人或三人結住頭髮入畜衆多一步一挨其行極緩又將男婦衣服盡剝赤體凍冷皆號哭不肯行引頸乞殺願死牆內虜始各給殘餼敗皮蓑袴而去而牆口甚窄其出又極遲是其重累可擊也遼陽營兵有馬者三千五百餘騎以合擊分以銳擊情以輕捷擊重累獨不可當一虜救一堡乎獨不可邀其輜重截其歸途而奪遠其人口乎何乃畏虜如虎縮首於沙河蕭萊之間虜方在西却向東南趨避

屯民方大呼救命却將標旗偃伏不敢令虜一見即求其鳴一鼓聲一砲如往往時送行者亦不可得以致無數生靈橫遭殺掠人鬼銜憤

國法奚容臣謂中協副將佟鶴年者所當提勦從重問板者也海州瀋陽復州皆爲協營所屬虜深入柳林屯一帶去海州東昌不過七十里瀋陽一百六七十里是日臣滿望海州參將蕭如蕙復州設防遊擊張昌胤各兵馬午刻可與協守台營而戌時始到瀋陽遊擊王紹芳兵馬酉

刻合營而于時始到遼城及臣查究皆以烽遲藉口不知烽火頃刻百里若其遲也撫鎮業有傳烽新檄何故不遵卽如海州自言已時聞砲若肯星馳赴援未末可至何乃以起更時到也似此秦越相視觀望首鼠卽論以臨敵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之律亦不爲過但念虜警方殷一時難去衆將蕭如蕙張昌胤王紹芳暫免革任姑各充爲事官戴罪聽勦分別處治者也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市政使司右叅政謝存仁身爲邊道職在保護無事則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有警則收斂人畜督率戰守非

勅書所責成者乎而今且何居哉雖身親操甲之事難爲章縫而儒者苛求而目擊盈野之寇應與守備不敵者併論所當重加罰治以警疎忽者也世虜則將軍鎮守遼東地方兼備倭總兵官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王威烽檄之申飭本嚴而積玩有難於頓革出援之奔馳甚急而傳

按邊防制

卷四

報常苦於不具因此駐劄高平亦知苗頭向東

矣慮其顧東失西而不卽悉衆以渡河曾移臣

書亦欲遣通丁邀截歸路矣慮其偵探不的而

遂失潛師以出境卽此救援之無濟亦其籌算

之未周相應量加罰治以需後效者也巡撫遼

東地方資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炯日振戎飭武心思已竭於焦勞總督

劉憲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王象乾時時遣將

誦兵謀慮尤極其周郵報復爲賢者責備俱

查隆慶元年題

准事例各邊功罪自總督鎮巡以至副參遊守兵備

有司凡有兵馬城池之責者查照責任一體論

功行罰蓋賞不遺於有司罰不貸於大吏

朝廷所以示至公而有功與同其賞有罪與均其

明劄者也伏乞

初下兵部再加查覈議覆亟將副將佟鶴年革任行

臣提問究治如律將蕭如蕙遊擊張昌鳳王

紹芳各充爲事官戴罪聽勘分別議處遊鎮撫

督謝存仁等分別罰治庶幾法紀嚴明上下警

畏顧臣因是有憂焉虞猶大也憤之則愈來

而旋之則亟走彼探知寧前廣寧開原三處村

屯俱盡獨未嘗須臾忘遼海耳此番入犯無論

交綏對壘但使逢逢舉一砲發一矢虜猶曰我

有兵也今以三千餘騎入無人之境而從容得

按邊防制

卷四

去書

氣去諸虜飽美必相率而來來必衆而遼海受

禍必更大伏乞

嚴飭當事諸臣督率將鎮設法防禦無使地方再受

屠戮之慘中協副將非威望謀勇者不足以內

馭諸路外當東西諸虜精選亟推於今日更爲

喫緊而遼將中無有堪此任者臣等去年推補

疏中固已明言及此而欲用原任總兵趙夢麟

以資其力矣若復以一修鵠年者往而河東半

壁更何顏耶臣無任感慨痛切待

命之至緣係虜眾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許謹據實
查叅以肅邊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虜賊窺邊先已有報該鎮各官如何全無防備
及至入犯又不一兵禦戰去又不行追截遂使
人民殺戮慘酷至於此若非巡按官任怨查叅誰
按邊疏稿 卷四 七五

肯實報覽奏朕心惻然這失事官員盡法處治併
撫鎮該道官俱叅究來說近來法令不行人心玩
愒以致邊事廢弛生靈受殃欺隱成風牢不可破
朝廷添兵處餉盡皆虛糜深可痛恨着該部仰體
朕心作速議擬大加懲創振刷以儆將來毋得姑
息

六駁兵科疏

題為任事實憂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長定

堡失事臣親到邊查勘具劾伏蒙

嚴旨督責諸臣一時人心震懼思奮地方有賴而臣
亦藉是以幸無罪不圖言者反追咎臣以為臣
過益及覆科臣宋一韓朱一桂三疏不覺自悼
任事之難而益歎遼事之不可為也夫遼事之
壞壞於無法臣每痛恨之以此長定查叅雖督

按邊疏稿

卷四

二六

撫不少貸焉科臣以部議尚輕要將佟鶴年立
斬正法張昌胤失期重論督臣罰撫臣自裁鎮
臣調道臣降其執法不視臣更嚴哉惟是所引
律例亦允允當查虜所攻剋屯堡每屯惟墩臺一
座寬僅踰丈而數十家環居之有虜則上臺趨
避與大勝堡城池不同修鶴年只合依臨敵退
縮之律而科臣擬以失陷城寨之律似覺不合
雖為斬均而罪名不可不正也遼陽之南為海
州海州之西為東昌堡而叅將張昌胤設防在

焉遼海繁隣而失事處所更緊接海界論應援則當先海州次東昌況昌胤初到鄉撥未定而應援又先如惠至也故臣疏酌其主客遠近而次第之今若以調遣失期之律提坐昌胤則如萬當用何律承調遣者既用此律則調遣人者亦曾出防失期不審又用何律雖罪名自定而次第不可不正也科臣身未到地方不知有城無城不知主客遠近徒思駁部議翻臣案而不自知比擬之謬臣勛官也不敢不改正雖然科臣之本意不在此在遼陽數失事殺虜修邊夫役千人而不以報也在制臣等增兵添餉築牆皆無用徒事紙上鋪張而富場之布置疏也在推原今日不戰之故由於殲虜者下主戰者屈而為諱戰主款者誤也此臣之所謂追咎臣以為臣過者也臣不可以無說而處於此矢先是半月前有以科臣殺虜邊夫之說告臣者其大旨謂臣雖實報長定一件而却隱下四件雖築邊牆六百餘里而却虜去丁夫千人不過持此

破臣而私疑其有所回護耳信斯言也則遼陽也嚮以邊夫而不報今以屯民而報之不令倭鶴年笑乎一遼鎮也河東以邊夫而不報河西以殺降而報之不令河西官笑乎卷查去年遼瀋之間虜入數次俱經駁道覆查其入犯日子一於四月初八日而科疏以為十二日一於五月十九日而科疏以為十七日一於六月三十日而科疏以為初三日一於七月十五日而科疏以為十四日俱非也此自風聞之誤亦不足怪獨當見撫臣於邊事稍大者輒以專疏報而此獨要待類叅則其事之小大當亦可知不然而撫臣為臣回護耶去年西虜報警宰賽挾賞建夷弄兵境上兵部與臣等萬不得已有增兵之議召募萬眾安得見成精銳者一呼即應雖應矣而買馬製器繕甲編伍亦未能一日辦者安得荷戈執安遽可為用昔杜松以善戰驍將統大營萬眾加以自己慣戰內丁千名虜猶如入無人之境而今遽責新募者以杜松之所

不能何不起之甚也新餉措處艱難地方諸臣豈無人心雖議定安家銀兩猶不欲給誰肯輕費卽如遼陽見召兵七百名支糧纔三月費不過二千金而餉固在也如增兵添餉科臣定以爲不可卽當

請止赴此支費不多猶可追還而餉固在也築牆一節臣不會議不題

請不調防兵不動官錢獨括自己贖緩萬金新包堡城七座墩臺九千餘座牆壕六百餘里當虜衆

按遼疏科

紛擾之時而作此擔愁惹禍之事當場布置枝止此耳幸免於虜而不免於科臣宜矣今牆之有無足恃臣何敢知惟知河東自去年到今以有牆故遼陽開原兩道寒竊各僅十起海蓋道絕無一塵視河西寧前道之五十二起分巡道之八十四起缺略似少耳惟知沿邊荒地海州沈懿開鐵間懸種漸寬遼陽今歲告墾納科者一日百人似若以墻爲可靠耳卽如長定之役未明挖墻辰時至屯人早登臺幸不盡剋若果

履平地之易如科臣言直向夢中捉人耳恐屠略將不止此且虜以一口入以八口出連夜窺空墻被人畜踐消督前牽後擁始得過至五更而出始盡墻自羈虜以待邀截而人自失誤非墻之罪也至於戰款之說臣屢疏甚明不更贅矣惟就其疏語而詰之殲虜何下縛俘虜以殲虜者自不得不下也主戰何緝搗邊堡以主戰者自不得不緝也前慮要功之疑而去秋曾四戰矣何以不慮也後懼挑釁之禍而今春又兩戰矣何以不懼也大勝雖有衝鋒以死而竟失城池不可謂非殲虜功效也長嶺固能清野以俟而血戰得全不可謂非殲虜實跡也今日之民驅迫固不因戰昔日之民驅迫亦不由款不可以百步而笑五十步也至云姑溝搶奪之欲徐堅和款之議不審大勝之空堡而去欲不爲不滿矣亦爲堅款議而設否耶總之是役也或失機或疎防各官自有應得之罪如臣與兵部儘可放寬免於評論而必牽前牆後咬咬不休

按遼疏稿

以地方不幸之事快怨尤之私何也且如果兵不該齎餉不該添同寺不該掃天閣不該空武庫不該虛京班不該銷科臣只合當時駁正以佐部議之不逮而不宜追數於事後失事既已至此科臣又只合俯應地方重處首罪以明法稍寬其餘以當虜而不宜空鎮掃除矣

皇上封疆於無是公之手而以敗爲幸今河東半壁無官矣撫臣勒令自裁鎮臣論調矣科臣此舉豈不自爲愉快顧如東西之虜衆陸梁地方之

按察疏稿

卷四

全

支撐無主何哉且有一裝未完事件該臣去秋欽奉

聖諭疏陳脩邊屯田以爲固圉贍餉之計伏蒙

溫旨下部咨行督撫轉行各道會議要將邊牆先修

然後屯田今已調聚軍民或一道數千人或萬

數千人或限一年工完或年半年兩年不等一面

候督撫會

題一面三月間刻期上工今已無人料理臣要檄令各道散遣夫役緩還修也

明旨所恐辜負

皇上軫念邊方之

德意欲要興工則去年遼陽本無殺虜工役而科疏又如此說無論邊吏畏其口語而臣亦慮禍不敢擔承此臣之所以自悼任事之難而益歎邊事之不可爲也臣伏見年來爲邊畫者事事弗當科臣之心任邊事者人人不免科臣之口當今之世舍科臣而誰似應於兩臣中

亟遣一員前來經略增兵添餉既無虛糜願

按察疏稿

卷四

皇上停止召募別聽科臣料理壕牆險隘既謂無用

願

皇上勅毋修邊別聽科臣堵禦藉款修備既謂驕虜

願

皇上將西北大虞及三衛兩關撫賞盡數裁革別聽

科臣搗巢斷戰庶幾即議即任能言能行亦非

紙土之鋪張且見當場之布置遼事有濟或未

可知不然建一議而私撓其後作一事而陰害

其成過一失而深幸其敗雖諸葛韓琦復出猶

無用也而况臣等庸愚之輩乎臣力竭矣臣心
灰矣母老子幼日日憂思而病已不支矣乞
聖上哀憐臣

早下遺差與臣交代俾臣早得一日生過山海關至
于修邊屯田事體充乞

早定行止無父耽閣軍民官私兩誤地方幸甚臣無
任恐懼待

命之至緣係任事實憂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接達聖朝

承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七駁兵科揭帖附

揭爲一札沮兵關係軍機謹述當日書札以
息異議事先該兵科宋一韓達局難完疏有
大將疾馳擊賊而庵之使去則監臨調何之
句賊不知何指及被王御史所劾辯疏又云

長定之變王威東行擊賊忽飛來一札急使
退守河上徒令威仰天而嘆而後乃知向之
所爲監臨咎者在以書沮威而致其誤機也
夫使沮軍誤機是實則殃及生靈其罪一累
及撫鎮道將其罪二既陷人于罪而又叅之
負友欺

君其罪二而該科第薄責職曰按臣不自咎亦厚矣
職敢不備述當日往來書札以明職之咎而
成該科之厚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從長
安意疏

定堡入犯初報五十後報一萬與我相持不
會開營散擒職慮其過穩而是日王威駐防
河西之高平急于未時差官持名帖促其進
兵酉時差官又促之未嘗麾之使去也戌時
得賊出之報亥時報賊出盡職研審探子賊
數委有多少對云縱沒一萬也有六七千是
實職是時不知賊已得利而去也但思日前
報賊五萬如何只有六七千人入犯如何又
不開營空手而去或者計誘人馬盡棄而以

大衆直搗廣寧不然則以此驕我俟防兵懈散仍繪燈節遂據公案親草一札督威河上以防之比時未曾起稿今就威索其原札內云據報遼虜萬數細問探子實止六七千人然見協守兵到彼此相持併未開營申時出境彼豈甘心回巢度明日必再來或再搶別處但前報五萬又云煙亘五十里今只止此數是何緣故得無以此一枝驍麾下東援而渠悉大衆犯廣寧高平之閒乎二十二年

相顧也其札尾左中後又復籌度數語云前恐以東爲誘西搶廣寧固是一說又想廣寧無敵也可容大衆若是誘法虜只合用一枝犯廣寧高平閒絆住麾下不得東而以大衆搶遼海間方纔得利或者虜只有此數亦未可知今不論東誘西搶西誘東搶只駐三岔河西寧堡地方爲安此乃賊退後商量之語非是教威莫來擊賊記叢書時正是三更時分而威已先于二更時分得佟鶴年賊出之報駐止東昌堡未進非職應之使去也次二十九日威移職書云賊夷聚衆窺犯屯于邊外適中地方節據哨報苗頭未有的何威惟分兵而東暫駐高平以便三面策應至二十八日未時忽報東來號煙即提兵東援途中接報知賊夷已犯遼陽長定堡地方威兼程星馳至二更抵東昌堡又據遼陽哨報云廣寧援兵與佟協守合營前去賊見兵衆旋即出境威想賊來既衆業已進邊遼遼然而去此

必轉而西向威于二十九日辰時仍回高平以觀賊勢何往惟是咫尺台光不遑叩謁云云是威未得職書時已于二十九日辰時先回高平飛一札以告職矣非職麾之使去也遼陽之南百二十里爲海州海州西四十里爲東昌東昌三十里過三岔河爲西寧西寧西三十里爲沙鎮沙鎮西六十里爲高平高平者鎮武堡也職下書官至東昌見威已去復過河起至西寧方纔投下威隨回職書云

提兵東援正圖伏謁以請指授何敢勞差官罷召弟從庸雖退慮其別何狂逞未敢冒叩業已具啓上聞二十九日辰時自東昌堡而西未奉治諭已駐西寧堡以觀東西動靜茲蒙尊翰儼臨捧讀迴環仰見料敵遠謀周悉備至威昌勝感佩但西寧窄小前發兵馬在此駐劄以草料缺少爲難今一二日間哨其稍緩暫移沙鎮如虜復來犯必相機迎擊以挫其鋒果如解散方敢西行云云夫曰何敢

勞差官罷召是職未麾也曰自東昌而西未奉台諭已駐西寧是不因飛札退也曰威昌勝感佩是不會仰天嘆也前啓曰回高平後啓曰駐西寧是因職札而進守河上非退守河上也總之當日情形東有修鶴年賊未開槍申時出盡之報西有吳家墳子黃佃之報審敵相機只合留駐河上以觀其變威之慮卽職之慮然職纔爲之慮而威已先爲之慮威自高平馳至東昌一百二十里人馬已不勝疲乏矣假使三更時分聞報賊已申時出境而猶黑夜與越長定百里之遠則失計甚矣又使間賊要槍吳家墳子黃佃賊二萬要槍廣寧地方猶咄咄而東逐久去之賊而不西顧則失計又甚矣竊謂駐守西寧東西接應疲勞誤差該科不必過爲之解借曰有差亦威之任事先定人馬先去與職書無干也該科亦不必巧爲之推今往來書札俱在此請該科平心參看應否監臨自咎職惟有

任之不辭耳。雖然職願有進于該科也。凡地方事體以耳聞與目見較。雖虛心而應。數猶不勝。況以成心應以私心應。以誣人心應。而欲求其必伸萬萬無是理者。職在地方。事事聽定。科捕風影語。語落空。何苦無端加入。屢取窮迫。卽如去年殺降。與大勝堡事。坐寧道以沮功矣。今又以沮軍咎職。脫人扯人。此等伎倆。頻覓舞弄。畢竟于人無濟。而徒彰已徇私。淺公之過。該科而愚人。也。則可該科而聰。

安憲風稿

卷四

十九

明才辯人。也是亦不可以回頭猛省也哉。職不欲具筆數露科失于。

君父之前。謹具揭帖候察于。

下執事惟。

俯賜垂照。爲須至揭帖者。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留撫鎮疏

題爲遼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頃臣查

然。長定堡邊事止於撫鎮酌議。罰治後見兵科

宋一韓再有

旨嚴議。輕一疏。要將督臣罰撫臣自裁。鎮臣調遣。將

議處如例。臣審時度勢。念撫鎮不可一日並罷。

故又有不宜空鎮掃除之說。總爲地方深計。然

而不敢明明議留者。竊意兵部之能主持於其

投遞疏稿

卷四

九

後也。昨見部覆。徑議撫臣李炳解任。回籍鎮臣

王威革任。回衛道將謝存仁等。俱處分。如科臣

言而竟不留一人爲

皇上支持。虜患不覺驚憂無已。夫遼爲何地。此爲何

時。去年夷地饑荒。西北大虜。難於度邊。垂涎遼

海人畜糧石。日夜圖一飽計。今爪兒兔巴嶺等

糾衆犯搶。又告急矣。而東夷又復酣睡於我臥

榻間。此等情勢。何如危急。即使撫鎮道將濟濟

在事。齊心併力。猶懼不支。況乃一時並斥。聞其

無人自示空虛以資寇盜此等舉措何可使聞於戎狄也

皇上之封疆與

皇上之法度兩者並重而亟處首罪以明法度寬留餘人以護封疆亦未嘗不兩者並得該部初覆原自不差卽奉

旨從重有議只合以三千里之提封億萬衆之生靈力向

皇上請命而奈何以畏徇之嫌輕於一擲哉目今警

安楚疏請

卷四

二

報時聞邊人驚恐詞謂皇皇莫必其後新撫新鎮未知何日可有矣未審才略比舊孰優優劣未必一知地方便能諳熟民情軍機地形虜勢臣嘗計算日子送往迎來考舊布新動踰旬月方得停帖而虜患則朝夕時發而不可知萬一不幸而再有長定之事何以堪之竊謂地方失事撫臣責任所在委難辭罪但以大壞極敝之孤鎮積之數十年而補放於期月漸有次第之可觀無端突起之禍禍發自悍弁而收拾于

書生漸使戒心之稍鬆撫臣於此不爲無勞今

忘人經歲之勞記人一旦之失勒令自裁竟使解官而去似乎太苛鎮臣統衆出防駐劄稍遠奔救不及其罪固爲難追而實以虛報所誤兼之新任未諳地形其情亦有可原臣觀威之爲人謀勇足備持已廉與士信馭下寬嚴有紀文武協和軍民咸頌每與臣議火器營陣諸法鑿鑿可行此大將中之不可多得者若使久任以盡其才必能強兵懾虜奏安攘之績斷不可以

按遼疏請

卷四

二

聖慈哀憐危邊

俯聽臣言如部初議姑留撫臣李炳鎮臣王威戴罪禦虜以支東西之急而收桑榆之功蓋臣憲臣也心傷殺掠不敢以姑息而壞法度臣又地方

官也目擊陸危尤不敢以秦越而誤封疆蓋權其緩急而不得不出於此如以今日只當重法度不當重封疆必去兩臣然後已竊計遼當無將無兵之時方將召之不得豈可舍其見在軍之使去亦願留威以原官統領自己見在慣戰內丁駐防河東專聽督臣調度以禦西虜之大逞東夷之伺隙俟夷情大定別行推用庶使地方人才兩得其濟若爲威計者必慮遼虜難支暫令抽身以圖後出獨遺臣等以難而再幸其

長
奏
疏
稿
卷四
九十二

敗以爲論款者曰實則誤國之罪必有所歸臣亦有辭於他日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遼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奉

聖旨撫鎮官已有旨卜還着用心料理候代如再致疎失罪有所歸其道將等官有不聽調度的都叅來重治張悌麻貴着馬上差人催趙星夜赴任不得遲延取究王威交代後應否留用也着着議來說兵部知道

按
遼
疏
稿
卷四

九十四

催巡撫上任疏

題爲遠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頃接邸報見遼東

新推撫臣張悌告病部覆另推原任巡撫楊鎬

劉敏寬兩臣候

旨簡用一員以充其任臣素聞鎬與敏寬才望而鎬

又曾分守遼陽道近更習其治狀今日之推可

謂得人顧獨惟前日會推時何不卽以兩臣應

而必借重一久病張悌爲也前年遼撫員缺張

悌會蒙

簡用而以病具疏辭免矣今其病之痊否同鄉之人

在

京師者必能言之倘于初推之時卽肯孫人言崇

前疏姑舍是而別舉一庶幾無疾病者以往豈

不今月之內可擬到任管事地方早得一日伏

願乃九卿會推者一則曰張悌二則曰張悌使

以衝邊爲病臣長聲價而竟無一人留心著意

爲

皇上舉一精強無恙之人以應危遠之懸科道官不

預推舉亦各唯唯而亦無一人焉起而商量駁

正之以致再辭再推上瀆

宸聰耽時廢事下妨邊務似此舉動抑何不達于緩

急之甚也目今撫鎮道將一時並空東西黠虜

窺我無人益肆侵侮難舊撫候代不敢忽邊事

爲不速之務而地方人情則已視舊撫爲度外

之官獨臣勉強支持其間而又外困于時艱內

困于異議無以候代日久人熟事玩孤撐無助

憂勞成病惟日夜忍死以待新撫接鎮之至而

新撫又復從新推起今鎬與敏寬兩臣中臣尚

不知

皇上點用何人卽使聞

命適往亦須五月內可到若復以屏居之久循套具

辭再要

溫旨而後徐徐其行以示不得已而出之意則五六

月間緊急邊情豈不都被會推辭疏錯過而危

鎮亦何賴哉地方需人愈急而公

朝偏以病廢應地方處勢愈艱而人情偏以推託
應內外奏越悠悠泛泛而毫不與其憂臣竊爲
危鎮益危之伏乞

嚴勅新撫上緊星夜赴任無得效尤再

上套疏故意推辭以誤封疆大事地方幸甚臣愚幸

甚緣係遠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

旨

奏進原稿

卷四

一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奉

聖旨楊鎬着催來上緊赴任不得套辭該部知道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題爲盜臣侵沒邊儲數踰五萬謹據實查奏乞

賜嚴究正法併逐追補以濟空乏事臣惟庫藏之

混莫大于邊儲邊儲之混莫甚于遼左前年舊

撫臣趙楫報馬價臣已題奉

欽依案行分巡道侯查勘明白會同撫臣另行具

題外第錢糧自馬價而外項數尚多名色不一有

借撫賞名色侵用者有借修河名色侵用者有

借公務等項名色侵用者駁查踰年始得其詳

奏進原稿

卷四

九

謹一一據寔爲

皇上陳之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行據代廣寧

通判事經歷葉自立呈據廣寧庫大使黃鍾開

造收放一應錢帛支冊到臣逐項細查冊內開

造除趙楫項碎費用併撫賞銀段及各色段與

人送禮姑不盡計外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

起至三十六年十月終止節該趙楫批許牌索俱

爲公務事行當季掌印官商勳杜承宗等赴庫

支領

欽發賞恤卹恤弁永寧監馬駒邊夫市馬子銀等項

共銀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七錢八分六釐

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查得趙樞原

題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內查

有卷案支銷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

未經赴庫支領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外

實查無支銷卷案

欽發正名賞功弁變賣船索變賣馬價變賣牛租糧

價共銀四千二百五錢六分又查得撫鎮梓賞

銀兩自萬曆二十八年冬季起至三十六年秋

季止每年委官赴庫支取市馬子銀各一千兩

計八年共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六兩五錢七

分又據寬奠恭將李澤揭稱奴酋裁留參九百

六十二斤每斤價銀六兩二錢于撫順原任備

禦郎名忠散貯夷馬價銀併差官劉魁馬朝用

赴定遼前庫支領夷馬價銀共銀五千九百八

十三兩給夷領訖所據前項參斤差委官趙完

壁未九功李連三次解送趙樞散用以上四項

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

五絲九微五塵俱屬不明隨將當季等官內勳

杜承宗等節年當季公費底簿并卷案取對

查仍牌行分巡道嚴查去後續據該道右叅議

孫敦化呈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當季

委官杜承宗等放給正兵等營犒賞軍丁一十

七項共銀六千九百七十一兩五錢六分蒙趙

巡撫將離任時陸續小帖取進未見發出其杜

承宗等先揭開報破銷賞軍等項俱是假捏又

查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實

賞過軍夫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俱

有冊籍可考仍該杜承宗一次指以補還同知

王邦才賞夫領變賣船索銀一千一百四兩二

次領變賣馬價銀一十二兩三次領正名賞

功銀一千四百兩四次領變賣牛租糧價銀四

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共銀四千二百五錢六

分俱經杜承宗支領呈送趙巡撫收訖並無發

出公用尚有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並無

赴庫支領又操賞據杜承宗開稱二十八年冬季起至三十六年秋季止計八年俱該旗鼓官每年支領市馬子銀一千兩共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徑送趙巡撫散用又准坐營中軍崔吉手本回稱查得總鎮衙門操賞市馬子銀原額每年該銀一千兩共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俱係旗鼓差官支領呈送總鎮衙門應用俱不經由本道衙門轉行各衛勞包驗賞又查得委官趙完壁等各解參斤今委官夏時正修翔鳳等把過變價銀一千一百一十一兩五錢該杜承宗等節次領付當季下聽趙巡撫私用各緣由到臣據此查得撫鎮操賞銀兩既經該道查無實軍又無結狀有何憑據隨駁批小標銀兩該道駁查有無實用而糧廳回報第云亦無操賞是否曾有該營結狀可憑該道再查速取結報去後今據該道呈取撫院標下旗鼓杜承宗結稱前赴撫院自二十八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六年七月止原任委官任大受等

按率赴庫領過小標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又據代旗鼓事原管正兵營中哨千總戴雲龍結稱李鎮守自二十九年四月起至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止委官李國臣等共領過小標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見有底冊在卷等情到臣復喚杜承宗戴雲龍各隨帶底冊前來查審當據杜承宗揭稱節年按季領出廣庫操賞銀兩隨即交與趙巡撫並不曾操賞官軍早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何嘗見趙巡撫八年操賞一次雖有操賞冊底在卷俱是趙巡撫回籍分付標下中軍趙紳假造捏寫原任標下中軍姜顯謨陳孝職名在冊備後開銷又據戴雲龍揭稱前任李總兵下原管正兵營把總李國臣等節年領過操賞銀兩隨即交與李總兵早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不會見李總兵操賞一次並無底冊各緣由到臣該臣查得趙紳指當季撫賞漏賞侵用馬駒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九兩一錢三分邊夫銀三千七百二十二兩

四錢三分九釐五毫，解銀二千六百七十六兩六釐四毫，預發賞恤銀八百兩，市馬子銀二百三十五兩六錢九釐，扣留夷馬價銀分變賣，牧放倒死夷馬，向職銀共一百二十九兩，鹽課魚課高麗市抽分商稅共銀二千二百二十二兩四錢四分六釐五毫，二絲九忽八微五纖九塵，屯田柴草小車牛價公田糧石木價共銀一千一百二十二兩一錢四釐四毫六絲二忽四微七纖，變賣船袋銀三百八十七兩五錢二分五釐，店房租地基銀共五十五兩九錢六分八釐四毫二絲八忽五微七纖六塵，鐵斤折價銀四百七十二兩二錢五分，傾化器皿銀一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寄放船戶銀五百一十二兩四錢七分五釐，巡軍糧賞還官餉銀，寬放軍夫銀共一百八十三兩八錢，併鎗銀十兩，抵屯糧餘剩表餘共銀二千三百五十五兩三錢四分二釐一毫三絲，盜賣漕米銀一十八兩九錢三分，指修路河侵用正名賞功銀一十四百兩，變

賣船袋銀一千一百四兩，變賣馬價銀一千二百兩，變賣牛租糧價銀四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又指操賞便用市馬子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又參斤夷馬價銀五千九百八十三兩，共銀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二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成梁指操賞便用市馬子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據經歷葉自丘復查出造報廣寧庫各項銀冊，續查得趙楫明文支銀一十五十八兩，內除正名賞功銀，擅動三百兩，送李成梁路費，四百兩，送李如樟等建坊，應于李成梁名下追還，外尚有買貂皮等項，便用邊夫銀一百兩，市馬子銀七十兩，抽放馬稅銀一百七十六兩，肉贖銀一十二兩，應于趙楫名下追還，以上總計銀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內趙楫名下該銀四萬四千六百二十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

成梁名下該銀八千三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
既經道廳等官查勘明白所應照數追還官庫
者也或謂邊方撫鎮用度浩繁自難束之如寒
素臣亦非不知之但使此等錢糧卽或濫費而
稍爲地方公用臣復何求乃極等不以之犒軍
而以之自犒不以之撫夷而以之撫

中國之人臣不暇具論卽如當季一項指撫實取
過銀五萬四千二百四十餘兩八年之間算其
正用者僅實報功獲功軍丁投降賊夷出哨降

校建疏稿

卷四

廿五

夷銀三百七十九兩五錢三分五釐優恤回鄉
銀九百一十四兩一分止矣卽算其姑准開銷
者亦僅自己供應四千一百六十餘兩書辦柴
米九百六十餘兩賞送禮弁雜項人役二千七
百六十餘兩止矣此外四萬五千六十餘兩不
係小帖取進入已則係饋送

京外衙門今日送某官幾百兩明日送某官幾十
兩一月一日一裝一件一姓一名一分一釐俱
有糧廳造送印冊歷歷可數尚可借口撫賞而

不追乎又使此等侵費止是自己紙驢而非正
項錢糧臣又何求乃今各款項則皆

欽發賞功優恤卹襖及地方夷馬價馬駒銀等正項
錢糧也巡撫衙門贖銀兩舊例每年一半撫
賞一半充餉至萬曆十五年間以郝巡撫題覆
盡改爲地方撫賞公用楨在任八年一應贖
算該五萬四千六百六十餘兩除節年

奏報雜項公用銀三萬四千六百九十餘兩內有
八千三百餘兩在于當季數內姑准開銷前項

校建疏稿

卷四

廿六

供應柴米及賞送禮與雜項人役實止用過七
千八百八十餘兩外尚有未報及已報未盡用
贖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兩所撫何夷所儲
何處于法亦應追究臣已姑置不問尚可併其
正項而不追乎臣按前項銀兩贖明證確據等
輪服無訛計所籍以展辯者不過謂操賞銀兩
撫鎮例得自用夷馬價銀償還建夷參斤兩節
耳臣請先得而折之邊儲錢糧分毫不得使用
則例具在舊規巡撫下操先行該道該道轉行糧廳

動支操賞銀兩委官驛也候用完日備開賞過銀數及官軍花名冊揭報院批道存案其鎮守下操則標下中軍諡院移道亦如之二十八年以前撫鎮皆是如此及輯等到任全不經由該道第令旗鼓官徑赴糧廳帖于該庫取進併轉送鎮守衙門何會操練一次何會給賞一文以致戎伍廢弛封疆敗壞屢屢

皇上東顧之憂全由于此若復不追以賞侵玩恐九邊借操賞以肥已賄人者皆得緣此以爲例况

核邊

疏稿

卷四

五十一

所勒市馬子銀如家丁馬一匹該官價二十兩今以十四五兩所買者給之省下原價五六兩卽將年例馬價照數撥出另項收貯巧立子銀名色以便費用其實馬價正項也輯等操賞所侵雖云市馬子銀其實年例馬價也此是何等錢糧可以不追至于東馬價銀則建夷例因進貢馬匹因其無馬而折收其價者也奴酋驕逾糧等實縱之強將人參數萬斤丟棄寬食穀陽清河撫順一帶關口勒派高價致令軍士數年月

糧居民所在家產包賠到今尚未完結而會復借討債爲名或差夷百人或數十人硬住各堡經年鎮月探聽內地虛實而道將各官莫敢誰何致爲東邊異常大患輯等不行禁諭奴酋取回原參反動夷馬價銀與夷換參每毛參一斤與銀六兩二錢以哨之既已不成事體及將夷參把過變價不及原價五分之一又不歸抵原庫而仍入當季項下自己侵用然則前項銀兩不予輯追而又誰追乎臣查二十八年以前廣

核邊

疏稿

卷四

五十二

寧定遠等庫存積各項錢糧儘有盈餘自輯八年亂使亂費一空如洗致使今日買馬無銀製辦火藥無銀打造器械無銀協濟驛遞賑濟饑荒無銀以至事事無銀事事難做正如窮人無食終日束手高臥以待自斃而輯等之遺害後人遺害地方遺害國家又惡可勝道哉先是勒疆之役臣擬輯與成梁八可斬之罪不欲再有苛求但前項錢糧開係邊儲既已查出義難容隱不言伏乞

皇上大齊乾剛

勅下部院查照

祖宗朝所定侵盜邊儲律例將趙楫李成梁從重究擬應得罪各併將侵冒錢糧就彼照數勒限監追解發邊界以濟目前燃眉之用則盜臣得正夫

天誅而邊儲不委于谿壑抑臣又有說焉凡邊撫取用銀兩未有不借撫賞爲名者其實各邊撫賞自有部議正項邊界雖無正項向在子銀市稅

按遠疏稿

卷四

丁

支用亦何曾動及地方別項及自己贓贖銀兩而及其

題冊狀蹟則曰爲撫賞用牌取馬駒等銀則曰爲撫賞用動用

欽差賞恤牌銀兩則亦曰爲撫賞用然而皆爲入已用爲送入用非爲撫賞用也巡撫視爲自己應用之物而不加愛惜各官視爲巡撫應用之物而不爲講求查盤束于巡撫體統而不登聞籍巡按碍于巡撫顏面而不問從來以此一切

庫藏任意使費莫可究詰臣謂撫賞之名不正當季之官不革則邊儲之弊終無已時合

下兵部酌議該鎮撫賞如市稅子銀原該撫賞支銷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子銀不敷者俟照各邊例會

請正項應用其未寧監馬駒銀兩馬價銀專聽買馬應用邊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雜項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修理倉廩及正經公務應用賞功優恤牌硯等銀專聽

按遠疏稿

卷四

五

本項正用不得梟指撫賞名各混行動支仍將前項盡數登入循環威盤閱視各冊以便稽考凡動銀一應牌案俱要經由該道轉行各官支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用其當季官即行裁革不得仍前置用以爲自便之地庶幾遠左錢糧各有着落可據不致借撫賞之名而一與侵漁遠左事務各有本原可倣不致因撫賞之故而盡行廢闕其丁邊政豈曰小補之哉緣係盜臣侵沒邊儲數踰五萬謹

據實查奏乞

賜嚴究正法併逐追補以濟空乏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

校對疏稿

卷四

丁

按遼疏稿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題爲營馬凋殘軍威稍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查萬曆三十七

年七月二十八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三

十四號勒劉准兵部咨該劄還督撫按王象乾

等揭前事該本部覆議除大僕寺寄養馬匹調

取三千匹限七月中旬齊集山海關聽主事邵

可立兌給各軍以備征剿外仍

按遼疏稿

卷五

嚴勅督撫諸臣今後解到馬價專用買馬不得媚庸

別項那借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鎮馬價每歲十萬餘兩

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

撫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欽

此欽遵移咨備劄

題施行續據該道右叅議孫致化呈爲乞賞順差

事內稱團山等堡撫賞等項一年總計銀三萬

三千二百兩議要仍于五道應分二十七年馬

價銀內扣撥貯庫聽候撫賞支用餘聽各道支
領等因該臣除將原詳駁批外復看得年例馬
價原不該爲撫賞那用既已奉

旨清查議處如果撫賞勢不可缺只合移會比照各

邊事例議處正項方爲長便仍牌行該道再議

妥確去後今據該道呈稱蒙臣案驗前事又蒙

巡撫遼東李都御史案驗准兵部咨亦爲前事

備行本道查明議妥作速詳報以憑會

奏施行蒙此行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依

按遼疏稿

卷五

蒙查得每年部發遼鎮年例馬價銀一十一萬

七千八百七十五兩總解廣寧庫收貯原議兵

馬多寡分發各道聽各屬營路呈請動支和軍

買馬解驗騎操年終各道備將各營買過馬匹

毛齒軍丁姓名造冊呈報撫院總類造冊

奏緣送部查考以便發年例迨至萬曆二十七

年以來部發馬價照數分發買馬等項年終並

不造冊

奏緣及卷查三十二年正月內蒙巡撫趙都御史

憲牌爲夷人堅求開市應集衆思以便題

請事該前分巡兵備黃按察使移會各道酌議部發馬價扣留撫賞每一萬兩扣除一千五百兩如寧前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一千五百七十五兩海蓋道馬價四千三百兩其數不多量扣四百三十兩分守道馬價一萬七千兩該扣二千五百五十兩開原道馬價一萬五百兩該扣一千五百七十五兩分巡道馬價七萬五千五百七十五兩該扣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二錢五分以上馬價計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各扣不等共扣除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兩二錢五分寄貯廣寧庫以備撫賞呈案詳允案行管糧道刑張承祚轉行該庫自三十二年爲始每年遵照扣留外再查市馬于銀起于萬曆十五年間蒙前巡撫顧都御史因正兵大營軍丁領價買馬被勢要賣馬之家指勒外貼稍銀千數餘兩不等苦累戶丁乃議馬價動給委官蘇杭易買段布等價散庫給散馬戶市換夷

援遠疏稿

卷五

三

馬每匹官省價值多不過十五六兩若給家丁騎者該官價銀二十兩選鋒騎者十八兩哨軍騎者十六兩邊軍騎者十四兩除價物地頭價值外本鎮時價及首下馬價俱稱子銀總積貯庫遇左庫軍餉不敷輒借贖還別項並不動支亦不聽開視查盤及顧巡撫陞任方將所積子銀一十一萬零賑濟三萬餘金見存八萬爲接濟軍餉等費具疏

題知後至二十一年間倭犯朝鮮驛遞差繁又蒙

於遠疏稿

卷五

四

題議于銀每年協濟驛遞銀四千一百餘兩解左庫搭放軍餉二千兩撫鎮撫賞銀二千兩犒賞獲功等項銀一千餘兩至二十七年前提撫李都御史鎮守孫總兵因李總兵境外陣亡虜犯無時遂罷市賞至二十九年巡撫趙都御史鎮守李寧遠伯到任會

題復開馬市換馬如故于銀仍舊積貯聽備協濟驛遞搭放軍餉小操等項支用至三十二年撫賞漸增抽放稅少故議扣留馬價一萬七千四

百六十餘兩及查三十四年分馬本市抽分稅銀三千八百九十六兩八錢五分零夷人進馬價銀三千八百兩換馬積出價馬子銀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兩一錢七分零共銀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兩二分計一年撫賞共用過銀三萬一百三十六兩七錢三十五兩馬本市抽分稅銀三千五百八十七兩四錢五分夷人進送馬價銀三千五百二十兩價馬子銀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兩九錢五分共銀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兩四錢一分計一年撫賞用過銀三萬二千一百六兩二錢四分爲照一年撫賞抽散稅銀換馬子價夷人進馬等項銀不過二萬二千餘兩約計一年撫賞用銀三萬二千有奇計狀計出委不足用今蒙欲將馬價專聽買馬不許那用又不換市馬子銀停革竊恐撫賞三萬之需已無所資併協濟驛遞搭放軍餉操賞獨賞等項銀九千餘兩亦無從出若不

請發撫賞別項無從設處緣由呈報到道看得每年

請仰籍于

部發年例馬價原係備買馬匹之用第遼鎮近年以來率多事故如備倭協濟驛遞糜費議厝撫賞及解左庫搭放軍餉等項俱勢不容已者本鎮庫藏既匱別無所需不得不取諸于馬價中耳乃今欲將此銀專聽買馬實有裨于馬政但前項諸費委的無從設處若非題

內帑則他如別項必萬萬不能濟其事矣緣由已

經通呈蒙撫院詳批仰候按院查明馬價題

請行繳又蒙按院詳批候會

題行繳案候開祇因庫中缺乏撫賞債物等項又

經本道議于三十七年各道未分馬價銀內借

動三萬三千餘兩以濟急用緣由通詳隨蒙撫

院詳批如議仍候按詳行繳又蒙按院駁批年

例馬價原非專爲廣寧而設舊時每年以扣撫

賞一萬七千餘兩猶認各道驛遞協濟今不認

協濟而徑扣三萬三千餘兩何也且三十六年

以前舊帳不還矣餘剩銀債不平給矣新帳又

倍扣馬子理似欠公平即謂撫賞各項委難措辦只合議照客邊事例題

請給發批行查議間本道三駁糧廳以求一當而本官束手事例惕干

明禁苦莫能爲計本道反覆數年卷案沉思累日不覺喟然長嘆遼事何窘苦至此令人難以盾手哉苟不于此時極力調停猶因仍有且竊恐後日事例之窘更將千百于此日而遼事壞矣夫有一鎮必有一鎮撫賞正項卽如宣大延寧甘肅

長遠

疏稿

卷五

同等鎮歲各該撫賞二三十萬而遼何獨無也豈以諸鎮猶可款戰互用而遼以孤懸單弱之區可備主戰一切撫賞諸費當盡報罷耶惟本鎮原無撫賞從前當事又不據例疏

請乃爲一切苟且之法支撐目前而貨馬子銀之名自此出矣開市會一廢千萬曆十五年之時益亦爲事例窘碍空寬衷情日勢而難理當事者不得已又于二十九年而復之第不宜狃于一時不慮長久創爲貨馬子銀而延爲今日不可

支之弊夫子銀之說豈真以母而能生不過巧

托名色展轉爲用馬價之資耳自三十六年以至二十九年纔八年耳而箭賞已加十倍馬價日虧管馬日以不堪總之有前人之支操趨今日之窘急以前人之積弊養今日之積弱勢有固然無足怪者今馬子銀業已奉憲禁而本道力矯其弊頓易其轍各營諸將猶囁嚅以故套生悒悒亦無論矣而偵子銀尚可冀乎無論三十六年以後不于五道扣留外別仍買偵市換

長遠

疏稿

卷五

夷馬之例而貯庫亦多刺爲濫惡馬戶不肯領夷使不肯收可謂偵子銀未嘗不在也嗚呼不議請撫賞而徒嚴禁例終非援本塞源之說竊謂遼事日益窘而執益難行矣此關市也西自虎黃等營東至秋花諸夷無一不望關門而乞賞此等部落豈獸廣寧一道干涉而撫賞諸費獸廣寧事耶賭禁例而思事例之難扼腕非一日而計無所出矣爲今日計欲剔數十年相延之積弊振一線孤懸之弱區非急

請撫賞則關市一切諸費協濟諸項執必盡爲掣罷而後可矣。遼事將何如也。懷望本院庶前事萬分不容不停革之情而採今日事例萬萬不能行之急。卽不敢望宣大撫賞創而或難令其獨無使無米議炊巧婦傷之。但得五六萬。庶幾可以振起數年積弊而保孤懸也。不然遼事日壞。雖有善者亦無以維其後矣。等因到臣。爲照遼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每年部族解遼原爲廣寧遼陽寧前開原海蓋五

按遼疏稿

卷五

九

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謬非爲廣寧一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驛五萬二千餘匹。頭內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得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祇以撫賞故。除分馬價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督各道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七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故。併此三萬餘兩。亦不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下

按遼疏稿

卷五

各道馬價七萬餘兩。至今無還。或云廣寧大虜撫賞與各道俱相干。應儘廣寧多分多扣。信斯言也。則當爲各道省撫賞。而寧前開原又自有賞。何故則當爲各道弭虜。而年來黃台吉小歹言等犯搶。寧前遼陽地方固皆廣寧撫賞虜也。扣四道銀兩以予虜。僅博廣寧一處之安。而卒不能免四道于患。又何故前年查察馬價。臣曾爲此不平。而疏及之。去秋臣在廣寧會撫道公同商議。臣謂各道馬價不得買馬者。廣寧累之也。必使五道年例從今分脫。截然爲二。而後四道不以廣寧累。全鎮馬價不得買馬者。撫賞累之也。必使兩項銀兩從今分脫。截然爲二。而後馬價不以撫賞累。時諸臣皆以臣言爲然。而獨以撫賞無措。稱苦。後該道因夷人討賞。迫近仍議于三十七年分五道銀內扣撥三萬三千餘兩。以濟急用。而臣復堅主兵部馬價專用買馬。不得那借媚虜之說。駁行再議。必欲查例區處得其長便。爲馬價爲四道斷後患。而後已。

臣思年來我

皇上哀憐遠左發帑金三十萬召兵買馬以拯其危而卒以事體猝難應手爲人口實臣已不勝其慄死矣何敢覲顏張口再

請撫賞賚婦婦之機而屢據該道催索情詞迫切又數數以見今開關停賞爲言萬一斷賞開關他日必有以臣獨不許馬價撫夷爲臣咎者此又臣之所不敢任也仰惟

天心仁愛危遠無已着令臣等作速查明議處來就

接達疏稿

卷五

臣謹遵

旨會同巡撫遠東地方督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候代李炳議得遠鎮之有馬價也以充騎戰其有撫賞也以示勸懲兩者原不相通而馬價之以撫賞盡也則戎馬日削戎馬之以撫賞削也則屬款日携兩者甚是相妨自前人以馬價易餉創爲子銀名色于是撫賞與馬價混箭日添賞日溢而馬價始受其弊自廣寧馬價受弊不得不占番各道銀兩以供已用

接達疏稿

卷五

而遼陽四道俱受其弊顧往年虜衆帖服可不以買馬爲事猶得持馬價以撫虜而今自殺降開鑿所在侵擾需馬甚急其不得割馬價而爲撫賞之資勢也往年各道苟安皆不以買馬爲事猶得讓馬價與廣寧以撫虜而今則虜徼切身各畏于係需馬俱甚急其不肯讓馬價而爲廣寧之用亦勢也况今日子銀與馬價俱盡雖欲混用馬價而不可得廣寧與各道馬價俱盡雖欲讓馬價與廣寧用而亦不可得然則撫賞銀兩

將安取給哉臣等竊惟各鎮皆有撫賞皆有部發正項而遠鎮于九邊爲首遠虜視各廣更劇尤不可不同類而一視之者今不敢泛引請借宣大爲例宣大處右臂遠東處左臂同一京師重鎮也北虜惟兩種最強西則俺各部東則土蠻部土蠻故元裔雜衆數十萬臣服三衛控制毛憐海建諸酋長以百十勢視俺各部近益強而以直孤懸單弱之遠其土馬器械城壁險隘等項又不及宣大遠甚乃宣大各有撫賞正

項銀數萬而遠獨無獨割馬價有且支言以自
愚自壞是宜大宜主款還鎮宜主戰而左臂不
如右臂重也今前人已許之箭臣等不敢輕裁
以開廣鑾卽此費用已是一日難禦虎兇免
慙大賞猶未定此會已長成能統衆去冬報領
十餘萬騎赴關講賞未果今春夏間必以大衆
親來則臣等何以應此今日遼事之至急至
急而萬萬不能支者也約據各道見用撫賞數
目廣寧以三萬二千金計寧前以五千金計開
原以七千金計而虎墩免慙大賞未定其數更
屬不貲伏乞

按遼疏稿

卷五

勅下兵部

加酌議查照各邊事例覆

請給發撫賞正項銀兩以濟急用其年例馬價容臣

等查計五道馬匹多寡定以萬曆三十七年爲
始從公均發專用買馬備戰再不許廣寧多分
多扣那借撫夷支用則馬價與撫賞判斷各道
與廣寧判斷戎馬皆得充實而夷虜亦不致于
觖望矣臣等無任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緣係管馬洞殘軍威削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按遼疏稿

卷五

十四

推舉邊道疏

題爲遼陽欠缺道臣謹破常例就近推舉賢能以重衝邊以應急着事自長定之役遼陽兵備革任聽勸二月間吏部推補原任叅政田立家以降調而驟起邊道倘肯感

君恩重

君命不俟駕而趨十五日聞報五日治裝二十日急馳赴任不出四十日早可到邊而今距

命下時已七十日矣尚不見有起身消息臣不意封

按邊疏稿

卷五

疆如此緊急而乃延緩一至於此卽此一節已

無憂

國奉公之誠決非他日治邊善品臣方欲具章而督撫就近推補之揭至矣臣惟遼東各道地方村屯殘破殆盡間有一二才遺者虜旣不屑掠我亦不肯收拾大都坐保孤城爲悠悠待盡之計以若所爲邊道亦何難之有惟遼陽村屯蕃聚爲全遼軍馬錢糧芻粟器用所自出之地西虜無日不垂涎而東虜介在撫順清河寬奠

鎮江一帶又復割其腹心而據之使兵備得其

人則守住見在之遼陽猶可救已壞之全鎮不得其人則西虜動而西疆之村屯變爲各道之村屯東虜動而東疆之城堡折爲建州之城堡遼陽去而遼之全鎮亦去矣故善爲遼鎮計者當以遼陽爲根本善爲遼陽計者當以得人爲緊要以臣論之其爲遼陽做事也不徒貴有跡跑過人之才而貴任勞任怨有一段真切肝腸以爲之主苟其肝腸不如此而其才適足爲躲

按邊疏稿

卷五

六

猾之具其爲遼陽禦虜也不徒在於虛恢疆場之氣而在不吐不茹有一副操縱手段以爲之用苟其手段不如此而其氣適足爲挑禍之階卽有其肝腸矣又有其手段矣而兵乃專門之學苟於本兵政務邊關險易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平日不能練習曉暢而欲字割於一時恐亦不能當機應變而收速安撫之利也臣嘗服先臣高拱議儲備邊方督撫兵備之臣當自兵部司屬始爲不易之論竊見兵部職方司

郎中見推江西參政徐鑾爲人明敏通練急公不顧私任事不避難而又心思入細機用合宜每與巨商確建倉事體緩急疾徐操縱尤爲得法若以本官改推遼陽兵備

命下旬餘日便可星馳赴任管事以方畧預定之人就籌畫素熟之地而應門庭緊急之事皆撫所謂就近推補之便恐更無便於此者矣目今奴會雖退張其哈喇佃子不過一山峽度我所必不能有着以掌我緩我及論以橫江舊鴉鵲關

按遼記前

卷五

地方却佯然不理比見援兵在遠驚疑愈甚日惟擺撥懷申以待而西虜數萬騎屯聚遼瀋牆外犯搶只在刻下臣雖不敢以東方之事自遜日在修城挑塹買馬治械積蓄輓粟稚牛饗士調度諸將吏爲戰守備顧自度終未如虜衆何署事海蓋道副使聞鳴泰力疾來遼收保防禦雖有兼人之才而當遼海兩衝之虜又新平東山殲寇擒其渠魁三十餘人散其餘黨萬餘人聞其衆尚欲嘯聚不免有顧此失彼之懼望一

的當之人早來遼陽計議行事真是以日爲歲臣非不知推用官員係吏部職掌御史不該坐名

題補只緣事情萬分急迫度其地度其人又度其時勢似非徐鑾不足以辦此不得不破例以舉之所謂苟有利導之可也臣不敢以封疆之重而遷優官越職之嫌伏惟

皇上勅下吏部酌用施行遼陽幸甚全鎮幸甚緣係遼陽久缺道臣謹破常例就近推舉賢能以重

按遼記前

卷五

衡造以應急者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徐鑾准留用王興已奉旨着催他上緊赴任不得推延吏部知道

常平倉積穀疏

題爲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錢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竊照遼左僻處關外三面隣虜一面隣海倥傯通山海一線之路與腹裏通邑大都無相通者不同歲豐則遼東之粟不輸於外其價易錢而傷農歲凶則外境之粟不通於遼其價易貴而傷民以此豐年粒米狼戾官不重惜而一遇凶歉則斗粟值銀六七錢

校遼疏稿

卷五

九

無從尋覓但彼此相看爲溝中瘠而莫可奈何臣考便民之法莫有善於常平倉者穀賤則增價而糴以便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便民欽散以時豐凶俱願行於遼左尤更相宜臣正欲議興舉適去秋金復寧前饑人心洶洶搶盜羣起馬官兒寨山蒙金三塊等三十餘人招聚打礦饑民蟻附聚至萬數千人官司莫能制臣與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商議饑民所以甘爲殲賊不悔者由於自己既無以存活而官家又無絲毫

之積知其必不能救我而去之耳今欲解散其黨惟在汲汲買穀救賑明示百姓以有所恃庶幾去者有還心居者始有定志而是時臣方以贖銀萬餘兩修築堡臺濶壕又急無見銀可以發糴因查勘定遼前庫餘稅銀四千二百四十七兩雙山鹽稅銀一千五百兩中江稅銀八百五十兩海州庫運雲島稅銀五百兩一面先發各道越時糴買外自去秋至今臣衙門贖銀又復積過二萬九兩四錢七分八釐酌量各道地方寬窄丁口多寡陸續分發分守道銀八千六兩四錢七分八釐分巡道銀五千兩海蓋道銀七千兩開原道銀三千五百兩寧前道銀三千六百兩已於三十七年八等月內節次解行各道選委的當衛官分投有收地方加價糴買聞該臣又思得所買糧石欲要寄收軍儲倉倉恐滋混淆不便稽查隨畫圖式牌行各道揀擇高燥地方買賣處所照圖建立常平倉廩遼陽廣寧二處係鎮城官民衆多每處改稅監舊衙

校遼疏稿

卷五

二

門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右衛藩陽清河錦
州義州右屯金州復州海州蓋州開原鐵嶺寧
遠前屯共一十四處每處止於一衛人民各建
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其應用物料等項銀兩
據分守海蓋開原寧前四道呈稱各於該道庫
貯備賑草價登報紙贖等銀動支呈請開銷惟
分巡道呈稱庫無堪動銀兩臣又勉括本衛門
贖銀一千七百一十兩續發該道製買建蓋去
後今據帶管分守道事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
稱遼陽左等五衛原發銀五千一十六兩四錢
七分八釐買完蜀秫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三石
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穀一
萬七千二百五十二石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
間定遼右衛原發銀九百九十兩買完蜀秫六
千六百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藩陽中衛
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蜀秫五千石建倉一所計
房二十七間清河堡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蜀秫
三千三百三十三石四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

七間蒲河所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蜀秫二千五
百石寄收軍儲倉內又據分巡道右叅議孫敦
化呈稱廣寧等四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蜀秫
七千五百七十六石建倉一所計房四十一間
左中二屯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蜀秫四千七
百六十二石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義州後
屯二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蜀秫四千五百五
十八石三斗二升一合六勺建倉一所計房二
十七間右屯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蜀秫三千
九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九合建倉一所計房
二十七間又據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稱金州
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蜀秫一萬石建倉一所
計房二十七間復州衛原發銀二十兩買完蜀
秫九千八百四十八石四斗五升建倉一所計
房二十七間蓋州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
蜀秫七千七百九十一石五斗五升建倉一所
計房二十七間海州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
完蜀秫六千八百四十一石五斗建倉一所計

揆遵疏稿

卷五

二三

房二十七間又擬開原道僉事高折枝呈稱三萬遼海二衛原發銀二千兩買完蜀秫八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穀五百五十石并收助工餘剩糧四百一十五石一斗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鐵嶺衛原發銀一千兩買完蜀秫四千五百四十五石九斗三升四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懿路所原發銀五百兩買完蜀秫二千二百七十二石七斗六升六合寄收鐵嶺倉內又據寧前道右叅政馬拯呈稱寧遠衛原發銀二千一百兩買完蜀秫七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穀九百七十七石九斗五升二合九勺一抄七撮豆二百四十七石八斗米五十一石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前屯衛原發銀一千五百兩買完蜀秫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四合穀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六升八合豆四百四十三石五斗米一百六十六石八斗六升八合建倉一所計房二十七間各緣由呈報到臣通計買穀建倉用過臣贖銀二萬一千

揆遵疏稿

卷五

三四

七百一十九兩四錢七分八釐餘稅銀七千九十七兩通共銀二萬八千八百一十六兩四錢七分八釐實完糧一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合八勺五抄三圭三粟四粒蓋過倉廩一十六所計房共四百六十間臣曾親下遼陽新蓋倉內驗其穀石皆乾圓潔實驗其倉廩物料皆極壯大完厚真可百年不壞臣心其慰其各道穀石倉廩臣雖不及親驗然每與公移私劄叮嚀諄切心血爲盡諒能體臣憂民一念不忍苟且了事臣惟慮鎮之窮至今日而極矣自屯田法壞歲收子粒虧及國初額數大半所在軍儲倉全虛倒廢鞠爲大禾之場而各衛預備倉併無收貯贖穀一粒備賑卽孤老數年不得關領一粒養濟何論收荒以此一遇水旱百姓皆知內無活法外無來路相率作盜賊走夷狄而不顧乃向來地方官自汲汲軍馬催討錢糧而外曾無一人以積貯爲事者想以軍馬無食而鼓譟則恐脫巾爲罪得食

按遼疏稿

卷五

二五

而飽騰則可盜殺邀功至於地方百姓救活數萬人而陰養不加餓死數萬人而訶謔不及其所重在彼不在此而不知無民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無軍則無遠此亦弗思之過也臣嘗譬遠如治病然風寒之侵人所時有但使腠理固密脾胃壯實亦不足患夫廣遠之風寒也壕塙城堡遠之腠理也屯田積儲遠之脾胃也兵馬不過一驪風逐寒之禁耳至於固腠理而使外者之不入實脾胃而使內者之不潰則修

邊屯積尤爲安遠之本務去秋臣曾具屯田修

邊一疏仰格

天心兩次

明旨屬望當事會議修舉何等殷切乃今在外已無一人說起在內已無一人主持而修墮者又復造言撓阻孤負

聖懷實臣竊言無當無所逃罪惟設立常平倉買穀

治厥出臣獨議獨處猶得報完以畢涇埃之一念顧臣伏而思之凡臣所以爲此者非徒實欲

按遼疏稿

卷五

二六

爲遠永永計臣雖有千百年之心而無年半不
去之官雖能獨議獨處於一時而不能常議常
處於千百年之久假使臣創立於前而將來諸
臣莫爲相成於後則今日十數萬之糧石數百
間之版房又將化爲紙上空言滋人口實翻不
如暫者修邊屯田早早去開之爲愈耳臣惟常
平之法本圖便民如便行之得人遇豐年則添
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糴大饑則借貸候豐
歲輸還更不出息或卽糴辦徑自開銷令百姓
真得便利而又權新陳以時欽散不令堆積朽
腐而又嚴察官吏牙行情弊不使因緣爲姦科
則公私俱便何法不可經久獨患爲之上者鄙
出納爲有司不肯及時糴糶或糴糶不能察知
在市斛斗實價聽民情願自買自賣只憑武官
配抑人戶牙行高下逼同以爲法害臣於此不
無私憂過計嘗聞禹曆初年遼陽道翟繡案留
心地方廣積穀石後人怠廢旋至沱爛及十四
五年間大荒斗糶值銀一錢人民餓死乃始思

援遼疏稿

卷五

三

瞿而悔其備之不預亦晚矣夫不以待寇者待
臣而復貽十四五年之悔是則臣之所望於各
道者也臣嘗計美戶口遼陽廣寧二城須各得
五萬石餘衛各二三萬石沿邊城堡亦各數千
百石方可救濟得過難糴本無指但使肯心一
發逐年處辦亦不甚難歷來按臣亦有在差一
年七半者豈無贖銀比復何在前按臣蕭淳遺
臣贖銀六千餘兩合臣差內所積除支過各色
正項公費三千餘兩又地方督撫鎮部交際臣
不能矯衆而所受往還儀物于有餘兩臣亦不
敢絲毫自私俱分發各道管糧官賑濟孤貧外
其修邊常平兩項用過三萬一千七百餘兩以
爲取之詞訟而臣自入境深恨才民債訟問官
徇私自人命強盜而外一切廢案通計所准省
牲時十分之八以爲取之查盤而臣嚴囑各交
官不得徇套問罪通計所報減牲時十分之三
又深念官民貧窮自蕭御史以前未完贖贖通
行各道盡數計銷以廣

援遼疏稿

卷五

三

皇上恤民德意其所收不過捕獲山東蒙買海船貨
物數千兩訪拿本衙門極惡本房承差辛學等
贓銀數千兩爲額外物而其餘則皆尋常套數
應有之贖也臣惟銖積寸累不忍浪費以至於
此誠使後來諸臣繩繩相繼十年之後何愁各
倉不充臣願不滿是又臣之所望於按臣者也
臣又惟巡按王察巡撫王撫此等常平便民事
體原係巡撫職掌若止專用按贖不用撫贖則
將來撫臣視爲與已不相干涉之事而其法將
坏刑訟濫刑巡撫衙門贓罰銀兩六分備賑撫
贖銀四分充餉巡撫衙門五年巡撫郝杰題
准盡留備賑撫贖銀項公費臣嘗細查已報未報校
十歲之中以爲常歲約收贖六千餘兩除雜項
公費僅及三千兩外所餘一半併無撫實備賑
支用此後似應每年撥銀一千兩入常平倉項
下分發各道作爲糴本會同巡按御史督令各
道及管糧衙門着實舉行年終分別舊管新收
開除實在數目明白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道廳官以此舉奏爲殷長庶使撫按不分彼此事體有所考成是又臣之所望於撫臣者也臣又查得本鎮徵收各色銀兩絲毫盡歸餉部雖屯民所納蒲板銀原爲修理鋪墊而設亦盡括爲月糧正項以致軍儲倉廩在在丘墟屯糧悉匱土管收貯多至泡爛至於營伍雖造二船一矢亦必取給於馬價而更無別項可動良用慨歎臣衙門贓罰銀兩原充兵荒之用非專抵軍餉也臣差一年有半例應解

部銀三千兩臣浚發爲常平糴本又雙山稅銀

每年二千兩舊規一千兩解部四百兩撫院四

百兩撥院三百兩守道分用向爲稅監所占臣

今年亦盡吞發收糴歸入常平項下此兩節之

在餉部比於乘厲雙免不足多寡而留在地方

逐年收民實爲億萬生靈不朽之利如去秋馬

官兒寨饑民礦徒嘯聚山谷臣亟檄海蓋道議

獨議賑盡吞革藏錢糧雖搭放軍餉之類亦暫

留賑濟併處借春間牛種其後民心始定礦黨

所望於戶部者也伏惟

皇上始終憐念窮邊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生民幸甚封疆幸甚緣係積儲

關係窮邊太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餉買穀恭報

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歉亦可濟邊能延朔積穀許多
且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永遠遵守其屯田
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兵二
部查確明白說來

拱建疏稿

卷五

七

經虜內地圍獵疏

題爲將官縱虜內地圍獵乞

賜議處以重華夷大防事本年五月初二日據
開原兵備道金華高折枝呈稱萬曆三十八
年四月二十七日據定遠守堡吳道隆稟稱
本月二十六日早間蒙慶雲林遊擊差夜不
收左住順邊換臺分付有在市夷人煖兒營
達子順邊裏打圍不許舉放炮火至未時果
有夷人二百騎從慶雲堡亮子河西順邊
裏夾牆圍獵跑至本堡大邊新臺爲止至申
時分收帳去訖等因具稟到道據此該本道
看得邊牆之設所以嚴內外之防牆裏豈夷
人圍獵之所爰會營雖在討賞然華面無幾
時其情尚巨測安知非假此以窺伺地形險
易爲將官者不能禁之已矣又從而使人導
焉則虜復何所畏憚虜無足怪將官真可異
也開原邊政大抵若此漸已不可長矣由
此不加戴正開原將不知作何結局緣由

拱建疏稿

卷五

三

到臣一見不勝駭愕查得開原邊有二道一爲老邊自慶雲堡西南起至西北正東東南柴河堡約三百里凡誌書內所載墩臺百餘座皆去塞不守韃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板升其地任夷駐收往來者數十年去春臣曾疏及之一爲新邊乃邊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緊靠各堡挑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衛者自小壕以外老邊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瞭守偏近往往邊烽纔舉而虜騎卽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去年

按邊疏稿

宋五

五

臣脩牆壕議復老邊道將以宰媛窺伺不敢任仍脩新邊業已築過三十里而臣弗從也以謂此邊一定則前地盡界於夷他日必有以棄地議其後者而欲圖脩復則宰媛方構事勢又難輕率正躊躇間屬壯關那酋死臣憐本酋忠順向來梗住東西虜不得打通一片者實賴其力恐一死而其姪白羊骨輩不能自保遣通使持緡帛往慰之且以堅生者意而是時宰媛各營皆遣夷會義見通使至則皆感歎謂裏邊大馬

法這等哀憐學好達子若我等頭目死不如大那得這樣宰會聞之感動卽歸所奪壯關馬百匹仍遣通夷來告併送進前秋所掠人口乞求欸賞而臣以爲此復老邊者機也若一面興工一面遣使隨通夷慰藉其意果必再來乞賞往返講折不出二旬而數十里衝處工程度可完其他自可無慮因屬該道行之無何宰媛兇果遣親夷各獻馬匹來見宰賽仍願差夷爲我築梁以防他營援工而臣遂因是親詣慶雲邊

按邊疏稿

卷五

五

外冒險督工僅而得完蓋當日恢復老邊之難有如此其後界限嚴明置臺瞭守數十年胡馬馳驟之場不見一夷之跡而宰媛之鴛鴦亦因此漸消而爭效順焉四月內據高僉事稟報宰賽營領賞已畢於十三日卽盡起營回巢媛兇領賞月盡可完此二大營既完餘營撫賞更自無難此番夷人領賞較往時頗覺恭順邊人稱從來無如此容易撫者莫非臣脩牆增兵順治威嚴所被臣誠愧不敢當而牆壕之險實亦有

足恃者蓋近日恢復老邊之利又如此倘使爲將官者稍知大畧當嚴徵募當杜深拒力防定使胡騎不得混越豈惟封疆允賴臣亦藉以自慰何乃老邊甫復之後又踵常年故事聽其圍獵於內而莫之禁禦也林宗齊卽武人不諳內夏外夷之辨只知脩復時節一段操心設法之苦宗齊亦曾目擊而身嘗之矣詎忽忘至此乎嗟乎地方之事倣定見成而不能守臣且如遼將何哉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實理軍務兼

舜之爲也者是不益長戒心之陰伺而遺地方之永禍也耶宗齊備禦開原三年正值夷情紛擾所以北拊那羊東拒奴速西摩宰煖俾與止關復親東夷漸離者前道石副使往往多其力雖臣等亦才之以此議陸慶雲遊擊領新兵以當西北一面而不意其疎闇寡謀一至於此臣等嘗嘆奴酋本一亡虜餘孽舊鎮縱之嘗給夷使銀牌十餘面致令經年鎮守在內行走而關驛不敢問又嘗聽奴酋親領數千騎護送西夷直經開原南門外往還而道將不能禁因此養虎遺患馴至今日殷鑒不遠念之心寒年來臣等中肅禁防綱紀粗定何圖今日復見此事若不亟加議處則遼左武弁皆相率以玩夷爲常事將宰賽援煖鬼之例二十四營援宰煖之例東西捍漢海建諸酋又援二十四營之例而我之將官皆不肯出一言以禁之不惟不禁之而已亦從而爲之導焉亦從而爲之誡烽侯焉不幾令遼東地面盡爲夷虜獵場而流害庸有已

乎哉伏乞

初下兵部覆議丞將慶雲堡遊擊林宗舜革任回衛
以爲踈縱玩虜之戒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庶人
心知所畏懼而邊防益加嚴肅矣緣係將官縱
虜內地圍獵乞

賜議處以重華夷大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按遠疏稿

卷五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請告疏

奏爲恩親病劇勢已危顛

天良憐准放回籍以全孤命以慰孀母事臣六年司
理三年水曹仰蒙

聖恩拔在今職又蒙

特遷昇以今差凡有所言朝具跪而夕

報可又使臣得以行其微志感

恩圖報臣何敢愛死故雖今春無日不病猶自忍死

以待新撫鎮道之至而不敢以病

按遠疏稿

卷五

三

請也忽今月初臣母在籍訖聞達虜反亂不知臣身

消息終日在家哭泣特遣一家人到京問信臣

鮮兄弟止有九歲一兄纔學寫倣其家信乃是

臣母口授臣兒手書句不成字不成字却是

一句一痛一字一淚臣讀未竟不覺放聲大哭

嘔血數碗暈死在地吏書榻擡上牀半日始甦

嗟乎苦乎胡爲而使衰年孀母愛哭至此乎臣

父母止生臣一人臣父早背自臣出仕十有三

年不得過家一掃荒墓生無以養死無以祭臣

已不得爲人獨幸迎養孀母朝夕相依爲命而
臣母老年愛子每飲食非臣在側輒不甘不飽
前年在京一病半載滿擬得差將送南還不圖
疆事遏迫一別到今忽已一年零十箇月首問
渺然臣母如之何而不思臣也家信云汝往時
公事在外一日不歸我嘗望汝一日到曉些小
疾痛我嘗守汝徹夜不睡汝今圖在達子窩裏
不得還鄉教我如何消遣我今爲汝兩淚俱竭
臣母之思臣如此臣如之何而不慟哭嘔血也

接遺疏稿

卷五

三

數日以來飲食不思晝夜不寐心火上衝頭暈
口眩喘嗽大作遍體發熱精神恍惚如喪魂魄
賢官周騰蛟等咸謂臣病在心難以藥治隻身
絕塞自病自憐寡母孤兒轉想轉懼臣不懼死
在邊疆無以歸獨懼臣死而無如孀母何耳伏
乞

皇上憐臣病勢危急

准臣回籍調理免候交代倘得痊愈少延殘喘全臣
一命是卽全巨孀母之命

皇上再生之恩

天高地厚而臣狗馬之齒尚壯其於圖報亦有日矣
臣力疾望

天叩籲臣不勝涕泣待

命之至緣係思親病劇勢已危急籲

天哀憐准放回籍以全孤命以慰孀母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樂廷槐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接遺疏稿

卷五

三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中協副將患病疏

題爲銜還將領病勢危篤乞

准回籍調理併乞

速賜推補以保危鎮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據遼東中

路副總兵官秉忠呈稱竊照本職才本庸愚志

向曩章於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內蒙起補協

守甘州副總兵繼而更調協守前鎮東路副總

兵復又更調協守遼陽中路副總兵本職見得

遼陽道惟跡踣殘破已極問報即于妻孥兼程

安赴疏稿

卷三

四十一

勇往出關並無疾病於本年前三月內到任志

期竭効奮銳以圖消報但管伍廢弛兵馬疲憊

日逐操練教演火器兼以屢報大虜聚結犯搶

本職帶領內丁標兵沿途收斂人畜日無暇時

因勞逸不均致令脾疾舉發每食即吐比時猶

能勉強支持又於四月初六日忽報大虜入犯

長勇等堡地方本職即時統領主客官兵截殺

當時窮追渡河陸道致將衣甲濕透遍身皆起

瘡痍而前疾因馳馬飛逐愈加返胃嘔吐見今

醫官周騰蛟調治月餘服藥罔效比前尤爲沉

重卽今形體尪癯行步艱難切思遼陽何地此

時何時協守乃領兵之責時不可缺而使病大

臥疾治戎求其不致敗事難矣合無請乞本院

軫念地方孤危速賜題

請另選才勇官員管理中協兵馬事務俯准本職回

籍調理庶遼疆有賴骸體得以生還緣由具呈

到臣該臣詳批官副將勤勞

王事驟得此疾勢已萬不可留除會

彬還疏稿

卷五

四十二

題回籍調理外分守道選詳的當官員代署協務

此繳續據帶管分守道李海蓋道副使閻鳴泰

呈稱爲照副將官秉忠壯畧沉猷真腸烈膽當

營伍凋敝之後整頓一新值虜酋環伺之時隄

防百至履任未及三月一戰遽挫狂鋒終朝奮

馬而食詎止一塵不染達旦枕戈而寐誓將九

死不回孰意河東倚藉方殷突爾二豎爲孽蓋

緣勞瘁傷脾故致胃脫翻溢似非旦夕可療之

症難持進退不決之疑必令解組於今朝庶望

有生於異日既蒙會

題回籍調理所據協營事務一時不可缺人查得廣寧左翼管遊擊郎名忠勇畧過人騎射獨擅拊摩最能得士抒籌更裕毘敵委署協管極為的當合候詳示行令本官署理一應事務候新官至日徑自交代緣由呈報到臣除詳批郎名忠署理營務外輒投筆而嘆官秉忠之命與遠之氣數也秉忠壯烈人也雄風勁骨慷慨有膽臣一見而偉之凡管堡一切整壞事宜向之所

按遺疏稿

卷五

四一

亟欲整頓而苦於無人者一一付之秉忠而秉忠亦一一任之不遺餘力屬其時沿河虜衆數萬日窺遼瀋遼陽城中獨臣與秉忠兩人耳臣於此慮多則備不得不多備多則事不得不多事多則責成秉忠者不得不多而臣性又繁臣法又嚴臣既唯恐纖毫之有失於地方而秉忠亦惟恐纖毫之有失乎臣意以此終日終夜忘寢忘食任勞任怨拚官拚命數旬之內軍馬器械操練收歛哨防設伏等項無所不改觀無所

按遺疏稿

卷五

四一

不周備而秉忠之病根伏矣四月初六日長男之役秉忠不介馬而馳走險渡深唯敵是求不知饑飽不知勞竭而秉忠之病形見矣問何病曰翻胃日食幾何曰粥兩盞吐幾何曰半日乃始驚憂無已諭令暫假趣早調攝而秉忠以虜未退辭也再越數日而秉忠之病勢深矣臣諭如前秉忠辭如前臣命醫官諭之又屬間副使王總兵萬副將等諭之而秉忠之辭終如前也又越數日而秉忠之病狀襍出而敵矣臣見而泣下曰本院愛遼故愛該協性命該協與其爲遼數月副將孰若自愛性命長爲遼副將秉忠亦泣下顧猶有勉強支撐之意及又越數日前食盡吐大便不通外不入內不出始悔不遵臣言而狼狽至此也其爲地方則已盡而其自爲則已晚矣嗟乎遼將全軀保妻子者往往而是孰有真心實力不避勞怨如秉忠者孰如奉公

憂

國不愛性命如秉忠者假使天爲之祐無疾無病

安遠此指

卷三

四

任協二三年何患軍威不振何患夷虜不畏乃
僅僅三月而一病輟至此豈非遠之氣數而秉
忠之命交會其阨耶此臣之所以投筆而嘆者
也臣謹會同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宗院右副都御史楊錦議照遼陽協守官秉忠
昭任副帥威名久著於西陲三月協戎功蹟頗
勦於東塞當地方得一勇畧之將上下方倚爲
長城乃造物偏妬任事之人陰陽忽遽此奇患
遂使英雄不收夫全效益令偷怯取笑於徒勞
豈惟伊生之不振抑亦此方之鮮福雖本官病
勢已劇猶懷馬革裹尸之圖而本鎮秋防已臨
復是狼煙驚眼之候臣等既爲該將全他日再
用之軀又爲地方覓他人早備之地惟有速速
聽還一着耳伏乞

勅下兵部議將遼東中路副總兵官秉忠回籍調理
疾病症之日查理舊勞新叙卽以原官從優起

用遺下員缺速揀推謀勇最著任事者一員
前來料理秋防事務庶本官早得以生還而地
方預有所準備矣緣係衝邊將領病勢危篤乞
准回籍調理併乞
速賜推補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馬登瀛親齎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安遠覽稿

卷三

四

論援兵疏

題爲病中聽撤援兵深恐虜寇虛實乞

勅當事慎重無以人言遽速邊禍事臣移疾近聞陸續見兵科二疏語意牽纏病中三四讀尚不能通曉且已置之不與論惟是迭得督臣王象乾書大略謂長勇之役各將以少禦衆堵回大敵量與

題叙亦不過實錄姑示鼓舞以作將士之氣豈其無新獲實功而遽取冀幸

按述疏稿

卷五

五

恩澤不意兵科復爾督過至於援兵一節自去歲迄今撫鎮道將書檄絡繹不絕方行調發兩年來遼左頗藉其力今科疏又復云爾謂臣既堅志冥鴻而伊亦行將爲歸田計西兵留之於遼誰復肯爲作主不如盡數撤回送還各鎮而以遼事聽之言者之收拾主持臣讀之未竟不覺倚杭驚嘆曰此何時也而可撤兵乎虜雖北徙而目下蟄退且至拱宰雖受款而反抄等酋尚在窺伺奴酋雖退地不過以一山溝給我併無悔

罪輸誠而秋冬水結又是西虜大舉遼海時候即再加調發猶懼不濟曾是區區見在者而可撤乎夫遼兵之弱其來久矣自督臣調發西兵來援氣色若增而壯焉西保寧前東防遼間何者不預其力臣今春遣官易芻輓粟分給食用第扣應得糧料還官不聽與民爭易而又以重法約束之地方寂然若不知有援兵者何至以毒藥遺患臣曾移書督臣謂遼協兵素怯不能旦夕振雖有新兵一千六七百人頗精壯今尚在宣大買馬不得騎操不如借援兵力多往年餘一面支持虜患一面與遼軍合操使之學習西邊戰法俟軍氣漸強夷情漸定然後撤退方爲妥帖時督臣深以臣言爲然且先已開單咨部再欲有所徵調以厚集其力而樞臣移書與臣亦言以新餉養援兵庶可得目前之用尤勝於新集烏合之衆大氏所見皆同蓋應急之法不得不出於此正唯此輩慣戰能衝鋒破陣而非徒以齒牙博得之餉奉此逐隊隨行之物也

按述疏稿

卷五

四六

果如科疏曰西將不習也必將皆土產然後可
曰廢將不威也必將盡部除然後可曰援兵遺
患也必有事不調防不入衛然後可曰當用隣
鎮見任將也必蜀門諸將官各舍其地方之責
而爲我領援兵然後可此等議論卽該科亦自
以爲窒礙直是有心抑損使邊臣用一人不得
使一卒不得束手與懦并弱軍共盡而已得旁
觀其敗美文墨爲愉快耳顧如

陛下之封疆赤子何耶督臣身任重寄生死在一身

按遼疏稿 卷五

成敗在地方安危在

宗社一切調度當悉聽之不宜一一阻礙茲不微發
而致失事既以失事議之微發而免於失事又以
不失事議之在督臣處此甚難計不得不不一
撤以謝科臣所恐此兵一撤遼陽開原遼東
西虜聞之必乘機太入則素怯之兵新集之
衆必不能抵當而屯堡勇婦必再遭長定之慘
當斯時也獨令督臣當咎無所不可而遼亡無
日矣此臣雖病而一日不敢忘其憂者也

唐李德裕節度西川時牛僧孺與交態數從中

沮其議歸諸道兵勿留屯蜀人恟懼德裕素

留鄭滑五百人原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

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

撤與先失事時何異蜀不可保今朝臣言罷兵

者益由禍不在已委難於臣望人責一狀留入

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由是兵得

無能而德裕始得藉以安蜀今遼左孤危何如

西川東西虜勢何如南詔臣願督臣暫留援兵

爲遼支撐目前爲輕言撤爲虜所窺必不得已
猶願疏乞

按遼疏稿 卷五

陛下責科臣一狀於

御前無令他日敗事獨罪督臣以下諸臣而且牽掣

臣不休也伏惟

聖明裁鑒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緣係病中聽撤援兵深恐虜窺

虛實乞

勅當事慎重無以人言遽速邊禍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欽定疏稿

卷五

三

再請撫賞疏

題爲夷市秋期已臨賞銀候

旨未下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亟行酌處以保危鎮事准巡撫遼東
地方督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楊鶴會稿該臣以六月初六日莅贛寧惟時各
道臣咸在焉與之計議安攘靡不虔額而譚撫
賞之銀所宜亟

請者臣竊自念責在巡撫地方而地方凋敝之極所
按述疏稿 卷五

五

五

當隨事拊摩責在督理軍務而軍務廢弛之極
所當逐營整飭如不圖制虜而先圖款虜不求
邊備而先求帑銀臣卽怯懦臣實耻之兩月以
來焦意樂心不遑夙夜民疲軍政靡布紀綱而
秋已漸高矣隨牌行各道查所屬市口幾處係
何年奉何文開設後至何年因何事斷革又至
何年奉何文復開要見某市一年用銀若干共
約用銀若干內除各市抽收稅銀及夷馬價銀
支用外仍該不敷銀若干其開原秋賞雖未定

額大約該若干虎墩兔慙大賞儻亦今秋來講大約又該若干前曾會題是否的數逐一查議明悉詳報去後今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張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議孫敦化呈請本道以秋防在過邊歷堡整理守禦又搜括庫貯以備撫賞用示羈縻乃見庫貯全虛食不下咽者數日蒙查本道鎮靜關市設於成化初年以至於今革而復復而又革革而又復者不一總之夷情之畔服何常而款戰之機宜難執自二十九年

按遼疏稿

卷五

五三

以至三十六年夷人生齒日煩而餉實漸增數倍以故始而取給於木馬之稅已而扣留五道馬價迨其後頭緒愈多支掙愈難又不得已而借馬價貨江南以生子銀雖為一切苟且之法實為目前救急之術乃令馬價有嚴禁而子銀又悉停矣本道屢屢呈請業蒙會

題伏聞部議所

請二萬總括遼鎮扣留及市稅等項僅逾四萬乃近日市稅細微又難作為實數而以前市賞載在

往籍彼夷歲據為例誰敢減之廣寧一道市口三處一鎮靜堡市口係五路爪兒兔以見鄧黃台吉青把都等會領賞一年賞物并食用約用銀二萬八千三百三十餘兩一大康堡市口係鎖關索令小友青等會領賞一年賞物并食用約用銀六千八百餘兩一大福堡市口係拱兔等會領賞一年賞物并食用約用銀一千九百餘兩此與前報稍有不同者以小當及鍋口獐條中宿牛隻等項原未議入大約一年非得四萬必不敷用若虎墩兔慙大賞則昨舌不敢議矣此全遼安危所關

按遼疏稿

卷五

五五

廟堂之上必有遠見石畫等因又據整飭寧前兵備右叅政馬拯呈稱查得寧遠興水縣堡中後所高臺堡二關口於萬曆二十九年開復本市撫賞起至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杜總兵殺款之後各夷歸寨至三十七年各夷復叩關乞賞准其復款補其歷過賞物外其拱兔一枝在寧遠興水縣堡市口領賞一年賞物并食

用共銀二千餘兩係量大一枝在申後所高臺堡市口領賞一年賞物并食用共銀三千餘兩二市一年共約用銀五千餘兩及照夷人運木稀少抽收稅銀不足供市夷食用原係動支廣寧庫原扣留寧前應該馬價撫賞今馬價既奉文不許動支合無請乞俯准

請發帑銀每年五千餘兩以濟撫賞之用等因又據整飭開原兵備倉事高折枝呈稱照得開原設有三關兩市以款東夷西虜其來舊矣然從未

校遼疏稿

卷五

五十一

設有撫賞正額皆就兩市抽分銀兩而以夷馬銀肉贖銀貼之蓋量入爲出極力支持後雖漸增煩費尚亦借支不多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除用過抽分銀二千六百五十七兩四錢夷馬銀七千二百六十兩四錢外又借支馬價銀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兩五錢總計三年撫賞用銀二萬八千三十四兩四錢蓋一年用幾一萬今又計以秋賞勢非二萬金不支在庫夷馬銀肉贖銀既無分毫即馬價銀亦餘無幾而

夷人方執成例以乞索不照例與之則將失異俗之和必且起釁一一如舊例與之則巧婦不能做無米之炊卽春賞難措况又加之秋賞半

今將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每年撫賞東西虜表段布銀牌及牛驢銅鑄等項併酒房委官使用銀兩逐款開造逐年比對撫賞大壞難挽經用極若難支一覽便見懇速裁酌以便遵守等因到臣臣因卷查本年閏三月二十八日該前撫臣李炳按臣熊一本爲營馬凋殘軍威

校遼疏稿

卷五

五十二

削弱謹援例冒懇

天恩憐給寺馬以濟危鎮秋防事會

題去後茲因請免寺馬奉

旨詰問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遂歷陳馬價專備正支馬價既備正支遂不得不另請撫賞先擬各道用過數目以四萬四千計茲昔馬價子銀奏以木馬稅銀而稅銀今且半減矣此外虎墩免慙大賞與開原未定秋賞以及協濟驛遞搭放軍餉撫鎮操賞等項九千餘兩亦取足於市

馬子銀者猶未明白拈出乃其喫緊在借宣大以例遼若謂

京師以遼爲左臂以宣大爲右臂所稱重鎮同也宣大以款市多年士馬器械無一耗折城堡險隘俱皆完固與遼之單弱無可恃者甚相懸矣遼則建州海西等夷跋扈於東偏進西則福餘泰寧朵顏三衛會長以百十數強兵以數十萬爲故元之裔土蠻之孫今所稱虎墩兔懸者之所總統其勢日張較宣大之掩答部不當過之

接遼疏稿

卷五

九七二

在宣大有正項撫賞銀二三十萬兩遼顧苟且那用馬價四五萬而不可得而故以撫賞正項之銀請此非細事也蒙

旨下部已經覆請數月以來未

賜諭音計夷人秋獲欲畢正其糾集思逞揮戈躍馬之日

皇上得無以邊臣禦虜不聞擣勦奇略而但撫賞是乞乎夫擣勦正矣而將不得人禍更烈也遼者勿論卽如杜松哈流兔之役妄殺款夷一百餘

級致拱免剋我大勝堡殺掠數百人而去猶留

不結之局貽之寧前遣臣馬拯拯益拮据三年憂勤萬狀頃以復款完事報臣臣以事先在四月之間又撫賞之數愈額至一千五百兩之外疑有將官私爲姦利者駁查去後復造冊通詳多用之數係狹拱二酋各應得三季之賞又講折年餘之久往來供給之費而以千餘之銀爲堡民保千萬性命卽一官一身所不顧者又孰如杜松殺款夷因殺全堡數百人且挾數千金無恙以歸乎一開釁而結局之費如此擣勦固不易言也

接遼疏稿

卷五

九七一

皇上又得無以款撫多費不如罷款之爲便計乎遼者亦勿論二十三年開款矣二十七年復罷至二十九年又復開其間利害灼然惟二十三年之款乃虜惕於高平之威屈於拴道之辱相戒於把兔伯言之戰死粉花花大之大敗彼來求我我則甚逸故不勞官錢止用市稅其後則增箭爲例積習難遏速舉招兵誰能任者卽近日

大茂之攻反青亦以杜松所殺有彼夷人爲詞幸其失利而去又復詭言未撫亦已陽示斷絕陰思創艾而審時量力難遽出車薄伐爲堂堂之陣也

皇上又得無以戰既難言款又難已姑聽本鎮自爲設處撫賞而愛惜於中帑之捐乎臣自到任清查廣寧庫藏除馬價與新兵銀兩不許那借餘皆零星稅贖又不堪那借者臣曾查修各處邊堡在開原道以應修慶雲等八堡該鹽菜一千

按遼疏稿

卷五

五九一

六百兩爲請臣僅撥查紙贖六百兩應之餘則批待續處而遼陽道之所應修者長安等七堡寧前道之所應修者永安等七堡并廣寧道所屬錦州裏城大壞戚家堡土城未包以及大茂堡牽馬嶺諸處見在議修費更不貲尚不知所出蓋臣下一檄而督工各道亦投一牒而請價臣患束手閣筆無以應之而况撫賞各夷該用數萬之多能得之於蕭索之遼鎮懸罄之庫藏乎各道謂事急矣無已則須用新兵銀以支目

前而不免犯那借之大戒夫與其開之以必不得已之那借而使法令不行孰若與之必不可少之正支而使畫一可守不然者醜類呼羣放兵四劫傷剝必多脅而與之賈且盜修無寧蚤發而預待之爲便矣臣又查撫賞之濫在廣寧則大壞於守備郭濟川已經追贓正法在開原則大壞於備禦林宗舜見今行牌究問此後各市口春秋撫賞必須屬之將官監以道臣舊例所載者固難頓減以招怨例外求索者毫無

按遼疏稿

卷五

二

增加以損威固守一定之規庶免濫觴之患又必以其餘力亟飭內備備無可虞然後戰款之權得操之戎而今當蠱壞之極革故之時有比而畜之之義損而益之之理故勢有不得不復懇之

皇上者等因會稿到臣爲照撫賞一事今年閏三月

內曾經臣與舊撫臣李炳援例會

題伏蒙

皇上慨然下部覆議

上請正恭侯間而增撫賞以媚虜之說出矣今撫臣有文武功固嚮者守邊時所稱擢甲臨戎殲虜於擒道者非諱戰者也來填兩月晝夜拮据何以不懲於款之數見誤即奮其犁庭掃穴之志如科疏所言也者而顧懲於杜松殺款之役汲汲焉亦羈縻之是務何也蓋滅權利害於二十年来戰款開罷之間而重惕於開釁之近禍也其以稿會臣復移臣書曰遼東弛廢之久醜虜陸梁之極此時不因仍於款即欲圖戰圖守而不可措手足蓋戰無必勝之勢徒以士卒委鋒鏑守無自固之備徒以堡堦待攻圍危道也故目前只得就款為先着而庶無妨於孜孜戰守之計夫孜孜為戰守計而其法不得不先出於款是則地方之急着撫臣之深圖而臣之申明款議固已有成言於前矣若舉疑其為媚虜而復斬之臣固科臣所謂局外之人利害不相聞者而撫臣身任封疆亦何以為邊計而紓

陛下東顧之憂乎臣謹會同總督俞允遂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再疏被陳冒

聽聽伏乞

勅下兵部照今廣寧分巡道議該撫賞銀四萬兩寧前道議該撫賞銀五千兩開原道議該撫賞銀二萬兩並前議未及協濟驛遞採賞等銀九千餘兩共約該七萬四千餘兩再加酌量速行議

按邊疏稿 卷五

處給發以救燃眉危鎮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夷

市秋期已臨當銀候

旨未下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亟行酌處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員國寶親齎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論修屯疏

題爲述敕已極逾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膚見乞

勅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子遺性命事臣惟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夫遼非無人也土沃而民聚向嘗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虜而寧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受虜而錦義右屯廣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

按遼疏稿

卷五

六

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鐵沈懿之人盡自萬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三十三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虜而遼瀋遼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六年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遼西南之人盡間有存什伯於千萬者邊吏又不爲之保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人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乎無人矣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虜而補軍不得田土拋荒而徵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壞軍盡不得不

貼以保軍保軍盡不得不貼以管軍而營軍又

漸盡矣微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自不得不乏

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始

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也又

苦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議增餉以通額餉之

窮而及其增也又苦後來之難繼說者但謂軍

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之無人可勾也

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遼之無人

辦餉也遼於是乎益不可爲矣此臣所謂今日

按遼疏稿

卷五

六

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人者何

也邊臣好邊功以開釁募邊人以償仇本務不

修而以人予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

遼之計當以保人爲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

於實內與固外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爲

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併堡爲大去年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於常平疏中

批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事不以爲意得無謂得天

按遼疏稿

卷五

見在人馬便足支吾虜患而或搖於主戰之說猶冀得一開寬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而臣恐殺掠不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取四十年之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蓋自隆萬以來攘臂揚巢而人驚於戰功矣當是時我搗虜虜報我輒過當二十九年以後我不搗虜虜亦不大犯我三十六年我復搗虜虜又復報我此戰之左券也搗巢之役初得意於東隅而終與尸於西塞大帥敗亡全師覆沒不能復出塞者十年而後乃有搗於邊堡之事此戰之變局也臣請始自李成梁終於杜松編年序略以爲邊鑑隆慶五年十一月有清河搗巢之捷六年三月出鎮安搗巢萬曆元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二年九月虜五百入大定我軍戰敗十月有白龍山搗巢之捷是月虜入鎮北三月以四萬報十一月入平虜三月以二萬報三年正月入長勇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我軍出鎮遠搗巢十一月入平虜四日以四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

六十六

按遼疏稿

卷五

二百一十級以官軍二百七十五員各四年三月出大清搗巢六月入大清以一萬報十月入慶雲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十一月人高臺以二萬報五年三月出鎮西搗巢五月入大勝二日以十萬報入鎮靜二日以十五萬報十一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十二月二十入瑞昌我軍戰敗六年正月有劈山搗巢之捷十二月入東勝三日以四萬報是月有養善水搗巢之捷七年十月入新興三日以五萬報十二月有紅土城搗巢之捷八年二月有鴨兒壓搗巢之捷九月入慶雲以十五萬報十月入大定六日以十九萬報九年正月入錦州二日以二萬報二月有興郎兔搗巢之捷四月入十方寺以一萬報入汎河以四萬報入長安以一萬報我軍戰敗入上榆林以二萬報十月入鎮安六日以三十萬報入鎮靜以二十萬報十年正月入上榆林六日以十萬報二月有古勒寨搗巢之捷九月有曹子谷搗巢之捷十一年五月入鎮靜四日

六十六

以五萬報九月入前屯四日以二萬報十一月有閩門搗巢之捷十二月入瀋陽八月以十萬報入前屯以三萬報十二年三月有興中搗巢之捷十三年二月入懿路二日以一萬報三月有打大搗巢之捷五月三千入靜遠遊擊敗賊閩九月入上榆林三日以六萬報是月有古路半那林搗巢之捷十四年二月有可毋林搗巢之捷十月入鎮夷五日以八萬報十五年二月出東遼河搗巢四月入鎮武以一萬報十月入鎮夷六日以十萬報十六年有十寨搗巢之捷十七年二月出鎮遠搗巢九月入平虜八日以三萬報是月出大安搗巢敗績十八年二月入長勝四日以五萬報是月有鵬背山搗巢之捷八月一千人瑞昌我軍戰敗十月入長勇八日以二十餘萬報十九年閏三月我軍出鎮夷搗巢敗績十月入長安四日以七萬報入錦川二日以一萬報二十年二月一千入大福遊擊千把總俱敗沒二十一年正月入東勝二日以

一萬報二十二年正月入大定六日以六萬報七月入鎮靜四日以二萬報十月入鎮武五日以一萬報我軍戰捷獲首虜四百一十八級官軍一百四十五員名入義州九日以八萬報二十三年正月有拴道搗巢之捷九月七千人新興我軍戰敗二十四年閏八月入鎮安二日以二萬報二十五年二月出鎮西搗巢參將遊擊敗沒十一月入瀋陽九日以十萬報二十六年四月出鎮遠搗巢總兵參遊俱敗沒六月五千入仙靈寺我軍戰敗九月入大清八日以八萬報入上榆林三日以一萬報十一月入大鎮四日以四萬報二十七年閏四月入大清以一萬報我軍大敗六月入慶雲以一萬報我軍大敗九月入義州以十萬報又四千入寧遠副將敗沒十月入會遼二日以一萬報二十九年九月入慶雲五日以二萬報三十一年入鎮安以一萬報三十六年十二月出長嶺搗巢獲二十六級殺堡內降夷一百二十級三十七年三月

五千人入大勝陌之七月五千攻長嶺十二月三千槍長定以上小虜數千百計者月無虛日不悉錄錄其與戰敗者此四十年遼軍大略也每見我軍出境輒俘獲一二千計遼軍一二卒而平虜高平之捷爲境內所罕見者其陣公乃半且浮於首虜何也境外襲取易而境內堵截難也每見搗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不敢一報而搗西虜輒報輒殺掠無算不堵不追而及趨海建取償於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易而取西虜強難也每見大虜以數萬二三十萬人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虜千百騎戰屢屢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有不戰也近見虜以五千人入大勝三千人長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查往時虜常以二三十萬槍五六日十餘日而殺掠僅滿百或不滿百人者何也有報有不報也故觀於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易也觀於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不如往日甚也觀於四

十年戰款之故而後乃知其爲搗之數見誤非款之數見誤也觀於四十年無人之禍而後乃知犁庭掃穴之不能使遼有生氣而及無生氣也戰何容易言也况萬曆初年

國家尚無倭倭播州之役地方尚無東征稅使之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丁又乏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日之物力兵力反能犁庭掃穴而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年無人之禍於往後之年使無之又無以至無人盡臣有以知其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然則今日之計何適而可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封守內務農田蠲其煩苛而簡其文法虜來則拒而去則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訓爲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者也誠如臣修屯之說得行深吾壕高吾牆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壕牆以收保吾人於內庫儲多蓄以飽士馬於平日

越也困於我之城堡而不能旦夕下也堡民但
爲我堅守一日而各路官軍至矣虜見吾官軍
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
環戰車爲方城層列火器樓營而前直薄其壘
夜則以大砲驚擾之虜欲掠而吾野已濤欲戰
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割不住三
日不得利而氣奪退矣退而尾之爭口而出必
亂亂而擊之則利在我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
見小人之如彼大人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

受挫焉且失費焉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
憐以求我我則量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
激忿若復狂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擬其陰而坐
以困之不遠出以俾功任虜之去來顧逆我皆
待之於境內握之於尊俎而進止欵戰之權無
一不操之於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謂之善
戰也可謂之諱戰也亦可此臣之所謂以守爲
戰保人而有遼者也詩曰城彼朔方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爲戰之說也臣嘗謂修
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六已見於臣之前疏矣
至於修邊築堡有十五利焉虜騎不得決驟一
零賊或什伯或千騎不敢輒窺邊省境外無時
之備二墩軍得塙爲恃登臺覘敵烽火嚴明不
致失候軍機三虜掘塙填壕我得預知爲備使
虜無所掠四本堡軍民自足拒守靡下營軍合
操免分散貼防而益其寨五虜人有時有鄰軍
馬免游防奔馳之苦六行旅無禦人大道之懼
營軍無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閑操練養精

按遠疏稿

卷五

七

條累之患每虞存守萬人爲遼儲軍爲

皇上守邊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利禦虜何虜不却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反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忖籌邊之略凡所爲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於臣之所議者哉假令不出於臣之所議合其十五利就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橫行絕羣收犁庭掃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乎哉蓋臣嘗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內則當先戰

按遠疏稿

卷五

七

而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內虛益受外守則當先守而後戰此戰守先後之序也實內之事重在修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固外之事重在設險則當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河西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以北蒲汎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覲吾邊堡則邊堡爲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覲吾村屯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隍在廣寧之閭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似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東邊除臣已修過六堡外其新莫永莫孤山驪場灑馬古散羊谷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遼

按邊疏稿

卷五

五十二

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柘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逆西民堡並重此邊牆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騷脫不容大舉而閭陽十三山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汎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遼瀋海蓋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落而遼瀋海蓋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又值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者而厚集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尤重且急者而舉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防先後之序也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想定一規模然後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之則目前既可應急而不必將來益得收功於有永而不然者徒出於苟且補苴之計今日補一鎮而明日之鎮又見於此稍一緩而於彼之緩又見縱使搏天人馬如熊如羆如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於一總兵三勦守二十一參遊二十四衛守

按邊疏稿

卷五

五十三

一百二十一堡官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塘撥差調必不可少之役計一將手下人馬所領追堵者實得幾何虜以二千入而一路窘一萬人而隣路窘三萬人而全鎮窘曾何益於多寡之數而況乎其終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也者則奈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屯本務於不問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欲待西虜受知建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爲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虜欺我無險終無款時建夷因我受欺於西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於防調終無餘暇時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用河東人力搜修牆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維時西虜正報仇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千騎入撫順并受款弭伏之後軍有餘暇之日也然且爲之無志正唯虜未款伏調人馬在邊舉防虜修工而兩得之不令高坐城中太暇也豈以督撫鎮道之兵權圍鎮之全力而反待款伏聽緩急之節制

於虜耶正統間遼虜猖獗守將屢失機遣都御史王朝經略南踰月朔出巡邊自山海直抵開原築牆垣濬溝塹屯堡烽燧千里相望入禦戰守遼人至今稱其功於不衰夫以守將屢失機之時而踰月之計汲汲焉不出於此是則前之人亦有不待欬伏餘暇而爲之者矣今春提開原遼陽寧前三道各校奸細數人解赴臣所俱稱北虜聞見裏面修邊斷我搶路遣來探聽消息好得擾亂使做工不成臣訊其口詞皆然夫虜即來擾工自有臣去年車營營盤火器之應法在復何慮獨計虜方懼我修邊斷路不得入而我之邊臣却要開其路而延之入抑獨何歟臣不宜億逆竊窺其間蓋有三幸五懼焉高才自喜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冒陞賚而輕視此爲無奇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苟免無事而重視此爲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令之寬縱掩罪飾功而翫視此爲不必是爲三幸我方養優處尊而經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

主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慮始而一旦動懷安之衆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任怨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兩可不敢主張於其上而邊吏擔承於其下則有瞻前怵後之懼議事諸臣方好持文墨日伺人過於其內而邊吏踉蹌於其外則有憂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而兼五懼足以明知修屯之利爲保人存遼第一義而不肯爲明知四十年無人之禍而不敢一破其常套夫皇上以封疆之事寄之邊臣固將寄之以封疆人之命者也人則不保而徒持一塊空土以還皇上則途之人奚罪哉皇上之封疆奚賴哉去春臣曾疏請勅問督撫條上方略臣實願佐下風效其愚迨後情事舛異外作之而內不應上作之而下不應彼作之而此不應一體支吾轉相乖迕臣憤懣成

病不復料理者半年今撫臣習達事出關之日
卽巡寧前一帶邊堡嚴撤各道衙署查邊一以
修守爲急臣病中聞之而起曰是其鑒四十年
無人之禍保人存遠而振王忠肅之遺烈者乎
於是力疾屬草勉強披陳而庶幾同志者爲杞
人竟其所未竟焉臣本沉疴兼以積悃詞語冗
祿不能刪正煩賁

聽聽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

扶達疏稿

卷五

七九

俯賜乙俊之觀而付之施行以救遼人之殺掠不盡
者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感憤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遼敵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

情大略再申膚見乞

勅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子遺性命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奏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驛謹題

請

上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扶達疏稿

卷五

今

請停修屯辦撫院疏

題為臣心已盡臣見實愚乞

俯從撫臣言停止修屯之議併放臣早歸以免罪戾
事臣自前年出關見得遼無邊臺堡皆坍塌廢
出入如家庭即欲議修邊防會揭巢臺起恐富
事者弗暇及而事出慮始又恐試臣者以臣能
言不能作於是不會議不題

請不調援兵不動官錢徑自挑築壕牆六百八十五

里重新拆包堡城七座臺七十四座添設臺五

衣建疏稿

卷五

二

生磚修臺二十座既而工程漸有次第遂妄意

地方無不可為之事而又南巡金復等衛見民

種山坡地土瘠糧重而河東西膏腴土反荒蕪

彌望屬

皇上念司農匱有屯田佐餉之

旨臣乃感慨言屯田修邊及蒙

旨查議地方官不着意臣亦灰心不欲問惟自六月

以來竊見今撫臣楊鎬銳意修守與之往復議

論又合復謬意修屯可卒業而猶慮夫人情事

勢兼舉之難故復具疏拈出緩急先後次序以

便措手蓋望聖恩臣同心共濟非與撫臣為異也

及接撫臣題稱種種議論頗出臣想望之外謂

李松修邊圖陞職而臣不圖陞職謂松十年完

牆三十里臺三十六座而臣一年完牆壕六百

八十五里堡七座臺九十九座謂松累死及虜

掠夫役而臣未累死及虜掠夫役謂李植以屯

思軍卒免或水田難行而臣隨地制宜謂千家庄

為有利此撫臣手開者而他土豈獨無利謂余

法建疏稿

卷五

二

子役費官銀一百五十餘萬兩糧料二百三十

餘萬石而臣止費自己贖銀一萬餘兩謂周東

奉逆瑾意洪變地方而臣奉

皇上屯田佐餉

旨意且無激變地方其所比例絕與臣不相類撫臣

謂書不可盡信史亦多誤人臣疏引書史誠誤

撫臣述

本朝事誠當臣亦請言

本朝事

高皇帝既定天下置北平立興營詔屯衛與遼宣聯絡爲外邊又遣魏國公徐達率列侯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闢修隘爲內邊而修邊之事見於此用大學士朱訥言計失萬世莫若固邊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於是遣諸將屯練以備邊敵至則戰敵去則耕而

成祖時江陰侯吳高言山西屬衛以屯種妨園操

上曰園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夷

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

校遼疏稿

卷五

六

三蔚州留十之一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着爲令

而營屯之事見於此

成祖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倖至各屯孤

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

沒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

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

耕牧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卽寇

至無所掠而邊完而併屯築堡之事見於此土

木之變兵部尚書余謙獨議邊自大同遼東宣

府延安寧夏并肅諸要害重置關馬牆布渠落

深壕塹平漫地皆修創偏寂使峻陡狹隘而延

綏則都御史余子俊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

三里爲敵臺數塔相比連不絕再閱月而訖工

時徐廷璋修邊於寧夏馬文昇修邊於陝西與

子俊稱關中三巡撫云而楊一清起都御史總

制三邊時亦以修築爲急其說曰修邊之役人

有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

則小費不足計速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

校遼東商

卷五

六

舉大事未有一勞而永逸者臣非敢忘戰今

顧以邊牆爲言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其疏

論蓋如此而寧夏虜急起尚書王瓊亦修邊於

花馬池定邊一帶人稱爲王總制牆焉嘉靖時

虜入古北口薄

京城明年築前鎮邊牆一千三百餘里臺如之而

宣大山西爲虜蹂躪極亦遍修牆堡雉堞雲連

至今以爲恃至於屯田載在會典及先臣商輅

王鏊李承勳李素等所議所行者尤甚詳此皆

實錄之可信而不誤人者似不獨余子俊逆瑾兩事可備考訂參詳然地方事惟主者是聽撫臣以爲非其時也而臣敢曰是時撫臣以爲非其地也而臣敢曰是地臣初不自量謂地方事尚可爲但有人細心區畫脩一丈亦是一丈之險阻虜一時便民趨避亦得一時之濟又見廣寧所屬各營堡歲辦小麥六百八十餘石穀薊水稻六千二百三十餘石稻米數百石爲各衙門用在公費之外但有人以奉承上司者奉承

接遠疏稿

卷五

全五

朝廷歲輸升斗供軍亦可省太倉升斗之餉而實不意其難之一至於此臣荆南鄙人不識時不識地微撫臣言臣且不免於逮繫之効逆瑾之禍撫臣豈惟利遼而其保全臣者更大臣復何言惟是臣疏謂存遼在保人保人在實內固外是以守保人也而撫臣以爲有味於款之保人臣疏謂火器戰車小入小戰大入大戰是言戰也而撫臣以爲坐消士氣臣疏言十五利皆強兵壯馬之事是講兵馬也而撫臣以爲涉講兵

接遠疏稿

卷五

全六

講馬又是搏弄兵馬臣全疏且在撫臣豈必有意摘句駁臣以伸己揚巢之說但恐聽者不察謂臣實諱戰臣不得無說而處於此臣巡閱兩年感憤時艱無念不在地方無事不越局爲地方官代勞閭閻有神實共鑒知卽如兵馬一事臣見遼軍苦剝削一切禁革窮軍始得領全餉不至餓逃又見額軍半缺檄道將造送逃軍花名住址細冊分發各道行衛拿解嚴限比較又見府州舍人門子等項輒三四百人卽經歷亦百餘人皆逃軍解差者一人文職衙門武弁不致問臣行各道盡革軍發原伍餘丁發衛收管着役又見各將領假跟伴名色占軍多至四五百餘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臣又行各道盡革入伍照依題

准事例副參遊都中軍千把總跟伴名數不得多占而鎮守衙門占役臣語先後總兵陸續革去二千餘人入伍又鎮守衙門以打造差撥調各營路千餘人廣寧聽用臣又行各道盡取歸伍遼

軍十年不操練臣又屢行各道挑選精壯查點馬匹衣甲弓刀火器等項逐日演習仍促各道親下教場不時監視遼東教場向皆將官耕種臣差官盡將所獲糧石入常平倉永爲不操軍者戒仍酌定操法移書鎮臣屬令通行如法演練臣又思禦虜惟火器爲長技檄行各道打造而臣親於遼陽開局打造過歷一千四百六十頂甲一千四百六十副大三眼鎗六百杆小三眼鎗二千二百一十杆百子鎗四百六十位親鎗二百九十杆腰刀一千把弓九百八十張箭

一萬六千六百枝垂頭砲四十杆一一經臣驗試而又新造獨輪戰車三百輛以防大虜臣每嘗以修屯故而不得弄軍管路向乏馬地方官留馬價銀虜皆以本地馬少爲言及議買宜大夷馬恐遼中夷市斷議兌寺馬又恐部中扣留馬價無以爲撫實用而臣必行之因得兌寺馬三千匹市宣大馬八百餘匹夏間虜報急遼陽新舊兵無馬立命五衛印官不論鄉紳士民凡

養有好馬騎坐者平買五百餘匹不足復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寧大市馬可一千八百匹又見永寧監孳生馬匹向被奸軍盜賣故耗甚臣行道極力清查追捕通欠逐一印烙除種馬三千八百七十八匹外復得騎操馬一千六百三十二匹俟發營驛又牧田一千五百餘頃向坐落東山一帶弘治中

特遣黃主事儘一清之復爲山豪所據着百年臣又行道委官尋踪覓跡履勘清查分給馬軍定界立碑繪圖遵守又見管路爲驛遞所累屢行各道拿原軍補驛馬盡將驛田清出給軍養馬不許管位代差以至馬遂蕩料之屬無不經臣料理臣何嘗以修屯故而不得弄馬遂將素怯畏臣法度嚴明慮無不人人憤私相語寧死虜不死臣法而願得一官者今卽虜闖入其所收拾鼓舞儘足供撫臣一戰之用似無煩撫臣語虜曰我邊未脩也我田未也而汝且姑退一舍蓋臣講修屯猶以協力望人臣講兵馬實獨

見諸行事特以善戰者必先倣定家當進攻退守乘險伺便苦力始可不屈故不專以搏弄兵馬一節爲靈邊臣能事而非教邊臣莫搏弄兵馬也臣之貽書撫臣也言漢光武時諸將請出塞光武曰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大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宋棄中原地當以戰恢復而我

國家今隴萬里虜雖數侵盜邊不過利我子女布帛但使歸險固修塞障而守禦之使寇我不得

按邊疏稿

卷五

九

來則拒去勿追而羈縻之使仇我不得降不釋備叛不勞師如是焉止矣何必咬定一戰字以遼人僥倖及撫臣答書則獨有取於武帝頻年出塞而以宋不北伐宣大爲歎誤若謂搗巢有益而臣斥之爲不可者臣又以書復曰昔周家盛時不廢鞏固司險之備而其命將率伐獫狁不曰城彼朔方則曰至於太原夫得人而南仲吉甫而終止於薄伐止於城守小流太底不出此意蓋脩守以備戰非恃款而廢戰也特其

平日持論主於境內戰而不於境外戰明與大虜戰而不暗與零夷戰以不得已心戰而不以生事心戰無戰名無戰功異乎今之所謂戰者人遂從而詆之曰諱戰曰禦口不敢道戰字而其實不然至於追數四十年來邊情全斥搗巢之無益亦有由來李寧達初鎮自隆慶四年至萬曆十九年獲首虜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八級豈曰不多除各路境內境外不論外本鎮下實該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二級內境外一萬三十三十七級境內五百五級境外東夷八千三百四十四級西夷四千六百九十三級是以西視東僅三之一而以內視外僅三十一之一也在鎮二十一年不爲不久矣千百之虜月數至數萬十數萬之虜歲數至不爲不頻矣塗人之肝枯人之骨散人之子寡人之婦汚人之兒女毀人之屯寨廬舍而捲人之牛馬牲畜糧石則物以去不爲不慘矣是尚未可以戰與而境內之級殆止此何也夫所貴於搗巢者謂其犁庭掃穴

按邊疏稿

卷五

九

蹀血萬里塞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組繫闕氏太子名王以下明犯漢者必誅不敢再窺邊而我因是以得數世之安故足術也若第却降邊住夷以挑虜虜至又不一戰而徒以吾男女予虜反出於金繪子虜者之下此所以斥其無益也假令亦能數道出塞耀其威靈使慕容無王庭如漢武時事又奚斥且夫有武帝之數道出塞耀其威靈而後後世得享其逸有高文之結好安民天下富饒而後武帝得聘其志迨後士

馬物故海內虛耗棄造陽北九百里終不復能師而武已僊矣宋祖以契丹方盛未可伐置北漢不攻今自爲守以當虜獨擇將帥精封椿以待其襲及太宗北伐屢出屢敗兩河騷然川淮震動繼遷西跳而契丹復時時深入一時將相士大夫益膽落懼於兵而卒以金繪終史臣議其基禍釀衰有以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還復中夏

奮威三駕貽安萬年而至其於論將吏垂

祖訓第曰無深入窮穴曰時謹備之耳弘治中議出

塞劉大夏以爲不可

孝廟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同於

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

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而嘉靖自庚子

以來俺虜窺闕麗圍太原陷石濕掠遼薊蹂躪

谷直薄

按遼疏稿

卷五

九

都城

世廟赫然欲伐之勢未能北幸就羈縻而我始得章險隘存子遺省徵調度支息肩四十餘年而兵馬一無可用者此邊更不能用款之過非款之過也猶幸城堡見存人民尚在即今得人收拾猶可旋整旋戰假令當年智不出此而使此虜終其兇德聽趙全之逆謀塞鴈門侵工谷逼居庸朵顏居雲中而全據太原放石晉故事今日能復有宣大否知者觀末形寧不願遼之爲宣

大愚者按往事寧不願遼爲未封時之宣大但爲宣大之羈縻而不爲宣大之玩愒設險積儲練兵選將大修戰守而後因其侵軼一戰以殄之斯亦足以壯元老之猷而稱朔方太原之師已又焉用拙耶撫臣以書入疏臣不得不以書入疏然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樞臣李化龍與臣書曰遼自嘉靖以前土沃人富稱爲樂國於時虜患亦少自隆萬以來搆巢之事起我時時出剿虜亦時時報復我之出剿也止取其首級以微陞賞而虜之報復也舉男婦牛馬布帛糧食凡土之所有無不席卷以去於是虜人一處則空一處數入而遼遂爲空國矣則搆巢之所貽也疏中考核數十年來我之出搆虜之入擒至詳至確真足以爲永鑑使後此而爲遼者永以爲鑑但急急於修內治而不必於貪遠功遼尚可以爲國矣夫樞臣故嘗撫遼者也樞臣之言而私臣也則可樞臣而非私臣也則臣言豈獨非哉且臣亦非拘定不揭者夏間鎮臣欲出邊

臣壯而許之屬以黃友兩酋不果巡道詳請搆妙曾巢臣又壯而許之屬以併搆黃友兩酋又不果及臣過廣寧鎮臣同部臣視臣疾問其故鎮臣曰人言搆總兵言不揭是快也貴願以老命殉邊

褒貽卹廕於貴榮至於有益地方與否貴不敢知臣服其言爲直實不欺今撫臣曰搆不可盡廢但患不能搆臣亦曰搆不可盡廢但患不能搆真正曾首巢又虜報不能應有後災故以爲難如

謂臣消士氣長天驕目今報虜二萬結聚錦義邊外正麾之不去之時請即先發制人提師出境殄滅此而後朝食臣不阻當幸撫臣無以爲大懼也臣以一腔血誠爲

皇上封疆長計何心節鉞何心望長比短撫臣卽以羅亨信梅國禎係臣而自謙以諛臣臣不受臣言當惟撫臣行臣言不當惟撫臣上

皇上旣以全遼畀撫臣專事在所得爲誰掣其肘置之安而安置之危而危在撫臣不存

廟堂何必九卿科道會議獨臣礙地方則不可不
亟去耳臣在地方久興除銳急而奉行者或不
得人不免以美事爲罪過卽如常平倉事除贖
緩萬金脩邊外復積穀合前報今積約可二十
萬石臣日夜籌此甚苦凡爲救民命耳乃地方
中亦間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臣想此事非有脩
邊屯田之難非有李松累人李植累軍余子俊
曹儲逆瑾激變之害但使不厭米鹽之勞陳奏
官酌時估嚴查勒抑諸弊何至擾民而亦以爲
不便文如河東自三岔河起至開原沿邊順長
六百餘里居民開墾荒田有抵牆下者種出亮
子河外者而秋來零竊絕跡農家樂業安心收
穫一塵不驚孰謂豪牆果無益然地方中陰享
其成不念所從來徒慮後勞而反以前作者爲
擾蓋作事之易爲罪過類如此幸賴撫臣掩瑕
覆垢其送稿於臣言脩屯事各道非不有揭報
但意多偏執辭不雅馴今過不以一字入疏正
恐傷吾輩兩院之體而區區敬重愛護臣之心

固可質之鬼神者臣感之顧臣伏思若是不雅
馴語加臣於脩屯外各道自有良心若是止言
脩屯則臣望各道作事已不作而又以不雅馴
語加臣適自彰其泄泄於臣體何傷然而臣敢
不悔從前作事之過而亟亟一去以謝地方乎
伏乞

皇上從撫臣言停止脩屯之議免令地方不欲者鼓
弄成變坐臣以周通之罪尤乞

檢發告病原疏放臣回籍無使人實謂臣圖巡撫且

懷遠齋稿

卷五

九十六

使不雅馴語不再至得以全撫按之體終完道
之交而臣雖去其懋懋係人一念尤望

聖旨嚴明無輕作搗巢事也臣下情不勝惶恐激切
之至緣係臣心已盡臣見實愚乞

俯從撫臣言停止脩屯之議併放臣早歸以免罪戾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可繼親

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再請告疏

奏爲病勢日沉泣懇

天恩早允回籍事臣因思母成病已於五月內具疏請告未蒙

命下隨於六月內見報御史王孟震接差代臣遂

忍死候代不敢再陳不圖孟震轉外自夏徂冬

強捱至今而病益不可支矣臣素羸弱自前

冬勘疆衝水衝雪侵肌入骨遂得寒疾遇冷輒

發比來邊氣凜烈觸增前病頭痛體沉晝夜寒

按遺疏稿

卷五

顛兼以胸膈鬱懣如石處懷脾胃傷壞日食清

粥不及兩盞似此光景何以度日延命上終

聖主錫類之恩下慰孀母倚閭之望臣記入臺時改

自部曹即叨實授於時大差缺六中差缺八臣

選次第二序應大差忽因疆事應

旨來遼既已去大就中去易就難去近就遠去安逸

而就凶危存歷三冬受諸苦楚而近見各處按

臣報

命盡是臣後差遣臣猶羈戍塞下未卜所歸自惟

君恩甚重臣命甚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所不辭

獨以臣病之故違繫孀母之心於地北天南之

外終日憂臣念臣不得一跪到膝下慰此衰暮

即不幸臣湏先朝露而使白頭老母向江頭而

哭孤視其爲傷心尚忍言乎臣爲此覓驢覓去

日夜呼號伏乞

皇上哀鑒早放臣還全臣母子相依微命臣無任泣

懇迫切待

命之至緣係病勢日沉泣懇

按遺疏稿

卷五

卷五

天恩早允回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李萬珍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復將領冠帶疏

題爲乞恩貸罪以肅軍政以安衝邊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王興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事山東按察司副使閻鳴泰呈蒙臣批據瀋陽遊擊王紹芳海州叅將蕭如蕙等呈爲前事蒙批各查報去後該兩道看得云等因各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先奉都察院劾劄准兵部咨爲遼陽大遭殺虜上下欺玩成風謹循職糾叅以俟遼疏稿一卷五

九元

備處分事該臣覈勘長定堡失事疏內蕭如蕙王紹芳張昌胤策應愆期各有先後蕭如蕙王紹芳應仍充爲事官策勵堵禦如果夏防無事或立有功勞方聽臣等

題復冠帶張昌胤情罪委輕應復原職罪完日照舊補用該兵部覆奉

欽依蕭如蕙等各依擬杖懲蕭如蕙王紹芳仍充爲事官戴罪防禦俟有勞績方准題復冠帶張昌胤罪完之日改擬別用移咨備劄前來依奉案

遼疏稿一卷五

卷五

一百

官策勵堵禦必俟夏防無事方准

題復者其持法似不無稍過祇緣此時虜衆數萬屯聚遼海邊界誠恐各將因而放心不得不更加申警以爲地方計耳今地方幸就晏然不但夏防而秋防且無事矣冬防又過兩月矣此固我

皇上威靈震奮撫鎮道諸臣防禦周慎所致而如蕙等被創思奮大修戰守一切先事提防示虜有備而不敢一窺邊亦不可不謂其勞苦而有

功矣尚忍再緩

題覆而終不令其一施眉目於三軍上耶且違左從來將習於欺懦而不知有

朝廷軍習於玩愒而不知有將今諸將粗知有

朝廷法可畏而長以白衣領兵愈滋兵之玩愒而不知畏將他日臨敵之際必有麾之而不前者而以此責將將且有辭於我是使將不能以威治兵而

朝廷亦不便以法治將此兩敵之道也况今河水

按遼疏稿

卷五

百二

堅結正是常年虜衆大舉時候尤當予以彈壓之權作其軍容之氣其精采之發揚衷情之感激必有思得一當以自效者蕭如蕙王紹芳所當查照部議准復冠帶照舊管事者也張昌胤之罪比如蕙等爲輕而革任之法視如蕙等及重已蒙

聖明鑒察奉有罪完之日改擬別用之

旨本將感激

天恩誠願誓死圖報自臣等四月委管新兵一千六

百餘名逐日操練人人堪戰已經臣等調遣駐劄武靖管地方防禦所當查照部議復其原官改補遼陽新設騎兵營遊擊統領今兵事務有也再昭原官起用例應降級昌胤奉

旨改擬與降起事例不同苟不以原官改補是如蕙等得復冠帶職事依舊而昌胤及不得保其故物也臣請認誤參之罰以謝昌胤至於中固備

禦鄭朝隆去年會陞鐵嶺管遊擊已而用臣等

議留李効忠於鐵嶺朝隆以新陞遊擊仍管中

按遼疏稿

卷五

百二

固備禦事務後因修邊遠式部復臣議革去遊擊職銜再侯明年脩屯有效方准復職今脩屯之議既以中止則朝隆之職豈容終革况河西諸將高坐城中不加一撮土於邊者誰不日陞月轉而朝隆以孤堡之力數月之間脩築邊牆二十餘里家亦如之又新包墩臺二座雖少違原式豈不賢於城中高坐者而反得降級亦緣臣當日脩屯意銳欲要懲前警後而不虞以此空累本官又不獨其持法稍過矣所當復其原

陞遊擊職銜照舊管事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將海州叅將蕭如惠潘陽遊擊王紹芳准復冠帶中固備禦鄭朝隆准復原陞遊擊職銜各照舊管事原任復州遊擊張昌胤改補新設騎兵營遊擊管領新兵事務庶使法行知畏者既憤激於其前思行知勸者復踴躍於其後各將之氣色一新而三軍之耳目頓肅其於軍旅之事未必無小補矣緣係乞恩貸罪以肅軍政以安衝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按違疏稿

卷五

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考選軍政疏

題爲考選軍政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叅議王興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議孫致化整飭寧前兵備右叅政馬拯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副使閻鳴泰整飭開原兵備兼事高折枝各呈報各路副叅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逐一詢試考核備將各官賢否實蹟到臣據此案照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八年例該五年考選軍政官員題奉

按違疏稿

卷五

十四

欽依備劄前來會同巡撫衙門行令鎮守及副總兵但係都督職銜者依限自陳其餘副叅遊守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一體考核會題施行等因本年八月十六日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查得先該巡視京營科道官傅來鵬等條陳一欵復舊制以儲將材該本部覆議九邊將領如遇五年應考之期本部預行各

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將領從公詢試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不拘名數奏察會同具

奏議斥如罪惡未甚年力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等因題奉

欽依欽遵在卷今照考期伊邇仍應申飭合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總督撫按衙門將所屬大小將領都司等官查照近題事理用心詢試如有前項不職者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劾

按遼疏稿

卷五

五十一

奏議斥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移咨備劄到臣又經備行各道轉行總兵副總兵但係都督職銜者各依限自陳其餘副泰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查訪考核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副總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實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鐫議照遼於九塞最號首衝固以三

按遼疏稿

卷五

五十二

面無處非虜四時無日不防而連年東虜之跋扈不恭西虜之陸梁愈甚自非智謀忠勇之人曷勝干城腹心之寄况閭閻已凋於磧澆戶口漸耗於流離家鮮蓋藏存僅皮骨而如以貪饕無忌者司三軍之命朝夕剝削動止征求每應接之不暇即規避而難免此其為地方之害豈不更浮於虜乎故考察之典在於首懲貪懦然武弁之輩實難兼得勇廉或才未甚優而軍民不苦其科歛或守未大肆而緩急可賴其支撐與夫毀譽并至議論未定者亦不敢過加苛求致乖器使今據各道所開應議之人臣等再三訪覈當與眾共棄之者蓋得二人焉如欲對偶其語恐以文織失真請各卽其事證款目為皇上明白陳之其一為寬奠泰將傳元勳平生一味姦欺數任總滋穢濁曾無智名勇功之可紀奚取計日累月而疊遷久似貪狼還同餓虎一先任寧前每遇領到軍餉照月先扣銀二十兩吳通保過送入宅然後指稱撫夷公費每軍仍扣

銀一二錢不等，號頭李玘可審一與夷會費，英買好大開木市，令牢子官張威等帶領數十餘人易換松栢等木數萬，并扣收商稅銀千兩，有餘止報十分之一，一市中陸續換過夷馬二百餘匹，發與本營哨各邊堡無馬軍士領養，聽候驗領，官價每馬外加索銀三五兩不等，共得銀一千餘兩，王芥等可審一濫用犂段等物加賞貴英，求差達子來各山架梁，因傳調闔城各站所邊堡鄉屯車一千餘輛，赴邊外黑松林採取

大松木邊外住宿一夜，往回二日，方得進牆，每

大車收稅銀六錢，中車收稅銀四錢，小車收稅

銀二錢，一次抽銀八百餘兩，共計三次，名為撫

夷公用盡歸私囊，王恩政等收送可審一取大

過梁木一對，用軍三百名，每次取大木二對，三

次共取大木六對，每對賣銀一十五兩，共得銀

九十兩，俱傳以信發賣收送可審一賣於景伯

騾一頭，索價銀二十兩，止騎一月，用銀三兩

五錢，換回本人證一轉，義州恭將發銀一百兩

委旗舍姚文俊等分領，易買本營與各邊堡軍士月糧米豆小票二十餘石，每票一箇，止給銀五分，在倉免填鹽牌二千引，填寫勘合一道，賣銀一千餘兩，劉伯坤等可審一義州恭將衙門舊有溫石影壁一座，本官起去，令兩班門下員役黃雲龍等攢銀二十兩，顧董承差家大車二兩，運送遼陽城外李澤莊上寄放，可驗一差旗牌王天佑帶領水手張希堯等二十名，同通事朱達子在大康堡偷換反青下達子偷來達馬

約一百餘匹，每馬一匹，止用布貨值三四兩，約

得利千有餘兩，王天佑等可審一任瀋陽委旗

牌陳仁等常川在撫順所夷市買賣，換過人參

一千餘斤，貂皮五百餘張，分文稅銀不上稅簿

可查一撫順所夷市易換過達馬八十餘匹，發

與本營無馬軍士孫狗二等烙印騎操，除官價

之外，又加稍銀每馬一匹五六兩不等，一年得

利千金，候進功等可審一委旗甲薛會等上倉

鹽糧一千六百石止上完八百石，被凌通判查

盤欠少八百石倉官欲要具呈本官卽送本官將官大白馬一匹銀二百兩買竊薛會等可證一任鎮武堡造船四隻委家丁候楚功帶領網戶高合等三十餘名架船在邊外柳河等處捕魚一年約賣銀八百餘兩李全等可證一西興堡軍士溫來保等五十六名先年填實鎮武營操備近因西興堡軍逃大半控虛難保堡官通詳呈討回堡來保等券出銀二兩共收銀一百一十二兩送元勳收訖照舊存留在營溫來保等可審一中軍程謙一科武舉原無實職先鑽千總在營貪跡種種元勳索銀五十兩呈委中軍家人候建功過送可審一散給鎮武營坐府家丁徐得材王來召吳得山私馬三匹衆丁朋出銀六十兩本營軍盧尙仁可審一西平等五堡發銀二十五兩每隊派葛穀豆五石共計千石上納鹽糧西平軍人宋得成旗牌張成名買収可審一放閑金復海蓋四衛軍士王大保等五十餘名買油炭鴛鴨猪羊米麵之類一季約

百餘兩一年四百餘兩王大保等可審一委伊親徐五執旗總管木漆繡畫等各行軍匠共五六十名日每營造器血衣飾之類徐五又指倚將官撒放私債加五起利每歲約科扣銀五百餘兩王志仁可審一縱神棍王六買月絃五百餘條撒放圍營軍士每名一條索月餉銀三錢共得銀百兩餘門子可證一新任寬奠未及旬餘卽傳中軍翟永昌下箭道發與銀六十兩今朱惠等往駿陽買李應曲夏邦好參三十斤每一斤價銀十一兩二錢比原價每斤外添銀九兩二錢一分共使銀三百三十六兩三錢却向軍士喻承遷等一千八百四十二名每一名派銀一錢五分共科歛銀二百七十六兩三錢儘參價銀夜不收丁朝臣位得虎可審共計二十一條其餘尚難縷數其一爲杏山備禦劉思堯外若昂藏中實皆縹緲不飾於簞簋年更迫於桑榆給堅難填封疆太靈一三十六年七月內占軍士余壽葉平等十三名在筆架山崖家

莊打魚迄今三年每月認魚一千斤每斤作銀一分無魚照數納銀張友德王明可審一三十八年委官谷承武領到馬價五十分每匹官價十四兩乃令家人同劉思漢將官價買馬販賣一年以後方交老弱馬五十匹俵軍顧承襲王千陽可審一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令家人小留住帶領軍士二十人李得功等在城南二十里鋪伊家莊上收割田禾至十月終掣回歸營小留住可審一徐邦奎原係盜庫事犯問發煙

田景松稍本等十五名後又添文仲舉等四名在廣寧二十里鋪耕田終年常不入伍又占馬驛迤邐安插三所軍地五十日自朝舉程然王尚仁可審一本官自幼善能賭博三十七年十月初二日令伴當李國柱牽騎官馬三匹至廣寧城接郭萬里范得功二人在杏山開廠大賄人所皆知一占軍木匠張志登等五名在廣寧起蓋房十二間計五箇月其工始完至狐狸皮軍則崔尚道等八名每十日認皮十張皮匠軍則李大漢王二等五名終年做靴販賣楊友官曹文學等可審一縱弟劉思漢在杏山帶領軍丁擅騎官馬日每打圍跑死無數如軍丁一名不到思漢徑行責打杏山軍民有二備禦之號一包納月錢軍張寶等三十名每月各認銀四錢地方不食派雜差一占用軍士王九二等二十名宰殺每月每人認猪肉二十五斤每斤折銀二分五釐每月納銀一十二兩五錢王九二等已納三年共得銀四百五十餘兩王九二可

客一押買軍士糧累計一年四五百石每石止
預借銀一錢軍士從來不實惠旗牌千計士
顧承襲收證一崔旗牌帶領軍士十名下海打
魚每月交銀五兩一年交銀六十兩三年共得
銀一百八十餘兩各軍俱不隨伍崔旗牌可營
一押買住民王五張承山三十餘家每葛林十
石止與銀一兩八錢社落官銀忽廢戴道張承
山等可寄一縱弟劉思漢在本管地方買糧一
兩五錢一車一年買三十餘車計三年約有一
百餘車旗牌牢伴各頭可審一指稱隨任家下
占用騎坐馬五十名每名每月納銀六錢一月
得銀三十兩王隆李林證一指稱高遊擊新任
送見面禮每軍科收銀五分二堡弁杏山軍共
六百餘名科收銀三十兩張洗孫承惠李林證
一差夜不收十二赴大興大福二堡查看邊臺
每臺銀五錢二堡共收銀十兩本官肥已罕識
徐一孔證共計已二十條尚猶未盡其辜以上
二臣才守俱屬極劣戰無所用之皆當革任

同儕以示懲創者也再照遂鎮往歲軍政參劾
者例用三人今戶等止劾二人非故縱也查撫
按蒞事遠方或差滿復
命或閱視復
命或年例練兵或軍政考察多於數月之前暫容應
議之官留為臨時之用而此應議者既知敗露
不免且思盈滿而歸而遲去一日卽大為地方
一日之害矣乃臣延弼自三十六年冬底入遼
前後將官望風解綬多以病去者不計外既會
於三十七年正月內叅革遊擊吳宗道一員二
月內叅革副總兵吳希漢叅將吳世爵遊擊郭
濟川李如梧李繼武守備郭巍然備禦周大岐
等七員本月內又叅革遊擊于守志一員十月
內叅革加銜副總兵趙紳遊擊崔吉張應種備
禦李維德四員本月內又叅革叅將李澤一員
三十八年正月內叅革副總兵佟鶴年叅將張
昌胤二員五月內又叅革遊擊林宗舜一員撫
臣呂鐸履任後七月內又會叅革遊擊副總兵曹文

煥一員蓋兩河之間兩年之內共劾去者已一十八人恐他邊未有如斯之多而無非不忍爲地方養患蓄害之意故至於今僅得以二人應考察而猶似爲過嚴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傳元勳等革任回衛員缺另行推補庶將領得人而邊鄙有賴矣緣係考選軍政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世賢親齎謹題請

旨

奏遵謹

卷五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按遼疏稿卷之六

奏緣新餉疏

奏爲撫道同時候代遼餉支銷當明伏乞

聖明詔賜查覈以杜侵冒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

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呈蒙

臣批該本道呈前事蒙批新兵銀兩兵部以地

方未報恐其支銷不明特請

旨查乃各道遷延不行迭造業已十月於茲長安之

口日騰而本院之暇欲穿矣及得送到文冊又

按遼疏稿

卷六

止該道與開元道兩處而分巡寧前二道竟未

造報此事非有修屯之難苟無侵冒那移情弊

一書字之力耳邊務卽允何至不能分半日之

閑料理及此而直爲是遲遲也據呈兩道徑送

本院零星不便令總該道仍速移文馬上差入

查取要見原銀三十萬兩各道分去若干其餘

見貯何處會令侵冒那移有無見在俱以九月

終爲止照依原發冊式務要總辦相核類造一

奏毋再遲延益滋浮議冊五本併發蒙此遵依卽

核文左人赴分巡寧前二道去後隨准分

巡寧前二道過送該道兵餉文冊到道准此該

本道會得部發募兵餉銀三十萬兩內本道下

原收餉銀七萬五千兩內本道所屬召募并分

巡海蓋二道咨送揀選堪戰隸籍新兵共二千

四百一十三名買過馬駝共五百六十七匹隻

及製造器械并新兵與援遼西兵月糧料草等

項以用過銀四萬六千六百八十兩九錢一分

一釐七絲四忽九微七纖二塵未用見貯定遼

按遼疏稿

卷六

前庫餉銀并扣除還庫逃兵月糧料草銀共二

萬八千三百一十九兩八分八釐九毫二絲五

忽二纖八塵又開原道下原收餉銀四萬五千

兩內召過揀選堪戰隸籍新兵一千六百五十

名買過馬八百七匹并製造器械及新兵安家

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三萬八千九百三十

三兩九錢三分九釐五毫一絲五忽未用見貯

三萬庫餉銀并追完沙退新兵安家銀共六千

六十六兩六分四毫八絲五忽又寧前道下原

收餉銀二萬兩內召過揀選堪戰隸籍新兵八百二十三名買過馬三百匹并製造器械價值及新兵援兵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五兩五錢四分八釐未用見貯寧遠庫餉銀并扣除沙退及脫逃新兵還庫月糧銀共六百四兩四錢五分二釐又分巡道原收餉銀一十六萬兩內召兵買馬并新兵標兵援兵支過馬價安家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二兩六錢未用見貯廣寧庫餉銀并追完分填正兵等營堡及逃故新兵還庫安家月糧銀共一十四萬四千七十七兩四錢及查該道詳內開稱代為遼陽寧前營募見在新兵一千五百二十一名買過馬二百匹內除分填遼陽楊松等八百名內支過安家六百七十六名每名安家銀三兩共銀二千二十八兩未領安家一百二十四名計八百名月糧各支不等共銀五千一百九兩三錢二項共銀七千一百三十七兩三錢應於正項開銷外其分

填錦義威家正兵等營堡新兵周得功等七百二十一名內支領安家七百一十八名每名銀三兩共銀二千一百五十四兩月糧銀各支不等共銀三千三百七十九兩六錢二分各丁以為填實別地願戀產業殊覺不願故此呈請分發錦義等城堡其原支安家銀兩俱已追扣完庫至於支過官餉本應如數追還但各丁俱係村屯遠來投伍歷操一日應支一日糊口之需若令追還抑恐渙散營伍復虛錢糧尤無所補似應姑准新餉開銷緣由具呈本院詳批該道速速徑送分守道類總此繳冊併發回該道依案過冊前來總類今該本道覆看得部發新餉銀三十萬兩原為遼陽開原寧前召兵買馬造器應以而分巡道分填錦義威家正兵等營堡新兵七百二十一名原為遼陽寧前兩道代募既各丁戀其故土產業不肯遠離他鄉是以該道分填本處營堡則支過餉銀應追完庫但該道既稱恐其渙散且分填各兵支過新餉雖

非正項動用亦屬公家之事似應姑免追還至於該道資送本道隸籍新兵八百名內解至途中逃去一十四名及解到收操而又陸續逃去四十六名共逃兵六十名內有原在彼處支領安家者本道照依逃名過文該道查追徑還該庫其各道召兵買馬製器等項用過銀兩自去年各月日不等起俱至今年九月終為止准各道開稱查無虛冒情弊照式類造文冊呈報到臣據此查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長史疏稿

卷六

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八十七號劄劄准兵部咨職方司案呈照得本部因遼兵單弱虜患頻仍議增募有馬壯兵一萬人請發餉銀三十萬為募兵買馬之用隨於秋防疏內奉

聖旨你們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遼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欽此欽遵該本部題委員外郎葉世英轉解餉銀就便查驗各道募過數目取冊

報部隨據葉員外親自領解戶部發還太僕寺漕折銀五萬兩太僕寺班價銀五萬兩又本部題差光祿寺署正張應棟續解戶部漕折銀五萬兩又於八九等月據南京戶兵工三部委官指揮趙吉禎等共解銀十五萬兩俱解赴遼鎮去訖去年十一月內葉員外至鐵嶺地方病故至今該鎮兵馬募過數目用費餉銀若干並未報部近因遼陽長定堡失事撫鎮該道各奉

嚴旨革任誠恐前項餉銀交餉未明

接遼疏稿

卷六

六

奏題

請行巡按御史詳查嚴等因案理創部為照遼事所以敝壞由兵餉之匱乏也兵餉之所以侵冒由奏繳之不明也頃者

聖明重念遼鎮陪危特采臣部未議增兵萬人發餉銀三十萬兩奏合南北部寺庫藏之積僅乃充數其籌之甚苦而處之亦甚艱矣餉既奏集即當以此項新增之餉充新募兵馬之用若舊兵舊餉自有戶部正額在焉錢糧界限要當分明特乞

皇上以召募實撫道以查覈實御史而已自去年前
項餉銀至遼之日至今今年二月終止某道領銀
若干兩召兵若干名買馬若干匹用過安家銀
及月糧草料銀若干兩其未經召買見今存留
實在銀若干兩如有別項那移要查係某項虧
欠餉銀及今作何抵補及所以那移之故當罪
何人是在按臣一勵精檢査而銀數可得矣又
自前項餉銀至遼以後募過之兵果否精銳買
過之馬果否臚壯見今作何屯插作何訓練其

按遼查商

卷六

七

未募之兵作何設法募完或地方空虛應募者

少當作何計較奏

請定奪是在撫道一實心料理而按臣仍督察馬而
兵數可得矣以上二項俱要交到一月內即完

具青冊奏

聞以後仍按月報部以憑稽考倘有侵欺別弊即按
臣執法參奏不問文武官員人等俱照侵欺邊
方錢糧軍餉置之重典以垂永戒既經該司案
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聖明勅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該鎮新會兵餉原因召募設處有無着落地
方官如何通不明言着巡按御史嚴行查覈併添
過兵馬若干果否堪用俱依限從實奏報如有別
弊即行參究不得縱容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
已經案行分守道移會各道嚴查去後屢經牌
催續於十月十七日據該道右叅議王與正將
分守開原二道召募兵馬并用過銀兩數目造
冊詳報到臣查無分巡寧前二道召兵錢糧又
經駁批去後今於十一月二十日據該道將各
道召募兵馬并用過及見在銀兩各數目備造
文冊詳報前來該臣覆查得前發募兵餉銀三
十萬兩內據各道通共用過銀一十二萬九百
三十二兩九錢九分八釐五毫八絲九忽九微
七纖二塵內召過新兵五千六百七名買過馬
駝一千八百七十四匹復并各兵安家月糧料
草製造器械價值等項正用銀一十萬七十四

兩二錢五分九釐七毫九絲九忽九微七纖二塵給過援遼副將萬化平等營官兵行月糧料肉菜等項不係正用銀二萬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三分八釐七毫九絲其未用銀尚有一十七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兩一釐四毫一絲二纖八塵見貯定遼前等四庫今據類冊開稱並無虛冒情弊爲照遼左自投降開蒙拱互復讐因而宰賽挾賞奴酋弄兵入我靖安壓我撫順地方單匱幾於不支是以兵部不得已有增兵之議伏蒙皇上俞允行臣撫按會議分布事宜部署府定榜檄甫下未及兩月而訛言起矣有謂新餉三十萬花費過半而實無一兵可用者有謂業主事爲此服勞而死者轉相傳布疑駭中外地方因此恐懼不敢召募該部因此提沮不敢終局第儘召過人數完報而其事遂中輟矣至於新兵餉銀該部之發運地方之收寄官丁之支領別項之那移皆無一字到臣臣則何預而訛言紛紛動以此爲臣與該部罪過今春該部聞得新餉

那移六萬兩爲舊餉借用誠恐他日混淆有如人言者特

請行臣嚴加查覈限以一月完繳此三月間事也假令各道依限報臣臣得依限

奏報是時支費僅數萬而竟延至今時愈久而

用愈多矣然而就今稽其用過數目實計一十

二萬九百兩有奇內除援兵支過二萬八百餘

兩而其正用之於新兵者一切安家月糧草料

器械等費不過十萬七千兩餘耳其餘一十七

萬九千有奇尚貯各庫見在也而三十萬虛費過半之說自去冬卽有之胡爲乎來哉至於所募新兵在遼陽者皆臣一一親自驗試仍檄原任遊擊張昌胤逐日操練已成一枝勁兵儘堪戰陣而開原前此召募不堪者今道高折枝嚴加揀擇汰去六百七十餘人盡數追完安家糧料銀兩還庫仍親自設法選募無不人人驍壯者而寧前之簡練亦如之新兵一無可用之說又胡爲乎來哉臣惟新增餉銀在今日爲

朝廷心頭已盡之內，中等帳中已竭之淚，其籌處之甚苦，而策聚之甚艱，地方官亦既知之矣。愛惜之心，誰不如我？誰肯老弱充數，以糜軍興？誰敢那移影冒，以干邊例？似不必過遙邊臣，以不肖且此實搗巢之流毒也。悍帥三戰三敗，賠兵馬不足，賠城堡不足，賠男女生畜又不足，又賠此銀以養新兵，以養援兵，禍有所始，好事者亦不必獨以此爲首議者口實，惟是增兵設將，酌量地方，分佈多寡，原議非無意義，除遼陽遵行，無異外，開原原議增置東協增兵二千人，慶雲堡改遊擊，威遠堡設備禦，各增兵一千人，以備東西諸虜。今召募一千六百五十人，慶雲止得四百四十人，威遠止得三百四十人，是兩地單弱如故，而遊備雖設猶虛也。且該道自領親兵數百人，平時不服將領，銓束臨陣豈聽將領督率？又內有河南宣太等處二百餘人，無籍無家，居民患苦，而該道一陞任，此輩掉背而去，亦終不得其方。此非原議怠也，寧前原議增兵二千人，

分佈中前寧遠中右中左四路，隨各將官出戰，今多以填實各邊堡，而開原之威寧各堡亦有之。夫兵分則弱，以新募之兵補各營舊遣之數，部議且以爲零星不可矣，而矧曰填堡且守堡之軍，舊軍月食四錢者亦足以當之，而以月食九錢爲衝鋒拒敵者用之，於此此非原議意也。部疏曰：此項新增之餉，充新募兵馬之用，錢糧界亦妥當分明，而今以餉新兵者餉援兵矣。廣寧原未議募，今亦有兵二百三十餘名，馬價糧料取給於此矣。夫援兵一撤，地方仍舊空虛，奚當於增兵之義？而鎮城兵近萬有二千人，此二百三十餘人者，何係增損？何關緩急？即是巡道所募無處發遣，亦只應以補舊額食舊餉，不宜在此新餉支銷，此亦非原議意也。噫！召募之事，既中沮於訛言分佈之法，又大失乎初意，似此有始無終，東寧西散，雖復所募人人驍壯，而營不成，管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救於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爲新兵支用，是使新

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爲新兵而增之
名無爲新兵而食之實臣恐虛糜此餉者不在
老弱之充數邊吏之影射而在管旅之不成分
散之不合也臣惟增兵而餉銳不聚何用增兵
添協設將而管轄無兵何用添協設將竊爲此
計要募便當募完以成一軍之勢不募便當盡
止不宜留此一半無用者空糜錢糧就虛名而
受實禍本爲此事千慮萬端不圖中間乖亂以
至於此應否

按遼疏稿

卷六

一

勅下兵部再行撫道議處妥帖以求長便自有

聖明裁奪臣不敢復越俎而談矣爲此今將查覈發
過途轉募兵餉銀并召兵買馬製器等項用過
見在銀兩各數目造完文冊一本具本專差承

差親齎

進獻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

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按遼疏稿

卷六

古

管驛窮軍受害疏

題爲管驛窮軍受害赴懇謹據實糾參以駐軍困
事臣自戊申出關前後彈劾副參遊撫等官
十二員不爲不多矣頃者軍政會同撫臣又劾
去二員自以摘發無遺遂并風習庶幾一變不
謂猶有怙終不悛甘以其身試臣之法而不畏
者臣向以久病杜門忽於本月初五日有在臣
院前擊鼓聲冤者問何人則高嶺驛軍蕭仲俊
等問何告則守驛官百戶劉漢鼎問何事則以

按選疏稿

卷六

五

公差擡送來遲夾棍重傷也臣進而驗之或搗
或擡半生半死皮破骨見血肉淋漓臣不勝痛
恨因各軍供有私役臺軍境外被虜及冒破錢
糧事情未否虛實奏前已掌印官毛煥然卽訊
之據毛煥然呈稱驛後長嶺山臺原設臺軍五
名王六兒等仲住葉志祥周麻子蕭學禮於三
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劉漢鼎差牢役滕九思赴
臺傳調葉志祥周麻子蕭學禮三名出境採樵
被夷虜去隨急自密補臺軍周普二楊仲迫於

二漢三名着役又滿報額夫八名侵匿官銀一
十三兩四錢四分又強奪米庫軍士楊仲倫等
糜米銀二十八兩又侵扣布花銀二兩四錢又
冒破白藍布疋官銀一十三兩七錢其餘事件
不一而足併將劉漢鼎帶來見臣惟有俛首服
罪而已夫驛官其小者也而驛軍之苦過於營
軍不可不恤也驛官之職其少者也而私役臺
軍出境被虜三名於律應絞不敢不請

臣提問也乃驛軍擊鼓之次日而管軍擊鼓者又至
矣臣竊竊

按選疏稿

卷六

七

矣問之則中左所班軍姜成等告其本管遊擊
馬時楠者也臣意數月遊擊何遽至剝削乃爾
必刁軍窺臣譏察將官過嚴因而告挾其上者
付所司繫之與該管中軍蔣立德千總王應選
詢其狀一一皆如告者言而後乃知時楠之貪
婪各軍之告出於不得已也隨命寧遠通判張
四德當堂記取蔣立德等口詞一索取年禮本
管軍九百八十名內旗牌五十名糧房二十五
名每名三錢其餘每人二錢共銀二百三兩五

錢一買補營馬六十八匹驗過六十三匹內時楠自賣積馬三十三匹每匹照實價驗道外加稍銀五六兩不等其餘三十四匹係軍自買每匹索銀一兩約銀二百餘兩一賣於金州軍士一十四名回籍買馬每名索銀三兩計四十二兩一每月委官領放月糧索常規銀二十兩計五箇月共銀一百兩一索遼陽解補陣亡新軍十二名每名見面錢一兩一本營撥見三十名每名索銀一兩一占鷹手十二名漁戶八名庄頭

按遼東稿

卷六

十二名竊匹屠案四名不隨營伍曾日月之幾何而計賊已近六百兩矣月糧不過四錢而一取輒奪其大半窮軍有何事產而每馬輒索至五六兩此美成等之所以號泣而奔告也且時楠初亦不知何許人第據其脚色開係原籍陝西涇陽縣人西安左衛左所百戶則百戶之耳而不知其爲羊皮販子也頃各官始有言其狀者謂時楠先年來遼賣皮頗有本錢素與鄉紳在職方者深相結而又有鄉親爲職方官者以

書屬撫鎮撫鎮用爲千總中軍竟以兩職方力得陞備禦以至今官臣復以問張通判張通判亦涇陽人也與時楠同邑知之尤悉說之尤詳由是觀之彼技陽翟之術輸其貲以覓官官得矣而復覓利以倍償其貲之所出欲不取於軍安取乎彼以市販之賤爲五年備禦無一薦望絕矣雖復幸陞遊擊而前程已促欲不速取於軍安待乎遼左數十年來將官世職爲四方遊徒騙去者不啻百數卽臣嚮所劾者遂者若參

按遼東稿

卷六

遊吳世爵吳宗道高寬李杰等數人何莫非時楠之類汗辱名器股削管伍莫此爲甚而士大夫實爲之道地壞邊方事者豈徒在此輩哉言念及此良用太息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資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據實參劾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速將馬時楠革任併劉漢鼎行臣衙門提問依例重處以爲貪贖贖刺者之戒非謂半年遊擊不足以相寬也非謂科歛六百贖銀

不足以永戍也。謂十年前皮販何爲作將官。五年無薦備禦。何故轉遊擊。不根究。不足以斷奸棍奔競之路。而塞士大夫請託之門也。臣無任惶悚激切之至。緣係管驛窮軍受害。赴懇僅據實糾參。以慰軍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奉

按察疏稿

卷六

一九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馬時楠着革了任與劉漢鼎等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題爲謹叙東夷歸疆起

貢大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頃接邸報見兵科疏論東夷北虜封貢事情。欲要釋建州爲針懼。仍當許貢待我明正棄地之罪。然後再興侵地之師。且以東夷已就約。東不可輕議大役。開禍於日後。憂深慮遠。實與臣見相同。除將官差人通達挑虜事情。牌行分守開原兩道查報外。惟是歸疆不果。與我不許貢之故。有不可不一商

按察疏稿

卷六

三

確者去春塘報建酋退還張其哈喇。仰子欲要改建堡城。不知者以爲當是何等一塊大地。而奴酋肯以歸我。奴酋果忠願耳。而其實不然。臣勘疆時曾親至其處。乃是一山峽起。孤山堡迤東北而挿入建地中。二十五里寬。不踰數十丈。窄僅十數丈。形如拘項頸。有入無出。兩旁皆高山峻壁。深林密菁。向屬建夷。熊柰雖云捷徑。西接鹹場三十里。東接錢陽五十里。併無立界。起墩且不通援道。若改堡於此地。以數十夷據山

口斷其外援全堡皆爲寇藉我不能有也奴酋以我不能有之地愚我而我以終爲寇藉之地自愚又誇其忠順謬矣且個子之退不自去春始也前春以來夷使牧牛等持文來送臣以爲此始我者屢不受又移書督撫細論個子地刑以爲勿受虜愚誠謂鴉鵲關與橫江土地未歸而不敢以一峽了棄地之局外欺於虜而內欺主上此歸疆不果之說也至於進

貢一節與疆事相連我以此覘奴酋順逆奴酋亦

以此窺

國家重輕強貢兼完則我重舍疆完貢則我輕爲一峽所愚而欣許其貢則我又輕去年九月間開原道請貢詳至臣批云奴酋貪我賞市之利其急急欲起貢者故自本情前番在事者不識此機而反急之以此奴酋驕輒挾盟豎碑全勒車價以邀我乃年來增軍買馬壯我聲實緩視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奴故益急此馭奴一大機括也據詳減人數去車價仍依本院前諭奴

按邊疏稿

卷六

三

按邊疏稿

卷六

三

心似已懼朕但人數減而屢給猶在尚屬無名車價去而車數未定終須費說況張其哈喇個子不過一山溝地耳其原議西至隴場三十里東至穀陽五十里皆崇山深林向屬奴夷樵採未曾取直定界縱使界定而其地亦不可堡而守也奴知我不能守故歸以憑我而我遂欲改堡以爲功又自愚矣鴉鵲關及九墩地方皆一載在誌書者可曰除張其哈喇個子外皆非我所應得者而一槩逼求退還乎橫江一帶爲華夷共棄之地卽云非我所應得而納糧有年且原議新民仍種夷地量於地畝派銀給賞蓋爲存地也地已去矣而奴酋五百兩速貢三百兩之賞可不議裁乎大氏夷情固當順國體亦當尊事于大議未可草率除地界俟守道詳至再議外該道仍將屢給車數再一斟酌本院非不欲急得一貢以了東方事但求其妥耳此繳誠謂前次奴以我之求貢挾地立碑今次亦當以奴之求貢貢還地土此起貢不許之說

按遼

卷六

三三

也夫奴酋之狡焉思逞有年矣一旦歸我側子聽我滅夷數革車價非真出於悔罪輸誠而虞我有以制其死命也世仇在北關腹心之仇在所併南關灰叭諸部外援在西虜目臣撫北關以樹其敵收牢蹇拱免以伐其交激怒罕賽與北關復親以助其勢而南關灰叭諸頭目又見我召兵買馬援兵四集以爲必取皆欲謀擁故主以叛變在肘腋而不得不聽我也其心以爲側子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數雖減車價雖幸不過部落失利而吾之額賞全在猶吾利也吾何以不持此緩一日之師暫弭仇讐安反側而圖再逞於異日也此奴酋之所以能強能弱詭譎而難取也是故三十七年春夏以前之奴酋欺我易與動爲虛喝以恐我秋冬以後之奴酋懼其內漬僞爲早屈以緩我恐我者備我猶疎而其禍猶顯而小緩我者備我愈密而其禍愈深而大今日制奴如制虎咆哮固噬人蹲伏亦噬人那得無慮而乃纔得一山峽便

按遼

卷六

三四

以爲輸誠纔示一弱狀便以爲不足慮臣恐東方之憂不在虛弱恐我之日而在早屈緩我之日也近年爲此地界一事驚擾邊部蓄怨懷疑夷漢洶洶旦夕莫保大非國家之福臣實危之且此地或在山麓或在山腰或在山頂崇林大樹山民不能以斧斤制先將樹皮剝去聽其枯死聚柴焚倒使生木耳木性已盡木耳不生然後曳開作地耕種其開墾之難有如此非如人言可置屯而種者山民之往在取人參松子木耳磨菇之利不在種地吳楚之戰起於採桑與夷爭利終必惹禍況離堡近者數十里遠者一二百里亦難照管題目自大實用自虛封疆之臣尺地寸土義不敢不校若論

朝廷規模度量當包夏罕夷懷遠安邇似不宜屑屑於此以長禍亂卽如科議姑置此而先許起貢亦是救寧東方眼前急着當聽督撫鎮道酌量完報顧臣意之所重者正不在此年年跋扈之

夷卽年年入

貢之夷年年憂奴之

中國卽年年受貢之

中國夷非以畏服貢我亦非以威德來夷貢而貢之權不在我也不惟不在我也而方且以貢狃我弛我方且以貢貧我損我方且以貢實交結

西虜誘其入犯以敵我方且以貢賞招合江上諸夷侵北關以孤我方且以貢賞分給南關灰

校遼疏稿

卷六

三十一

貢是故善收貢權者必在我有所以制伏此會而使之不敢不貢然後可制伏之要如何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奴會之所籌者還以算奴會北關不可疎也西虜不可挑也江上諸夷因北關招致之而不可使其合也南關灰以諸夷先後來奔者示以與滅繼絕之義籠之名御置之近邊以號召其遺衆而不可使其冷落也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討其軍官而嚴其警備則奴會且左

驚右駭恐然自顧其肩背肘腋間皆敵國焉

而敢出寨一步以圖我而敢據寨經年阻貢以

開罪於我故能使夷不敢不貢者善收貢權者

也春秋之義不治外而治內萬全之計在用夷

以攻夷臣敢以此兩言爲制伏建會之要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封疆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謹叙東夷歸疆起

校遼疏稿

卷六

三十一

貢大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三月十七日

奉

聖旨是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題爲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錢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遼左軍多民少食用者衆耕作者寡且僻處關外三面鄰虜一面鄰海販糴阻隔一遇荒旱及虜警有主客兵集卽斗金不能易一粟臣不勝私憂故於萬曆三十七年內除括臣贖銀一萬餘兩修築壕塙臺堡外復奏贖銀二萬一千七百一十餘兩動支餘稅

按遼疏稿

卷六

三七

銀七千九十餘兩分發五道買完常平糧一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合八勺五抄三圭三粟四粒蓋完常平倉一十六所在遼陽廣寧兩城者每所正厰一十五間對厰十間東西廂厰各十間在右衛瀋陽清河錦州義州屯金州復州海州蓋州開原鐵嶺寧遠前屯十四城者每所正厰十一間對厰六間東西廂厰各五間通計厰房四百六十八間已將完數具題繳報訖隨該臣於三十八年五月間見得民間

青黃不接穀價踴貴牌行各道速將前糧出糶

接濟民用賣過銀兩收貯再糴去後續據分守道右叅議王興呈報原買糧四萬六千四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內除存剩未賣糧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二石該本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八錢外實賣糧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六石四斗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賣銀五千五百八十五兩五錢六分三厘九毫六絲四忽內該原

按遼疏稿

卷六

三八

本銀五千四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八厘外得利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八分五厘九毫六絲四忽分巡道右叅議孫敦化呈報原買糧二萬八百六十四石五斗八升六勺賣銀五千兩僅合原本之數海蓋道副使關鳴春呈報原買糧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一石五斗賣銀七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內該原本銀七千兩外得利銀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開原道倉事高折枝呈報原買并助工餘剩糧共一

萬六千三百二十五石二斗五升賣銀三千七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內該原本銀三千五百兩外得利銀二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寧前道右叅政馬拯呈報原買糧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七石六斗九升九勺一抄七撮賣銀四千六百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內該原本銀三千六百兩外得利銀一千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以上共賣過銀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三分六絲四忽內除原本銀二萬四千五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八釐外得利銀一千九百七十四兩六錢五分二釐六絲四忽行送各庫另項收貯緣由到臣及至本年九月內年歲頗收正當趣時收買臣又校括本衙門紙贖併分用公費銀四千二百五十七兩五錢八分八釐地方交際書驛程揭發價銀除分發各道賑貧一千五百一十二兩二錢四分犒賞授兵一百五兩四錢九分外餘剩銀七百七十七兩七錢二分雙山鹽稅三十

按通疏稿

卷六

三十九

八年分充餉正銀部議留作本銀一千兩三十七年秋冬兩季正銀五百兩原任分守道右叅政謝存仁呈報該道未登紙贖贖役等項輸作耀本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四釐七毫一絲共銀七千七百五兩二錢七分二釐七毫一絲內除祭分守道肅完蓋濟湯倉借過庫銀二百九十五兩七錢三分巡道蓋錦義右屯倉不敷銀一十一兩八錢五分八釐外其餘酌量各道地方分祭分守道交際銀二百四十六兩七錢二分公費銀五百兩原任分守道右叅政謝存仁呈報該道未登紙贖贖役等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四釐七毫一絲與該道原賣糧銀五千五百八十五兩五錢六分三釐九毫六絲四忽共銀七千四百九兩二錢四分八厘六毫七絲四忽分巡道贖銀一千二百兩交際銀一百四十兩公費銀三百五十二兩雙山鹽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賣糧銀五千兩共銀七千一百九十兩海蓋道贖銀一千兩交

按通疏稿

卷六

三十九

際銀一百四十二兩與該道原賣糧銀七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共銀八千六百一十兩六錢六分二毫開原道贖銀四百兩交際銀一百六十兩雙山鹽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賣糧銀三千七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共銀四千八百四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寧前道贖銀五百兩交際銀一百八十二兩雙山鹽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賣糧銀四千六百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共銀五千八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各糧買去後今據分守道呈報原發銀七千四百九兩三錢四分八釐六毫七絲四忽買完糧穀六萬六千六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八勺五抄四撮五圭併存剩上年未賣糧共八萬三千九百四十九石七斗八升八勺五抄四撮五圭分巡道呈報原發銀七千一百九十九兩買完糧穀四萬六千九百九十六石三斗一升九合四勺九抄八撮四圭海蓋道呈報原發銀八千六百一十兩六

錢六分二毫買完糧穀五萬三千九百八石三斗七升七合八勺開原道呈報原發銀四千八百四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買完糧四萬二千九百六十三石四斗一升九合八勺四抄六撮五圭二粟九粒寧前道呈報原發銀五千八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買完糧三萬八百六十九石六斗八升八合四勺五抄又查得遼東各營路教場盡被將官佈種賣穀十數年來不操一軍武備衰弱全由於此該臣通行各道查革不許再種仍將見種地畝查收子粒入官送常平倉收貯去後隨據分守道呈報所屬遼陽等營收過教場子粒等穀四千九十六石三斗八升四合分巡道呈報收過所屬廣寧等營教場子粒等穀八千九百二十二石九升海蓋道呈報收過所屬涿州等營教場子粒等穀二千三百七十七石五斗開原道呈報收過所屬開原等營教場子粒等穀二千三百五十石寧前道呈報收過所屬前屯等營教場

子粒等穀二千七十一石四斗八升各呈報到
臣據此計筭前次本利銀合今次所祭銀買完
新糧及存剩未賣糧共二十五萬八千六百八
十七石五斗八升六合四勺四抄九撮四圭二
粟九粒教場子粒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七石六
斗五升四合以上兩項通共二十七萬八千四
百八十五石二斗四升四勺四抄九撮四圭二
粟九粒俱交納各常平倉收貯訖案照三十八
年七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臣

奏遵 疏稿

卷六

三十三

題副事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賑亦可濟邊熊延弼積穀許多
俱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未遠遵守其屯
田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
兵二部查催明白說來欽此該本部覆議巡按
衙門將三十七年三十八年贓罰銀三千兩三
十八年分雙山解部稅銀一十兩留充教本以
後年分贓罰銀及稅銀應解部者仍舊解部濟
邊充餉其餘撫按分用稅銀及巡按下贓罰餘

銀巡撫下贓罰銀一千兩任其發用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着實行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遵
行除自萬曆三十九年為始撫按會行羅買外
今三十八年分該臣祭買過前項銀糧數目理
合

奏繳仍乞

勅令部院載入考成以後遼東巡按御史每差復
命時節務將前任舊管銀糧若干有無出糶餘利若
于自己任內與撫院衙門祭羅銀若干買過糧

投遞此稿

卷六

三十四

石若干開除若干見在舊存與新糧通共若干
會同撫臣明白具數

奏繳併報部院查考庶幾事有責成法可經久而
於永遠遵守之

旨未致有所辜負矣臣無任瞻仰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
錢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為經久便民之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奉

聖旨常平法有裨邊鎮以後接管官着照例奏報仍載入考成該部院知道

欽差廉簡

卷六

三十五

履哈流兎捷功疏

題為校夷狂逞助邊王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

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分巡遼海東寧

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

參議孫敦化呈會問得犯人一名崔吉係廣寧

左衛武舉都指揮同知狀招原管總鎮標下營

中軍事務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內有原任遼東

鎮守總兵官杜松到任後說有一番酬答饋送

禮儀要買土產參貂應用就不合於本月十八

日發銀七百兩差官祁一清張進盛齋給撫順

等營各多寡不等撫順鎮江駿陽三營俱發銀

五十兩各要參二十五斤寬奠營發銀一百兩

要參五十斤清河營發銀三百兩要參一百斤

貂皮一百張開原營發銀一百五十兩要上好

貂皮九十張該撫順備禦王應慶鎮江遊擊吳

宗道駿陽守備劉士琰寬奠參將李澤清河守

備郭魏然開原備禦林宗舜等見價少參貂多

指送原稿

卷六

三十六

易買不足數又恐杜總兵責究無奈派與蘭營軍士幫贖亦各多寡不等撫順營軍士王保奴皮海等五百名每名攤銀二錢五分共賠銀一百二十五兩連原發銀買參二十五斤差皮海齋赴廣寧交收訖鎮江營軍士高斌等九百四十九名每名攤銀九分四釐零共賠銀九十兩連原發銀買參二十五斤差高斌齋赴廣寧交收訖雙陽營軍士何具才等七百名每名攤銀二錢八分零共賠銀一百九十九兩連原發銀

奏定疏稿

卷六

三十一

買揀參十斤中挑參八斤黃參七斤差何具才齋赴廣寧交收訖寬奠營軍士于良貴等并大奠求奠二堡軍士王達子等共二千一百九十四名每名攤銀一錢三分九釐零共賠銀三百零七兩連原發銀買中挑參八斤黃參四十二斤差于良貴齋赴廣寧交收訖清河營軍士吳剛王民寬等七百零一名內軍士洪隆等三百二十名每名攤銀一兩七錢二分劉學等三百八十一名每名攤銀一兩三錢八分共賠銀一

千七十六兩一錢八分連原發銀買揀參一百斤貂皮六十張差家人孫有功齋赴廣寧交收訖原任開原營備禦林宗舜將原發銀一百五十兩付經紀韓京票頭王起等市買貂皮因價不足王起等與行內各家共賠銀六十兩連原發銀買上好貂皮九十張付張進盛轉交訖後該前任分守道謝泰政不忍邊軍賠苦揭報能御史出示禁止各官軍供證本年十二月內蒙總督王軍門憲牌節據馬蘭谷參將張鳳梓稟

投送疏稿

卷六

三十二

據尖哨報說補漢兒達子今在兀魯班哈祚兒屯聚求糧大等辦了好馬共七萬餘騎于十二月十五前後要在喜峰口東西進槍又據西路協守副總兵楊元吉報稱補漢兒帶領精兵二萬犯搶遼東寧前來量帶領三萬犯搶喜峰口又據薊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小頭目滾克等十萬明說犯搶廣寧暗說犯搶喜峰等口又親見都令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力屯聚等候黃達子到來于本月十二前後犯

搶前項地方彼時各報原無拱免達子在內犯
搶情由隨家劃行杜總兵相機剿處比杜總兵
身任主帥只合預探各會巢穴的確相機行事
爲當又不合故違軍政一款擅殺平民冒作
賊級報功者以故殺論條例于本月二十一日
分付吉傳本鎮左右翼營遊擊李維喬單盡忠
旗鼓千把總史光裕卜何續及家丁千總王澤
王蘭住等統領家丁降夷等三千員名到連山
驛地方有原任錦州遊擊今別卷提問于守忠
與原任中左所遊擊高貞接至高橋界杜總兵
問說中左所與錦州軍前各營邊堡熟夷係那
營部落高貞回稱俱係拱免營達子隨調卒遠
營通事黃朝重陳槐前來說要從寧遠地方與
水縣出口搗巢黃朝重等回稱與水縣山險難
行杜總兵叱說這必是你將官叫你這樣回話
若違悞軍機先將你兩箇梟首示衆隨差夜役
傳調管寧遠營參將事副總兵楊暉前來謁見
後卽說要從興水縣出口搗巢楊暉回稱路險

難行杜總兵惱怒叱罵將伊子官施守進家
人楊合各重責仍分付楊暉速將寧遠城內降
夷調來應用該楊暉將降夷調至連山驛杜總
兵仍前問說要從興水縣出口各夷俱稱山險
大兵難行杜總兵嘆說你將官仍又分付你這
樣說話我定然把你將官細打還要從你地方
出去說畢隨令楊暉差人將夷酋黃英差來講
話龔郎中卽龔學文等十三名拴鎖前來詰問
原因有寧前兵備道帶管分巡道事馬副使聞
知搗巢消息恐惹邊警傷害封差舍人蕭宗
功前來勸阻杜總兵看書畢大怒云我奉
朝廷命搗巢馬副使如何將書攔我且嚷且罵又
說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將官明早俱速回本營
至二十四日楊暉差人將龔郎中等帶見杜總
兵隨叫衆降夷你們拿刀來把這些奴才都砍
了比時有前屯西路協守副將李芳春與楊暉
力告一免止將龔郎中割去一耳杜總兵明知
拱免達子原未助逾犯搶河流口地方要得剿

伊部夷酋恐師出無名又不合逼令龔郎中手寫供狀一紙要馮犯槍河流口有拱兇部夷一半助逆等語在內馮單方行釋放杜總兵即起身東回行至中左所皂隸山臺因見李都御史齎送犒賞銀二百兩到彼忽又分付吉傳于守志與李維喬單盡忠高貞前來商說我大兵至此袖手空閒人笑我不是箇好漢我意必欲搗巢可從何處出口此時于守志回說此處與長嶺山堡相對就當從此出口高貞說若從錦州

按遼疏稿

卷六

四十一

大福堡出口不過二三十里便有住牧夷人若從長嶺山出口未免圍遶虹螺山路遠百十餘里杜總兵不聽高貞語言徑到長嶺山堡坐下猶恐出外搗巢未料獲級多寡要得妄殺員功將衙門各官軍俱屏開向于守志問說你們屬堡守邊降夷各有若干于守志回稱錦義寧前一帶可有千餘杜總兵又不令分付吉傳楊驥高貞等各將邊堡熟夷盡收入堡莫等走出牆外漏洩消息吉原不知杜總兵殺降本意因此

時楊驥已回寧遠止有通事陳槐在彼隨與陳槐說知前由比高貞隨差陳正濟承高子守志差曾達子沈達子俱馬上傳與各堡通事喚各熟夷俱收入各堡說杜總兵又喚長嶺山堡熟夷詰問誰知拱兇巢穴與往來道路當有已逃走阿斯亥與先存後赦卜向續下夷丁阿都審等殺死猛克果稱我二人熟知隨取元寶兩箇并大銀牌二面向阿斯亥二人說你們引領官軍勦獲首級特這樣元寶各賞一箇你們的家

按遼疏稿

卷六

四十二

小一箇也不傷先將紅布各披掛一件隨令王澤王蘭住斧李維喬卜向續及在官把總張世祿降夷把總卜郎太等帶領軍兵押令阿斯亥與猛克引路於本日酉時分從長嶺山出口行至地名哈流兒止斬獲彼地夷人首級二十六顆原無一百四十六顆亦無得獲達馬五十六匹盛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射死軍馬及輕重傷等項情由張世祿卜郎太等供證本日一更時分杜總兵恐出外斬獲不多又分付吉傳知

各將并各營中軍俱領兵將屬堡降夷盡取首級前來報功如走脫一人卽將中軍斬首抵數比于守志隨時把總于朝官傳與該營中軍盧具瞻將大福堡降夷斬取首級盧具瞻卽率領高尙儒等三十餘人將大福堡已收進城內熟夷徽賴曹善友等一十三名口拱兎差來討賞洪郎中等八名俱斬取首級訖于守志又使曲二漢耿三下傳與大興堡守堡官孫承惠領軍士周尚達等三十餘人將該堡已收進堡內熟夷起炭等一十九名口亦俱斬取首級訖杜總兵又分付高貞你可令中軍官引領大營官軍將本堡并各堡已收進堡內熟夷不論男婦大小俱拉出堡外斬取首級高貞傳中軍楊松年千總蔣立德隨單盡忠等引領各軍丁向各堡將已收熟夷俱斬取首級訖內多寡不等長嶺山堡熟夷吉耳本住卽爾達住并猛克等二十八名口正兵營內丁劉武王金等斬取并小向續下夷丁阿都等等在途殺死猛克共一十二

縣年伴高得功馬得官等斬取一十五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一顆泌河堡熟夷佟漢等一十五名口內丁王仲鄭友功等斬取一十二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三顆松山寺堡熟夷伯都等九名口內丁李端等斬取一顆單盡忠等斬取三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五顆檉木衝堡熟夷起炭等七名口內丁王登舉等斬取四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三顆灰山堡熟夷各聞風逃竄止有胡榮兩人在堡外山林藏躲軍士孟四搜獲斬取首級訖楊驥棟得杜總兵已到長嶺山堡亦領兵馬前來合營令陳槐稟報杜總兵得知杜總兵分付陳槐你將官作速帶領兵馬將屬堡降夷殺取首級毋得遲延楊驥隨令陳槐引汪應科等三十餘人前到寨兒山堡各熟夷聞風逃竄止拿獲八當與哈不戶二名斬取首級訖又到白塔谷堡單獲哈勝與董狐狸等十名口亦斬取首級訖戚家堡遊擊李繼功營內軍丁李智等同杏山備禦劉思堯營

內軍丁劉尚義等中左所遊擊高員營內軍丁于昂等向各堡外山林搜尋李智等在長嶺山堡樹林于昂等在松山寺堡樹林各獲獲一名劉尚義等在大興堡樹林內亦搜獲五名口各斬取首級訖卜向績因引路阿斯亥逃走亦將猛克令隨從夷丁阿都等等于中路斬取首級訖比有大鎮堡大勝堡敵夷俱聞風逃走無存杜總兵疑夜役周松等三名走漏消息又恨大鎮堡官周守廉不加隄防致令各夷逃走隨拿周守廉細打五十又將周松等各細打一併仍發開原守臺至二十六日杜總兵回至中左所傳令楊松年取紅布賞功該楊松年向客人任國聘等取紅布五十疋前來稟驗杜總兵憤恨布少將任國聘等五名各重責二十棍任國聘當時身死楊松年證杜松要得遮飾員功又不合將本營馬匹盈甲假充賊仗并軍馬死傷虛數今吉捏詞詳報吉亦又不合聽從捏稱仰仗

天威官軍出境揭巢獲提事內稱杜總兵分布一字陣申嚴號令差官解寬齋報紅旗監督王澤王蘭住等統兵家丁降夷并撥前塘傳探聲音直揭巢穴又差哨李明元等執紅藍旗催督李維喬單盡忠高貞楊驤于守誌李繼功等為三字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日未時分從中左所長嶺山堡出境至地名哈流兒我兵奮勇剿殺衝斃數陣賊見勇猛敢遁騰赴至巢穴因樹林稠密當即收兵回還在陣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護達馬五匹六匹盔七十八頂甲八寸三副射死馬一匹九匹陣亡軍丁六名重傷調營身故三名重傷倖軍丁夷二十七員名輕傷三名又將降夷耿鬼大圪良相弁軍丁王金劉武等俱程作為首為從等項虛情通行詳報隨於三十比年正月朔蒙熊御史牌行帶分巡道事寧前兵備馬副使嚴查備蒙轉行岫巖管糧廳行間本月內馬副使自寧遠前往廣寧查勘當有寧遠一帶各堡征民俱

擁道哭泣訴稱拱兇受款以來數年不爲邊害
今揭巢殺的各堡降夷俱係拱兇部落達子恐
伊報讐難耕種地土等情杜松自知事情敗
露恐不得敘功又不合不候查勘族令各軍夷
俱赴馬副使邊討賞功銀兩又不合面屬馬副
使查敘揭巢功績速報各院具
題正躊躇借賞查報問杜松因見敘疏發遲疑是
馬副使阻撓又不合於本月內徑呈該道中軍
董治責三十棍遂出告示并張令本營各官軍
委買鐵斤木料要鑄忠勇岳武穆與妬功奸臣
秦檜像并修蓋岳武穆祠比時馬副使畏禍要
回寧遠杜松又不合令各軍站街攔要首級銀
兩與了便罷不與不放西去比馬副使慮恐激
變具稟李都御史全倚庫貯別項銀兩給散內
有家丁劉全趙拱拜王伸劉繼善楊英李端孟
承恩李應詔崔名岳并劉武王金顯陞俱未領
賞各軍丁降夷領賞訖比杜松思得各斬堡內
熟夷首級不應冒領許多銀兩又不合輒起貪

心捏稱犒賞正兵營內丁扣追賞功銀兩各多
寡不等于守志營內原斬首級四十顆領銀二
千兩扣追七百兩高貞營內原斬首級一十三
顆領銀六百五十兩扣追一百八十二兩正兵
營內丁并各軍夷降夷共斬首級七十五顆內
除願陞家丁劉全等并崔名岳共三十一顆原
未領銀及降夷斬首級並願原銀扣銀外再該
五十九顆領銀二千九百五十五兩每一顆扣銀
三十兩共扣銀一千七百七十兩俱隨任千總
王蘭住收進杜總兵接收收入已訖劉思堯營內
軍丁劉尚義等原獲首級五顆領銀二百五十五
兩李繼功營內軍丁李智等原獲首級一顆領
銀五十兩因係山林搜獲未曾扣追銀兩蔣立
德楊松年盧具瞻等證寧遠營內原獲首級一
十二顆領銀六百兩杜總兵以馬副使見住本
城未曾扣追蕭元功證隨家王軍門李都御史
題敘提功能御史隨亦題

知行部覆奉

欽依移谷都察院勘糾備行熊御史轉行帶分巡道
事海蓋兵備副使備蒙察行岫巖管糧廳遵
依查勘間拱兎因杜總兵收斬各堡熟夷係伊
部落達子心懷不忿聚集夷衆要犯搶錦州寧
前一帶報仇於二月初四日從錦州大鎮堡入
境到錦昌堡地方殺死軍丁二十名採柴屯民
李三漢等五名虜去張五等牛馬一十二隻頭
砍死把總官孫應選一員杜總兵見得拱兎挾
仇入犯本月初九日親領官軍從錦州大勝堡
安寧墩出境止斬首級五顆至十四日仍由原
路進境時地方恐懼寧遠圍學生員林元吉等
具將執殺熟夷虜衆報仇等情公揭該學申報
比杜總兵馬副使亦洛俱揭投遞熊御史併行
聞副使查勘間拱兎又於三月初五日犯搶中
後所地方遊擊郎名忠統領官軍衝戰止獲首
級一顆伊營軍丁亦被殺死二十名又虜去哨
夜墩軍徐錦等十名殺死軍餘劉成爵等二名
虜去耕地軍餘張禮等六十三名周旺等牛馬

夥七十二匹隻頭又於本月初十日攻剋大勝
堡守堡百戶耿尚仁被賊支解殺死城軍一十
三名除各臺守哨弁出差未聞各軍外在堡軍
民男婦八百三十餘人併官馬廩甲弓箭一應
火器與各軍民自養牛馬馬匹俱被虜掠一空
住居房屋俱被燒燬彼時守志李繼功王澤
王蘭住各領兵應援止斬首級七顆各營陣亡
千總官王澤王蘭住二員軍士二里有庫等共一
百五十三名比杜總兵恩得剋向遑堡由已啓
黨又達賊節次入犯官軍多被殺傷自揣不能
支持要得脫却回籍及據各邊報稱達賊楊言
定要攻剋城堡幾處愈加張皇假詐佯狂將冠
服旗幟弓箭燒燬且尋賈棺材要得自盡當蒙
兵部題奉回籍及分巡道孫承議到任該戴通
判參以手本會吉查造揭巢斬獲首級各官軍
作何叙錄陸實等項文冊吉揣知揭巢原係虎
情一向延捱未經回復載通判呈請改批蒙孫
叅議批仰廣寧管糧廳嚴查明確招報行聞六

月內熊御史出巡河西地方有原揭巢正兵營把總張世祿領兵護送站立轎前家問揭巢斬獲真正首級若干張世祿回稱實有二十六顆原無一百四十六顆等情比楊暉高貞各揭揭巢原虛查出一梟寃罪不便遂將殺降實情屬具瞻亦將殺熟夷首功及犬勝堡失事權在撫官等情各具呈出首熊御史俱家批分巡道併嚴查速報備案抄呈併行廣寧管糧廳查行聞吉亦具揭內開稱杜鎮守隨任內丁并降夷斬首五十五顆內願陞十顆未領賞功銀降夷斬首五顆未扣收銀其餘四十顆每顆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等收交是內境外二十六顆不知夷名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二顆根本衝堡斬首四顆沙河堡斬首一十二顆松山寺堡斬首一顆一杜總兵中哨門下官旗牢伴夜校高得功等斬首一十七顆內崔各岳爲首在長嶺山堡斬首一顆願陞未領賞銀情由不行說出止云每顆扣銀三十兩俱千總王蘭住

收交是內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五顆灰山堡斬首二顆一右翼管代遊擊事單盡忠下軍在松山寺堡斬首三顆每顆扣銀三十兩俱千總王蘭住交收是內錦州遊擊千守志下斬首四十顆內大福堡斬首二十一顆大興堡斬首一十九顆杏山備禦劉思堯下在大興堡境外斬首五顆不知夷名戚家堡遊擊李繼功在長嶺山堡境外斬首一顆不知夷名一中左所遊擊高貞下斬首一十三顆內根本衝堡斬首三顆松山寺堡斬首六顆誤報四顆沙河堡斬首三顆長嶺山堡斬首一顆誤報三顆一寧遠叅將楊暉下斬首一十二顆內白塔各堡斬首十顆寨兒山堡斬首二顆以上共計一百四十六顆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餘一百一十四顆俱有姓名證佐等情校遞熊御史收存候查聞該杜通判看得揭巢殺款事情重大請乞多委府州官員會勘具呈本道孫叅議家批仰廣寧管糧廳會同岫巖寧遠兩廳同到寧前廣寧適中

處所提一千人犯虛心細加研審逮行招解以便覆審轉詳行間比遊擊李維翰備劉思堯各將分剖情由具呈熊御史家批分巡道併查報備案併行廣寧管糧廳查明詳報隨該杜通判會同岫巖戴通判行拘各營中軍蕭元功等官丁孟宗孔紀太虎并降衷等郎太等及通事梁希孔等各到官供吐前情惟原報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在哈流鬼地方斬獲二十六顆係真夷于守志等共斬首級六十四顆又斬長嶺山堡引路熟夷首級一顆共計六十五顆係熟夷外再該五十五顆據張世祿卜郎太子守志等供稱皆熟夷據孟宗孔馬得官等供稱又似皆真夷兩詞不一具由連太皇辭本道孫參議家批是役也固中外所共豔稱以爲遠千百年來未有之奇當其始撫按鎮蓋交相賀也未幾而鎮道兩不相能閭牆之變生而情恨轉深以故武弁小人乘其機而左右袒之入卿報復之私事憑愛憎之口肅院之行查益嚴先後之報詞

互斥以行查而償私忿以出首而巧文訐紛紛藉藉莫可憑一耳目之睹聽益清功罪之斷案無據按院奉旨行勘批之本道而本道復轉批兩廳凡以採公論而伸國法息衆喙而服人心垂鑒戒於將來耳豈意批行已幾六十餘日而兩廳僅僅具由塞責仍復爲含糊兩可之語噫是大有不然者苟其事情果確國法可伸何愛于同行擅殺之流何畏乎已去跋扈之勢而不依律直斷確爲招報豈有所曲護而然抑有所畏避而然豈激於公論而不得然抑揚乎下情而不敢不然反覆而思不得其解矣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兩廳何不自信以信人而敢爲疑畏以巧脫是以含糊兩可之說難本道也亦將謂按院可以含糊兩可難之耶似於法體未妥仰該廳仍會岫巖二廳嚴提一千人犯并將按院所發張世祿冊評一一

逐情節而細參衆口之異同務得當日搗巢事情確招解報以便轉詳等因行間又蒙熊御史將楊暉高貞廬且瞻各呈搗巢殺取堡夷首級情詞并崔吉揭報原殺各堡熟夷首級花名及杜總兵扣追各官軍賞功銀兩數目與杜總兵原差官向各將領壓買參貂致各軍攤賠銀兩事情備悉開具疏內題行兵部覆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勘劄備行熊御史案行孫參議將杜松搗巢緣由并扣除功賞及壓買參貂攤賠

被逮疏稿

卷六

五十五

銀兩查照本院原疏與部覆各情節及錦昌堡中後所大勝堡各起過事件勘一總類冊招報備案案行廣寧管糧廳行間又蒙熊御史憲牌照得哈流免與大勝堡過事同罪一體又該兵部歷數杜松三罪併行勘問是以前案有兩事併敘之行頃見兵科疏云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是不欲以大勝堡事危松也又云宰爰何日不搶河西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拱貴何日不

目爲啓衆以啓衆而金責於杜松是謂大勝堡之衆不由松啓而金責於杜松也陌城失表明明禍根而堅欲底之惟恐其危殺降啓衆當論重辟明明

國法而堅欲撓之以爲殺人媚虜然則

朝廷所定殺降律令且視爲媚虜之物而本院又何求乎所有前行合當改正備行本道孫參議卽將前呈于守志招詳查照批駁情節仍聽本詳回覆其哈流免殺降事情另照陸續原行勘

被逮疏稿

卷六

五十六

合速詳歸結以聽

朝廷處斷等因備蒙牌行廣寧管糧廳該杜通判會同寧遠張通判岫巖數通判調吉與于守志等各官犯研審供吐前情是實及會查撫順等營原奉杜總兵發銀壓買參貂與攤賠銀兩各數目猶恐不的又喚調買參貂委官邢一清等原詳參貂王保奴等包賠價銀軍士洪隆等看買貂皮經紀韓京等各到官逐一研審前情是實因看得軍門各牌據馬蘭谷參將張鳳祥西

協守副總兵楊元吉稟報俱稱揮漢兒來臺太
各領兵屯聚犯搶喜峯口又據薊鎮馬總兵報
稱黃台吉傳調頭目犯搶喜峯等口俱無拱拱
在內犯槍字樣卽部院劄行搗巢原非令搗拱
兇杜總兵乃押令責英通事襲學交寫供狀一
紙要說槍河流口有拱免達子一半等語是明
知原未助逆而追脇供招欲指以爲口實也卽
無論助逆有無倘能督率官軍直搗巢穴擒獲
部落夷酋而斬殺之亦足以彰

快遠

卷六

五十一

中國之威而寒助逆黃台吉之膽奈何計不出此
却沿堡收斬熟夷以冒功也又恐殺降實事著
聞不得功賞銀兩乃昧衆挾索且駕言不可遲
緩以灰軍士死戰之心其執詞亦似正大奈何
扣追本營軍丁功賞銀一千八百兩又錦州營
七百兩中左所營一百八十二兩共二千六百
八十餘兩豈臨財苟得賢者亦不免乎自冒功
開累夷酋途懷忿思逞蹂躪邊疆於二月初四
日犯槍錦昌堡三月初五日犯槍中後所初十

奏遠

卷六

五十八

奉

日攻剋大勝堡凡三戰而殺我官軍二百有零
虜我軍民且踰八百誰階之厲以致屠戮無辜
若此也至於初到任時曾不聞頒設教條訓練
軍士輒差官祁一清等向撫順清河鎮江寬食
錢陽開原等營壓買人參共二百二十五斤貂
皮一百五十張致累各官軍賠銀一千八百五
十餘兩不謂本官夙著廉名亦索取土儀令各
窮軍枵腹吞聲乃爾武官不諱言貪或亦偶一
行之無足異者參照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今
旨罷職不敘杜松歷官西塞浪謗廉勇踰人移鎮東
遼詎信貪欺敗事駕言交際來往乃壓買參貂
過多威令營將攤賠致剝削軍需甚苦搗巢率
其內顧誠
廟堂制勝奇謀沿堡殺我降夷豈大將犁庭實事
未離邊境駢首就戮者已百二十人及抵夷巢
提戈斬獲者僅二十六顆真殺如此其少偽殺
如彼其多縱欲飾假以爲真而道路喧傳衆口

胡可防也諸將則有言詞坐營則有開撥倘謂
忘功者善毀而詞揚具在將官亦自誣耶非有
掃穴殊勲奈何嗾軍鼓譟雅負飲水清譽胡爲
挾賞瓜分持偽級而雇月金錢傾

國儲以無名之費假搗巢而大開邊釁貽

朝廷以東顧之憂思善後而嫖無遠猷藉佯狂而
苟圖病免既邀功妄殺卽重擬何辭崔吉楊暉
高貞李維禡輩盡忘前功續以裨副而相從主
帥雖惟所指授而毋或抗顏奉部劄而共事楊

校建疏稿

卷六

王九

果卽各獻謀謀而不爲撓令李太將嗜啗啞叱咤
每使人緘口結舌而莫敢聲言故各官股慄奔
趨竟聽其殺歟邀功而鮮能勸阻楊暉等詞首
殺降實事若日本道尚不能止又何有於屬官
崔吉揭開各級花名若謂僅夷從此一空是孰
爲之主使據事安逆於罪推情皆有可原蕭元
功楊松年蔣立德盧具瞻于朝官係承惠平時
制命於將官雖一馬一兵亦難專主此日受成
於大將蹤願指氣使安敢遲延欲收堡夷卽傳

校建疏稿

卷六

六十一

收堡夷惟恐漏洩軍情秘事欲取首級卽殺取
首級誰能阻撓兵主私謀各將既應從輕各官
豈應重究姑與崔吉楊暉等各從杖擬以警將
來王應夢劉士瑛郭巍然林宗舜泰將官索賈
土物縱傾臺變產勢亦有所不能賄派軍民添
補價銀乃懼罪畏威情實迫不得已昔原情可
恕卽免罪非寬過事陳槐黃朝重軍丁高尚儒
王得名等如獵犬之隨行捕捉進退惟所指揮
在發縱者既已正辜此輩似應寬免再查軍政
條例凡擅殺平民冒作賊級報功者以故殺論
各堡屬夷雖非平民某屬無可殺之罪卽平民
也杜松乃收而殺之至冒級一百二十顆似應
引此例但本官係大將且未到官職等未敢擅
便輕擬伏候台裁定奪于守志已經另案擬斬
似應從重歸結招解分巡道孫崇議覆詳無異
轉解熊御史駁批哈流兒之役外係邊情內關
廟議此近日功罪一大公案也采公論而伸
國法息衆喙而服人心該道有成言矣願僅僅以

覆詳無異四字蔽之何也此事萬耳萬目誰能
遮撥第問哈流兒首級是真是偽得新地方在
堡在巢賞功銀兩有扣無扣參貂銀兩是賠非
賠各弁首詞是虛是實據情斷罪何妨直外該
道亦曾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兩廳不自
信以信人而故爲疑畏巧脫以含糊兩耳之說
難本道矣今乃復爾耶且據詳考異由初駁而
觀償忿巧計者誰便當扶其隱情由覆詳而觀
邀功首禍者誰亦當裁以大義其不能無異者

一既無愛於同行擅殺之流則一杖無乃太縱
既無畏乎已去跋扈之勢而片言何以不加其
不能無異者二前勘勘在錄功而所殺者降則
二十六顆之級應否准功後勘勘在錄罪而情
形既敗則部慶三罪之說應否勿論其不能無
異者三賞功銀兩出自

欽頒在各軍名下者而不追是謂賞人之罪在杜松
名下者而不追非以成人之黨其不能無異者
四參貂銀兩攤自軍賠假如曖昧不明則昭雪

當如部議既已贖證俱確則追給亦有正條其
不能無異者五以兩事論縱寇者刑而開寨者
脫是近

旨獨爲佟鶴年而嚴以詰事論罪殉者死而罪人者
生豈

王法專爲千守志而設其不能無異者六兄諸生之
呈揭杜松應後而敘功在面前杜松之被縛繼隨
應前而敘反在後仲產所道敘張嶺山堡原止
一顆而招則三顆松山寺堡原是六顆而招則

四顆正兵營年律所斬長嶺山堡夷原計五顆
而招則十四顆羽略夷人原是杜松分付內江
取級而招則稱係小向續所斬又杜松隨任內
丁斬首共五十五顆內二十六顆爲巢夷二十
九顆爲堡夷而東西所降夷五顆在焉實則五
十顆也除降夷未扣及十顆願降外實則領功
銀四十顆也崔吉云銀俱交入未知所扣的數
而此外又有十七顆則松門下人役又三顆則
右翼營之所獲也除一顆願降外而每顆扣銀

三十兩則止十九顆數也崔吉等供說甚明而招却混稱正兵管內丁等七十五顆除未扣及願陞兩項外再該六十顆俱在扣銀之數此何等事也而草草若此該道試爲虛心再覆其爲異也不已多乎而奈何以此四字了一段大公案哉再照軍官有犯例應奏

請提問遞擬罪名尚欠妥協舍松不問更非平法所以前牌分開另照原行速詳歸結而不言招者體自如此應改由叅以便

按遼疏稿

卷六

三

題行至於揭帖首詞已經入疏不必重述併將前後錯亂詞語繁冗者細加刪正非徒便省覽亦所以肅法體也速之速之確詳報奪蒙此該本道孫叅議覆看得杜松生長西鄙負激烈勇猛之氣獨多自任大將事以後威名頗著未幾而移之薊移之遼矣提兵西援而雪河流之耻出塞搗巢而有哈流鬼之役中外初亦偉之乃據西廳之駁查者至再三而按其情節見松之憑猛氣以輕敵挾勝心而愛物關繫諸夷而釀去

後之禍無足怪也第兩廳初覆之招詞互異分合之情節頗殊今以難辨其故矧申道之後戴通判又欲留致數日不便轉詳總之以事等語題奏恐萬一不當致有後議故兩廳難之杜松見在合無行提面質仍批並道公審庶可以明公道而正大法服入心而垂永鑒耳等情具呈

熊御史蒙批是勘也其際關只在哈流鬼首級之是真真假假縛殺之在堡在巢功銀之有扣無扣參貂銀之有賠無賠便足爲杜松斷案假使

按遼疏稿

卷六

四

首級是真縛殺在巢功銀無扣參貂無賠雖懦夫猶將效功不然雖盛稱其勇猛威名不足爲松重也兩廳初覆之招詞雖互異祇緣初審各丁畏以殺降問抵又畏追併已得賞銀而就中又有陰爲之主者故魂馳抵辯而及供到首級何嘗不言所殺是堡夷供到賞銀何嘗不言杜松扣去也原招固在也牌案分合之情節雖頗殊又緣大勝堡之禍起於殺降且該兵部歷數杜松三罪併行勘問故前叅議合一招後因科

疏言千守志擬死而杜松危又言開原失事不由誘殺爲大勝失陷不由殺降張本而因以爲庇松張本故後牌議分招由正不欲以守志危松而傷庇松者意也原牌紫又在也此其故有何難解而遲回若此本院奉三八綜核違事原情斷罪無不敢誣有不敢縱分守道親詣廣寧城會同分巡道從公確審十日內妥擬詳報以憑回

奏無再稽

欽限致本院復有疏催多番議論可也此繳冊併發備蒙牌仰管糧廳會同海防廳查勘間又蒙本道王參議紙票蒙熊御史批據總鎮標下中軍李光榮呈蒙本院憲牌移文分巡道取討前中軍崔吉已報詳細花名冊揭隨准該道止發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等原道哈流兒殺降冊一本回稱原發揭帖已經回報本院說無憑查察回復到職遵依至錦州該營遊擊高貞有病臥床卽帶錦州營中軍周師尚公同中左所原任

遊擊馬時棟寧遠參將劉世傑親詣各邊堡寨據中左所遊擊營原任中軍楊松年供稱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杜總兵帶領兵馬從西岡至本所皂隸山臺分付遊擊高貞將所屬四堡坐口夷人剿殺彼時根本衝堡守堡周朝卿令通事祁達子領兵在本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七顆內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首四顆五奴庫爲首鐵木鄧爲從斬熟夷起炭大擺言爲首鼠木旦兒爲從斬熟夷并喇器罷言兒爲首辛擺忽爲從斬熟夷打賴辛哈喇大爲首掩着兒氣爲從斬熟夷伯言大中左所遊擊營斬首級三顆盛得爲首居達子爲從斬熟夷阿都哈高得功爲首三達子爲從斬熟夷起炭亥高得時爲首祁達子爲從斬熟夷班者賴長嶺山堡守堡王有功令未到通事康國江領兵在本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十八顆內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熟夷首級一十二顆劉武爲首又同爲從斬熟夷阿不界王伸爲首張三兒爲從斬熟

校遊擊馬時棟

卷六

五

夷伯洪大楊英爲首，奎令爲從，斬熟夷阿達孟。承恩爲首，李要爲從，斬熟夷孩四劉全爲首，李羅代爲從，斬熟夷陶達。又度爲首，討庫爲從，斬熟夷黨狐狸。王金爲首，張思義爲從，斬熟夷媛安界趙供拜爲首，王登舉爲從，斬熟夷克力陪。劉繼善爲首，滿只害爲從，斬熟夷魚數。大李端爲首，挨力別克爲從，斬熟夷哈卜。大李應詔爲首，王全爲從，斬熟夷爾達住。阿都害爲首，擺言免爲從，斬熟夷猛克。正兵營中哨門下官旗牢伴斬熟夷首級一十五顆。曲四兒爲首，張良臣爲從，斬熟夷哈四孩馬仲文爲首，廬化成爲從，斬熟夷文愛。崔名岳爲首，鄭友功爲從，斬熟夷三住賴馬得官爲首，崔成功爲從，斬熟夷起炭高得初爲首，姚合爲從，斬熟夷乃亥鍾珮爲首，佟貢爲從，斬熟夷陶送界喬占二爲首，徐文登爲從，斬熟夷陶勤萬住董黑四爲首，馬計爲從，斬熟夷克力界崔智爲首，張承功爲從，斬熟夷乃門大劉月爲首，王伯二爲從，斬熟夷來輩太。

高玄二爲首，小石爲從，斬熟夷乃門界秦崇爲首，何雄爲從，斬熟夷敖通。毛用爲首，五星爲從，斬熟夷昌杜。李安爲首，林岳爲從，斬熟夷瘦司。曹成爲首，郭茂爲從，斬熟夷三尔住賴中左所遊擊營斬首級一顆。曾伯加爲首，位時爲從，斬熟夷猛可。沁河堡守堡李得春令通事從尙勳領兵將本堡夷人在本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一十五顆。內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首級一十二顆。呼固爲首，呼布爲從，斬熟夷耳達住舊哈喇大爲首，哈不喇赤爲從，斬熟夷叔大托托兒爲首，圪退爲從，斬熟夷屯免挨只漢爲首，着力鬼爲從，斬熟夷好不數滿賈爲首，鐵鄧爲從，斬熟夷耳李召蓋爲首，麥多爲從，斬熟夷旺擇別克爲首，忽代爲從，斬熟夷伯眼大撒太爲首，虎什哈爲從，斬熟夷把戶。落個爲首，托背爲從，斬熟夷罕漢住阿不蓋爲首，把禿賴爲從，斬熟夷耳旭也添鄧爲首，忽退爲從，斬熟夷白菜梁奈爲首，阿力害爲從，斬熟夷耳達兔中左所遊擊。

營斬首級三顆楊現爲首潘承羔爲從斬熟夷
恃羅言文進爲首劉志興爲從斬熟夷羊羔劉
國忠爲首相承安爲從斬熟夷佟漢松山寺堡
守堡程采令通事王得功領兵斬熟夷首級九
顆杜總兵隨任降夷斬首一顆阿失戶爲首相
艾爲從斬熟夷伍把三哈石鼻營軍丁斬首級
三顆張景松爲首位大漢爲從斬熟夷馱覽沈
有功爲首包志德爲從斬熟夷革朋楊有功爲
首陳友功爲從斬熟夷白備中左所遊擊營斬
首級五顆王政爲首李惟良爲從斬熟夷伯都
大達子爲首晏顯爲從斬熟夷爾及張守義爲
首翁世儒爲從斬熟夷伯三戶馮惟柄爲首唐
萬爲從斬熟夷革大相朝陞爲首馬尚文爲從
斬熟夷伯戶四堡共斬首級五十九顆又審據
寧遠參將營中軍蕭元功供稱萬曆三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杜總兵帶領兵馬二十五
日至中左所長嶺山堡出口署寧遠參將事原
任副總兵楊暉聞砲領兵應援到尖山差撥夜

陳槐赴邊稟杜總兵分付陳槐傳你將官兵帶
幾名人來合營你即帶領兵馬將寧遠邊上首
級取來本役即帶領軍丁汪應科等五十名將
寨兒山堡白塔谷堡看邊熟夷斬首級一十二
顆白塔谷堡門首斬熟夷首級十顆寧遠營斬
首級九顆參將楊暉下隨任家丁斬首級六顆
楊志道爲首楊世合爲從斬熟夷哈騰楊奉爲
首丘國忠爲從斬熟夷伯彥元楊志祿爲首相
李爲從斬熟夷朝不浪楊尚仁爲首楊學爲從
斬熟夷滿都賴未友時爲首于仲禮爲從斬熟
夷董狐狸許達子爲首曲友功爲從斬熟夷婦
蟒氣本營軍丁斬首級三顆張大赦爲首黃朝
重爲從斬熟夷婦屯荅亥紀大虎爲首王大才
爲從斬熟夷阿得庫汪應科爲首楊進爲從斬
熟夷婦長漢住白塔谷堡軍丁斬首級一顆周
尚仁爲首崔得時爲從斬熟夷幼女打賴住寨
兒山堡門首斬首級二顆俱係寧遠營家丁周
勉爲首劉大鵬爲從斬熟夷把唐二李辛茂爲

首劉可旺爲從斬熟夷哈不汗當有廣寧官丁
孟宗孔在灰山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顆俱係
正兵營官丁孟宗孔爲首孟計孔爲從斬熟夷
御柰莊承文爲首孟希孔爲從斬熟夷把哈賴
又審據原任錦州中軍盧具瞻并原任大興堡
守堡孫承惠供稱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原任錦州遊擊于守志差隨營把總于朝官
飛馬赴錦州傳說象原任杜總兵分付本營將
官于守志卽差把總于朝官傳令盧具瞻帶領
存城兵馬赴大福堡將看邊夷人盡數斬殺若
走失一夷就將傳宣官金領兵員役頭先取來
又差本營旗牌耿三千通事周尚達傳諭大興
堡守堡孫承惠將本堡看過夷人盡數斬殺不
許走脫一夷具瞻遵蒙分付卽赴大福堡公同
該堡今未到守堡官胡應登將看邊夷人圍圍
在本堡門首孫承惠亦遵照分付將大興堡夷
人圍圍在本堡西寺兒山孫承惠等思係熟夷
恐事不妥不敢擅殺本日當夜于遊擊差今未

到馬變林王近臣陸保張承仕等屢次傳殺首
級如遲以軍法從事時有于守志內丁張承仕
梁得重等赴大興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一十九
顆錦州遊擊營軍丁斬首級十顆張承仕爲首
于寧爲從斬熟夷姐姐克康太爲首于守志爲
從斬熟夷阿亥楊國徵爲首劉守臣爲從斬熟
夷敖不阿于伏爲首康國相爲從斬熟夷伯亥
于景春爲首王國保爲從斬熟夷阿哈賴吳進
功爲首于祿爲從斬熟夷奴吉亥張世功爲首
鐵萬祥爲從斬熟夷唐速亥耿三千爲首戴成
功爲從斬熟夷卜太周尚達爲首咬什爲從斬
熟夷撒莫戶劉進功爲首李得功爲從斬熟夷
長速亥大興堡軍丁斬首九顆曲二漢爲首王
敖爲從斬熟夷士四謝景太爲首蕭方爲從斬
熟夷起炭石仲禮爲首葉舉爲從斬熟夷猛可
兎高景海爲首王仲禮爲從斬熟夷溫克速付
恕爲首宋文德爲從斬熟夷堂歲孫承恩爲首
吝國才爲從斬熟夷乞炭公兒梁得仲爲首積

尚營爲從斬熟夷塔速孩王得名爲首韓朝相
爲從斬熟夷奴加亥張得功爲首于得功爲從
斬熟夷把兒太太福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十
一顆錦州遊擊營軍丁斬首十五顆鄭世印爲
首于吉能爲從斬熟夷洪郎中于守德爲首劉
景臣爲從斬熟夷李卜克楊吉先爲首趙國信
爲從斬熟夷把卜王得爲首王元爲從斬熟夷
遲落亥盧國勳爲首王志心爲從斬熟夷孩四
楊鶴祥爲首蕭玘奉爲從斬熟夷忙牛把都鐵
高貴爲首朱有光爲從斬熟夷姜格董友爲首
王朝中爲從斬熟夷吾能可乞董惠爲首王國
順爲從斬熟夷陸大張九思爲首謝告爲從斬
熟夷閻太楊得勳爲首周達子爲從斬熟夷焦
兒鬼王守懷爲首劉顯明爲從斬熟夷阿居戶
楊應詔爲首劉守會爲從斬熟夷腦合打賴漢
于朝臣爲首王一贊爲從斬熟夷棍令徐友功
爲首趙安祥爲從斬熟夷移賴大福堡軍丁斬
首六顆高上入爲首曹邦友爲從斬熟夷曹善

友宋邦俊爲首徐三漢爲從斬熟夷曹善友下
二丫頭卽夷名奴記李友升爲首蔡得名爲從
斬熟夷五把三恰係曹善友妻李氏趙洋爲首
李大漢爲從斬熟夷曹善友下小定子婦人大
丫頭卽夷名奴哈係楊文舉義女化才爲首劉
成勳爲從斬熟夷丁艾係曹善友下雇工小定
子本姓劉不知地方人胡元奉爲首黃栢爲從
斬熟夷長亥二堡共斬首級四十顆通共一百
一十三顆俱係各邊堡門首斬獲有邊熟夷仍
將斬首軍丁逐一細審與盧縣贈楊松年蕭元
功等所供相同又查得境外哈流鬼斬獲真正
首級二十六顆與近邊搜獲七顆俱無夷名通
共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慮恐不約復加譯
審各官丁俱供如出一口再無異詞銓造文冊
呈報熊御史蒙批李光榮以榆林人查榆林人
事是行也足以信矣詳中詞語併冊內某首某
從殺某堡夷姓名詳敘入招以別於二十六級
之在巢者可也冊併發備蒙票仰管糧廳查照

敘入該凌通判會同金州海防李同知隨將盧具瞻等各官犯行拘到官研審長嶺山堡出境殺取熟夷首級直爲多寡并杜總兵發銀與撫順等處壓賣貂參攤賠銀兩及包賠價銀各供吐前情委的是實看得長嶺山出塞之後本以鴟巢爲名則所揭者在叛夷而不宜在屬夷也爲誅叛而出則在巢者可誅而沿邊堡者何可饕誅也斬夷級僅二十六顆而獻功者百四十六級真耶偽耶妄屠戮於此而開邊釁於彼功耶罪耶夫厭然自文其罪而張其功又恬然自以爲功而挾之賞殺僞級至百二十人之衆扣賞銀至數千兩之多則向之妄殺僞級者正所以爲多扣賞銀地也且也索參貂於清河撫順靈陽寬奠開原之間壓賣人參二百二十五斤貂皮百五十副致累官軍破銀一千八百餘兩迺猶抗顏厲色而驕語庶且勇也其誰信之哉參照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今奉

古罷職不敘杜松推鄙性生剛愎自用所稱嘆惜猶

將迺爾躁率淺謀始而雪夜潛踪止搜賊二十六級之零虜繼而天驕報復遽殺虜我千百之遺黎刈屬夷以冒賞功不思屬夷即吾人也殺降之罪同赦索參貂而貽賠賂何知賠賂背軍餉也侵牛之咎安迓合寅重典以懲不法原任遊擊營生營事務崔吉原任副將署寧遠叅將事楊暉原任中左所遊擊高貞原任都司僉書代左翼營遊擊事李維喬原任遊擊代右翼營事單盡忠降夷千總卜向績或庸中軍或爲裨將指顧有在馳驅以之故雖有披腹苦口之譴難效於喑鳴叱咤之耳惟有奔命竭蹶以趨匱勉於斬馘誅屠之後邀功未必無心殺降似非其罪於法當究於情可原欲懲其將來須示之重罰寧遠叅將營中軍蕭元功中左所遊擊營中軍楊松年千總蔣立德錦州遊擊營中軍盧具瞻把總于朝官大興堡守堡孫承惠等俱望下風於幕府敢佐末議於閫帥錄功其次擬罪惟輕似與崔吉楊暉等未減量行罰治原任撫

順備禦王應臺原任襄陽守備劉士瑛原任清河守備郭巍然原任開原備禦林宗舜等傾囊變產情豈甘於媚上迺畏威懼罪勢實迫於不得已皆原情可恕卽豁罪非寬通事陳槐黃朝重等軍丁高尙儒王得名等逐獵之狝祭縱由人此輩可勝誅哉合應褫免者也將吉等問擬招解到道該本道會同分巡道孫泰議覆參看得哈流之後伸此誣彼伸彼誣此固邇來功罪未明之大公案也請先代爲杜松解而後責以不可解則功罪較然矣如謂巢之不可搗也松或有解謂大勝之禍始於哈流也松或有解謂畏讐報之虜而不必亦矢相加遺也松或有解謂謂熟夷之不陽附而陰異也松或有解至大勝之陷全城俱沒守將議死而建鼓登壇素以驍將自命者將安所逃罪耶則無能爲松解也出塞之功自二十六顆外顆熟夷之頭非撲殺於堡門則搜屠於邊境衆耳衆目所共聽見多命堪憐殺降有例乃敢以之欺三院欺

皇上又無能爲松解也卽熟夷未必衷順遇虜難保不殺縛而屠之與劊手等而不勝德色盛氣強索公家五千餘金而又從中自爲乾沒與盜帑何異又無能爲松解也至貂參之價松自有心從來有銀二兩易參一斤者乎此千八百金不敷之價不剝貧軍之膏血將覓之何所松旣號廉而此千八百金者取非庶取用亦非廉於用矣又安能爲松解也緣係大將未經到官應候上裁于志別案擬辟免議外楊輝高貞者固皆建旄一路儼然而將列者也出塞則爲垂涕之道殺降不聞勸止之言松在則唯唯效命松去始嗷嗷相攻屠殺者旣不可以復生侵損者律豈容於出首但念松爲帥主罪有專屬合與崔吉單盡忠李維喬量開三面至於蕭元功盧具瞻楊松年于朝官蔣立德卜向績孫承惠分以漸卑情亦漸輕亦各仍杖廬具贖仍聽另案歸結陳樞黃朝重尙儒王得名等僧斯走狗應俱不論再照冒領賞功銀兩原議免退自是

寬政第宥其妄殺爲從之罪不啻足已乃復以五十官帑贈創流而賞有罪於法謂何除二十六顆姑准作功免追外其餘冒領者俱追之軍下私扣者追之杜松與貂參科欽軍需一併還官等因招報到臣據此查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九十七號劄劄准兵部咨該總督前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會題前事俱奉

披達疏揭

卷六

二十九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隨該兵科看得遼東十數年來未嘗以提問茲提乃近日所僅有者况實係河流助逆之賊乎此固該撫明于決策該鎮勇于除寇實總督發縱之效前撫移會之力也是役也彰

中國之威奪伐虜之魄報前門之譽振遼左之氣離賴嶠之交伐宰奴之謀皆於是提焉係願兵勝非難持勝爲難况夷虜之性一經懲創終身爲耻自今宜益蒐卒簡乘枕戈環甲日夕惴惴

常若大敵在前尤宜深謀厚防遠探暗哨前遼既相爲肘足宜昌亦借爲犄角勿得自分彼此坐失事機更須賞不踰時以示鼓舞乃爲常勝之兵乃所以安遼而固薊也等因通抄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覆

請允將該鎮斬獲虜級領賞官下逮

欽祭賞功銀一萬兩差官解赴該鎮巡撫衙門照例給賞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項有功人員作何敘錄陞陞陣亡軍丁作何優恤逐一勘明作速

披達疏揭

卷六

八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云云俱移咨備劄到臣依奉節次案行分巡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右叅議孫敦化將崔吉等招解前來又經駁批該道確查隨據該道呈請五道公審復批分守道會同分巡道從公確審擬詳報去後今據分守道右叅議王興分巡道右叅議孫敦化會勘招報到臣該臣查得杜松所殺熟夷姓名與所扣賞功銀數雖有各官軍供報明白尤當以總鎮標營官

報數爲主而標營官所報之數尤當以崔吉原報爲主蓋崔吉乃首尾在事之人其見真而其事核也三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崔吉曾具一揭內稱某營軍丁於某堡斬熟夷若干內某丁爲首某丁爲從斬某熟夷姓名數目與今標營李光榮遂堡揆查者一一相同而至於某營軍丁每名扣賞功銀若干兩某營軍丁未曾扣銀則崔吉之所有而李光榮之所無也某堡撥某丁所斬首級轉送前屯副將呈驗希圖塞口又崔吉之所有而李光榮之所無也當批分巡道併查報矣問者只合以崔揭詳敘入招方爲定案乃招中略崔吉而詳李光榮之所報失輕重矣又抹去臣之批語而反稱原揭投遞臣處收存候查豈臣不欲出此揭爲杜松實錄耶分巡道未曾執行原發致問官苦於無據標營得以相推以此李光榮復有揆堡之查不然而以此揭早付問官推勘則李光榮之查可省也今其揭該道同詳粘繳固在也而謂巨收存誤也除批

行該道使提勘至日再行改正外看得遼左邊功向來多假然而未有假於哈流兇之捷之甚者也初猶意其真假相半而不謂一百四十六顆中真級僅二十六顆也初猶意直級二十六顆或如火牌所報得之二百五十餘里之外而不謂其對直大福堡邊僅三十里也初猶意假級一百二十顆或得之近邊之外而不謂其先誘後縛盡殺於堡門內外也初猶意所獲賊首瓜兒兇哈或是真會盛甲馬匹或是虜中真物而不謂其爲假名爲自家正兵營中甲馬鎧仗也蓋當事諸臣以名用杜松臣亦以名信杜松而實不料其假之一至於此也既情見勢窮賊明證確卽分巡道孫參議夙知杜松者侃侃執駁雅欲平反不輕加以一字而遲回兩年卒無出於地方之論今雖守巡兩道會問而詳仍巡道初招此亦足以明公道矣夫是役也爲河流口助逆之賊而起耳檄搗黃會而搗拱會檄搗虜巢而搗我堡若搗法而僅止此也雖文弱如

臣者以尺幅密屬錦義寧前諸將不半日而首功千餘顆可坐而致之堦下何必杜松且殺堡夷則殺之耳預逼襲郎中寫下犯搶河流口有拱兇部夷一半助途供狀而其後途有實係河流助途之賊之應何爲者蓋察松之本謀原在此做法原止此非真有奮勇搗巢意也故人皆以奉明搗巢爲松解而臣獨以違制搗堡爲松罪非謂巢之不可搗而謂所搗之非巢非謂堡夷之盡順而謂所殺之非途明乎其爲非巢非途而後議論可一公案可定也他如殺降開黨則有殺降之律失陷城堡則有失陷之律壓賠參貂一千八百餘兩則有科斂之律侵扣賞功銀二千六百餘兩則有侵盜之律雖刻不爲吏執刑書以問松松且無辭不待臣贅矣若乃崔吉于守志楊輝高貞單盡忠李維泰蕭元功楊松年于朝官蔣立德下向續孫承重等或掌傳宣或擁專城或任列校皆有地方軍馬之責者雖云大帥行軍違命者偏裨以下得以軍法從

事然而殺降何事誠使吉等合詞力爭杜松雖暴豈能一一斬以威衆而乃聽其指使有同奴隸命之誘夷入堡則誘夷入堡命之斬取首級則斬取首級曾無一言勸阻而徒喋喋首辯於其後何得盡貸但查得軍官有犯例應奏請提問前已駁道改由參呈今仍以招至遷定罪名于例未允臣不敢擅擬杜松大帥也所犯大辟也未經面訊臣不敢擅擬行臣劾者原爲叙功臣所優者乃是論罪前後懸殊臣不敢擅擬仍應照例奏請提問至於勘敘功次一節雖有真級二十六顆然距遼僅三千里不過住牧奴夷乘其驕夢而竊之非犁庭掃穴入名王之帳而斬其頭也一出哨家丁辦之矣似難敘錄本無陣亡軍下憑何優卹而三年以來爲此一事敘薦多少人民折壞多少兵馬費用多少錢糧仰勞多少聖慮推原禍始誰實貽之伏乞勅下兵部覆議將哈流鬼捷功免行敘錄仍將杜松

楊璉等行臣衙門勘問依律正罪併追還賞功銀及參貂銀兩使邊帥有所懲創再不敢妄殺間覺上以欺罔

朝廷下以流毒邊鄙

宗社幸甚封疆幸甚臣愚亦幸甚除將崔吉等批行

該道聽候

明旨外緣係狡夷狂逞助逆主將督兵奮剿仰使

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徐世賢親齎謹題請

接遼疏稿

卷六

公五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舉兵備疏

題爲循例薦舉兵備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踰瓜將近載年所有地方兵備官員例

應舉薦除海蓋兵備副使聞鳴泰治行久崇譽

望遇海共底澄清憂去雖近例不敢叙外訪得

寧前兵備右叅政馬拯德遠才閎勞深望重心

血一腔欲盡膚刀伍載獨高分巡兵備右叅議

孫敦化體崇矜重性秉堅強取衆有惠有威當

幾獨行獨斷分守邊備右叅議王興英畧馳文

接遼疏稿

卷六

公六

驟武細心出入微天下奇才邊方特品開原

兵備僉事高折枝身當四戰之衝手扼群胡之

吭經綸畧畧安攘弘猷以上諸臣才質雖不同

科勞勩均應優薦至於馬拯壹任伍年在地方

爲極衝極危於諸臣爲極深極苦若論大閱考

滿之例當累超肆級而今猶止此是臣負極也

前年夏拯已推陸大同視前屯爲善地臣以款

事議留冬月後准前撫臣議復行留任今款事

結局年餘而叅政之俸又將貳年所當亟調以

惜其力而無令其長困於一處陞級以酬其勞
而不宜與腹裏叅政同筭俸次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馬拯陞級調
用孫敦化等循資擢用庶邊臣知勸而於安接
大計所裨非淺鮮矣緣係循例薦舉兵備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
齎謹題請

吉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按邊疏稿

卷六

八十七

舉有司疏

題爲循例舉薦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踰限將近貳年所有有司官員相應遵
例舉薦訪得金州海防同知李守仁朗識沉涵
不露通才批導如流一鶴清風三韓明月遼陽
管糧通判凌子任視已清同王淑當官惕若水
兢愷悌宜民德讓君子前屯管糧通判張四德
諄諄吉人經經素節惴惴絕無更套慈祥最德
民心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苦心四顧躊躇敘
手一揮立解上下胥賴蚤夜獨勞岫巖通判孫
如汕一見行雲流水重來熟路輕車克勵清操
久騰令譽安樂州知州李備偉然風度不凡卓
爾才華出衆黃龍地苦神爵政新以上諸臣皆
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孫如汕
再任雖未及期而前後俱在臣屬近已考滿保
留相應併薦者也再照有舉則必有劾但遼左
文職寥寥數人自臣提問知州萬愛民後各官
益寥寥奉職唯謹實無可備劾者伏乞

按邊疏稿

卷六

八十八

初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守仁等循

賞擢用庶遵吏知奮而吏治益興矣緣係循例

舉薦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臣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卷六

全九

舉首領疏

題爲舉薦首領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事竣所有首領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遼東

苑馬寺主簿劉樞廉敏兼而司牧勞深才識老

而平礪功懋遼東都司經歷司經歷馬弘濬性

端亮而綽有風儀才敏練而更餘水操遼東都

司斷事司斷事趙鳴春貌頗頎而幹濟優長心

翼翼而操脩慎恪海州衛經歷王日義性直介

而耻同俗吏守清潔而惜滯幕僚廣寧右屯衛

經歷左天眷守官箴而清畏四知抱儒術而才

優百里定遼中衛經歷王前勵操行而一介守

嚴公聽斷而兩造心服義州衛經歷唐時雍吏

事優而註指精詳民情熟而戾成明允定遼前

衛經歷唐文學蒞事勤而案無留牘視躬慎而

行有庶隅以上各官皆首領之良所當薦揚以

備擢用者也內劉樞才守俱優勤勞最著永寧

監牧田壹千伍百餘頃沒於東山豪民者百年

不敢問臣行道先委他官往勘皆爲豪民抗逐

按遼疏稿

卷六

九

繼遣本官獨能曉譬情法使其輸服清田定介
井井不忤又馬官兒索礦徒金三塊等聚衆數
千人爲患本官領招安檄深入賊巢以酒誘其
頭目參拾餘人擒之而餘悉解散此二事有科
目之才所不能辦者尤當優擢以酬其勞者也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樞等酌量
擢用歲群工知勸而分職不患於無人矣緣係
舉薦首領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按達疏稿

卷六

六

承差夏國寶親齋謹題請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教職疏

題爲循例舉薦教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遼東兼攝學校所屬教官例應舉薦而向來
皆附叙於銜經歷之後甚非崇儒重道之體我
皇上覃敷文教前年

特允臣請會添科額邊方人士翕然蔚奮而誰司模
範實維教官臣今專疏薦之雖充剗無多所以
皇風教也謹查得海州衛儒學訓導劉大柄性
行醇而克端師範經術裕而雅抱吏林瀋陽中

按達疏稿

卷六

七

衛儒學訓導審葵芳學問優而誨人不倦才華
敏而從政有餘廣寧左屯中屯衛儒學訓導陳
所守明其蘊而兩端教竭試之事而百里才優
以上各官皆教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民牧之
選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大柄等酌量陸用以
爲弱教者勸而邊方人文益蒸蒸日上緣係循
例舉薦教職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夏國寶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卧

卷六

九十三

舉遷謫疏

題為舉薦遷謫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事竣所有地方遷謫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

遼東苑馬寺添註主簿劉為楫忠孝俱於天性

正氣塞乎乾坤方其蹇謬於省垣而忤在權門

便在

國家久著敢諫直言之節及其播遷於沙塞而身

在江湖心在

魏嗣益深忠

安遠麻署

卷六

李四

君愛

國之思自戊申歲為時宰所逐至今十有四年矣

年來吏部起廢屢推光祿寺等丞而推轂之蹟

時勤

賜環之

恩尚靳遂使

朝廷之上不得一枚老成骨鯁之用臣不勝為

朝廷惜也且當時時宰恨吏部與本官不附已因

而考察吏部司官併處本官求幾時宰敗司官

之被黜者陸續陞轉高得海晉於清華次亦不失爲方面而本官獨以屢推太常少卿者十四年遠方雜職而一折不復伸以長爲諫官觸忤時宰者鑒戒臣又不勝爲言路惜也夫本官臣之會試房師也臣勿失父訓長乏師資幸初任保定爲臣師隣壤不時勉臣以爲臣居官之道而臣是以亦步亦趨不致顛越辱

陛下任使者臣師之敵也臣何敢避弟子薦師之嫌而不一稱揚臣師於

後送範稿

卷六

平五

陛下之前乎惟

慨允寺丞之推而亟用之又大用之

朝廷有老成骨鯁之臣

社稷之福也言路之廢也臣無任恐懼急切之至錄

係舉薦遷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六月

日

舉將領疏

題爲循例薦舉將領官員以示激勸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一年之外復踰期貳拾貳個月聞見頗真所有按屬將領官員相應遵例薦舉訪得西路協守寧前副總兵李芳春戰蹟東征西討威名外攘內安功懋千城望隆節鉞東路協守管開原副總兵事參將李効忠弓冶早承家世姓名久在匈奴東塞無塵西平有子中路協官脣遼陽副總兵事參將郎名忠忠義本自世傳巧

技進疏稿

卷六

九六

力得之神授犁庭志壯綢戶心勞海州參將蕭

如蕙爲人勇勁而沉治衆整暇不亂西陲宿將

東國長城管錦州遊擊事參將高貞一矢貫睛

全脫滿身戰血猶鮮無地立錐有軀報

國管正兵營中軍遊擊事參將李光榮飛騰倚劍

雄風顧盼橫戈勇能應遠故物亟置衝邊管義

州參將事遊擊李懷忠行軍酷似祖父博虜真

若嬰兒人比大吳名齊小李中右所遊擊脣鳴

鳳謀畧六韜世業清謹萬石家風不愧箕裘有

事遊擊劉世傑一望豐隆出衆徐觀輕捷過人
戰守克脩廉勤交勵管正安堡遊擊事都司僉
事李向日便便口若懸河綽綽才同遊刃善於
欸撫剩有機權管清河堡遊擊事都司僉事陳
九圓沉機足智強幹多謀任怨不避豪門修守
允資保障寬莫參將軍動熟經戰陣歷著勤勞
捍邊身作金湯震虜威雄虎豹遼東管屯都司
僉書胡從化武冒雅有儒風壯齡早懷宿畧一
清似水百苦如飴鎮江遊擊李應選顯昂體貌

奕練才猷談兵借箸至奇技射穿楊擅巧管應
雷堡遊擊事都司僉書何世延謀勇足備廉白
自將繕修保障獨嚴蒐討折衝允賴鐵嶺遊擊
楚尚義里固有威赤心無二恩每絕甘分少勇
能執銳攻堅管正兵左翼管遊擊事都司尤彪
有懷欲斬名王無敵願居前隊得當自喜慣戰
知名管中固備禦事遊擊鄭朝隆虎貌雄視鶴
鶴先鋒短於馭衆牧民長在拳旗斬將中左所
遊擊楊紹美恂恂雅致耿耿壯懷更兼騎射之
長自是貧寒之彥長安備禦梁汝貴報恩七尺
身輕誓死孤軍氣壯健兒本色義士心腸鎮靜
堅守備羅拱極推心以待遠人開口便服循虜
時操時縱有勇有謀金州守備劉顯祖壯志桓
桓雄姿糾糾三海鯨鯢浪靜萬山虎豹風清懿
路備禦祖天壽英年壯志絕技苦操張弧九矢
無虛橫梨萬人獨往威遠堡備禦寶承武性情
樸直體貌倉雄推撫夷深合機宜改堡更多勞勩
蒲河備禦孟先春志切吞胡才長治旅修繕功

崇保障指麾邑動旌旄蓋州備禦清世芳恩洽
投醪謀深信箸令肅軍容頓壯威行夷稔潛銷
清陽備禦楊可太一身獨捍衝遙兩路日當強
虜孤危最甚開整自如鎮西堡備禦能銓學治
能工父業養胡梅報兄讐鴻劒心雄操弧技絕
撫順備禦郭彥光性地真誠才猷老練恩信能
安友側疾徐最合機宜西平堡備禦蘇民牧昂
昂七尺英標糾糾一腔壯膽恩施技續操勵飲
冰汎河備禦宋文鑑驍雄之氣駿發之材虜情
盡在日中兵畧指諸掌上以上諸臣職任雖各
不同皆一時武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
雖有歷任尚淺者然其陞調總在臣屬而鄭朝
降則創後愈加奮勵尤彪梁汝貴則援述父著
勳勞所當一體併薦者也內李繼功李懷忠羅
拱極蒞倭皆深俱應陞轉但或當虜衝或當市
口其所處之地極難則相宜之人更小應各加
參將遊擊職銜照舊管事胡從化管屯似爲閑
局然初到時未入遼城卽委署海州營務修築

墻壕身先畚鍤工程視地所獨堅已而署都司
練新兵晉寬莫以一身兼數官之任迄無暇母
而所至有清惠軍民感之今歷俸亦二年餘所
當亟陞遊擊以示獎勵而鄭朝隆起家行伍目
不知書以之領見成之衆而衝鋒破敵則有餘
以之處專城之任而牧民馭衆則不足所當調
管廣寧大營人馬聽大帥調度以盡其武勇者
也再照往例有舉則必有劾近止有一怙過不
悛胡國臣者已經督撫甄別論劾而此外則皆
不敢愛死以試臣法者也卽如近日瀋陽之役
一時將吏不難破肝腦塗沙場而卒免居民於
殺戮則人人且願爲封疆死而臣又何求乎伏
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李芳春等循
資擢用李繼功等加銜陞用鄭朝隆調正兵營
用庶武臣知所激勵而封疆與有藉賴矣緣係
循例薦舉將領官員以示激勵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百一

舉將材疏

題為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勘
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議各該巡按御史各將
所屬衛所指揮鎮撫千百戶及各營路中軍千
把總等官加意諏訪如果年力精壯才猷諳練
謀勇兼長緩急可恃者即於年終或優

命酌量奏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前來遵行在卷今照臣奉

命巡閱已完除副總參遊衛守官員已經另疏薦舉

按巡疏稿

卷六

三百三

外所有操司衛所官員相應遵例薦舉訪得巡
撫標下旗鼓廣寧衛指揮僉事張士彥逸度飄
然武舉雋才颯爾風生警敏多能緩急可用正
兵營練兵千總武舉沈大坊家傳正氣天賦雄
才龍文已識靈光牛鼎終需大受分守道中軍
東寧衛指揮僉事白所學視躬恂謹溫文治事
通明老練傳宣中綏號令維新寧前道中軍廣
寧前屯衛指揮使楊松蔭恂恂魯國書生矯矯
山西騎將中權令肅諸路風清開原道中軍遼

海衛指揮同知胡一中直道每存骨鯁素心羞作脂韋大有挾持更優籌畫標管督陣官山海衛指揮同知李國梁生而虎頭食肉誓將馬革裹尸衝敵必先歸師每後中左所遊擊營中軍寧遠衛指揮僉事蔣立德拒雄有膽沉毅多謀單騎直突胡圍一戰遂存孤堡中協營中軍東寧衛指揮僉事蘇子忠行間半世家無擔石之儲帳下期年軍有撼山之重鐵嶺遊擊營中軍鐵嶺衛指揮同知朱三錫驚人偉幹係虜雄心傳宣組練威揚指顧貔貅氣肅標營督陣宣府蔚州衛正千戶馬嶺骨相權奇心機靈變不至學古兵法豈徒能讀父書西協營中軍寧遠衛指揮同知楊應乾勇堪禦侮志不營私壯猷不著師中遠器韋淹袴下正兵營千總鐵嶺衛左所試百戶李連功赤膽自盟白刃可蹈遇敵萬人必往衝營一騎獨先正兵營管內丁千總大同榆林衛副千戶馬虎松弦百中無虛鹿劍千入自辟三雲猛士一鎮冠軍遼陽奇兵遊擊營

中軍定遼後衛前所副千戶李永芳膽暴沉雄丰姿勁拔投殺三軍氣振折衝萬虜銷東降夷所千總廣寧衛前所百戶卜向續奮雄本自夷疏感激樂爲我死一身創盡百戰功多中協營千總東寧衛武舉署所鎮撫楊子渭挾策數篇黃石射胡一柄雕弓久授武科宜登將闔標營千總鐵嶺衛指揮同知白雲龍蒲向雄風揮身壯膽先登更能後殿中權每領前茅得營千總定遼左衛指揮僉事李大成手提一旅氣雄萬夫彎弓漢月光寒掃羽胡天稜嶺西降夷所千總廣寧左衛前所百戶羅萬言力擅五丁巧穿七札陷敵能羅氣勢報恩鐵石心腸錦州遊擊營中軍廣寧左屯衛署指揮僉事周師尚清逸雅類書生沉練夙閑將畧傳宣有法防禦無虞海州叅將營中軍蓋州衛指揮同知潘宗堯顧頗偉貌業業小心張弛悉合軍機恩義大孚部曲中協營旗鼓定遼左衛指揮僉事王紹勳勇而足智孝可移忠操弧巧過衆人投醴思孚

一旅瀋陽遊擊營千總定遼左衛署都指揮同知金階斷腕猶能血戰滿身盡是刀痕瀕死其悍捐生不惜中協營千總定遼左衛指揮同知徐九思猿捷欲飛梟雄自喜躍馬身過一鳥控弦巧下雙雕瀋陽遊擊營千總瀋陽中衛指揮僉事王有正在衆風神道勁臨戎意思安閑克愛克威有謀有勇義州叅將營內丁千總鐵嶺衛實授百戶湯過時陷陣必先矢石報知寧愛身軀切膚知名戎行有賴中協營千總定遼中

安遠疏稿

卷六

三百五

衛都指揮使韓天錫勇敢過身是膽刀鎗滿體皆痕有死之心無生之樂正兵營叅將中軍峽西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樊東論忠信可行蠻貊庶能有裨戎行不炫虛名克勤實績正兵左翼營千總蓋州衛中所試百戶蕭伯芝束髮從戎矢心滅虜敢戰風雲若壯久防霜露爲勞正兵右翼營中雷廣寧衛指揮僉事史鳳鳴丰標偉朗詔畧精通軍中節制惟嚴閫外威聲克壯海州營千總海州衛指揮同知祝世泰飭戎色色

安遠疏稿

卷六

一百六

皆精壯藝班班足恃任勞任怨實心東協營千總三萬衛指揮僉事鄭國良人貌才情兼美文韻武畧兼優祇稱方系功名自遠蓋州衛掌印海州衛指揮僉事顧大訓相具虎頭技精猿臂牢落久淹伏櫪英雄可備登壇定遼左衛掌印武舉署指揮使王夢蛟小心謹慎之守通幹老成之才久滯衛間宜克將選海州衛掌印蓋州衛指揮僉事徐洪魁精綽有風儀明練雅多幹局督工績懋視象心勞廣寧前屯衛掌印本衛指揮僉事毛煥然器宇溫逸才猷奕亮奉職朝乾夕惕處衝意定神閑標營旗牌官陝西榆林衛右所百戶李國樑少年而美姿容巧手最工騎射靈機異衆英氣逼人標營左哨把總定遼左衛左所百戶劉遇節探穴而得虎子扼項欲取驪珠出哨如神逐虜無敵定遼中衛掌印武舉署所鎮撫祝世昌英氣龍光出匣新才牛刀發剛曾占武元允稱儒將東寧衛管局武舉署所鎮撫武以揚貌若昂霄威鳳才同破浪

長鯨不負科名雄鷹閣密海州衛管屯武舉署
所鎮撫客擴胤一劔芒寒星斗六韜妙入風雲
帷幄弘猷武闡佳士廣寧前屯衛管局寧遠衛
指揮僉事王化率省括常穿七札鳴弦立下双
鵰宜置行間寧海閉局定遠左衛武舉署指揮
使楊茂都終軍棄繯之志鄒禹校策之年家有
兵書人推將種定遠中衛武舉署所鎮撫終國
祚天分出群人門濟美溫雅若然國里清正綽
有祖風廣寧中衛武舉署指揮僉事寶永澄揮

毫髮飛騰騰撫劔長風颯颯龍熊大器海國良

材廣寧衛調操百戶熊錦父子相傳戰法兄弟

並擅雄名勇冠三軍才堪一面與水縣守堡寧

遠衛署指揮同知拓世魯才鋒駿發騰氣雄飛

署符名譽久騰提堡威聲漸振高臺堡提調廣

寧前屯衛指揮僉事吳東魯外示溫和心實機

巧霜蹄已淹一蹶青萍益礪新鋼提塘千總寧

遠衛左所鎮撫劉保心機警敏幹局通明三年

玉塞功多一顧金臺價重以上諸臣俱堪守備

備禦之選內燕立德號果精悍不惜驅命為封
疆効力前年長嶺一戰奮勇先登克存聖體之
堡厥功甚大巨曾為一堡性命執爵再拜以勞
之應亟陞衛邊備禦以示勸者也再照往例薦
舉衛所操司官員原無定額今臣所舉比上次
雖多十數人緣臣在差二限滿之外復歷兩年
既以一差碍兩差之薦又甄別與將材撫臣歲
應一薦自三十四年以來而昨始舉薦是各宜
四五年間未得撫按一薦其賢者已不無積滯
而又臣等約束甚嚴雖不肖者亦重犯法而爭
自愛貪儒風習幾為一變似覺可薦者多於往
時而今舉之猶有所未盡也夫遼升多中林臣
敢謂所舉者皆係吳韓白之儔獨計遼地終須
遼人與守勢不能一一借才於異地因其人而
鼓舞之則人皆可用因其才而酌用之則事皆
可集近日只緣舉薦稀闊各官雖有前次一二
薦者例不得推用以此遇缺輒至之人備守參
遊中間一段幾于不續不得不不用西將而遼人

既多舛望西人亦不安位俱屬未便所以量寬
薦數廣示收羅以啟擢用之途固風勸之道宜
然而賸那用人之法亦自不得不爾要非敢爲
濫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士茂等及
時擢用蔣立德亟行陞用庶人人感奮而孤邊
不致有乏人之嘆矣緣係議薦將材以備擢用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
齎謹題請

投遞疏稿 卷六

二百九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廢開疏

題爲寬舉開仕將材以需邊鎮急用事案照先奉
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條陳內甄別邊
材一款備行總督撫按不拘本鎮別鎮及見任
廢開爲事武職官員一體從公採訪務得真材
據實

奏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在卷今臣奉

命巡閱已完外所有廢開將領相應薦舉以需急用

投遞疏稿

卷六

百一

訪得原任寧夏總兵李如栢威名夙著於變夷
德行益高於州里有用而示無用不爲然後能
爲原任遼東總兵起都督僉書李如梅百戰而
走倭驅虜寸心惟報

主酬知提刀本是英雄推轂宜先人傑原任加銜副
總兵廣寧前屯衛中所副千戶楊驥署篆則鋒
燄無虛收款而繇縱在握功高由來不賞事定
詎可終開原任開原參將定遼中衛都指揮僉
事佟養直樸勇無俗升氣習清白有乃父家風

風標敢戰之名宜付衝邊之寄原任鐵嶺遊擊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元相望之一貌超群叩之片言中理恒守正不阿權勢應獎恬以抑奔趨原任都司海州衛武舉署都指揮僉事郭思諤以實心而作實事不避勞亦不避難署營衛戢居先策應奔馳恐後臣在遼聞人久矣開將多喜爲高談沾沾自負及談之事多不效或委之衝處輒避難不應獨李如柏養高自重楊輝等寡默沉退試之事一一皆幹辦如意臣以此薦之而楊輝當拱兔報仇之時委署錦州年餘虜悍無一騎窺邊又能收服拱衛使西甯晏然殲之力也當亟以原官起用二酬其勞苦李如梅美風俠氣義膽雄心種種過人此大將之白眉更不易得者臣於遼將見任與廢閑中欲模索一二堪爲大將者以備他日有事之用三年以來似尚未得獨有一大將如如梅者而苟隨衆人之愛憎不爲薦揚使之終於淪棄而不得用則如臣爲

國求材一念何巨之執法也如山之重而難移臣之處心也如水之平而不倚李成梁有罪則罪之勘案一定誰敢翻移一字其子孫可用則用之需才方急何忍傷沮一毛蓋王路本自寬平臣心亦無偏頗關係人林正不必着一私意於其間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如柏等分別及時擢用庶人人激勸而禦侮不患於無才矣錄係寬舉間住將材以需邊鎮急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具

舉援兵官疏

題爲薦舉援遼官員事臣惟按臣之薦援兵官員未有例也以其未嘗遇有調援之事故無之若遇其事而又深知其功則亦例之所弗能拘也年來遼以積弱當仇虜東西大訌敗衄數見幾不能軍矣自督臣抽調各鎮精兵勇將陸續來援而軍容始振虜氣始奪講欵成議

貢貢就中間當虜者如長嶺長勇平虜等處皆以

血誠存望保境堵截之功固在必錄而其不得

特選

卷六

重三

當虜者亦莫不以聲勢震疊而潛杜其入其勞亦未可沒也夫各官離鄉井拋妻室千里赴急甘凶危而不悔其意亦欲圖一薦爲功名計耳卽嚮者臣當用人之際亦曾許此以勸之旣已不惜軀命爲地方用力而苟以無例之故不爲之一薦無謂非

國家鼓舞邊吏之道而且使人實謂臣以此餌人而終印利不忍予也則於激勵之初意何除原任遊擊左聰今起補洪永遊擊千總張聰今陞

大同坐營都司俱錄用他處未敢槩叙原任副

將今起補海州參將蕭如憲原任副將今起補

正兵營參將李光榮原任都司今調補左翼管

都司尤彪加銜守備今推長安備禦梁汝貴皆

見在地方已經另叙外臣謹查得原任總兵趙

夢麟掃穴曾空胡虜藏弓可惜英雄兩載驅馳

一方倚賴原任副總兵萬化孚雄才落落俠氣

翩翩養士日散千金報德

特選

卷六

重四

畧曾傳細柳威名新著古榆原任遊擊麻濟邦巧可驚弦自下勇不介馬而馳絕塞長城大風植土原任遊擊麻倫壯氣排山長戈回日漠北威聲久暢關東保障初堅原任遊擊鄭源風精騎射久歷戎行枕戈露宿不寧入境秋毫無犯大同右衛右所功陞實授百戶朱萬良素常誠

薦最喜用兵長驅湯火不辭逐北風聲皆壯榆林衛千戶王世欽風度本佳公子器識一偉丈夫敵學萬人志在千里陝西榆林衛左所試百

戶賀世賢獨麾數百孤軍屢挫伍千強敵平虜三戰絕勝一時駐防廣寧原任守備大同右衛指揮使麻恭巧能貫風氣可食牛勤勞已著遠中勇畧應馳塞外紅旗千總尚志弘丰神俊膽摩雲志氣神鷗擊水射工天巧勇冠人群大同右衛右所千戶別鎮營力過人騎射出衆前後久隨征剿東西屢立戰功駐防廣寧大同右衛指揮同知麻植謀堪借箸勇可衝鋒援將氣壯三軍鳴劒威服群醜千總榆林衛指揮僉事張嗣亨才足兼人勇堪禦侮保堡虜不敢近職軍人亦無驚千總會舉李一敬目無全虜腹有九邊摩宵氣盪霄雲投袂風清荒徽千總會試武舉王進闕燭熟宵中黃石平生匣底青萍令肅三軍惠字一路以上諸臣皆授遼勞苦有功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趙夢麟臣初不知爲何許人以杜松椎薦而始知其名領兵過遼而始識其面初署西協再署中協臣重其才前年河西去年河東而始憐其苦臣其署西協也正拱

兇報仇之始而支持半載地方恃以無虞其署中協也又長定失事之餘而整頓一春軍紀賴之粗立有臣如此何忍負之近雖以勘邊戍而彼核其罪此錄其功自有不得而相掩者無妨入叙至於援遼軍下各將皆自領所部多不過二三百人獨萬化孚統領至千人約束嚴明甚合紀律去夏虜入長勇本官與副將官秉忠合兵追起纔及交綏而虜即畏遁蓋數十年來未有虜近萬騎袖手空歸而我不折一軍去一人如此役之全者此堵截功何以不錄也自長勇之後邊報稍緩臣又與督臣議祭馬價一萬五千金遣本官往宣大買戰馬一千八百餘匹視途中多得七八百匹即近日陣多折損而馬匹猶不至於大匱其勞又有足多者同時出關將領如李光崇蕭如惠左聰尤彪等本官部下千總朱萬良梁汝貴等或旋到旋用或數月而用而本官在遼首尾兩年反未錄用所當即以原官起用酬其勞動者也蓋援遼極久而又署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具

重地防衝邊著有勤勞者莫如趙夢麟萬化年
兩人臣故表而出之賀世賢領原任總兵王威
所留內丁伍百名該防藩陽已經年餘三四月
間獨率孤軍與數千之虜一連三戰雖身被數
鎗而督戰愈力虜皆大創而去以此分守道屢
次呈詳討爲備禦不肯放回昨已推爲平虜備
禦于遼得矣惟是本官主將王威已起大同總
兵正當封事未定之際需各官丁甚急而彼中
督撫亦皆移書向臣等取討彼此各爲封疆似

按邊疏稿

卷一八

五二

難羈留所當改推賀世賢爲彼中備禦帶領各
丁聽其西還而遺下之缺另行推補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趙夢麟等酌
量錄用賀世賢就彼改推庶人人啓嚮用之誠
而異日有事徵調四方功名之士必有急公赴
義雲集而響應者矣緣係薦舉援遼官員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
題請

五二

按邊疏稿

卷一八

五二

沿途流亡疏

奏爲謹陳沿途所見流亡情狀乞

早賜賑救以保畿民以弭近患事臣奉

命改差南直督學前月二十五日入關一路雨水阻

滯今月初七日始過

都門塞下游竟幸瞻

天日拘例不得入城

陛見咫尺萬里犬馬不勝戀戀謹望

聞叩頭泣辭而南所有沿途流亡百姓傷心慘目不

校送原稿

卷六

頁九

敢以旅臣途次而忘人

昔之義臣請畧言其狀臣自入關見一路田間薊林

無德問之土人皆云被雨傷胞含穗不出卽出

亦不結實粟黍多被停水毒日蒸死間有熟者

又爲風刮落子粒止有稗子一種無恙而又苦

不多然此猶就高地而言若下地則併其稗子

亦不能得計山海撫寧盧龍遷安等處下地十

居其五玉田豐潤薊州等處下地十居其七三

河通州樂亭等處下地十居其九實域天

津武清靜海等處則全是下地滄海桑田合併

爲一矣又加初一日二日兩晝夜大雨如注平

地水深數尺併前所云高地一二分收成亦復

無望時通州知州陳陳隨踏看水災謁臣於燕角

地方忽報山水暴漲須臾間黍稷皆沒上午所

見田禾下午皆成浮查漂梗對臣惟只痛哭而

至於各處百姓流移在道者大羣小羣絡繹不

絕每羣輒百人或數十人皆扶老携幼挑兒負

女向近山州縣高處覓食及見高處無收復向

校送原稿

卷六

頁十

山海關欲往遼東恐難過關皆來臣前泣訴臣

爲移書管關邵員外酌量放驗另置流民簿以

記姓名各給由票以便回還蓋本地旣無救濟

勢難聽其自死不得已權爲放生一着而實非

長計也臣觀流民面貌尪羸瘦弱似鬼非鬼自

販以下皆被水泡爛不能行動一步一捱或與

妻子草中相守而泣或棄妻於途委兒於水中

而去號泣之聲塞於道路臣想此等百姓不流

移則死於溺流移則遍地皆荒亦無食可覓而

死於饑臣固爲今日民命憂民既流移則一散四方便難還集而田地愈加拋荒錢糧益無出辦臣又爲他日

國課憂現此輩饑寒既迫誰肯甘心受死或怨官司不救或怨富民不借必相率嘯聚搶掠爲三輔患害此又近地肘腋之憂更有不忍言者臣爲今計不亟下緩徵之令則民有所迫不敢不流不亟行賑煮之法則民無所望不得不不流不亟發通津之粟則官無所濟不能救民流不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百二十二

重怠玩之罰則官又無所懲不肯惜民流今魚鱉之民旦夕就死矣而追呼尚急賑救未聞倉廩有空匱之虞官府無焚溺之慘在下者不憂人民之流亡而惟微解之是愁逢迎之是悅在上者不問人民之流亡而惟瑣細之是務邊幅之是脩平時不肯積儲既已先事而失其備遇災不速查賑又復臨事而緩其圖臣竊見而歎之萬曆二十八年保河等處饑饉

呈上發通津各倉糴一萬石煮賑三十二年又饑又

發銀數萬兩糧一萬石賑糶今歲之荒視往歲更甚細問各州縣預備倉社倉皆無穀石惟年來喬御史括贖積穀所在貯有千石數百石眼前煮賑或可恃以起手而接濟難矣今內外當事諸臣加意民艱自有往例可請舊法可行臣不代爲之贅獨念今日百姓業已流亡大半若不急急安置收恤有不空國而去盡人而死不已者散賑煮粥早舉一卅早救一日之命不但未流者可保其不去而已流者亦可望其復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百二十二

臣惟以早之一字爲地方官促駕耳臣記三十二年飢時保定巡撫爲今倉場總督孫右都御史催各道府報災不至先據臣揭疏報故是年七八月間卽行賑救所以饑民早得存濟免於流離今聞撫按催報災傷甚急而有司尚有對臣言不敢報分數者詰之則曰分數一定何以徵錢糧夫以一災傷之分數尚不欲報而賑救之緩急勤怠可知也此臣之所以感慨太息不以行旅之匆匆而已於言者也伏惟

皇上哀憫流民

嚴勅上下在事諸臣乃早區處無令我民填於道路

聚於山澤傷

皇上好生之仁爲

機軸腹心之禍臣愚幸甚

臣等

奏